武俠世界

四騎士（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隆中客・著

一段武林秘辛，四個年輕少俠，男女情仇，江湖恩怨，構成此傳奇故事，結構嚴謹，過程緊湊，有激烈打鬥的刺激，有輕鬆香艷的穿插，僅閱一篇，已值回票價。



第28年
26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一部新派俠情脫俗故事〔四騎士〕，全文超逾十萬大言，由名作家隆中客執筆。是篇內容相當豐富，既有激烈打鬥場面，也有輕鬆香艷的穿插，整個故事環繞着一段武林秘辛、四個年輕俠士、男女情仇、江湖恩怨……等等結構而成，過程緊凑，曲折離奇。

☆ ☆ ☆

大都市有小人物，江湖上也有小草包，這類角色人物，蟄伏時寂寂無聞，他們一旦嶄露頭角，就……本刋由28期起，特別情商東南亞新秀作家王寶君加盟撰著，首先推出一部風趣惹笑、清凉有勁的新派武俠巨著〔小草包〕。作者自言：武俠世界，歷經三變，變到古龍，已趨頂峯，若再不變，又將沒落……他在本故事裡，力求一變，變前人所未創，後世所不敢，至於變得如何？28期拭目以待吧。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老少江湖〕，講述幾個十六、七歲的年輕小子在到處陷阱的江湖上流浪，憑着他們的機智和花梢，雖然到處碰壁，都能化險爲夷，最後遇上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於是……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6期
（總號14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隆中客·文
可飛·圖

四騎士



小伙子藝成回莊

飛虎莊，佔地百畝，圍牆高達三丈，遠觀恰似一座城堡。

莊主「單掌擎天」趙得柱爲南七省中有數的頂尖高手之一，亦頗負俠譽，一般武林同道都戲稱他爲「罩得住」。

「頗負俠譽」跟一般所謂「俠名遠播」，「仁德廣被」的大俠絕對不一樣。

這也就是說，趙得柱是介于正邪之間的人物，不是壞人，也不是很好的人。

不管趙得柱是壞人也好，是好人也好，一般江湖同道對飛虎莊却莫不懷着旣畏且敬的心情。

如果說有人胆敢去飛虎莊惹事生非，那個人不是白痴就一定是瘋子。

但現在，就偏偏有人在飛虎莊的大門前惹事生非，而且還正在打得一塌糊塗。

那個正在飛虎莊大門前打得一　糊塗的人，好像不是白痴，也不像是瘋子。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身材瘦長，着青布短裝的精壯小伙子。

夕陽餘暉下，古銅色的皮膚閃閃發光，儘管他面對三個勁裝大漢的圍攻，却好像根本沒有當作一回事。

他臉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口中啣着一支狗尾草的草莖。

他身上也有劍，但不是懸在腰間，也不是揹在肩上，更不是握在手中，而是像扛扁担一樣，連鞘帶劍地擱在肩頭上。

除了他面對的三個勁裝大漢之外，外圍還有八個勁裝漢子，不過，那八個都已成了不能動彈的活死人，但可以確定的是，那八個除了穴道受制之外，一個個都完整無損。

那圍攻他的三個，身手都很高明，雖然沒動兵刃，但拳脚的快速、奇詭，令人眼花撩亂，驚心動魄。

對那快速而又凌厲的攻勢，那精壯小伙子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右手握着擱在肩膊上的「扁担」，左足釘牢原地，僅右足和左手在活動着。

也僅僅是由于他右足和左手的活動，對方三人的攻勢不是落空，就是被迫而半途撤招，有時還會鬧成「自相殘殺」。

現在，三個勁裝大漢中的兩個，又在他左手一揮之下不由自主地互拚了一掌，樂得那精壯小伙子咀巴一歪，那狗尾草的狗尾也像他的左手、右足一樣，連連顫動，道：「別慌，沉住氣，看清楚對象才出手……」

一陣鈴鸞聲挾着一陣急驟馬蹄聲由遠而近——

人未到，嬌叱先傳：「何方狂徒，胆敢在飛虎莊前撒野……」

一片紅雲，凌空罩向那精壯小伙子。

「吧」地一聲，長鞭如靈蛇飛舞，與「紅雲」同時罩落。

三個勁裝大漢不約而同，分向飛縱三丈之外。

精壯小伙子左手飛快地一托，一抄，「紅雲」被「托」落八尺之外，同時也護住長鞭的鞭鞘，吡牙一笑，道：「小鳳，瞧瞧老子是誰？」

「紅雲」變成了一位綺年玉貌的紅衣女郎——紅色勁裝，紅色披風，紅色小蠻靴，連縚髮絲巾和長鞭也是紅色。

淸一色紅艷艷地令人心癢難搔。

論姿色，有八分以上，但稺氣未脫，最多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年紀。

由于鞭梢被抄住，加上對方出語又不莊重，她那本來就寒着的俏臉更加抹上一層嚴霜地，握鞭的右手用力一掙。

她這奮力一掙，好有一比，恰似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紅衣女郎臉色一變之間，精壯小伙子咀邊的「狗尾巴」一顫，道：「小鳳，即使妳已不認得老子，也該記得老子口中的狗尾巴呀！」

一句話揭開了紅衣女郎塵封已久的記憶，俏臉上的嚴霜一下子消逝淨盡，美目中異彩一閃，歡叫道：「你　你是小虎哥。」

精壯小伙子含笑點頭：「不錯，老子就是七年前被妳我的老子共同逐出莊門的李虎，現在，老子叫李十全，也叫十全公子。」

紅衣女郎道：「你還記恨這些？」

李十全道：「不記恨，但童年往事是一輩子不會忘記的，我這個人很講理，當年我被逐出莊，是我自己不好，趙丹鳳，當年我被逐出莊時，說過一些甚麼，妳還記不記得？」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當然記得，當時你說：『老子不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永不進入莊門一步』。」

趙丹鳳是飛虎莊主趙得柱的獨生女，李十全是飛虎莊總管李哲的兒子。

李十全、趙丹鳳當然是青梅竹馬之交，所以對童年往事都記得很清楚。

「不錯。」李十全笑笑道：「當年老子離莊時，你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個不停。」

趙丹鳳俏臉上掠過一抹紅雲，白了他一眼：「你，除了長高長大之外，一切習慣都沒改變。」

李十全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一頓話鋒，又道：「小鳳，妳也變得

太多了，當年的小丫頭，現在已成了大美人。」

「貧咀！」她又白了他一眼：「方才，你爲甚麼要打架？」

李十全道：「方才，我要他們通報，要妳我的老子出來恭迎，他們不聽話，就是這麼回事。」

「胡鬧……」

「老子非常認眞，不是胡鬧。」

「他們又不認識你，怎能怪他們。」

「老子也沒怪他們，所以，他們也都一個個毫髮無損……」

李十全邊說邊出指凌空連點，八個被制住穴道的勁裝漢子立即恢復自由。

趙丹鳳含笑點頭：「唔……武功是很不錯。」

李十全道：「老子的武功又豈僅是『很不錯』而已。」

「你方才說，今天是衣錦還鄉？」

「不錯。」

「你還說，你也叫十全公子？」

趙丹鳳邊說邊向他打量着。

李十全又回了一聲「不錯」之後，一楞道：「有甚麼不對？」

趙丹鳳笑意盎然地道：「也沒甚麼不對。」

「既然沒甚麼不對，妳瞧得那麼仔細幹嘛？」

「因爲，你全身上下，我都沒有發現一寸錦衣。」

「哦……」

「還是，我也沒發現一點兒『公子』的味道。」

「還有嗎？」

「有，我橫看豎看，看到的也只是一身粗布短裝，一身從小就有的流氣和汗臭氣。」

李十全哈哈大笑，連咀都笑歪了，咀角的「狗尾巴」也隨之顫動不已。

趙丹鳳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道：「有甚麼好笑的？神經病！」

李十全道：「我笑你也跟一般世俗女人一樣，不看內涵，以貌取人。」

趙丹鳳嬌哼一聲，道：「你以爲你有多少內涵？」

李十全道：「這個嘛！可多哩？對了，我爲甚麼叫十全公子，想不想知道？」

趙丹鳳道：「我正想請教。」

李十全拍拍自己的腦袋，道：「這就說到這裏面的內涵了……」

話鋒一頓，口沫四濺地接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星相醫卜，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無所不曉，這些，剛好凑成十項，對不對？」

趙丹鳳含笑點頭：「對。」

李十全道：「此外，吃喝嫖賭，吹牛拍馬，偷搶詐騙，是不是也算十項？」

趙丹鳳道：「這麼說來，你是雙料十項，雙料十項而只號稱十全公子，是不是太委屈你了？」

李十全居然一本正經地，道：「也算不了甚麼委屈，一個人謙虛一點，總不是壞事。」

「難得難得，你居然也懂得謙虛。」

趙丹鳳美目一轉，道：「方才，你所說的雙料十項內涵中，最後一項是一個騙字，對不對？」

李十全連連點頭，道：「對對對。」

「現在，我要就這個騙字，當場考考你。」

「行，保證不讓妳失望。」

趙丹鳳美目又一轉，道：「我頭上揷着一支珠花，看到沒有？」

李十全道：「老子早就看到了。」

趙丹鳳道：「現在，你想法子騙我將揷在頭上的珠花自動取下來。」

李十全苦笑道：「妳出的這鬼點子，可將老子給難住了。」

趙丹鳳嬌笑道：「穿帮了是不是？如果你連雙料十項中的最後一項都不能兌現，那麼，足證你腦子裏的內涵都是信口開河……」

李十全截口接道：「不不不，結論別下得太早，打個商量怎麼樣？」

「如何商量法？」

「妳出的這個點子，老子師傅沒敎過老子這一招，如果妳能將珠花取下來，我絕對有辦法騙妳把珠花再揷回去。」

趙丹鳳美目深注，沒接腔。

李十全咀角的「狗尾巴」一顫，道：「不相信？」

趙丹鳳道：「是不相信。」

李十全道：「反正也不過是舉手之勞，試試又何妨。」

「好吧！」

趙丹鳳回答得很勉强，但取下珠花的動作却相當俐落。

趙丹鳳才一手取下珠花，李十全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連口中的狗尾草也掉了下來。

趙丹鳳楞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地頓足嬌嗔，道：「你……你是無賴！」

「老子本來就是無賴，」李十全又笑接說道：「小鳳，老子這騙術還算過得去吧？」

趙丹鳳道：「這不算，現在，你要實踐諾言，再騙我把珠花揷回去。」

李十全道：「傻丫頭，妳聽誰說過，騙子會守諾言的？」

趙丹鳳爲之氣結。

李十全又道：「我想，妳心中一定還有疑問，尤其像我這個樣子，實在不像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人……」

趙丹鳳截口一哼，道：「你總算也有自知之明。」

李十全道：「沒有功成名就，就不應該回來，更不應該强行要求妳我的老子出來恭迎？」

「不錯。」

「不，妳錯了，而且，還錯得很厲害呢。」

趙丹鳳聽了只氣得向他翻白眼，沒接腔。

李十全却將話題岔了開去，道：「小鳳，妳有沒有跑過江湖？」

趙丹鳳訕笑一笑，道：「沒有，我爹娘都不讓我出去！」

「那麼，對於最近一年來，江湖上所發生的大事，妳也不知道了。」

「那也不盡然，如果江湖上發生甚麼大事，我爹和你老子都會告訴我的。」

「很好！」李十全笑問：「半年之前，君山水寨一夕之間化成一片刦灰，大別雙凶，伏牛一霸，雲夢三殘等黑道巨擘先後伏誅，這些江湖大事，妳應該已經聽說過？」

趙丹鳳點點頭，道：「是聽說過。」

李十全道：「現在告訴妳一個秘密，這些都是老子的傑作。」

「你……」趙丹鳳披唇一哂，道：「你又在吹牛了。」

李十全道：「那麼，妳所聽說的是誰幹的？」

「四騎士。」

「四騎士又是誰和誰？」

「不知道。」

「是的，到目前爲止，江湖上除了四騎士本人之外，還沒有誰知道四騎士是些甚麼人。」

「這是說，你也不知道？」

「老子例外，當然知道。」

趙丹鳳注目接問：「難道你就是四騎士中人？」

李十全傲然點首道：「嗯！老子不但是四騎士中人，而且還是四騎士中的龍頭大哥。」

趙丹鳳的頭擺得像「貨浪鼓」：「我不相信。」

「我相信……」

隨着話聲，大門內併肩走出兩個錦袍老者來。

這二位，就是飛虎莊莊主趙得柱和總管李哲。

趙得柱身材矮胖，面團團如富家翁。

李哲身材瘦長，面相清癯。

其實，兩人都並不算太老，趙得柱約莫五旬出頭，李哲却只不過是四旬開外。

接口說話的是李哲，緊接着，他又掀鬚大笑：「父是英雄兒好漢，這話是有點道理。」

「不止是有點道理，是很有道理。」

趙得柱含笑接道：「咱們兩個老頭都親自迎出大門了，賢侄該滿意了吧？」

李十全也含笑說道：「老子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趙伯伯怎可認眞。」

一頓話鋒，又向乃父笑問：「老頭，你怎敢相信老子就是四騎士之中的龍頭大哥？」

李哲道：「這叫做知子莫若父呀！如果老子的兒子成了名震江湖的大英雄却不敢相信，那還要我這個老子幹嘛。」

李十全道：「很好，老頭，你不愧是老子的老子。」

趙丹鳳蹙眉揷口：「眞是父不父，子不子，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兒子叫老子爲老頭，父子都自稱老子，你們兩個到底誰是誰的老子呀？」

李十全笑笑道：「小鳳，妳怎麼這麼古板，不論我們父子之間如何稱呼，誰也不能否定老子是老頭的兒子，是不是？」

趙得柱搶先答道：「對！對！高論，妙論……」

趙丹鳳向乃父白了一眼，道：「那好，以後，我也叫你老頭。」

趙得柱道：「那又有何不可？」

李十全道：「其實，兒女對父母的孝思，完全取决于方寸之間，如果心中沒有孝的誠意，光是口頭上叫父母親大人，即使叫得再好聽，又有甚麼用。」

趙丹鳳點點頭，道：「唔……這段話，倒是頗有道理。」

「小鳳，妳總算開竅了。」李十全含笑接道：「其實，老子叫師傅也是叫老頭的。」

李哲道：「對了，小子，你師傅是哪一位高人？」

李十全道：「老子的師傅的確是包羅萬有，學究天人的高人，却不是甚麼名人，說出來也沒人知道，而且老子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眞是妙人妙事。」趙得柱蹙眉接口：「你不會問過他？」

李十全道：「當然問過，他說，他是刦後餘生的人，老子可以叫他老頭，也可以叫他刦後餘生。」

「這不但是妙人妙事，也是怪人怪事。」趙得柱苦笑接問：「賢侄，你們四騎士是不是有四個人？」

「不錯。」

「另外三位呢？」

李十全道：「另外三個，一個叫假和尚劉不住，天生禿子，一個叫小酒鬼方圓，人如其名，既方又圓，一個叫小辣椒朱玲，辣手辣脚，嫉惡如仇……」

李哲截口一嘆道：「光聽這些外號，就可想見，那都是跟你臭味相投的小搗蛋了。」

「老頭，」李十全連忙更正：「不是臭味相投，是志同道合。」

李哲含笑點首：「一樣，一樣。」

趙丹鳳接問道：「小虎哥，小辣椒是女孩？」

李十全道：「是哦，她今年十八歲，只比妳大三個月。」

趙丹鳳道：「既然四騎士中已有女孩，我也可以參加一個……」

李十全截口接道：「姑奶奶，妳饒了我吧！」

趙丹鳳俏臉一變，道：「哦？你不歡迎？」

李十全道：「不是老子不歡迎，是妳這位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吃不了那種苦，再說，妳老頭也不會答應。」

趙得柱接口道：「我是不答應。」

趙丹鳳頓足撒嬌，道：「我不管，我可以吃苦，也不怕危險。」

趙得柱道：「丫頭，撒嬌也不管用，我這做老子的不答應就是不答應。而且，

妳娘也絕對不會答應。」

趙丹鳳向李哲投過求助的目光，道：

「李叔叔……」

李哲連忙截口道：「這碼子事，叔叔也愛莫能助，不過……」

趙丹鳳連忙截問：「不過怎樣？」她的美目中迸射出希冀的光芒。

李哲向趙得柱飛快地投過會心的一瞥，才徐徐地說道：「小鳳，如果妳能打敗四騎士中的任何一個，我可以替妳想想辦法。」

趙丹鳳黛眉一揚，道：「好！不許黃牛。」

李十全悠悠地道：「小鳳，不是老子潑冷水，憑妳目前的身手，想打敗四騎士的任何一個都絕對不可能。」

「你敢瞧不起我！」

「不敢……」

「好，你給我叫另外三個來。」

「不用叫，他們馬上就要來了……」

一聲厲嘯，遙遙傳來。

趙得柱、李哲同時臉色大變。

「是對頭冤家找上門了。」李十全笑道：「小鳳，現在老子說老實話，老子並不是自認已經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此番回來，完全是爲了對付這批自以爲了不起的狗雜種。」

趙得柱道：「那是甚麼人？」

李十全道：「到目前爲止，老子還不知道，老子是于十天之前，在一個偶然機會中獲悉他們定于今宵要進犯飛虎莊，才臨時決定趕回來的。」

趙得柱冷笑道：「好大狗胆，居然敢到飛虎莊來捋虎鬚。」

李哲正容道：「趙兄，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咱們不可輕敵。」

李十全道：「老頭，不論他們善不善，今宵之事，完全由四騎士一齊承担，你們只管在一旁乘風涼，看熱鬧就是。」

趙得柱呵呵大笑道：「那怎麼行，在一旁乘風涼，豈非變成廢物了。」

一聲冷笑劃空傳來：「變成廢物總比變成死人好得多……」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疾射而來。

不！是三道人影，一前二後，成「品」字形，凌空疾射。

李十全揚聲大笑：「來得好，先通過老子這一關。」

話聲中，人已飛身攔截，他那橫擱在肩頭的「扁担」也已挿在肩頭。

「砰」地一聲，當先一個，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五丈之外。

後面兩個却巧妙地劃上二道半弧，避過李十全的攔截，逕行撲向李哲、趙得柱二人，一上手就分別將趙、李二人逼得連連後退。

趙得柱號稱「單掌擎天」，李哲則有「神機秀士」之稱，二人都是南七省中有數的高手之一。

盛名之下無虛士，趙、李二人身手之高，也自不難想呢。

但像目前一經與對方交手就被迫而連連後退的情形，却是生平第一遭。

因此，趙、李二人連連後退中，臉色也隨之大變。

但他們的後退不過丈許左右也就停止了。

不是趙、李二人自行穩住頹勢，是有人橫裏將對方截住。

截住對方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禿子和一個身材矮小的年輕人，也就是四騎士中的假和尚和小酒鬼。

假和尚並沉聲說道：「殺鷄用不着牛刀，二位前輩請暫時一旁掠陣。」

假和尚、小酒鬼二人都取守勢，見招拆招，顯得一派安詳，任憑對方如何搶攻，却始終難越雷池一步。

暮色蒼茫中，可以看到，對方是三個年約半百的黑衣老者，不但衣衫式樣，顏色通通一樣，連面貌、神情，也都一模一樣。

趙得柱、李哲退過一旁之後，相視苦笑無言。

李十全沒有乘勝追擊。

被李十全一掌迫退的黑衣老者，也沒有反擊。

雙方虎視眈眈地互相注視一陣之後，黑衣老者首先發問：「小子報名！」

李十全含笑接道：「老子李十全，也叫十全公子。」

黑衣老者道：「沒聽說過。」

「現在，你已經聽到了。」李十全由口袋中掏出一支狗尾草啣在口中，道：「而且，老子還有一個很响亮的名稱，四騎士中的龍頭大哥。」

黑衣老者「哦」了一聲，目光一掠假和尚、小酒鬼，問道：「那兩個小子也是嗎？」

「不錯。」李十全扭頭向乃父問道：「老頭，認不認得這三個老小子？」

「不認識。」

「趙伯伯也不認識？」

「是的。」

李十全轉向對面的黑衣老者道：「老小子報名！」

黑衣老者道：「免了，老夫的姓名說出來也沒人知道。」

李十全道：「那麼，夜犯飛虎莊，總有個理由？」

「當然有理由……」

「說！」

「殺人。」

「你跟飛虎莊有仇？」

「沒仇，也沒恨。」

「那你是瘋子！」

「老夫正常得很。」黑衣老者冷笑道：「老夫兄弟只是爲錢殺人。」

李十全道：「是誰僱你來的？」

「小子，你實在太嫩了，這種話你不應該問的。」黑衣老者沉喝一聲：「亮兵刃！」

「亮兵刃」應該是叫李十全亮兵刃，也可能是叫他的同伴亮兵刃。

但事實上李十全並未亮兵刃，倒是黑衣老者自己首先亮出兵刃。

同時，以徒手相搏，久攻無功的另兩個黑衣老者也亮出兵刃來。

他們的兵刃都是三尺六寸的喪門劍，劍葉上還有七個小孔，揮舞之間，擾人心神的怪聲大作，劍招也跟他們的拳掌一樣的凌厲、奇詭。

另兩個黑衣老者一劍在手，更是氣勢倍增。

但他們的對手假和尚、小酒鬼二人却依然是一雙徒手，依然是滿不在乎地採取守勢，見招拆招。

李十全對面的黑衣老者並未揮劍進攻，只是目光一掠兩個同伴之後，向李十全道：「你還等甚麼？」

「等你進招。」

「你不亮劍？」

李十全咀邊的「狗尾巴」一顫，道：「老小子，不是老子瞧扁了你，你還不够資格祭老子的劍……」

黑衣老者截口怒叱：「小狗找死！」

冷芒一閃，喪門劍挾懾人心魂的怪嘯，向李十全兜頭罩落。

黑衣老者顯然是三人中的頭頭，不論招式、勁力，身法都高于他的兩個同伴甚多。

一旁「乘風凉」的趙得柱、李哲二人見狀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地同聲勁喝：

「賢侄當心！」

「小子不可輕敵。」

但事實上，這二位是白担心了。

黑衣老者那雷霆萬鈞的一劍，竟然虎頭蛇尾，半途撤招，而且，人也怔立在當塲。

黑衣老者不可能自動半途撤招。

誰都心知肚明，黑衣老者的半途撤招，是受到李十全的半途截擊所致。

但包括趙得柱、李哲這兩個老江湖和黑衣老者本人在內，都沒看清李十全使的是甚麼招式。

一招迫退黑衣老者的李十全居然雙手抱胸，似笑非笑地正仰首看天，只不過咀邊的「狗尾巴」連連地上下擺動不已。

趙得柱、李哲二人又相視苦笑。

趙丹鳳則滿臉的既羨且慰神情，含眸凝睇，若不勝情。

她那渾然忘我的嬌模樣，眞敎人心神震顫，只可惜李十全沒有看到。

黑衣老者臉色一變再變之下，忽然厲喝一聲：「絕命三招，殺！」

「絕命三招」顯然就是他們的救命絕招。

一經施展，李十全、假和尚、小酒鬼三人立即陷入驚心動魄的綿密劍幕之中。

「絕命三招」雖然是他們的救命絕招，但是目前却好像成了他們的「斷命絕招」了。

間接促成他們「斷命」的是一串突如其來的嬌甜而又急促的語聲：「强敵將至，立下殺手！」

語落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現塲中已多出一位紅衣女郎。

紅衣女郎年約十七八。

就像趙丹鳳一樣，紅勁裝、紅披風……清一色紅得火辣辣地。

跟趙丹鳳不同的是，紅衣女郎比趙丹鳳略爲嬌小。只有一雙美目顯得格外的大，也格外的明亮動人。

毫無疑問，這位身材嬌巧如香扇墜的紅衣女郎，就是「四騎士」中的老么小辣椒朱玲。

小辣椒一出現，現塲中立即發出一聲淒厲慘嗥——假和尚的對手被震飛五丈之外。

假和尚一臉似笑非笑神情，高喧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小辣椒倩笑如花，白了假和尚一眼，道：「善你的頭！」

又兩聲慘嗥相繼傳出，李十全、小酒鬼的對手也先後斃命。

李十全的對手死在自己的喪門劍下，一劍穿胸。

小酒鬼的對手是被一口酒箭射得滿臉滿身的血洞。

現塲中一片死寂。

稍停，趙得柱才向他的愛女苦笑道：「丫頭，妳都看到了？」

趙丹鳳「唔」了一聲，輕如蚊鳴。

趙得柱又道：「丫頭，憑妳目前的身手，想加入四騎士中，還差上十萬八千里哩！」

一道人影疾瀉當塲，現出一位綺年玉貌、白衣勝雪的女郎。

白衣女郎約莫雙十年華，不但羅衣勝雪，皮膚更是白裏透紅，尤其是一雙水盈盈的美目，顧盼之間，令人意蕩神馳。

她、神態自若，對於濺血橫屍的三個黑衣老者視若無覩，目光掃過四騎士，停在趙得柱臉上，淡淡地一笑，道：「趙得柱，我低估了你。」

趙得柱笑笑道：「妳該知道低估敵人的後果？」

白衣女郎笑道：「才說你胖，你就喘起來了，趙得柱，不是我瞧扁了你，憑你跟李哲的身手，打死我也不相信能殺得了『東海三蛟』……」

白衣女郎的話雖然不好聽，但她的笑容却是越來越可愛。

漂亮的女人就有這點好處，連罵人的時候也顯得那麼可愛。

但趙得柱却是臉色大變，道：「這三個老小子就是『東海三蛟』宇文兄弟？」

「不錯。」

「東海三蛟」宇文兄弟是何許人？已經成了死人還值得像趙得柱這樣的武林大豪爲之聞名色變。

×　×　×

「東海三蛟」宇文兄弟以龍，虎，豹排名，是東海長春島主宇文敖的兒子。

宇文敖武功獨樹一幟，爲人也像趙得柱一樣，介于正邪之間，四十年前就已經是武林中難纏難門的頂尖高手之一。

按時間推算，目前的宇文敖至少已是

八旬以上的高齡，一身修爲已臻化境。

至于他的三個寶貝兒子，是一胎孿生，武功固已盡獲乃父眞傳，水性之佳，更勝于乃父，也因而獲得「東海三蛟」的綽號。

宇文兄弟天生邪惡，兩手血腥，罪孽滿身，儘管他們的足跡很少涉入中原，但中原武林中人，對「東海三蛟」的惡名，却大都耳熟能詳。

目前，趙得柱之所以聞名色變，倒不是對三個死人有所顧忌，而是想到後果堪虞。

兒子是自己的好。

宇文兄弟再不成材，在乃父宇文敖心目中，總是自己的骨肉。

更何況，宇文敖正邪不分，又最爲護短。

趙得柱無端樹上這麼一個强敵，又怎不敎他臉色爲之大變？

× × ×

趙得柱接問：「宇文兄弟怎會成爲職業殺手？」

白衣女郎道：「宇文兄弟不是職業殺手，是由于我的情商才臨時客串。」

「哦……」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才是職業殺手。」

「我是不相信。」

像白衣女郎這麼綺年玉貌的女郎，會是以殺人爲業的職業殺手，除非有事實證明，否則，恐怕任誰都不會相信。

白衣女郎嫣然一笑，道：「最近三年以來，江湖上崛起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女殺手，你該聽說過？」

「聽說過，」趙得柱身子一震道：「妳就是那個女殺手水蜜桃？」

白衣女郎笑問：「你看我像不像？」

水蜜桃是江湖上崛起三年的女殺手，武功高强，心狠手辣，沒有誰見過她的本來面目，而見過她的本來面目的人都已變成死屍。

既然沒人見過她，又怎能斷定她像不像？

李十全搶先笑道：「像，像極了。」

水蜜桃倩笑道：「何以見得？」

李十全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嚥下一口口水，道：「不論美目，肌膚，都像煞一隻水蜜桃，敎人饞涎欲滴。」

水蜜桃媚笑道：「哦！你說話好可愛哦！」

李十全道：「老子身上有很多可愛的地方，而且，絕對保證比說話更可愛。」

「眞的？」

「要不要試試？」

「試你的頭。」

李十全含笑接問：「聽說水蜜桃殺人之後，都是留下一條綉有水蜜桃的香帕做爲標記？」

「沒錯。」

「也聽說，凡是見過妳的眞面目，知道妳的殺手身份的人，都已變成死人？」

「沒錯。」

「那麼，目前我們這些人，也都難逃一死？」

水蜜桃又回了一聲「沒錯」，而且還笑得好甜、好美。

「錯了。」李十全咀邊的「狗尾巴」一顫，道：「而且大錯而特錯，簡直錯到天竺國去了。」

「此話怎講？」

「妳爲甚麼不先問問老子是誰？」

「不須要，如果我方才沒聽錯，」水蜜桃目光一掠四騎士和趙丹鳳等五人，悠悠地道：「你們五個年輕人中，有四個必然是小有名氣的四騎士。」

好大的口氣！

憑四騎士目前的聲望，在她的心目中，還只能算是「小有名氣」。

但李十全不以爲忤，笑意盎然地道：「正是，正是……」

接着又將四騎士分別介紹一番，也同時爲乃父和趙得柱父女鄭重介紹之後，才又向水蜜桃笑問道：「閣下有何感想？」

水蜜桃不答反問道：「宇文兄弟就是你們四騎士殺的？」

李十全也不答反問：「這有甚麼不對嗎？」

水蜜桃道：「也沒甚麼不對，能够輕易殺死宇文兄弟，武功方面，已經是很不錯了。」

「多謝誇獎！」

「不過……我却是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沒關係，我們四騎士本來不是甚麼名人，也不是俊男美女，所以，『小有名氣』也好，『見面不似聞名』也好，我們都不會介意，也毋關重要……」李十全神秘地一笑道：「現在，老子告訴妳一個秘密，我們四騎士都正在打知名度。」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

名與利，本來就是一體的兩面。

芸芸衆生中，有幾人能逃過名利二字的驅策？

那麼，四騎士正在打知名度，又怎能算是甚麼秘密？

水蜜桃忍不住媚笑道：「笑死人了，這算是甚麼狗屁秘密呀！」

李十全道：「老子的話還沒說完。」

「好，說下去。」

「有人告訴我，武林中人要打响知名度的唯一捷徑，就是殺幾個高知名度的名人。」

「唔……」

「現在，我已經找到一炮打响知名度的捷徑了。」

「哦……」

「妳說，妳水蜜桃是不是高知名度的名人？」

水蜜桃含笑反問：「你打算殺了我來做爲一炮而紅的武林名人？」

李十全道：「對了，老子正是這個意思。」

水蜜桃道：「主意是不錯，但我斷定你絕對辦不到。」

「老子總得勉力一試。」

「你們四騎士聯手齊上？」

李十全道：「妳不覺得妳的胃口未免太大了？我們四騎士自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聯手的紀錄。」

水蜜桃道：「這是說，你要跟我單打獨鬥？」

「不錯。」

「好，冲着你這一份豪情，我破例給你一個便宜。」

「如何一個便宜法？」

「現在，你們一共是七個人。」

「七個人又如何？」

「你們七個人都見到我的本來面目，也知道我的身份，依慣例，都必須當塲格殺。」

李十全訝問：「難道妳現在要打破慣例？」

水蜜桃一本正經地道：「是的，只要你能接下我十招之後才死，其餘六個我不當塲格殺，讓他們自行了斷。」

「這就是妳給老子的便宜？」

「不錯。」

「像這樣的便宜，恐怕普天之下，都沒人會領情。」

「領不領情，那是你們自己的事。」

李十全笑問道：「如果妳殺不了老子呢？」

水蜜桃眉梢一揚，道：「這問題我毋須攷慮。」

李十全悠悠地道：「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哦！」

水蜜桃道：「那還不簡單，萬一我殺不了你，自然是你殺了我。」

李十全同答道：「問題是老子不想殺妳……」

「爲什麼？」

「殺妳這樣的大美人，豈非是比焚琴煮鶴更他媽的煞風景。」

水蜜桃笑道：「你……你不打算一殺成名了？」

李十全正容道：「打知名度固然重要，但追查妳幕後的偏王却更爲重要。」

「哦……」

「所以，我們必須先來一個君子協定才好……」

「如果我萬一殺不了你，你也不殺我，却必須說出偏主的來歷來？」

「正是……」

「我不答應……」

「怎麼，方才那滿懷自信怎麼忽然消失了？」

「我這個人從來不受激。」水蜜桃居然也會苦笑：「但今宵例外，我答應了，不過有條件。」

李十全道：「說出來試試看。」

水蜜桃道：「萬一我殺不了你，我不會說出偏主的來歷，但是我答應帶你去見他，只帶你一個人去，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可以，」李十全徐徐地接道：「按你們殺手的行規來說，帶我去見妳的偏王，不是比洩漏他的來歷更爲嚴重嗎？」

水蜜桃道：「是更爲嚴重的違規，但嚴重性是雙方面的，如果你担心孤身涉險，這君子協定不用是最好不過。」

「不！我也答應了。」

「好，就此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請！」

雙方都擺開了架勢，也同時亮出了兵刄。

水蜜桃是一支明如秋水，亮如爛銀，長約二尺出頭的不長也不短的劍。

劍雖然不長不短，但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斷定，那絕對是一支能削鐵如泥，吹毫斷髮的寶劍。

相形之下，李十全手中的劍，就成了天鵝旁邊的醜小鴨了。

雖然劍鞘、劍柄都古色斑斕很像一支寶劍，長達三尺六寸，也很够標準，那劍葉上却一片黝黑，黯然無光，甚至還像是沒有開過刄的鈍劍。

說得刻薄一點，那不是劍，是一支還在淬煉中的劍胚。

而且，李十全的架勢和握劍的手式，也跟他的劍一樣的令人發噱。

一般人臨陣的架勢，大都是「足下不丁不八」或者是「前弓後箭」式。

握劍的手式，一般人都是右手持劍成「朝天一炷香」式，左手控劍訣，一臉肅容。

但目前的李十全却是左手握劍，劍尖朝下，右手握拳，一張一合，指關節連連爆响。

至于雙足，右前左後，重心落在左足上，左足足尖點地，連連擺動，咀角的「狗尾巴」也隨之顫動不已，臉上似笑非笑，完全是一副「吊兒郎當」的姿態。

× × ×

水蜜桃目注對方，臉色微微一變，但一變之後，立即恢復一片肅容。

現塲中一片寂靜，寂靜得落針可聞。

對峙着的雙方，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任何動作　李十全的右足和咀巴的「狗尾巴」例外。

一盞熱茶的工夫過去了。

對峙的雙方，依然是老樣子。

俏立小辣椒身邊的趙丹鳳忍不住悄聲道：「朱姊，我好緊張。」

小辣椒也悄聲道：「眞是皇帝不急，急了太監。」

「朱姊妳別笑我嘛！」

「好，我不笑妳。」

「他……他怎會這個樣子的，還有那支劍。」

「他……他是誰呀？」

「朱姊……」

「大妹子，妳說的是妳的小虎哥？」

「我的小虎哥還不是妳的小虎哥。」

「不！他是很多母小妞的小虎哥，他是大衆情人。」

「哦……」

「別担心，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他

的劍也跟他的人一樣，雖然不够看，却很管用。」

趙丹鳳慰然一笑：「現在，我也放心了……」

才說「放心」，她的心又立即提了起來。

原因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精彩惡戰，已經展開。

不，「精彩」二字實在不能形容它的快速、激烈、奇詭、緊張的萬一。

只看到兩條人影在翻飛，人影翻飛中一道銀虹在閃爍。

這也是一場很奇特的惡鬥——沒有金双破空聲，也沒有叱喝聲，更沒有金鐵交鳴聲。

所有的目光都全神集中注視，表情也都一樣的嚴肅。

趙丹鳳好像格外緊張，她那「砰，砰，砰」的心跳聲，連旁邊的小辣椒也聽得很清楚，而不得不伸手握住趙丹鳳的手掌，傳音說道：「大妹子放輕鬆一點，妳應該對小虎哥有信心……」

傳音未畢，惡戰已像刀切似地停了下來。

水蜜桃俏臉一陣紅，一陣青，默然呆立。李十全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連口中的「狗尾巴」也照樣在一上一下的活動着。

半晌，李十全笑問：「幾招？」

「九招半。」水蜜桃訕然一笑：「這是我自出道以來第一次失風。」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眞的。」

「眞的假的都已無關緊要，我要說一句多謝手下留情！」

「不謝，這是我們的君子協定。」

「現在我實踐諾言是否馬上啓程？」

「馬上啓程。」李十全回頭一笑，道：「諸位，再見啦！」

眞是妙人妙事，也是怪人怪事。

七年沒回家，回來之後，連大門都沒進入一步，就揮揮手走了。

走得好洒脫，也好敎人傷心。

傷心的當然是趙丹鳳，她跟李十全是青梅竹馬之交，一顆芳心早已繫在「小虎哥」的身上。

另外一個傷心的是李哲。

由於李十全從小調皮搗蛋，比一般男孩發育早，成熟早，十三歲時就已成爲地方上的流氓頭頭，無惡不作，在無可奈何和恨鐵不成鋼的情況下，驅逐出莊。

雖然一時氣憤之下，將兒子趕走了，但父子連心，又怎能不懷念。

何況，當李十全還只有三歲時，李哲夫妻反目，夫人離家出走，迄今生死下落不明。

所以，李哲是父兼母職，將李十全從小帶大，更勝於一般父子之間的感情。

如今，李十全「鐵已成鋼」，並已自動回來，而且還等於救了他和趙得柱的命，可是，來去匆匆，父子之間連一句體己話都沒機會說就走了。

而且還是爲了他和趙得柱的生死大事而走，同時也冒着莫大的危險。

此情此景之下，李哲不但傷心，還有比傷心更嚴重的担心和說不出來的悵惘。

闖三關去見僱主

趙得柱當然能體會到老友和愛女的心情，但他很豁達，哈哈一笑，道：「別冷落了我們的特別嘉賓，走，回莊去，今宵不醉不休。」

李哲畢竟是老江湖，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立即放下滿懷心事，含笑接道：「對對對……三位賢侄請！」

小酒鬼也含笑接道：「喝酒我是舉雙手贊成，可是不能叫甚麼『嘉賓』和『賢侄』……」

趙丹鳳截口訝問：「爲甚麼？」

假和尚搶先道：「聽起來不自在。」

趙丹鳳道：「那該怎麼叫法？」

小酒鬼道：「叫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就行了。」

趙得柱呵呵一笑道：「好！這才是少年豪俠的本色……」

趙丹鳳一直跟小辣椒走在一起，顯得很不安地悄聲問道：「朱姊，我這樣叫妳，該不會不自在吧？」

小辣椒道：「我覺得很受用。」

趙丹鳳說道：「那……我就放心了，朱姊……」

她欲言又止。

小辣椒笑問道：「大妹子有話就直說呀？」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我是說，小虎哥那邊，要不要有人去打個接應？」

趙得柱也已聽到，並附和着道：「對，我也正在這樣想。」

小辣椒道：「十全公子武功高絕，胸藏十萬雄兵，同時也是大福星，不會有甚麼危險，即使萬一有甚麼危險，也一定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趙丹鳳道：「但願如此。」

「沒有甚麼但不但的，一定會如此。」接口的是小酒鬼：「大妹子，我告訴妳一個秘密。」

「好哦……」

「方才，妳是担心叫她朱姊她會不自在？」

「是啊……」

「其實，她不但不會不自在，而且高興死了，因爲——她是我們四騎士中的老么，只有她叫大哥、二哥、三哥，沒人叫她姊姊的。」

趙丹鳳倩笑着沒接口。

小酒鬼又道：「大妹子，方才她說不用派人去接應我們龍頭大哥的理由雖然是眞的，但其實，她心裏比妳更急，小酒鬼敢以一兩銀子打賭，吃飽飯後，她就悄然地趕去接應了。」

小辣椒嬌笑說道：「小酒鬼，你那一兩銀子輸掉了，我不用吃飽飯，現在立刻就走……」

說走就走，身形一晃，已騰身飛過天井，疾射而去。

他們本來是邊走邊說，已經到達一間豪華又寬敞的花廳前。

小辣椒這一突然離去，趙得柱父女和李哲等人都楞住了。

趙丹鳳並訝問道：「哦？朱姊是生氣了？」

小酒鬼道：「才不會哩！她也不是趕去接應李大哥。」

趙丹鳳道：「那她爲何忙着離去？」

小酒鬼道：「當然有原因，我再告訴妳一個秘密，我們四騎士中，分成兩個死黨……」

「哦……」

「我跟假和尚是一個死黨……」

「小虎哥和朱姊是另一個死黨？」

「是的，所以，小辣椒急着趕去接應，只不過是緣因的一半。」

「另一半緣因又是甚麼？」

「那自然是……」

小酒鬼忽然驚覺到洩密太多，將已到咀邊的話，硬行「刹」住。

趙丹鳳冰雪聰明，自然明白對方沒說出來的話意。她心中雖然有了頗濃的酸素作用，却未便表示出來，當然也不再打破砂鍋問到底，反而故意改變話題，道：「小虎哥跟那個甚麼水蜜桃，至少已去了數十里外，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朱姊現在才趕去，如何找得到？」

「找得到的。」小酒鬼含笑接道：「這也是我們四騎士中的秘密……」

假和尚截口笑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趙得柱含笑接口，道：「不要再談甚麼秘密了，開始喝酒吧！」

豪門好辦事，山珍海味的筵席，咄嗟之間，就可辦好，因爲一切都是現成的。

就當他們談話之間，美酒佳餚都已陸續送上來。

本來是賓主六位的，由於小辣椒的提早離去，只剩賓主五位。

小酒鬼名副其實，嗜酒如命，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得其所哉！

假和尚的酒量也不錯。

趙得柱、李哲也是海量。

除了趙丹鳳不喝酒，吃得也很少之外，可說是賓主盡歡，氣氛融洽。

酒，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一陣豪飲之後，如果賓主之間還有些許「生份」的話，也完全消除。

酒，不但消除了賓主之間的「生份」，也消除了他們之間的「代溝」。

像老朋友似地觥籌交錯，談笑風生。

但他們不談不久之前，在大門外發生的事，更不談水蜜桃的雇主是甚麼人，和爲何派殺手前來尋仇。

除了偶而也談及四騎士的成名盛事之外，談的大多是武林逸聞和江湖韻事。

酒至半酣，門外有人暴聲禀報：「二位夫人駕到。」

趙得柱方自眉峯一蹙，門帘一掀，一陣香風捲進二位明艷照人的麗人來。

兩位麗人都着宮裝，一爲鵝黃色，一爲粉紅色。

着鵝黃色宮裝麗人是七夫人于媚，也就是趙丹鳳的母親。儘管實際年齡已四十靠邊，但外表看來，不過像是三十出頭而已。

着粉紅色宮裝麗人是九夫人莊小紅，也是趙得柱最小的如夫人，才二十四歲。

兩位夫人都具有八分以上的姿色，除了眉目之間隱含蕩意外，倒也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趙得柱一共有九個老婆，却只有一個寶貝女兒趙丹鳳，這是不是太「低能」了哩？

× × ×

二位夫人一進花廳，賓主雙方都站了起來，一旁的使女並忙着增添座椅。

「不敢當，諸位請坐。」于媚一面點首爲禮，一面含笑說道：「嘉賓蒞止，並帮了本莊的大忙，我們姊妹得到消息太遲，未能及時趕來一盡地主之誼，理當各自自罰三杯。」

二位夫人豪邁不讓鬚眉，一口氣喝下三杯罰酒之後，才由李哲替小酒鬼、假和尚二人引見。

假和尚、小酒鬼二人平常玩世不恭，口沒遮攔，但此刻在二位夫人面前，却顯得木訥，拘謹起來，除了互相敬酒之外，居然沒有主動說甚麼。

趙丹鳳嬌笑着說道：「娘，小虎哥回來了，妳知不知道？他的武功好棒，棒極了。」

「我已經聽說過。」于媚向李哲飛了一個媚眼，道：「李叔叔，恭喜你呀！」

李哲苦笑：「喜從何來？」

于媚道：「令郎鐵已成鋼，並倦鳥知還，自動回來，這還不是天大的喜事？」

趙丹鳳插口苦笑道：「可是，他大門都沒進，就匆匆走了。」

于媚道：「據說，小虎的過門不入，是爲了急於追查仇家的來歷？」

李哲正容點頭，道：「不錯。」

莊小紅向趙得柱笑着問道：「莊主，對於仇家的來歷，你難道一點都想不起來嗎？」

趙得柱輕嘆一聲，道：「數十年江湖生涯，所樹生死强敵，何止一二十個，一時之間，又怎能想得起來。」

李哲也嘆了一口氣，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候，無意之間的一句話，就被人把你當做生死仇敵，自己還懵然不覺哩！」

莊小紅道：「可是，莊主和李叔叔都早已退出江湖了呀！」

爲了表示親如家人，趙得柱的老婆，對李哲這位大總管，都是跟着趙丹鳳對李哲的稱呼，叫「李叔叔」的。

李哲又嘆了一口氣：「江湖人是過河卒子，江湖路是不歸路，一旦踏上了江湖路，是永遠退不了的，九夫人明白嗎？」

莊小紅苦笑道：「好像明白，也好像

不明白……」

由於話題轉入嚴肅的一面，氣氛隨之變爲沉悶，連喝酒的興緻也減低了。

於是，這個原本很熱鬧的宴會，在二位夫人到達之後不久，也草草結束，小酒鬼、假和尚二人由趙得柱、李哲親自送往賓館歇息。

× × ×

夜深沉。

飛虎莊中一片漆黑，一片死寂。

整個飛虎莊，好像只有一幢精緻小樓中，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那是七夫人于媚的香閨。

既有燈光透出，那表示于媚還沒有安寢。

于媚沒有安寢，並不是趙得柱要「臨幸」，但事實上她的房間中却有兩個人。

而且，那另外一個還是男人。

那個男人是李十全的父親，飛虎莊的大總管「神機秀士」李哲。

顧名思義，總管是甚麼都管，大小事務一把抓的權威人物。

但像目前的李哲這樣，三更半夜管到主人如夫人香閨中去的總管，好像不多。

李哲不但管到于媚的香閨中，而且馬上就要管到床上去了。

自從李哲悄然進入于媚的房間起，雙方都沒說過一句話。

但表情的語言勝過千言萬語，俐落的動作，更表示她們一點都不肯浪費時間。

現在，他們已是一絲不掛地，在互相欣賞着對方的胴體。

那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李哲雖已是跨過四十大關的中年人，但身子的精壯決不遜於年輕小伙子，尤其是那天賦異稟的……更是充分表示他是男子漢當中的男子漢。

至於于媚，也够得上稱爲天生尤物，女人中的女人。

那吹彈得破的白嫩肌膚，那裝點着豪乳，豐臀的美妙胴體，在粉紅宮燈照映之下，全身都放射着莫可抗拒的誘惑。

如非是認識她的人，誰也不會相信，目前這一具有少女曲綫的美妙胴體，已經是一位已有一個十八歲女兒的母親。

曠男蕩婦，袒裼裸裎，等於移乾柴近烈火，不燃燒起來才怪哩！

現在，他們互擁在一起了。

像扭股糖一樣，互相探索着對方的胴體……

現在，他們已互擁着倒在床上，開始「燃燒」。

他像一位策馬疆場的騎士，勇往直前地奮勇馳騁。

她婉轉呻吟，若斷若續……

那奇異的「樂章」，如果在附近有人聽到的話，一定會爲之悠然神往，熱血沸騰。

事實上，已經有人聽到，也可能已經看到李哲進入于媚的香閨。

當于媚、李哲二人正在進行着最古老、最原始，却是歷久而常新的遊戲時，已有人進入趙得柱的房間。

× × ×

趙得柱今宵「吃素」，獨宿書房。

他也沒上床，獨個兒在負手徘徊着。

像今宵所發生的這麼嚴重的事故，他又怎能睡得着？更怎能有心情去玩那「原始遊戲？」

對於雇用水蜜桃的幕後人，他眞的「心中沒數」嗎？

× × ×

進入趙得柱房間告密的，是他的弟弟趙得功。

趙得功也是飛虎莊的賬房。

趙得柱停止「徘徊」，注目訝問：「有事？」

趙得功苦笑：「沒事我跑來幹嘛？」

「甚麼事？」

「李哲又去了于媚房間……」

「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要過問這些閑事。」

「我……我看不順眼。」

「我都不在乎，你急個屁！」

「老大，如果我的觀察不錯，莊小紅遲早也會被他勾搭上。」

趙得拈捋鬚微笑：「那又有甚麼關係，一兩頂綠頭巾還能壓得死人？何況，我老婆太多，實在罩不住，有他代勞，豈非是皆大歡喜……」

這也是妙人妙事。

像趙得柱這麼豁達的男人，世間絕對不會多。

趙得功頓足截口道：「老大，我是在說正經話。」

「我又哪一點不正經了？」趙得柱拍拍他的肩膀：「老二，記住我以前所說的話，看不慣的不要看，聽不慣的不要聽，你的任務，是好好地掌握我們的銀子，懂嗎？」

趙得功深深地注視了一眼，才點點頭，道：「我懂。」

「懂就好，早點回去睡覺，你只有一個老婆，可別冷落了她……」

趙得功苦笑着轉身離去。

趙得柱的臉色一下子陰沉下來，陰沉得好可怕，好深沉。

× × ×

李哲、于媚的原始遊戲已經結束。

李哲在揩拭渾身的汗水。

于媚鬢亂釵橫，俏臉上紅潮未褪，滿臉都是滿足的笑容，却是俏皮地一笑，道：「今宵，你的表現未盡理想。」

李哲苦笑：「我已盡了力。」

于媚笑問：「是不是莊小紅那狐狸精把你的身子掏虛了？」

「別胡說，莊小紅還沒上手。」

「不打自招，你早已存心不良。」

「……」

「你爲甚麼還要動莊小紅的腦筋？」

李哲笑笑道：「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當妳有能力，也有機會享受時，不盡情享受，豈非是天字第一號大傻蛋。」

于媚媚笑：「你……你是色狼中的色

狼。」

「彼此。」

「對于今宵發生在大門外的事，你，一點都不担心？」

「担心？我追求享樂的工夫都不够，哪有工夫去担心。」

「眞的？」

「假的，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我又怎能例外，像這種事，光是担心又有甚麼用。」

「你，好像已經成竹在胸？」

「是的，天塌下來有長人頂着，幸好我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否則，早已身首異地，變成一個死人了，又怎能還跟妳卿卿我我的，所以……」他一翻身，將她摟入懷中，一雙手又開始不安份起來：「我的宗旨就是享受，利用每一分一寸活着的時間，不斷的享受，盡情盡興的享受、享受……」

劍及履及，他又騰身而上，再度瘋狂起來……

號稱「神機秀士」的李哲，原來不過是一頭嗜色如命的大色狼。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難怪他的兒子李十全也那麼不正經。

對了，李十全現在又如何呢？

× × ×

山高，林密。

一條幾乎難以分辨的羊腸小徑，蜿蜒通向好像無窮無盡的萬山叢中。

好像無窮無盡，並非眞的無窮無盡。

難以分辨的羊腸小徑，也不是絕對不能分辨，不過是難得有行人通過，被兩旁的蔓草雜木所「淹沒」而已。

今宵，滿天星斗，能見度甚佳。

羊腸小徑中，李十全、水蜜桃二人正在不慢也不快地走向萬山叢中。

李十全口中仍然啣着一根狗尾草，那支劍也仍然像扁担一樣，擱在肩頭，流氣十足。

水蜜桃在前頭開道，白衣飄拂，有如仙女下凡。

像這樣的兩個人走在一起，實在不調和。

但他們好像已有默契，居然誰也沒說話，默默地行進着。

當他們走到一棵高大的古松下時，水蜜桃忽然停下來，道：「歇息一下，我要等一個人。」

李十全道：「等甚麼人？」

「等我的一個助手。」

「老子提醒妳，在老子面前，玩甚麼花招都不管用。」

水蜜桃苦笑：「我知道，我已經試過，你不怕施毒？」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老子已練成金鐘罩、鐵布衫、混元一氣功、太乙神罡、外加金剛不壞神功，區區劇毒，又能奈我何。」

水蜜桃媚笑道：「雖然蓋得太離譜，但我這敗軍之將，却不能不信。」

「這叫做形勢比人强。」李十全含笑接問：「幹嘛要等助手？」

水蜜桃道：「我要了解，你的同伴有沒有跟來。」

李十全道：「老實告訴妳，如果老子的同伴要跟來，即使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發現。」

「我既然安排了這一着閑棋，總不能不問一問。」

「那要等多久？」

「我以傳音功夫交代過，當我們啓程半個時辰之後，不論有沒有甚麼發現，他都必須前來稟報。」

「這是說，我們要等半個時辰？」

「不一定，也許會提前趕到，他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好，等就等他！」

水蜜桃掩口媚笑：「你眞是一個怪人，也不問問我要帶你去甚麼地方。」

李十全道：「反正那是人住的地方，人能住，妳能走去，老子只要跟定妳就是，又何必多問。」

水蜜桃道：「你雖然不問，我却不能不說。」

「那就說吧！」

「有一個地方，叫漂渺山，虛無洞，你有沒有聽說過？」

「沒聽說過。」李十全悠悠地道：「虛無漂渺，顧名思義，是根本沒有這樣的地方。」

水蜜桃道：「有，我那位雇主，就是漂渺山虛無洞的洞主。」

「妳見過他？」

「沒見過。」

「那你們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

「先別談這些，今後，你如果有生意照顧我，聯絡的方式，在江湖上打聽一下就知道。」

「有道理。」李十全含笑接問：「現在，妳就是帶我去見那位洞主？」

「不錯。」

「此去還有多遠？」

水蜜桃神秘地一笑，道：「不遠，也不近，順着這條路走下去，通過『望鄉台』、『孟婆亭』、『奈何橋』三道關卡，就到了。」

李十全笑說道：「妳說得好可怕，這條羊腸小徑，好像是通往陰曹地府的幽冥路？」

水蜜桃很認眞地道：「雖然不是眞正的幽冥路，却是眞正的不歸路……」

「哦……」

「據我所知，到目前爲止，闖過這三道關卡的，一共才三位。」

「是哪三位？」

「一位是少林寺羅漢堂的主持明心大師，一位是武當派的長老，葉眞人……」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也是响噹噹的角色。」

「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又怎能連闖三關。」

「對。」李十全接問道：「還有一位連闖三關的高手又是甚麼人？」

水蜜桃道：「是一位不知姓名來歷的黃衫老者，據傳說，他闖三關時，也闖得最爲輕鬆。」

李十全道：「這也就是說，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有眞本事，沒有名氣的人，也不見得都是飯桶。」

水蜜桃道：「我完全同意，一個人的成功，須要多項因素來配合，所謂眞本事，不過是其中的一項而已。」

「別將話題扯遠。」李十全笑問：「以後呢？」

「甚麼以後？」

「我是說，那三位絕頂高手勇闖三關之後。」

「有去無回。」

「哦……」

「所以，我才對你說，這是一條不歸路。」

李十全道：「那不知名的黃衫老者姑且不說，像明心大師，一葉眞人這種人物的神秘失踪，江湖上怎會沒聽到傳說？」

水蜜桃道：「既然你也認爲那是神秘失踪，江湖上的人又怎能知道？」

「少林、武當的人應該知道。」

「他們也只知道是神秘失踪，却不知道爲甚麼會失踪，像這種不光彩的事，除了暗中派人去追查之外，自不便公開出來了。」

「這是說，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宗武林秘聞？」

「不錯。」

「妳又是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的秘密還多着哩！但我不會說。」

「不告訴我沒關係，」李十全笑笑道：「老子再問一個問題，那三位絕頂高手，爲甚麼要去闖關？」

水蜜桃媚然一笑，道：「這秘密我也不會告訴你。」

李十全很洒脫：「不說就算了。」

水蜜桃說道：「我想，你心中一定還有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我是可以回答的。」

「既然妳是已經想到了，就自動說明吧！」

「說的也是。李少俠……」

李十全截口笑問：「妳看老子這德性，像一個少俠的樣子？」

水蜜桃掩口媚笑：「是有點不像。」

「那就叫我李十全吧！」

「是，李十全，我爲甚麼要將明心大師等人有去無回的秘密告訴你，你不想知道？」

「不是不想知道，老子早就已經猜想到了。」

「哦……」

「妳的目的在嚇唬我，讓老子自動打退堂鼓。」

「不錯，這樣，對你我都好。」水蜜桃含笑補充：「你可免除涉險，我也可以不致違規。」

李十全道：「妳認爲，老子是可以被唬倒的人？」

水蜜桃苦笑：「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能被唬倒的人，但改變王意，你我還可以不致有去無回……」

李十全截口笑道：「不用說了，就算是劍樹刀山，老子也決定闖它一闖……」

一道人影，疾奔而來。

那是一位着青色勁裝，肩揷長劍，約莫雙十年華的少女。

人未到，嬌語先傳：「胡姊，沒有甚麼發現。」

水蜜桃道：「很好，妳暫時守在這裏，萬一有人跟來，好好開導他，要他退回去。」

「如果來人不接受開導呢？」

「那就讓他通過。」

「是。」

水蜜桃轉向李十全道：「李十全，咱們走。」

兩人繼續前行。李十全並邊走邊問：「妳姓胡？」

「不錯。」

「芳名呢？」

「胡麗，美麗的麗。」

「人如其名，很好。」

水蜜桃扭頭媚笑：「也有人叫我狐狸，老狐狸。」

李十全道：「不是老狐狸，是騷狐狸，哈哈哈……」

× × ×

一邊是峭壁千仞，寸草不生。

一邊是萬丈絕澗，深不見底。

羊腸小徑好像到此爲止——一片突出的巨大懸岩將它阻斷。

懸岩高約五丈，方圓約二十丈，呈三十度傾斜，就像一條碩大無朋的猛獸將牠的舌頭伸出在萬丈絕澗之上。

懸岩上有一座十丈方圓，高度也在二丈以上的平台。

由下面瞧去，看不到平台上的情形，却可以看出平台也呈三十度的傾斜。

李十全聳聳肩，笑問：「這就是望鄉台？」

水蜜桃含笑點着，道：「不錯，如果是晴朗的白天，可以看得很遠很遠……」

「也能看到飛虎莊？」

「可以，不過只能看到一點影子，小得像玩具的影子。」

「可惜現在是夜晚。」

「又起了霧。」

「那就不看也罷！」

「看不看沒有關係，但我們必須要上去。」

李十全苦笑：「這麼高，又沒梯子，怎麼能上得去？」

水蜜桃悠悠地道：「那就回頭吧！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不！既然來了，爬也得爬上去。」

「那就爬吧！」

「平台上有沒有人？」

「你說呢？」

李十全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額角，道

：「老子被妳這騷狐狸迷昏頭了，這是第一關，當然有人，而且，一定是很厲害的人……」

水蜜桃抿唇媚笑：「能想到這些，足證你還很清醒。」

李十全將「扁担」揷在肩頭，水蜜桃又笑問：「決定要爬了？」

「不錯，」李十全仰首端詳着，一面自語道：「上面既然有很厲害的人，老子這一爬到半途，別說是給老子一刀一劍，就算是洒一泡尿下來，老子豈非是噁心加晦氣，再加……再加……」

他搔着頭皮，半天接不下去。

水蜜桃笑得花枝亂顫地道：「加你的頭。」

李十全笑道：「老子想起來了。」

「想起甚麼來了？」

「再加他媽的一塌糊塗……」

說完，手足並用，很快地就爬上了懸崖。

水蜜桃嬌笑着道：「你的爬功很不賴哦！」

「多謝誇獎！」李十全扭頭向水蜜桃扮了一個鬼臉，然後仰頭大聲喝道：「嗨！望鄉台上的小鬼聽着，老子可要開始爬了。」

平台上傳出一串蒼勁語聲：「沒有誰阻止你。」

李十全道：「聽口音，不是小鬼，是老鬼！」

那蒼勁語聲道：「老夫的年紀，足可以做你的祖父，你要是害怕，現在還可以回頭。」

「笑話！四騎士中的龍頭大哥，豈是中途而退的人。」

「那就上來領死吧！」

「可是，你不能趁老子爬台的時候，暗中動刀動劍，也不能撒尿。」

一串哈哈狂笑，發自平台上。

狂笑聲穿雲裂石，有如天鼓齊鳴，震得宿鳥驚飛，哀鳴不已。

李十全怒聲道：「神經病，你是向老子示威？」

「不是，」那蒼勁語聲道：「老夫不過是笑你小子井底之蛙，不知老夫的爲人而巳！」

「現在請教，該不算晚吧？」

「不晚……」

「那就說吧！」

「老夫十八歲出道，今天六十八歲，五十年來，殺人無算，可從來沒暗殺過一個人。」

「哦！那麼，現在就老子可以放心爬石了……」

李十全選定一根柱子，開始手足並用地往上爬，並揚聲問道：「嗨！你到底殺過多少人？」

那蒼勁語聲道：「誰記得那麼多。」

「那麼，你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誰有工夫管他好人壞人，老夫看不順眼的就殺。」

「那你比殺手還厲害……」

「殺手算老幾，老夫是人屠，難道你師傅沒告訴過你『笑面人屠』的大名？」

李十全笑道：「聽說過，你就是三十年前的『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那老子現在殺了你，可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還在懸崖下的水蜜桃但聽「砰」地一聲巨震，平台的木板被震得凌空飛舞。

木板紛飛中，還有一道人影帶着一串慘叫聲，墜向萬丈絕澗之中。

她很後悔，沒有縱上懸崖。

也由於她沒有縱上懸崖，錯過一次大開眼界的機會，連李十全使的是甚麼手法都沒看到。

當她縱上懸崖時，但見李十全卓立在已經開了一個大天窟的平台下，雙手抱胸，口中的「狗尾草」連連顫動着：「騷狐狸，這第一關，是不是巳算闖過了？」

「當然算。」水蜜桃含笑接問：「你使的是甚麼神功？」

李十全笑笑道：「不是甚麼神功，我不過使了一招『隔板誅妖』。」

水蜜桃嬌笑道：「好一招『隔板誅妖』，跟『隔山打牛』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是有點兒有欠光明。」李十全含笑接道：「好在老子一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對付像『笑面人屠』這樣的老魔頭，即使是出手暗算，也毋須抱歉。」

水蜜桃接口道：「對對對，我完全同意……」

她邊說邊捱近他身邊，道：「瞧！你滿頭滿臉都是灰塵。」

李十全道：「這是老子『隔板誅妖』的功夫還沒到達爐火純青境界，才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來，我帮你揩拭臉上的灰塵。」

「好香。」李十全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不是迷魂香帕？」

「正是。」水蜜桃得寸進尺，索性把嬌軀也偎了過去。

李十全當仁不讓，一伸猿臂，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原來你也不老實。」

「老子本來就不是老實人。」

李十全口中沒攔，一雙不老實的手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水蜜桃「格格」地媚笑：「不要……不要……」

李十全道：「玩家都懂得，小妞說『不要』就是『要』。」

「你再要胡鬧下去，我的手也要不老實了。」

「本來就該這樣的，妳的手如果太老實了，又怎够資格稱騷狐狸。」

「好……現在就讓你知道騷狐狸的厲害……」

她的手果然開始「不老實」起來。

而且，她口中的「厲害」也不是說着玩的，就在「不老實」的過程中，一下子點了李十全前胸的「七坎」、「將台」、「巨闕」等三大要穴。

緊接着，駢指如戟，揮向李十全的咽喉。

這是意外中的意外。

任何人在此情此景之下，都難逃一死的。

但更意外的事情，使水蜜桃楞住了——她駢指揷向李十全的咽喉時，穴道被制的李十全居然雙手分握她的腕脈，笑意盎然地說道：「騷狐狸，我的頭腦還清醒得很呢。」

水蜜桃全身功力盡失，駭然訝問：「你……你……你的穴道並未受制？」

「你忘了老子是金剛不壞之身。」

「好，你成全我吧！」她閉上美目，並擠落一串淚珠。

「老子不會殺妳。」他放開她的雙手，也沒加點她的穴道。

水蜜桃含淚訝問：「哦？爲甚麼不殺我？」

李十全道：「因爲，老子還要妳帶路，再說，像妳這樣的大美人，即使想殺妳也不忍心下手呀！」

水蜜桃靈目深注，半晌，才輕嘆一聲：「雖然你兩次不殺我，但是我並不領你的情。」

「老子並沒要妳領甚麼情。」

「而且，以後，我還是會想法子殺你的。」

「只要妳有本事，老子的腦袋是現成的。」

「走吧，下一站是孟婆亭……」

× × ×

如果比天險，孟婆亭可比望鄉台差得太多了。

雖然也是在羊腸小徑中當道而建，小徑旁却有一片頗爲寬闊的斜坡。

四根木柱，茅草做頂，沒有牆壁，內外一目瞭然。

這就是孟婆亭。

亭中一張白木桌子，桌子上一隻不大不小的茶壺，一隻瓦質的茶杯，茶杯中正冒出騰騰熱氣。

桌旁一張竹椅上，一位白髮如銀的青衣老嫗正在閉目養神。

青衣老嫗雖然年紀一大把，滿臉皺紋堆疊，但臉上却塗着很厚的脂粉，一張老臉紅得像猴子的屁股。

李十全眞想笑，但是强忍着沒笑出聲來。

青衣老嫗也很絕，李十全已欺近亭邊五丈之內，她居然僞裝一點也沒有察覺，仍在安詳地閉目養神。

不，不是在養神，是睡覺了，還發出輕微而又均勻的鼾聲。

李十全一蹙眉峯，扭頭向丈遠外的水蜜桃問道：「可不可以繞道過去？」

青衣老嫗搶先回答道：「可以，好主意。」

青衣老嫗雖巳搶先答話，但眼睛仍未張開。

水蜜桃搖搖頭，道：「不可以。」

李十全道：「她年紀這麼大，又在睡覺，敎老子如何闖法？」

青衣老嫗又搶先說道：「你小子巳經知道這兒叫孟婆亭？」

「不錯。」

「到了孟婆亭，第一件事，就是喝孟婆湯。」

「然後呢？」

「當然是馬上忘掉一切煩惱，身登極樂。」

「眞的？」

「靈不靈，可以當場試驗。」

李十全笑笑，說道：「好，給老子拿來。」

青衣老嫗雙目忽張，兩道像貓頭鷹一樣的碧綠目光，凝注着李十全，道：「你眞敢喝？」

「不敢喝的是這個。」李十全伸手做「王八」狀。

「你知道老身是誰？」

「老子不知道。」

「告訴你吧，小子，老身就是當代武林中三大毒魔之一的『百毒鬼母』孟三娘了。」

「現在，老子知道了。」李十全含笑接道：「妳也跟『笑面人屠』屠萬夫一樣，是死有餘辜的人。」

孟三娘道：「老身是死有餘辜，但能殺死老身的人，決不是你這流裏流氣的臭小子。」

李十全悠悠地道：「很難說哦……」

「聽說你只用一招就毀了望鄉台和『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雖然手段有欠光明，但你的身手，也的確足以自豪。」

「多謝妳的持平之論。」

「已經知道老身的來歷，還堅持要喝孟婆湯？」

「當然！」

孟三娘碧目中冷光一閃，冷笑道：「好，老身成全你，接着！」

隨手抓起白木桌上的茶杯，向李十全擲了過來。

李十全右手一抄，將茶杯托在掌心。

茶杯的接送過程中，雙方都不着痕跡地露了一手——茶杯經過五丈餘的激射，沒有溢出一點一滴，李十全接住茶杯，也同樣地沒溢出一點一滴。

茶杯中的液體像孟三娘的眼睛，呈碧綠色，而且芬芳撲鼻。

李十全托在掌心中，端注着，咀邊的「狗尾草」一揚，道：「這就是喝下之後，能教人忘憂，能身登極樂的孟婆湯？」

孟三娘答道：「不錯，而且還是雙料的。」

「多謝妳這麼看得起老子，」李十全舉杯一飲而盡，道：「杯子還妳！」

杯子是隨手擲出，速度也是不疾不徐，好像並不帶有甚麼勁力。

但當仍然安坐在竹椅上的孟三娘接住杯子時，却不由身子一震，「嘩啦」一聲，竹椅也隨之塌了下去。

幸虧孟三娘應變快速，沒有跟着竹椅「塌下去」，否則，那「元寶大翻身」的樣子，一定很够瞧的。

不！就是這樣，也巳經够瞧的了。

只見她目光閃閃，全身發抖，連臉上那厚而且濃的脂粉，也幾乎要「抖」了下來。

李十全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咀邊的「狗尾草」左右擺動。

而且，對那杯孟婆湯好像意猶未盡地，以舌頭連連䑛着咀唇。

孟三娘終于冷靜下來，注目冷笑道：「死到臨頭，還敢消遣老身！」

「不敢。」李十全笑笑，說道：「奇怪！」

「有甚麼奇怪的？」

「老人家，妳是不是用錯了藥？」

「絕對不會。」

「妳給我喝的是孟婆湯？」

「不錯。」

「而且是雙料的？」

「不錯。」

「喝下之後，馬上就可以忘憂，可以身登極樂？」

「廢話！」

孟三娘怒叱一聲之後，也好像發覺情況不對而發起楞來。

李十全却苦笑着說道：「怎麼老子的頭腦還是那麼清醒，眼睛也還看得很清楚，老子胆敢斷定，妳臉上的脂粉足有寸半厚……」

一聲厲叱打斷了李十全的話。

繼一聲厲叱之後，孟三娘有如厲鬼般飛身撲了過來。

孟婆亭前沒迴旋餘地，李十全不等對方撲到，閃挪丈五，已經到小徑亭的斜坡上。

孟三娘身形居然能凌空折轉，如影隨形，跟踪飛撲，快速地攻出三十六掌。

三十六掌，有如一氣呵成。

雙方都沒用兵刃，但孟三娘的十指却戴上長達三寸，藍汪汪的鋼指套。

那當然是淬過毒的鋼指套。

此情此景，別說是被她的掌風擊中後果堪虞，就算是給指尖劃一下，也絕對是吃不了，兜着走。

但她那三十六掌，却被李十全于半途中硬行封了回去。

孟三娘繼續搶攻，指掌紛飛中，還踢出了二十四腿。

李十全一面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一面笑道：「老子話沒說完嘛，幹這樣沉不住氣哦……」

孟三娘怒聲道：「有屁快放！」

一句話中，她又攻出九掌十二腿。

李十全呵呵大笑道：「眞邪門，老子的頭腦越來越清醒，視力也越來越好，現在，老子已經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妳是一位可以迷死人的大美人……」

他邊說邊見招拆招，一段話間，又退了三丈開外。

孟三娘節節進逼，一面怒聲道：「小狗爲甚麼不反擊？」

李十全道：「不是老子不反擊，是妳逼得太緊，沒有反擊機會呀！」

「嗖」地一聲，一支白虎釘由孟三娘的鞋尖中射出，這意外的絕招，幾乎使李十全爲之手忙脚亂。

幾乎手忙脚亂，並不是眞的手忙脚亂，但接下來可眞的是手忙脚亂了。

——白虎釘由腰邊寸許處掠過。

——耳際却有人傳音示警：「當心地面。」

——一連串爆响過處，斜坡草地中冒出十二個勁裝漢子分別以不同的兵刃，一齊向李十全飛撲過來，其中最接近李十全的一個，相距不到三尺。

不到三尺的距離，自然是一伸手長劍已掃向李十全的雙足。

李十全朗笑一聲：「好哦！這才夠意思……」

朗笑聲中，騰拔而起，雙足分踢，「叭叭」兩聲，掃向他雙足和由右邊撲到的勁裝漢子，分別被踢得分向飛出——

也許是巧合。

也可能是李十全有意賣弄或惡作劇。

被他踢得分向飛出的兩個勁裝漢子，竟然各自撞上一個激射而來的同伴，慘呼聲中，都雙雙畢命。

李十全一踢之威，一舉解決四個對手，但剩下的八個仍然是悍不畏死地相繼飛撲上來。

孟三娘已亮出兵刃，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她的兵刃，是一把圍在腰間的細鐵軟刀。

李十全一舉解決四個强敵之後，身形繼續昇高三丈，一聲淸嘯，俯衝而下。

連一旁觀戰的水蜜桃都沒看清李十全使的是甚麼手法，慘呼連聲中，八個勁裝漢子倒下三雙。

最後兩個雖然沒有倒下，都也變成了死人——兩人互相以長劍刺入對方的左胸膛。

李十全好像甚麼事也不曾發生一樣，咀邊的「狗尾草」一翹一翹的，向孟三娘道：「像這種壯烈的自殺方式，也眞虧你們洞主能調教出來。」

「少廢話！」孟三娘臉色鐵青地道：「我明白了，你口中的狗尾草，具有祛毒功能。」

李十全含笑點首，道：「妳很有點見識。」

孟三娘接問道：「你是刼餘生的徒弟嗎？」

李十全一楞，說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孟三娘說道：「能祛百毒的狗尾草，產于西崑崙長春谷，長春谷也就是刼餘生的巢穴，所以，我斷定你是那老不死的徒弟。」

李十全道：「妳見過老子的師傅？」

「豈僅是見過而已。」

「那妳一定是在老子師傅手下吃過虧

了？」

「不錯。」孟三娘冷笑道：「所以，今宵我一定在你身上收點利息。」

李十全道：「行，師債徒還，不是沒有前例，進招吧！」

孟三娘冷笑道：「你不亮劍？」

李十全亮出寶貝，道：「請！」

還是那支「不夠看」的怪劍，也還是那令人發噱的怪異架勢。

孟三娘蹙眉問道：「喂！你這是甚麼劍？」

李十全道：「這叫做殺惡誅妖劍。」

「少賣狂！」孟三娘冷笑一聲：「看刀！」

「唰」地一聲，一刀直劈過來。

雖然是一刀直劈，但刀到半途，忽然幻化無數刀鋒，像一張刀網一樣，向李十全兜頭網下。

「好刀法！」

李十全朗笑聲中，發出一連串的「叮叮」聲，將對方的每一刀都擋了回去。

孟三娘連劈三刀，騰昇五丈多高，環飛一匝，原先戴在十指上的淬毒指套，脫手飛射，人也一式「蒼鷹搏兔」，俯衝而下。

李十全左手握劍，蓄勢以待，右手五指齊彈，將十個淬毒指套凌空彈得倒射回去。

一串「叮叮」脆响，倒射回去的指套被孟三娘的刀幕震飛。

一團耀眼刀網，向李十全兜頭罩落。

金鐵交鳴聲中，孟三娘又借力騰昇，再度凌空下擊。

三起三落，三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李十全的朗笑道：「孟三娘，趕快將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吧，老子要開始反擊了。」

殺了半天，李十全還沒反擊過，想想眞教孟三娘爲之氣結。

孟三娘驚怒交迸下，刀化千鋒，再度凌空罩落，刀網中並夾雜着無數暗器，集中射向李十全的頭頂。

李十全左手寶劍由「雪花蓋頂」轉「天王托塔」再轉「一劍擊天」——

「叮叮」脆响中，暗器全被震飛。

「鏘」地一聲巨震，孟三娘手中的緬刀被震飛十丈之外。

最後是一串淒厲慘叫，孟三娘的身子已穿在「一劍擊天」的寶劍上。

李十全甩脫孟三娘的屍體，徐徐地納劍入鞘。

那支「不夠看」怪劍上，居然沒有沾上一絲絲的血漬。

水密桃向他雙翹拇指，沒說話。

李十全笑問：「這第二關也算闖過了吧？」

「當然！」

「方才，妳爲甚麼要以傳音功夫，向老子示警？」

「你兩次不殺我，這也算是『投桃報李』呀！」

「很好，想不到妳這位超級殺手，居然也有人情味。」

水密桃媚笑道：「嗯……殺手也是人哦……」

李十全道：「有道理，老子補說一聲謝謝！」

「不謝！走吧！打道奈何橋！」

「闖過奈何橋，就可以見到那位漂渺山虛無洞的洞主了。」

水密桃悠悠地道：「大概是吧！」

李十全訝問道：「怎麼？連妳都不能肯定？」

水蜜桃苦笑道：「我又不是洞主，怎能肯定。」

李十全聳肩一笑：「好，老子看妳能玩些甚麼花槍。」

水蜜桃神秘地一笑，道：「你等着瞧吧……」

× × ×

兩岸峭壁千仞，中間一線相連——相連的是一條獨木橋。

兩岸相距百丈，遠遠看去，粗可合抱的獨木橋也就變成「一線」了。

橋下雲霧翻騰，奔濤澎湃令人驚心動魄。

橋上沒有扶手，而且由于年深日久，有些地方已呈腐朽斷裂跡象。

「這就是奈何橋？」李十全一面端詳，一面向水蜜桃笑問。

水蜜桃含笑點首：「不錯。」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看法，不見得比前兩關更凶險嘛！」

「你是一個非常人，當然有這種看法了。」

「妳很會奉承人。」

「也許吧。」水蜜桃笑笑道：「我敢跟你賭一兩銀子，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在對岸放一萬兩的銀票，只要他走過橋去，萬兩銀子就是他的，我敢說，他絕對不敢過去。」

李十全卻悠悠地說道：「那可不一定哩……」

水蜜桃忽然發出一聲驚「咦」。

水蜜桃之所以驚「咦」出聲，是她看到對岸有人由獨木橋上走了過來。

李十全當然也看到了。

此時，天色已黎明。

雖然有薄薄的晨霧，但大致還是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位紅衣老人。

紅衣老人走在危如疊卵的獨木橋上，却是步履從容，就像是走在陽關大道上一樣。

李十全十分詫異的問道：「有甚麼不對？」

水蜜桃反問道：「他手中有一面紅旗，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看到。」

「那是迎賓旗。」

「迎賓旗？」

「是迎接豪客的迎賓旗。」

李十全笑道：「老子是惡客，可不是豪客。」

水蜜桃說道：「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

「那是甚麼人？」

「不知道。」

紅衣老人已經走了過來，一展手中紅旗，說道：「奉洞主之命，恭迎李公子俠駕。」

紅衣老人年約五旬上下，聲如洪鐘，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炯炯有神，顯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的話雖然說得很客氣，但神態之間，却沒有一點「恭迎」的味道。

李十全笑笑道：「這是說，老子不用闖關了？」

紅衣老人皮笑肉不笑地，說道：「當然。」

李十全道：「好，請帶路。」

「老夫有僭。」紅衣老人回身步上獨木橋，道：「胡姑娘走在老夫後面，李公子走在最後，以免遭人暗算。」

水蜜桃訝問：「我也要過去？」

紅衣老人頭也不回地道：「妳當然也要過去。」

水蜜桃苦笑道：「好吧！」

于是，紅衣老人在前，水蜜桃居中，李十全殿後，各距一丈，向對岸走去。

李十全一反常態，主動地拔出了寶劍來。

走在最前頭的紅衣老人訝問道：「李公子爲何亮劍？」

「藉劍壯膽呀！」李十全含笑接道：「這獨木橋眞教老子心頭怕怕。」

紅衣老人道：「不用怕，老夫保證絕對不會有人暗算你。」

「但願如此……」

其實，李十全心中想的可不是「如此」，而是另有打算。

而這，也才是他主動亮劍的主因。

不過，李十全心中的另有打算，是他個人的秘密，暫時不宜公開。

三個人都平安到達對岸。

李十全也重行納劍入鞘。

天已大亮，但見不到陽光，他們正走在濃得化不開的濃霧中。

紅衣老人扭頭一笑，道：「現在，已經進入漂渺山山境。」

李十全道：「山在虛無漂渺中，倒是很名實相符啊。」

紅衣老人道：「是的，漂渺山終年雲封霧鎖，很難得見到陽光。」

李十全道：「那麼，顧名思義，虛無洞也並不是眞有甚麼洞府？」

紅衣老人道：「那也不見得，有洞無洞，要視當事人臨場的感覺而定。」

李十全道：「閣下好像說得很玄。」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玄的地方。」

「是嗎？」

「這裏沒有嚴寒，也沒有酷暑，四季如春。」

「這麼說來，這裏是世外桃源？」

紅衣老人說道：「是的，這裏是世外桃源，但是對某些人來說，也算是人間地獄。」

李十全道：「所謂『某些人』，是不是也包括老子在內？」

紅衣老人神秘地一笑，道：「這可難說得很。」

李十全沉思着沒接腔。

紅衣老人笑問：「你心中害怕了？」

李十全笑道：「也許你不相信，老子的字典中沒有『怕』字。」

「那麼，方才爲甚麼沒接口？」

「方才，我在想，貴上爲甚麼改變慣例，不讓我連闖三關？」

「這原因很簡單，既然明知擋不住你，又何不樂得大方一點，而且還可以減少無謂的傷亡。」

「看來，貴上倒是很識得時務啊！」

紅衣老人呵呵大笑道：「不錯，識時務者爲俊傑，敝上是俊傑中的俊傑。」

這時已進入一道谷口。

兩邊峭壁夾峙，寬不逾三丈。

李十全脫口讚美道：「好一處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天險。」

紅衣老人道：「這倒是實情。」

這一段天險不過里許路程。

走完這一段峽谷，視界豁然開朗。

天公也湊熱鬧，晨霧盡消，朝陽遍及大地。

金色陽光下，滿眼都是奇花異草和古柏蒼松。

花草林木之間，點綴着一幢幢的精舍，眞是好一處世外桃源。

紅衣老人拈鬚笑着道：「李公子眞是福將，一入谷內，就帶來了難得一見的陽光。」

「老子的運氣，一向都是很不錯的。」李十全含笑接道：「這谷地的範圍，大概不會小于五里吧？」

「差不多……」紅衣老人漫應道：「洞主已經來了。」

箭遠外的花徑上，一位青衣婦人緩步走了過來。

李十全訝問道：「洞主是女的？」

青衣婦人看似緩步走來，但實際上却是快速已極，才一句話的工夫，已到達丈遠之外。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同時施禮，道：「參見洞主。」

李十全目光炯炯地向對方注視着。

由外表估計，青衣婦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很美，却具有一股無形的威嚴。

青衣婦人向李十全嫣然一笑，道：「你認爲，女人不能當洞主？」

「不是這個意思，」李十全含笑答道：「老子不過是覺得奇怪而已。」

「這兒奇怪的事情還多着哩！」青衣婦人向紅衣老人和水蜜桃揮揮手，道：「你們兩個先退下。」

「是。」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二人行禮之後，匆匆離去。

青衣婦人道：「我姓水，名長東。」

李十全道：「人生長恨水長東，洞主

莫非有甚麼傷心往事？」

水長東臉色一沉，道：「不談這些，我先告訴你一個最新消息。」

「老子在聽。」

「聽說，你在你老子和師傅跟前，也是自稱『老子』？」

「不錯。」

「這樣，我可以原諒你……」

「就算妳不原諒，老子還是要自稱老子。」

水長東苦笑了一下，說道：「隨便你吧！」

李十全道：「老子正等着聽你的最新消息哩！」

水長東道：「告訴你，你的同伴小辣椒已經飛渡奈何橋，可能馬上就趕到這兒了。」

「飛渡？」

「小妮子很聰明，她是以御劍術飛渡百丈絕澗的。」

「哦……」

「年紀輕輕，能有這種成就，實在難能可貴。」

「多謝誇獎！」

「你的成就當然更高，所以，方才在奈何橋上，你主動亮劍，就是担心萬一有甚意外時，可以御劍飛渡，是不是？」

李十全道：「閣下的消息好靈通。」

水長東說道：「很可惜，昨宵飛虎莊發生的事故經過，不久之前才獲得消息，如果早到一兩個時辰，我就不致損失兩員大將。」

「老子很抱歉。」

「你也毋須抱歉，各人有各人的立場，是不是？」

「看來，妳好像肯講理。」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講理的人。」

「很好。」李十全神色一正，道：「那麼，有關昨宵發生在飛虎莊的事，老子必須向妳討回公道。」

水長東也正容說道：「我會還你公道的，小辣椒趕來了。」

小辣椒匆匆趕了來，老遠就揚聲問道：「李大哥，你沒吃甚麼虧吧？」

李十全呵呵大笑道：「小辣椒，妳又不是不知道，老子甚麼都吃，就是從來不肯吃虧。」

水長東目注小辣椒，噓了一口氣，道：「我見猶憐，果然見面更勝聞名。」

小辣椒也注目問道：「這位……大嬸是——」

李十全搶先笑道：「她就是這兒的主人 漂渺山虛無洞洞主水長東。」

小辣椒嫣然一笑，道：「幸會。」

「彼此。」水長東笑笑道：「現在，我還二位一個公道，請跟我來……」

也不等對方有甚麼表示，說完轉身就走，李十全小辣椒相視一笑，也亦步亦趨跟了上去。

× × ×

一棟小木屋——最原始的小木屋。

包括屋頂、牆壁和家具，都是原木做的。

其實，這小木屋的範圍並不算太小，屋外有小橋流水，迴廊曲檻，屋內有二明二暗四個房間，還有一間頗為雅緻的小客廳。

現在，李十全、小辣椒二人就坐在小客廳中的原木椅子上。

茶几上有精緻又豐盛的早點，並還擺着一本封面已經發黃的絹質小冊子。

水長東沒就座，只是俏立一旁，淡然一笑道：「我知道二位昨天都沒用晚餐，又折騰了一夜，一定很餓了，現在，先用點心，保證沒毒。」

小辣椒搶先接口，道：「我相信。」

李十全笑笑道：「即使有毒，老子也不怕。」

說完，抓起一片綠豆糕送入口中，含糊糊地道：「唔……味道不錯。」

李十全、小辣椒二人的確是餓了，一陣子狼吞虎嚥，把茶几上的點心都一掃而光。

水長東嫣然一笑，道：「很好，二位都能給我面子。」

李十全笑道：「洞主，妳把敵人餵飽了再跟妳廝殺，豈非是——」

他居然半天沒接下去。

水長東含笑接道：「豈非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是不是？」

「正是，正是。」李十全苦笑道：「老子一向是口沒遮攔，想到就說，今天不知怎麼搞的，居然不好意思出口起來。」

小辣椒掩口倩笑：「大概是所謂『吃人的嘴軟』吧！」

水長東正容道：「李十全，你忘了此行目的？」

李十全也正容說道：「沒有。」

「我說過，我要還你一個公道。」

「老子正等着。」說完，霍地站了起來。

水長東擺手制止，道：「坐下，我說要還你公道，並不是要廝殺。」

「哦……」李十全一臉的詫訝，又坐了下來。

水長東道：「這本絹質小冊子，你已經看到了？」

「看到了。」

「這就是我還給你的公道。」

「你要把它送給老子？」

「不是要送給你，只讓你在這兒瞧一瞧。」

「是武功秘笈？」

「不是，以你目前的成就，一般武功秘笈，對你沒甚麼助益。」

李十全蹙眉道：「那到底是甚麼？為甚麼要老子瞧瞧？」

水長東道：「瞧瞧就知道了，現在不瞧，你一定會後悔。」

「好，瞧就瞧吧！」李十全抓起那小冊子。

水長東道：「只許你一個人瞧，不許發問，也不許告訴任何第三者。」

李十全道：「連我們四騎士中的另外

三位，都不能轉告？」

「不錯。」

「為甚麼要這樣神秘？」

「不是我故做神秘，是茲事體大，在情況沒明瞭以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好，老子都答應了。」

「很好。」水長東轉向小辣椒道：「小辣椒，陪我去外面逛逛。」

小辣椒含笑點頭，道：「這裏一定有很多新奇的玩藝。」

李十全開始翻開那本小册子。

水長東偕同小辣椒走到門口，又回頭道：「李十全，你可以仔細看，慢慢瞧，我們半個時辰之後，一定回來。」

李十全默然點頭。

那一本絹質小册子，好像有無窮無盡的魅力，一經打開，就吸引住他的全部精神。

他果然是仔細瞧，慢慢看，臉上的神色也急劇地在變換。

那種包涵着喜、怒、哀、樂的複雜表情．即使是最高明的丹青聖手．也不可能描繪出來。

× × ×

水長東很準時，半個時辰之後，果然偕同小辣椒回到小木屋。

她們回到小木屋時，李十全在窗口仰望着藍天白雲，悠然神往。

水長東笑問：「都看完了？」

李十全點點頭，道：「都看完了。」

「也都記下了，尤其是底頁上特別增添的那一段？」

「都記下了。」

「很好。」水長東接問：「有沒有興趣在這裏盤桓一兩天？」

李十全道：「興趣是有，但目前好像不應該浪費時間。」

「說的也是。」水長東道：「現在，我親自送二位出谷。」

「多謝洞主！」

「不謝，對了，回去後，你準備如何說法？」

「這個……我想……最好是說水蜜桃滑溜得很，半途溜掉了。」

「可以，今後，你必須要隨時隨地提高警覺，並保持原有的態度，以免引人生疑。」

「我知道。」

「這句話就不對了。」

李十全訝問：「是哪一點不對？」

水長東道：「你忘了，你一向是自稱老子的？」

李十全啞然失笑：「老子好像經不起甚麼刺激，太差勁了。」

水長東道：「這也難怪，任何人站在你目前的立場，都難免會失常的，以後多加注意就是……」

× × ×

青山依舊。

小徑依舊。

人兒也依舊。

只是時間由夜晚換成白天，人兒由一個換成兩個。

李十全、小辣椒二人默默地埋首疾行，誰也沒開口說過一句話。

一直到快要走出山區時，小辣椒才忍不住笑問道：「你也不問問我，在那半個時辰中，我看到些甚麼，做過些甚麼？」

李十全道：「如果老子問妳，妳會說嗎？」

「當然！」

「那就自動說出來吧！」

「也好。」小辣椒笑笑道：「你說，水蜜桃這個人怎麼樣？」

李十全道：「各方面都很不錯，只可惜『卿本佳人』，卻『淪為殺手』。」

「殺手是客串的，其實，她是洞主手下的大將之一。」

「哦……」

「洞主還說，如果你早一天回飛虎莊，就不致於發生昨晚自相殘殺的事故．她也不致損失那麼多的得力助手。」

「被殺的，都是一些黑道巨擘，死不足惜。」

小辣椒道：「但洞主說得好，那些人還有利用價值，驅虎吞狼，以毒攻毒，又何樂而不為。」

李十全道：「有道理，看情形，洞主手下的黑道巨擘，一定還很多？」

「也不算太多，大概十個以上。」

「還有嗎？」

「還有，白道上的武林大豪也有不少，不過，我只看到白道上的三位頂尖兒高手。」

「那是哪三位？」

「水蜜桃曾經跟你說過的。」

「哦……妳是說少林寺的羅漢堂主持明心大師，武當長老一葉真人和一位不明來歷的黃衫老者？」

小辣椒嬌笑道：「其實．黃衫老者不是來歷不明．是水蜜桃要了你一招。」

李十全道：「那到底是誰？」

小辣椒道：「是我師公丁二先生。」

李十全道：「了不起．連妳師公都被網羅了．這位水洞主可真是神通廣大。」

小辣椒得意地笑道：「從今之後．你可不能再用有色眼光去看女人了。」

李十全道：「可惜妳小辣椒還沒混出甚麼名堂來。」

小辣椒道：「小辣椒是四騎士中的龍尾，也不賴呀！」

小徑旁的密林中傳出一串陰笑．道：「小辣椒炒龍尾，味道一定不錯。」

「嗖嗖」連响，小徑前十丈處，出現四個着玄色勁裝，手持長劍的年輕人。

四個年輕人的後面，是兩個衣分黑白，做「無常鬼」裝束的中年漢子。

年輕人臉色蒼白，目光呆滯，煞像四具殭屍。

做「黑白無常」裝束的中年人一身蔴衣，手持哭喪棒，肩揷招魂幡，裝扮得很道地。

如果是夜晚，一般人看到這樣的場面，不嚇得暈倒才怪。

但現在是大白天，李十全、小辣椒也不是平常人，雖然感到意外，卻也不過是一楞之下，立即雙雙冷哼出聲，緊接着，李十全並笑問道：「要買路錢？」

黑無常陰笑一聲道：「不要錢，只要命。」

李十全道：「小辣椒，我們好像眞的碰上鬼了。」

黑無常道：「你們不但眞的碰上鬼，而且也馬上就要變成鬼了。」

白無常道：「知不知道咱們兄弟的來歷？」

李十全道：「知道，你們是『黑白無常』，很有點名氣。」

白無常道：「知道就好。」

李十全道：「老子膽敢斷定，你們的名氣，絕對比不上『笑面人屠』屠萬夫，和『百毒鬼母』孟三娘。」

白無常道：「放屁！不論名氣、武功，咱們『黑白無常』都比你所說的那兩個只強不差。」

黑無常道：「你見過那兩個？」

李十全悠悠地道：「那兩個正在黃泉路上等着你們哩！」

「是誰殺的？」

「當然是老子殺的。」

黑白無常臉色同時一變，白無常並接問道：「那兩個是替誰效命？」

李十全一向玩世不恭，不太肯花腦筋去用心機，如果是在今晨以前，他一定是據實回答。

但經過今晨水長東那一本小册子的「薰陶」之後，他成熟了，也世故得多了。

只見他精目一轉，悠悠地道：「誰有工夫去過問這些。」

「你跟那兩個有仇？」

「老子跟他們沒有仇，也沒有恨。」

「那麼，你爲甚麼要殺他們？」

李十全笑道：「老子不殺他們，他們會殺老子呀！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老子不殺你們，你們能不能放老子一馬？」

白無常道：「不可能。」

李十全道：「老子也知道不可能，但現在，老子有工夫問問你們，你們兩個是替誰賣命？」

白無常道：「去問閻王爺吧！」

黑無常只舉手一揮，沉悶一聲道：「殺！」

如响斯應，四個勁裝劍手一齊揮劍撲向李十全和小辣椒二人。

在選擇地段方面，黑白無常顯然事先下過一番工夫。

目前這地段，是這條羊腸小徑中路邊有斜坡的四個地段中，斜坡僅次于孟婆亭的地段，足夠十來個人同時鬥打的場地。

四個勁裝劍手雖然年紀很輕，又目光呆滯有如殭屍，但身法的靈活，劍招的奇詭，勁力的雄渾……各方面都不遜于一般的一流高手。

但很可惜，他們的對手是四騎士中人，兩個照面之下，李十全首開紀錄，一劍刺中其中一個的左胸。

緊接着，辣手辣腳的小辣椒更是一劍砍下其中一個的腦袋。

雖然雙雙姿捷，但邪門事也隨之應生──被刺中左胸和砍掉腦袋的那兩個，竟然沒流出一滴鮮血，而且還能繼續揮劍搶攻！

一個沒有腦袋的「人」繼續向你飛撲，試想，那是多麼恐怖的事。

此情此景，饒是李十全平常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由爲之頭皮發炸。

小辣椒更是驚呼出聲，而幾乎挨了一劍。

李十全沉喝一聲：「別怕，這不過是受藥物控制的半死人……」

兩句話的工夫，李十全大奮神威，雙足連環踢出，「叭叭」連响中，不論是完整的或無頭的，全部被他踢飛十多丈外的絕澗中。

李十全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以「快刀斬亂蔴」的方式解決四個「半死人」之後，身形如天馬行空，撲向黑白雙無常。

而且，就着凌空之勢，雙足分踢。

黑白雙無常很識貨，不敢輕攖銳鋒，雙雙分別橫挪三丈。

李十全停下來，啞然失笑道：「老子忘了，你們兩個不是半死人。」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聽着，爽快的告訴我，你們兩個是替誰賣命？」

白無常冷笑道：「老夫再說一遍，去問閻王爺。」

李十全道：「不說也沒關係，老子此行，知道的人不多，你們的幕後老闆是誰，猜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

白無常又冷笑一聲：「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李十全道：「老子之所以多此一問，出發點是爲你們好。」

「爲我們好？」

「是哦！你們能痛痛快快說出來，老子也讓你們死得舒服一點……」

黑無常截口怒叱道：「小狗找死……放！」

「放你娘的臭狗屁！」

接口的是另一個人，嗓音怪異，分辨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

緊接着密林中傳出一串慘嗥，四段黑黝黝的東西分別投向黑白無常。

那位暗中相助的高人好像處事很公平，手法也很怪異。

那黑黝黝的東西，黑白無常每人分配到兩支。

就像扔出四段木柴一樣，速度很普通──不快也不慢。

憑黑白無常的身份，自不甘示弱，冷笑一聲，雙雙伸手硬接。

接是接住了，卻是如負千鈞重擔，雙足下陷尺許，還是禁不住仰身栽倒。

這一仰身栽倒，可再也起不來了──緊跟而來的第二支黑黝黝的東西，結結實實的砸在他們的胸脯上，砸得一塌糊塗，慘不忍覩。

密林中又傳出那怪異的語聲：「年輕

人聽着，那是來自羅剎國的火器，歹毒又霸道，一如你們的敵人，今後，千萬不可輕估敵人，並隨時隨地提防敵人就在你們身邊。」

李十全很難得地正經八百的說：「是！敬請前輩現身一見。」

那怪異語聲沒有回答。

李十全又道：「如果前輩不願現身，也請賜示尊姓大名。」

還是沒有回音。

李十全向小辣椒苦笑道：「唉……奇怪……」

密林中傳出一串嬌笑道：「有甚麼奇怪的，那位前輩已在十里之外了。」

話落人現，是水蜜桃。

李十全一楞之下，苦笑道：「是妳在搞鬼？」

水蜜桃道：「我？我就是再面壁半甲子，也不可能有那樣的本事。」

小辣椒接問：「妳當然認識他？」

水蜜桃連連搖頭：「不認識。」

「眞的？」

「假的。」

「妳就是不肯告訴我們？」

「我要是可以告訴你們，你們口中的『他』也就用不着藏頭露尾了。」

小辣椒嫣然一笑，道：「好，我原諒妳。」

水蜜桃嬌笑道：「多謝妳的大量包涵，其實，二位也不用急在一時，序幕既已慢慢揭開了，眞相大白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

李十全苦笑道：「但願如此。」

水蜜桃道：「二位請繼續前行，我也要告辭了……」

李十全截口訝問：「妳不跟我們一道走？」

「跟你們一道走？」水蜜桃斜睨着小辣椒，擠擠眼睛，說道：「大妹子，方便嗎？」

小辣椒頓足嬌嗔：「這有甚麼不方便的！」

水蜜桃道：「就算你不計較我在一旁礙手礙腳，我這做老姊的可不能不自動識相一點呀！」

「老姊？妳今年幾歲？」

「二十四。」

「我不信。」



李十全和小辣椒被黑白無常等人阻住去路•

「信不信由妳。」水蜜桃倩笑如花：「論本事，我跟你們差得太遠，但論年紀，你們四騎士，可都是我的小弟小妹。」

李十全含笑挿口：「現在說正經的，妳眞不願意跟我們一道走？」

「不是不願意，是事實上不可能。」

「爲甚麼？」

「因我現在還是職業殺手的身份。」

「哦……」

「今後，也許我們還有狹路相逢，互相厮殺的場面，現在，趁這機會鄭重拜託一番，到時候，希望能對我這位老姊手下留情。」

「……」李十全苦笑。

「現在，我先走了，替你們小兩口清道……」

「我先謝了！」

「不謝，如果我這個清道夫力有未逮，還有漏網之魚。二位可必須除惡務盡，免遺後患。」

「我懂。」

「告辭。」

水蜜桃飛身掠入密林中，並傳來一串脆若銀鈴的嬌笑道：「祝你們小兩口旅途愉快！」

小辣椒苦笑說道：「李大哥，你這一趟『衣錦回鄉』，好像掉進了一個是非窩了。」

李十全嘆了一口氣：「江湖本來就是一個是非窩。」

小辣椒欲言又止。

李十全苦笑道：「別想問甚麼，我也還有不甚了解的地方。」

「即使已經了解的，也不便透露？」

「不錯。」

「好，我不問就是。」

「但妳必須記住水洞主和方才那位隱身前輩所交代的每一句話。」

「我都記下了。」

「那就好，走吧！」

飛虎莊中設陷阱

飛虎莊還是一樣的靜謐、安詳。只是，當李十全、小辣椒二人回莊之後，開始有了變化。

那是一片歡迎熱潮。像過年，也像是做喜事，由黃昏到深夜，這股熱潮才算是由絢爛趨于平淡。

夜宴結束後，飛虎莊的首腦人物都醉了，連一向以海量著稱，千杯不醉的小酒鬼也醉得東倒西歪，一塌糊塗。

唯一還清醒的是趙大小姐趙丹鳳。

此情此景下，趙丹鳳不得不代乃父發號施令，吩咐輪值護院武師格外加強戒備，以防不測。

× × ×

李十全也住在賓館中，跟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各佔一間豪華上房。

李十全是眞的醉了。

當他東倒西歪地走進房間時，連房門都只是隨手虛掩，就和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一道纖巧人影悄然跟入，並輕輕地將房門上了閂。

是趙丹鳳。

這小妮子好大膽。

趙丹鳳毫不遲疑地直趨床前，俯身貼着李十全的耳朵悄聲道：「小虎哥醒醒，小虎哥醒醒……」

李十全隨手托起她的下顎，道：「我醉欲眠卿且去。」

趙丹鳳苦笑：「你眞的醉了？」

李十全道：「誰說的，再喝五斤，老子也不在乎。」

「沒有哪一個醉鬼會承認自己是喝醉了的。」

「老子也不例外。」

「我不管你是眞醉還是假醉，聽着，我有非常重要的話要說。」

「老子正在聽。」

「馬上把你的三個同伴叫起來，立即離去，越快越好。」

「為甚麼？」

「為了你們的老命，我不能多說，也不能耽擱太久，我走了。」

這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李十全好像是眞的清醒了。

目送悄然離去的趙丹鳳的背影消失于門外之後，他挺身而起，閂上房門，拍拍床沿，悄聲道：「下面的朋友可以現現寶相金身了。」

一聲輕笑，床底下滾出一位黑色勁裝美艷少婦，向着他媚笑道：「高明。」

李十全一怔，道：「妳是——」

美艷少婦掩口媚笑：「方才，慶功宴上，我還敬過你的酒……」

李十全截口一「哦」，道：「是九夫人，我眞的喝醉了。」

九夫人當然是趙得柱的九姨太莊小紅了。

莊小紅伸手一掠鬢際青絲，似笑非笑地道：「是嗎？」

「信不信由妳。」李十全含笑接問：「九夫人有何見教？」

莊小紅神色一正，道：「你身上有沒有帶着制錢，二十文一枚的？」

李十全微微一震，道：「沒有，我只帶有十文一枚的。」

「一共有幾枚？」

「四枚。」

「也好。」

「請指教。」

這就是水長東特別交代，要李十全熟記，跟自己人的聯絡暗語，也就是李十全所看過的小冊子上最末一段記載。

莊小紅道：「方才小鳳的話是眞的，不過她知道的內情不多。」

李十全道：「妳完全知道。」

「我也不是完全知道，但比小鳳多知道一些而已。」

「哦？」

「現在，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要不要馬上離去，由你自己決定。」

「妳跟小鳳先後到這兒來，會不會被人察覺？」

「不會，他們正在地下室中開緊急會議。」

她的語聲越來越低，嬌軀也由逐漸接近而緊貼，而越貼越緊。

當她貼着他的耳邊「嘰咕」了好一陣子之後，才又接問道：「都聽清楚了？」

李十全點點頭：「聽清楚了。」

莊小紅道：「床底下我留下一個小包袱，必要時大有用處。」

「多謝！」

「我冒着生命危險，提供你生死攸關的消息，你一聲『多謝』就夠了？」

李十全苦笑：「那要怎樣才夠？」

莊小紅像扭股糖一樣的扭住他道：「你說呢？」

「九夫人……」

「不！叫我小紅，叫紅姊姊更好。」

「小紅，妳知道我是浪子……」

「我須要的是名副其實的浪子……」

「我……我早已忍耐不住……」

「好哦！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莊小紅已使出渾身解數，但李十全還是沒有任何主動的動作。

這眞是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

莊小紅不由幽幽地道：「你……你是嫌我太輕賤？」

「不是，」李十全苦笑：「我總覺得，此時此地，不太合適……」

莊小紅道：「你可以放一千萬個心，

我保證，黎明之前，不會有任何危險。」

李十全道：「此情此景，是不是『黃連樹下彈琴』？」

「差不多，」莊小紅幽幽地道：「你我過的都是刀頭舔血，劍底驚魂的生活，誰也不敢保證明天是否還活着，所以，有機會享樂，就該好好把握住，明朝生死毋須問，君須惜取眼前人……」

她口中沒閒，一雙手更是忙得一塌糊塗。

話沒說完，人已成了一絲不掛。

莊小紅不愧是天生尤物。

她的面孔固然是美而媚，那美妙的胴體更是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襯托上那白嫩的膚色，令人目眩神迷。

李十全投降了。

此情此景下，不投降的男人一定是太監。

李十全不但不是太監，而且還是男人中的男人，浪子中的浪子。

莊小紅是女人中的女人，遇上李十全這男人中的男人，眞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抵死纏綿，沒完沒了。

李十全有用不完的精力，將對方一次又一次地送上高潮。

莊小紅有使不盡的花招，讓李十全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

如非是四更二點的更鼓聲推醒他們距黎明已經不遠，不得不「鳴金收兵」，眞不知他們還要纏綿到甚麼時候呢？

雙雙穿回衣衫，莊小紅又擁住他親了一下，說道：「記住我的話，要小心，沉着……」

李十全截口道：「我知道，妳也要小心……」

莊小紅匆匆離去後，李十全立即分別去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的房間中轉了一轉，每一個房間耽擱的時間都不可能超過二十句話的工夫。

也不知是李十全有意的安排，還是別有緣因？已經獲得警告的小辣椒等三人中，竟然只有假和尚一個人悄然溜了出去——溜向茅廁。

李十全重回房間，由床底下取出莊小紅所留下的包袱。

包袱很小，裏面只有一把短劍，一隻不大不小的革囊。

革囊之中是一些比鴿卵略大的黑色藥丸。

短劍更是黃金吞口，飾以明珠，劍葉如一泓秋水。

方才，莊小紅曾向他悄聲說過，劍名靈龍七，藥丸為煙幕彈，都是洞主所贈，萬一遇險時，賴以脫身的「法寶」。

現在，莊小紅將這些轉送給他，也等於是將自己的生命都交給他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

身為當事人的李十全，有何感觸呢？

此時此地，李十全已沒有多餘的工夫去為兒女私情感觸，他匆匆地將靈龍七和革囊揣入懷中，一面「喃喃」低語道：「紅姊，有生之年，我會永遠記住這份情……」

自語方罷，一陣「軋軋」機關開動聲過處，賓館已變成鐵牢。

也不是整個賓館都變成鐵牢，變成鐵牢的只不過是四騎士所住的四個房間。

本來是一排四間豪華上房，現在變成了四個鐵籠子。

四個鐵籠子都是兒臂粗的鐵條構成，間隔不過五寸，再好的縮骨神功也休想能脫困。

不過，四個鐵籠子中，卻只有三個人——少了一個假和尚。

李十全才向小辣椒和小酒鬼投過會心的一笑，鐵牢外已傳來趙得柱的笑聲，道：「哈哈哈……一網打盡……」

不久，又聽到李哲的語聲道：「咦！少了一個……」

趙李二人已出現鐵牢前，趙得柱並笑問道：「小子，想不到吧？」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老子要是想得到，又怎會陷入鐵籠中。」

李哲接問道：「小子，假和尚呢？」

李十全冋答道：「假和尚可能是剛好內急了，出去方便，姑且算是『借尿遁』好了……」

「不對，你們怎麼會全部衣冠楚楚的呢？」

「身處龍潭虎穴之中，怎能不提高警覺。」

「不是有內奸向你洩了密？」

「很可能啊！」

「是很可能，」趙得柱怒聲接道：「一定是小鳳那死丫頭。」

李哲道：「莊主請冷靜一點，小鳳是有可能走漏消息，但我膽敢斷定，小鳳並未洩密，咱們這兒也不可能有內奸……」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如果眞有內奸洩密，不可能只走脫一個假和尚。」

趙得柱默然點首。

李十全也點點頭，道：「好像說得有條有理，你老小子這神機秀士，果然不是蓋的。」

李哲陰陰地一笑，道：「哼！還用你說……」

趙得柱道：「你們爺兒倆好好談談，我去搜查假和尚……」

李十全截口笑道：「假和尚倖逃一刦，他還會等着你去搜查，退一步說，即使搜查到了，你老小子還不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了。」

李哲道：「莊主別聽他胡說八道，還是去搜假和尚吧！」

「好的……」

趙得柱悻然離去之後，李哲才向李十全笑笑道：「很遺憾，咱們父子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閒話家常。」

李十全道：「沒關係，你老小子要是覺得過意不去，而將老子放出來，老子也不反對。」

李哲道：「可以的，但你必須先說老實話……」

李十全道：「老子一向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可不知甚麼叫老實話。」

「隨便你怎麼說吧，我首先提醒你。」

李哲含笑接道：「昨宵，你回來之後所說的那些，都是鬼話。」

「那本來就是鬼話。」

「你想不到吧？你殺光了我所派出的人，我還能知道一切。」

「要不要老子誇你一句高明？」

「那倒不必，現在，我希望你說老實話……」

李十全截口笑問：「老子說老實話有甚麼好處？」

李哲道：「說老實話，你們三個都可以不死，不管是眞的假的，畢竟我們曾經父子一場，是不是？」

「看來，你這個人倒是還有一點人情味。」

「別廢話，我問你，你已經見過你母親？」

「沒見到。」

「那位甚麼虛無洞的洞主，難道不是你娘？」

「唔——」

「那位洞主是女的？」

「唔……」

「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水長東。」

「水長東？」李哲蹙眉接道：「怎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李十全掏出一支狗尾草啣在口中，索性雙手抱胸，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李哲注目接問：「你說的是不是老實話？」

李十全悠悠地道：「到目前爲止，老子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老實話。」

李哲又道：「水長東跟你說過一些甚麼？」

「這個，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沒關係，話長可以慢慢說。」

「其實，水洞主跟老子說的話並不多，倒是她給老子看過的一本小冊子上，記載着一個足以令天人共憤的故事。」

「哦……」

「那小冊子上說，二十年前，開府南昌的寧王朱宸濠網羅了五位武林人物，稱之爲五虎將。」

「五虎將中有老夫我和趙莊主。」

「不錯另外三位是朱標、古劍、和李天佑。」

「好，說下去。」

「李天佑是你老小子的堂弟。」

「唔……」

「寧主造反事敗之前，五虎將眼看情況不對，囊括了寧王王宮中的金銀珠寶，逃之夭夭。」

「以後呢？」

李十全一挫鋼牙，說道：「以後，朱標、古劍、李天佑三位先後被你跟趙得柱二人所暗殺，可恨你事後還僞裝好人，討好你的堂弟妹白冰玉，並進而加以玷污，佔有。」

一頓話鋒，又道：「你佔有白冰玉三年之後，在一次醉後的囈語中洩了三年以前的秘密，當時，白冰玉痛不欲生，想刺殺你爲夫報仇，又自忖不是你的敵手，乃含恨出走，亡命天涯。」

李哲漠然地道：「現在，你已經知道，白冰玉是你的母親？」

「不錯。」

「當年，白冰玉含恨出走時，你才三歲。」

「所以，我對我娘連一點兒印象都沒有。」

「那麼，那位水長東，很可能就是你娘。」

李十全肯定地道：「不是。」

李哲道：「不是就不是吧！咱們談點別的……」

一頓話鋒，又道：「當年你娘含恨出走時，爲甚麼不將你帶走？」

李十全道：「據那小冊子上說，當時，她老人家還不能肯定我是先父的骨肉，因爲，我是你佔有她老人家之後十個月之內出生的。」

「現在又怎會肯定起來？」

「這一點，那小冊子上沒有說明，老子正好由你口中求個答案，爲甚麼你不在老子十三歲以前殺了老子，卻在七年之後，老子回來時才設下這個陷阱？」

「問得好。」李哲居然苦笑道：「我也跟你娘一樣，雖然心有所疑，卻拿不準你究竟是誰的骨肉。」

「哦……」

「當你十三歲以前，你的面貌不像我，不像李天佑也不像你娘。」

「有這種事？」

「說來，這好像是老天爺有意保護你，否則，你絕不可能活到十三歲以後。」

李十全冷笑道：「這，大概就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

李哲笑道：「不對，要不然，今天你又怎會落在老子我手中？」

「這些，暫時不談。」李十全注目接道：「七年以前，連我娘都不能肯定我是誰的骨肉，爲甚麼七年之後的現在，你們卻都能肯定我是李天佑的兒子？」

李哲笑道：「是的，昨天，不，現在說來是前天傍晚，前天傍晚老子一見到你，就肯定你是李天佑的兒子。」

李十全若有所悟地，道：「是老子的面貌變化太多？」

李哲道：「你面部的變化倒並不算多，變得最厲害的是眼神和眉宇之間的那股英氣，跟李天佑完全一模一樣。」

李十全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謝謝，現在，老子心中的疑團完全消失了。」

李哲笑道：「這是說，你自己也完全肯定不是老子的兒子了？」

李十全冷笑道：「老子要是眞有你這樣的老子，倒不如去窰子裏認一個龜頭做老子還比較光彩得多。」

李哲道：「但老子卻還珍惜過去的父子之情，所以，老子不殺你，包括你的同伴在內。」

「你不殺老子，算是爲了珍惜過去的父子之情？」

「這還能假得了？」

「得了吧！老賊，你尾巴一翹，老子就知道你想幹甚麼。」

「那麼，你認爲——」

李十全截口接道：「還不是想以老子和老子的同伴爲餌，誘使我娘和水洞主前來上釣。」

李哲縱聲大笑：「你小子不愧是我李家的後起之秀，也不愧是老子和李天佑共同生產的武林奇葩……」

「呸！」

李十全一口唾沫，透過鐵牢的空隙，激射而出……

李哲一偏頭，站在他背後的一個彪形大漢，慘呼一聲，「砰」然倒地。

李十全的唾沫射中彪形大漢的眉心，一擊畢命。

李哲臉色一變之間，不遠處傳來一聲巨震和一串慘呼聲。

緊接着傳出一聲驚呼：「假和尚在這裏……」

假和尚的語聲笑道：「我一直在這裏，是你們有眼無珠，看不到……」

又一聲「砰」然巨震之後，傳出了趙得柱的驚「咦」道：「你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連串巨震聲之中，假和尚的語聲笑道：「這還用你說，我和尚是假的，手上功夫可是眞的……咦，你老小子很會裝胡羊哦……」

趙得柱的語聲冷笑，道：「老夫如果眞像前天那麼差勁，『罩得住』就得變爲『罩不住』了……」

李十全向小辣椒、小酒鬼報過會心的一瞥之後，左手一揚，兩道黑影射向鐵牢外的李哲，並清叱一聲：「打！」

「波！波。」連响，鐵牢內外立即五彩濃煙迷漫，伸手不見五指。

李十全取出莊小紅所贈靈龍七，以最快動作劃破鐵牢，招呼小辣椒、小酒鬼二人脫出鐵牢之外。

煙幕彈有利也有弊，自己可以乘機脫困，同時卻也失去對方的踪影。

小辣椒怒哼一聲：「追！」

「追」字聲中，騰身而起。

李十全沉喝一聲：「不可輕敵……」

話聲未落，反手一劍橫掃，「鏘」地一聲，一道人影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乘黑偷襲的是李哲。

李哲足尖一點地面，又人劍合一，倒射而回，並冷笑道：「乖兒子，你且瞧瞧你老子的眞功夫……」

兩句話的工夫，李哲已經攻出七十二劍。

那劍勢的雄渾、快速、奇詭，眞教人眼花撩亂，悚目心驚。

李十全爲了觀察對方的劍路，只守不攻，並冷冷地一笑，道：「這就是你壓箱底的功夫？」

李哲也冷笑道：「老子的玩藝還多着哩……」

口中沒閑，手上更是長劍翻飛，絕招連展，同時，左手揚指凌空連點。

李十全左手長劍從容揮洒，右手以攻還攻，「波，波！」連响中，並冷笑道：「不過如此……」

李十全口中說得輕鬆，他心中可不由不越鬥越心驚。

因爲，不論身法、劍招、指力，李哲都夠得上稱爲一流中的一流，高手中的高手，同時也是李十全自出道以來所碰上的最强的對手。

李哲如此，趙得柱又如何呢？

× × ×

趙得柱跟假和尚的惡鬥，正殺得如火如荼。

趙得柱使的是一把雁翎刀，假和尚使的是長劍。

刀光似雪，劍氣如虹，只見一片刀光劍影，分不出人影。

當然也沒法瞧出是誰佔了優勢。

× × ×

四騎士到目前爲止，還不曾有過聯手對敵的紀錄。

李十全、假和尚，分別敵住兩個罪魁禍首，小辣椒、小酒鬼二人只好找次要的角色出手。

慘呼連連中，死傷在小酒鬼、小辣椒手中的高手，已在二十個以上。

× × ×

趙丹鳳趕到了現場。

她花容失色地頓足嬌呼：「爹，假和尚，小虎哥，李叔叔，都不要打了，有話好說……」

趙得柱怒叱道：「丫頭滾開，這裏沒妳的事……」

由於說話分神，被假和尚一陣快攻，逼退一丈五六，才穩住頹勢，並立即展開反擊，也將假和尚迫退一丈五六，並連聲冷笑道：「哼！老虎不發威，你把牠當作病貓……」

假和尚呵呵大笑道：「在我假和尚的眼光中，你不是病貓，是死貓……」

× × ×

李十全開始反擊。

他那支怪劍像一張網一樣，網向李哲，然後，千鋒化一劍，由對方的防禦劍網中趁隙而入。

李哲臉色大變中，駭然挪退八尺，且一退再退。

但李十全的怪劍如影隨形，一直指向李哲的前胸，並冷笑道：「老賊，現在，你的末日到了……」

李哲截口冷笑：「不見得……」

危機一髮中，他險中弄險，以一式最普通的「鐵板翹」仰身栽倒，不但避過了要命的一劍，而且還貼地疾射三丈之外。

李哲臨危不亂，出險招脫困，不愧是經驗豐富的老狐狸。

李十全微微一怔間，李哲又以人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就在這時候，後花園方向傳來一串尖銳刺耳的急促竹哨聲。

李哲那本來射向李十全的人劍合一之勢，忽然一個折轉，射向後花園方向。

同時，趙得柱也虛晃一招，橫挪五丈，一把抓住趙丹鳳騰身疾射而去。

李十全、假和尚同聲勁喝：「追！」

此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李十全一馬當先，啣尾疾追，並揚聲怒叱：「給老子留下命來！」

李哲穿房越脊，快如電掣。

李十全如天馬行空，越追越近。

雙方距離縮短到二丈左右時，李哲忽然回身攻出一記劈空掌。

李十全揮右掌硬接，一聲裂帛爆响過處，雙雙都凌空翻了三個觔斗。

李哲卻借這翻觔斗的機會，隱入沉沉夜色之中。

另一邊，假和尚也將趙得柱追丟了。

本來有將近二百名人口的飛虎莊，一下子變得寂無人聲，有如一座「死城」。

夜黑如墨，寂靜如死，滿眼是櫛比鱗次的屋宇。

此情此景，饒是四騎士都是藝高人膽大的少年英豪，亦不由不心中微感不安。

少頃過後，小辣椒首先打破沉寂：「咱們集中力量，搜！」

李十全沉思着，道：「不，敵暗我明，易受暗算，且等天亮之後再說。」

假和尚說道：「也好，馬上就要天亮了。」

一道人影有如匹練橫空，疾射而來，並且以怪異語聲促聲說道：「四個小鬼快走吧，這兒埋有大量火藥，馬上就要爆炸了……」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頭戴黑布套，只有一雙眼睛在外的怪人。

這位黑衣怪人，四騎士都不曾見過，不知道是甚麼來歷，也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對他那怪異的語聲，李十全、小辣椒二人都不陌生，他們曾經在漂沙山，虛無洞的回程中聽到過。

因此，李十全一怔之下，脫口問道：「這位前輩就是……」

黑衣怪人一面揮手，一面截口說道：「快走，先離開這兒再說……」

說完，他自已搶先長身而起。

四騎士相繼後隨。

一行五人以最快速度飛馳里許外時，後面傳來一連串的爆炸聲。

他們停身回頭遙望，飛虎莊烈火沖霄，照亮了半邊天。

五個人都默默注視着，誰也沒開口。

半响之後，李十全才首先問道：「前輩……」

黑衣怪人截口道：「別問我甚麼，也別叫我前輩，暫時就叫我黑衣怪人吧！」

李十全苦笑着點點頭：「是，黑衣怪人。」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四騎士都苦笑無言。

黑衣怪人又道：「方才，如果你們四人聯手，縱然殺不了那兩個賊子，也可以在他們身上留點記號。」

四騎士仍未接腔。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一定在心中嘀咕：方才既然你也在現場，看情形，你的武功也比我們高，為甚麼只責我們不聯手，而你自已卻不出手？」

李十全笑道：「是哦！老子正在這樣想。」

黑衣怪人道：「我方才不出手，自然有不出手的原因。」

「甚麼原因？」

「方才，當他們撤退時，那急促的竹哨聲，你該已聽到？」

「是的，已聽到。」

「這足以證明，飛虎莊不是趙得柱當家。」

「這是說，還有幕後老闆？」

「不錯。」

小辣椒插口接問：「那幕後老闆是甚麼人？」

黑衣怪人道：「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一個組織最密，武功奇高的黑道集團，所以，方才，我只在暗中戒備，以免你們受到暗算。」

小辣椒道：「多謝前輩！」

「你忘了我的話。」

「是，多謝黑衣怪人！」

李十全接問道：「黑衣怪人，你怎會知道飛虎莊埋有大量火藥？」

黑衣怪人道：「我是無意中聽到他們的暗樁說的。」

「哦……」

「那個暗樁不但透露了地下埋有大量的火藥，也透露出了地下有四通八達的地道……」

「看來那批賊子，就是由地下道撤走的？」

「不錯……」

假和尚道：「這也是天意，如果不是黑衣怪人無意中聽到這一秘密，咱們四騎士已經成為幽靈騎士？」

小酒鬼笑問：「變成幽靈騎士，還有沒有酒喝？」

小辣椒道：「沒有，絕對沒有。」

小酒鬼道：「妳怎能如此武斷？」

小辣椒說道：「嗯，我的武斷是有根據的……」

黑衣怪人截口道：「別胡鬧，聽我說正經事。」

「是。」小辣椒、小酒鬼同聲恭應。

黑衣怪人目光環視四小，徐徐地道：「你們四個小鬼年紀輕輕，能有這樣的成就，固然足以自豪，但學無止境，武林中更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千萬不能以目前的成就自滿……」

一頓話鋒，又道：「我好像落入說教的俗套了，你們都很聰明，自己都該懂得，今後該怎麼去做……」

目光凝注李十全，嘆了一口氣，道：

「李十全，我了解你的心情，殺父之仇，辱母之恨，站在你的立場，誓必手刃李哲才甘心。」

李十全正容點首道：「不錯。」

黑衣怪人道：「但你錯過方才的機會，再要找他，就不容易了，何況，李哲也好，趙得柱也好，他們本身的武功比你相差有限，更何況，他們背後還有強有力的人撐腰。」

李十全道：「不論有多麼困難，不殺李、趙兩賊，誓不罷休。」

「很好，」黑衣怪人道：「但目前當務之急，是先行消滅那個支持他們的幕後組合。」

「請指示。」

「目前，我也還沒弄清楚那是一個怎樣的組合，但由各方面的跡象顯示，那個邪惡組合一旦公開活動，必然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殺刦。」

李十全悚然動容，問道：「有這麼嚴重？」

「但願我是誇張了一點，」黑衣怪人道：「目前，我只能提醒你們，從現在起，不可單獨行動，遇有強敵，即聯手格殺，同時由於敵暗我明，隨時隨地都得當心暗算……」

略為一頓，又道：「今後，如有新的情況，我會適時告訴你們。」

李十全問道：「今後，我們如何聯絡呢？」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了，不用什麼聯絡辦法，有必要時，我隨時都可以找到你們。」

李十全苦笑無言。

黑衣怪人嘆了一口氣，道：「山雨欲來風滿樓，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希望你們四個好好把握機會，好自為之，再見……」

「再見」聲中，人已長身而起，曉色朦朧中，閃了兩三下就消失無踪。

小辣椒蹙眉說道：「嗯！這個人好神秘。」

小酒鬼道：「這還用妳說……」

小辣椒道：「你就喜歡跟我抬槓。」

小酒鬼道：「不是我愛跟妳抬槓，是妳說的本來就是廢話，妳說，誰不覺得那黑衣怪人很神秘？」

小辣椒笑問道：「這麼說來，你小酒鬼一定有新鮮話了？」

小酒鬼道：「我的話不一定新鮮，但絕對不是廢話，我們四騎士，不論任何場合，一向都是嘻嘻哈哈的，是不是？」

「唔……」

「方才，為甚麼誰都『嘻哈』不起來呢？」

「……」小辣椒沒接腔。

「還有，十全公子一向是三句話不離『老子』，如果我沒記錯，方才，他只說過一次『老子』，這又是為甚麼？」

小辣椒含笑反問：「你說呢？」

「我說嘛！」小酒鬼悠悠地道：「是那黑衣怪人具有一股無形的壓力，使我們想『嘻哈』一下也很難。」

假和尚搔了一下他的禿頭，道：「對對對……不對，不是無形壓力，好像是一股無形威嚴……」

李十全截口苦笑道：「不，不是無形壓力，也不是無形威嚴……走……一股子難以分辨的氣氛，很邪門的氣氛。」

「對！」小酒鬼含笑接道：「就是那股子邪門氣氛，教我們『嘻哈』不起來，也害得我滿肚子的酒虫鬧翻了天……」

邊說邊由懷中掏出一個酒瓶，拔開瓶塞，牛飲起來。

其實，那不是酒瓶，應該說是酒囊才對。黑黑的，軟軟的，不知道那是甚麼質料，也不怎麼大，大概是可以盛上五斤左右。

小辣椒向李十全笑問道：「李大哥，現在，我們如何行動？」

李十全沉思着道：「這兩天發生的事，暫時丟開，繼續我們預定的行程。」

小辣椒說道：「我們預定的行程是西湖。」

李十全道：「不錯。」

小酒鬼接口說道：「好哦！打道西子湖……」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了一聲冷笑：「不必去西湖了，這兒，就是你們的埋骨之所——」

話到人到，微風飄然中，現場中已出現一位身長玉立的白衫書生。

身材頎長，二十上下年紀，劍眉星目，齒白唇紅……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白衫書生一現身，趙得柱、李哲也趕了來，跟在李、趙二人後面的，還有趙丹鳳。

趙得柱、李哲二人一臉惶恐，向白衫書生躬身行禮道：「參見少主。」

白衫書生冷冷地道：「還好，你們兩個都還活着。」

語氣雖很平和，但那意在言外之意，卻令人承受不起。

趙、李二人低垂着頭，連大氣都不敢出。

趙丹鳳站得遠遠地，淚流滿面，有如帶雨梨花。

白衫書生「咦」了一聲道：「小鳳，怎麼掉眼淚？是誰欺負妳？」

也沒見他作勢挪動，一抬步之間，已到了趙丹鳳的身邊。

他不經意地露了一手絕代輕功——「千里戶庭縮地大法」。

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等三人臉色微變。

李十全卻是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咀邊的「狗尾草」一翹一翹的，好像完全是局外人。

趙丹鳳嬌軀一扭，閃挪丈二之外，道：「你少管少問！」

趙得柱臉色大變地，沉聲叱道：「丫頭欠揍！」

白衫書生碰了一個軟釘子，反而笑道

：「沒關係，我相信時間一定可以改變一切……」

目光移注小辣椒，笑問：「妳就是四騎士中的小辣椒！」

小辣椒傲然點頭道：「不錯。」

「很好，見面更勝聞名。」白衫書生又轉向李十全道：「閣下一定就是李十全了？」

「對！」李十全含笑點頭：「那邊二位就是假和尚和小酒鬼。」

「倖會，倖會。」

「閣下雖然看起來好像很有權威，但老子膽敢斷定，你絕對不是首腦人物。」

「你很有眼光。」

「過獎。」

「照閣下的觀察，認爲我應該是甚麽身份？」

「大概是你們那頭頭的大少爺吧？」

「一猜就中，果然高明。」

李十全注目接問：「閣下現在是本來面目？」

白衫書生道：「是本來面目。」

李十全道：「別的我都不問，你也不必問我甚麽，但你既能以本來面目示人，應該也可以以眞實姓名見示？」

「可以。」白衫書生答得很爽快：「在下宇文白。」

「原來是宇文公子……」

「可是，我這個宇文公子可沒有你這位十全公子那麽有名氣。」

李十全笑笑道：「這好辦，現在，只要你能打敗十全公子，你的名氣馬上就可以超過老子了。」

「果然是好辦法。」宇文白含笑接道：「現在，你瞧我的……」

合掌三擊，週圍人影飛閃，一下子出現四十多個年齡、裝束、以及兵刃都不一樣的人。

四十多個高手中，有和尚、有尼姑、有道士，當然還是俗家人佔多數。

佔多數的俗家人中，又以十八個年輕劍士佔多數。

十八個年輕劍士一律玄色勁裝，目光呆滯，臉色發白。

也就是李十全、小辣椒二人由縹緲山虛無洞回程中，曾經遭遇過的那種由藥物和特殊手法所控制，有如活死人一樣的殺手。

不過，當時只有四個，現在却是十八個。

至于那另外包括僧、道、尼、俗的二十多個，李十全雖然不認識，卻是一眼就可以斷定，都是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

李十全精目橫掃，披唇一哂，道：「羣妖畢集，濟鏘盛哉！」

宇文白道：「以前，我低估了你，以致連連損兵折將，尤其是今宵的損失最爲嚴重，幸好本公子還另外有安排，並及時趕來。」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觀察，你及時趕來，還是等于白費……」

宇文白截口冷笑道：「本公子是不是白費，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趙丹鳳揚聲沉道：「小虎哥，他們還有羅剎國的火器……」

趙得柱截口怒叱：「丫頭找死！」

宇文白道：「沒關係，畢竟他們是青梅竹馬之交，讓她賣最後一次交情也好……趙護法，把她抓回來！」

原來趙丹鳳向李十全投過無限幽怨，無限關懷的一瞥之後，已經騰身飛射而去了。

「是……」

宇文白目送趙得柱于恭應聲中飛射而去之後，這才俊臉一沉，厲叱一聲道：「殺！」

× × ×

趙丹鳳盡力狂奔。

趙得柱啣尾疾追。

眼看雙方距離越來越近時，卻被人將趙得柱截住。

截住趙得柱的人是水蜜桃。

同時，趙丹鳳也被莊小紅截住。

趙得柱好像並未對水蜜桃特加注意，只是揚聲大喝道：「小紅，點住丫頭的穴道。」

莊小紅嬌笑道：「我爲什麽要點住她的穴道。」

趙得柱大聲說道：「小紅，你別開玩笑……。」

水蜜桃截口冷笑，說道：「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告訴你，莊小紅是洞主身邊的人。」

「洞主？」趙得柱一楞，道：「妳說的是縹緲山虛無洞洞主？」

「不錯。」

「那位洞主是什麽人？」

「你很快就會知道。」

趙得柱目注莊小紅道：「小紅，你眞的是前來臥底的？」

莊小紅道：「那還能假得？」

趙得柱冷笑道：「很好，妳們兩個一起上吧！」

水蜜桃揷口冷笑道：「趙得柱，你太抬舉你自己了，看劍！」

「唰唰唰……」一陣快攻，將趙得柱殺得連連後退……

趙丹鳳急得手足失措，大聲道：「九姨……」

莊小紅截口笑道：「現在，應改口叫莊姊姊了。」

「莊姊姊，請叫她不要殺我爹……」

「放心，水蜜桃不會殺他……」

水蜜桃果然沒有對趙得柱下殺着。

她將趙得柱迫近三丈開外之際，即停止搶攻，並沉聲喝道：「趙得柱，由于你有一個好女兒，我奉命不殺你，也奉命轉告你幾句話：從現在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趙得柱截口怒喝道：「哼！老夫不領情！」

水蜜桃冷笑說道：「你是要自己想找死，神仙也救不了你的……莊姊，咱們走吧……」

「走」字聲中，莊小紅一把抓起趙丹鳳，當先疾掠而去。

水蜜桃又說道：「趙得柱，你是個聰明人，該如何抉擇，你自己看着辦吧！告辭……」

話落，也長身飛射而去。

惡魔伏誅一了百了

慘烈的大屠殺，在宇文白的「殺」聲中展開。

人數方面，四騎士是吃了大虧，一對十一，那實在不是好玩的。

雙方交手之前，小辣椒已經以最簡單的方式，向小酒鬼和假和尚說明了那十八個活死人的特性，和應付的方式。

所以，儘管在人數上衆寡懸殊，戰況卻未呈一面倒。

而且，一交手，四騎士就各自解決了兩個「活死人」。

尤其是李十全，打的是「擒賊擒王」的主意，一舉解決兩個「活死人」之後，立即揮劍飛身撲向宇文白，道：「你也別閑着。」

一句話的工夫，已攻出二十七劍，將宇文白迫退一丈七八。

宇文白朗笑一聲：「來而不往，非禮也……」

反守爲攻，一陣快攻，居然也將李十全迫退一丈開外。

李十全清嘯一聲，騰飛而起。

宇文白也飛身相迎。

兩人以凌空之勢，在五丈多的高空互拚三掌之後，分別一個倒翻，分射三丈之外。

雙方足尖一點地面，又飛撲回來，殺成一團。

由地面殺到空中……

由空中殺到地面……

三起三落，三分三合，互相纏鬥將近百招，仍然是難分高下。

不過，由雙方的神態上判斷，李十全應該是略佔優勢。

因爲，李十全一直表現得氣定神閑，好像游刃有餘，而宇文白卻是鬢際已現出汗珠。

宇文白邊打邊冷笑道：「李十全，我很榮幸，第一次出馬，就遇上一位旗鼓相當的高手……」

「老子有同感……」

「李十全，我敢斷定，你打的是『擒賊擒王』的歪主意。」

「不是歪主意，是好主意。」

「是歪主意也好，好主意也好，我敢斷定，你都行不通……」

「不，這一定行得通，老子有絕對自信……」

「噹」地一聲，宇文白的長劍被震開，人也于一聲驚呼中疾退丈五之外。

「哪裏走？」

李十全清叱聲中，如影隨形，跟踪追擊。

「難道怕了你不成！」

宇文白冷笑聲中，又回身迎戰。

李十全朗聲大笑，說道：「不怕就別逃……」

宇文白一陣快攻將李十全迫得連退七八尺，又騰身而起，並厲叱道：「殺！」

李十全的反應很快，顧不得追殺，連忙貼地一陣快滾。

也就當他貼地快滾的同時，「砰砰」連響，至少有五支火器同時發射。

不遠處傳來宇文白的朗笑道：「好一招『懶驢打滾』……」

他的語聲未落，李十全已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宇文白沒料到李十全的反擊如此快速，閃避已不可能，只好揮劍硬接……

× × ×

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等人的混戰，也已進入緊要關頭。

十八個「活死人」，只剩下四個。

二十六個僧、道、尼、俗中也只剩下十二個。

羣俠方面，本來就是以劣勢的人員佔優勢的戰況。

現在，由于對方的死傷過半，羣俠方面，更是佔盡優勢。

但那些剩下來的人，也都是這批人中功力最高的，儘管已處于劣勢中，都由于未奉撤退之命令，仍然在作拚死的頑抗。

但這也有利于羣俠方面。

由于那批人的拚死頑抗，使得那批隱于暗中的火器手投鼠忌器，不便發射。

但情況很明顯，繼續頑抗下去，那批人勢非全軍覆沒不可。

× × ×

宇文白也看出了此一危機。

而且由于連番受挫，憤恨難平之下橫了心，于揮劍硬接的同時，揚聲怒喝：「不必顧慮什麽，殺！」

他本來比李十全遜一籌，這一分神說話，更影响他的功力。

「鏘」然巨震聲中，人被震退八尺開外，他口中的那個「殺」字，也因而含糊不清。

緊接那一聲含糊不清的「殺」，一聲勁喝遠遠傳來：「不可以！」

李十全得理不饒人，跟踪而上，一劍刺到宇文白的那綿密的劍網中。

人影一閃，「鏘」地一聲，李十全的寶劍被架住。

宇文白却踉蹌退立丈外。

架住李十全的長劍的，是一位着粉紅宮裝，外表看來約有二十三四的少婦。

宮裝少婦不算美，也不難看，是那種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得到的大衆型面孔。

不同的是那股子無形媚勁——媚到令人心癢難搔的媚勁。

還有，就是那雙似醉似醒，水汪汪的媚目，足以令天下男人意亂情迷的媚目。

她一刀架住李十全的寶劍之後，媚笑道：「夠勁！小伙子，你眞棒！」

宇文白俊臉鐵青，沉聲說道：「西門

阿姨，宰了那小子！」

方才，如非是宮裝少婦及時援手，宇文白已死在李十全的劍下。

所以，宇文白李十全可說是已恨到極點。

對于一個已經恨到極點的人，自然是必須殺之才甘心。

但宮裝少婦並沒理他，只是向李十全注目笑問：「李十全，你看我美不美？」

李十全這個浪子，好像被宮裝少婦的媚勁迷住了。

只見他目光痴迷，張口結舌，連啣在口中的狗尾草也幾乎掉下來了。

此情此景下的李十全，當然不會答話，甚至連點點頭也不可能。

憑李十全的身手之高，竟然被宮裝少婦的一句話就被迷住。

宮裝少婦的這一份媚勁的威力，實在駭人聽聞。

宮裝少婦的笑意更濃，又笑問道：「說呀，你看我美不美？」

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

她不僅是用咀巴說話，連眼睛，眉毛，全部「動員」了。

尤其是那眼波的冶蕩，足以令百煉鋼化作繞指柔。

她也不僅只是施展她那天賦的媚勁，同時也在施展能惑人心神的邪術——惑心術。

李十全本來就是一個不拘小節的浪子，此情此景之下受制，應該也不算意外。

× × ×

李十全仍未接腔。

但另外有人接口道：「妳是很美，比臭鴨蛋，臭狗屎還要美……」

話到人到，旁邊忽然冒出一位亂髮蓬飛的短裝老者來。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道：「你——」

短裝老者截口笑道：「我這個糟老頭兒雖然年紀大一點，但寶刀絕對未老，保證比這年輕小伙子更棒，也更夠勁。」

花白的鬢髮，爛桃眼，酒糟鼻，配上那五短身材，和那油垢滿身的青布短裝，自稱為「糟老頭」，倒也算是名符其實。

這位外表實在不怎麼樣的短裝老者，雖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他一出場，就有了意外的反應。

本已受到迷惑的李十全，忽然清醒過來，疾退丈八之外。

本來是一副足以迷死天下男人的表情的宮裝少婦，臉色為之一變再變。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再變之後，冷笑一聲道：「你怎麼還沒死？」

短裝老者吡牙一笑道：「我苦等了好幾十年，打了幾十年的光棍，為的就是等妳給我做老婆，心願未了，又怎能——」

「閉咀！」

「行！男子漢，大丈夫，老婆大人的話，不可不聽。」

「你再廢話，我砍下你的狗頭！」

「……」短裝老者沒接腔。

「你知不知道，我們都在找你？」

「……」短裝老者仍未接腔。

「我問你，這些年來，你一直躲在什麼地方？」

「……」

宮裝少婦怒聲道：「怎麼不說話？」

短裝老者苦笑道：「說話，妳要砍下我的狗頭，不說話又要怒聲呵叱，女人可真難相處，看來我還是一輩子光棍打到底算了……」

宮裝少婦冷笑道：「你去死吧……」

收刀揚掌，凌空擊向那短裝老者的前胸……

× × ×

李十全是聽到短裝老者的語聲，才霍地驚醒的。

他是個大行家，心知短裝老者是友非敵。

短裝老者的話雖然是向宮裝少婦說的，聽來也很平凡，但對李十全都灌注了「獅子吼」的上乘神功，才使李十全霍然清醒。

李十全靜聽兩人的對話，卻聽不出什麼名堂來，正想協助同伴，將剩餘殘敵一齊殲滅時，短裝老者已跟宮裝少婦打將起來。

兩人是徒手相搏。

看起來既不激烈，也不精彩，一招一式都慢吞吞地好像有氣無力。

但這種看似有氣無力的搏鬥，卻隱含着無儔的暗勁與無窮的殺機。

遠在二丈之外的李十全，也感到潛勁過人，而為之星目中異彩連閃。

就在這時候，一縷簫音，嬝嬝傳來。

簫音中充滿一片祥和，不但令人俗念盡消，也具有消弭暴力的魅力。

首先是李十全想要「除惡務盡」的念頭為之煙消雲散。

其次是小辣椒等人的惡鬥停止了。

惡鬥雖已停止，但原來已只剩四個「活死人」和十二個僧、道、尼、俗的那批人，已一共才剩下九個。

接着，宮裝少婦和短裝老者也同時罷戰，顯得意興闌珊。

當現場中的惡鬥全部中止時，那奇異的簫音也戛然而止。

沉沉夜色中，一位黃衫老者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止于三丈之外。

黃衫老者年約五旬出頭，面相清癯，長髯垂胸，一臉和氣。

小辣椒首先歡呼道：「師公，你來得正好……」

小辣椒的師公是丁二先生。

目前這位黃衫老者就是丁二先生。

丁二先生擺手制止小辣椒說下去，目覩現場中屍骸狼藉的慘景，禁不住長嘆出聲。

宮裝少婦笑笑道：「丁二，看來你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很慚愧，」丁二先生苦笑道：「在下還是依然故我。」

「少裝蒜！」

「如果在下真有什麼長進，又有什麼

理由故意裝蒜。」

「方才，那簫音不是你吹奏的？」

「哦……原來妳說的是這個。」

「……」宮裝少婦哼了一聲。

「不是我自已向臉上抹灰，打死我也吹不出那樣的簫音來。」

「是嗎？」

「信不信由你，就算我再面壁半輩子，也不可能有那樣的成就，何況……」

「何況怎樣？」

「如所週知，我丁二根本就是不會玩簫。」

「至少，你知道那是誰？」

「是的，我知道，妳也不會不知道，即使是妳不知道，多想想也一定會想起來的。」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沒接腔。

丁二先生又道：「走吧！妳我都有很多事情要辦，是不是？」

宮裝少婦點點頭，向那短裝老者瞪了一眼，道：「曹老兒，你現在是改邪歸正了？」

「也談不上什麼改邪歸正，」短裝老者笑笑道：「妳也明白，人在江湖，有時候是沒法自主的。」

宮裝少婦一揮手，同時冷笑一聲，偕同宇文白率領着僅剩的殘兵敗將，匆匆離去。

李十全向短裝老者抱拳一揖，道：「多謝老前輩方才及時援手……」

短裝老者連連搖手道：「慢來慢來，我糟老頭有話問你……」

丁二先生截口道：「曹兄，已經快天亮了，這兒不便多留，咱們換個地方再談，怎麼樣？」

短裝老者道：「不怎麼樣，你丁大俠怎麼說怎麼算。」

丁二先生道：「很好，諸位都請跟我來……」

× × ×

不大不小的湖。

不大不小的遊艇。

朦朧曉色中，看起來似幻似真，有如太虛幻境。

現在，丁二先生等羣俠，就在這艘不大不小的遊艇中開懷暢飲，而且，這一頓酒席也近尾聲。

小辣椒喝完了杯中的酒，向丁二先生撒嬌道：「師公，現在，酒足飯飽，該可以說了吧！」

丁二先生故意裝迷糊道：「丫頭，妳要我說什麼呀？」

小辣椒美目一轉，道：「先說那位吹簫的異人，然後說洞主的來歷，然後說糟老前輩的來歷，然後說那姓西門的妖婦和宇文白的來歷……」

丁二先生拈鬚笑問：「丫頭，妳還有多少個然後呢？」

小辣椒嬌笑道：「還有很多，不過，馬虎一點，暫時到此為止吧！」

「很好，妳的胃口還不算太大。」丁二先生含笑接道：「現在，妳聽着。」

「我正在聽哩！」

「當我跟你差不多這個年紀的時候，武林中有四句歌謠，那就是：『三杯通大道，一曲震九洲，八魔歸統一，四海樂悠悠』。」

「這四句歌謠中，包涵當時武林中十二位名氣、武功都是最高的人。」

小辣椒問道：「師公，你今年高壽幾何？」

丁二先生道：「六十有二。」

「那麼，這是說，這已經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錯。」

「如果那十二位武林奇人還健在的話，最少也該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

「差不多，有些還可能已經超過百歲了。」

「啊……那一批奇人是否都還健在的呢？」

「是否全部健在，我不敢肯定，但其中一位，妳都已經見過了。」

四騎士同聲驚問道：「誰啊？」

「其中一位，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丁二先生抬手一指短裝老者道：「這位自稱『糟老頭』的，就是當時八魔中的老七曹不仁……」

「啊……」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投射在曹不仁的身上。

小酒鬼並含笑接道：「曹老前輩，你的大名好好玩啊！」

曹不仁道：「不，不許叫前輩，更不許叫老前輩。」

「只能叫曹老頭。」

「對！」曹不仁轉向丁二先生道：「請繼續說下去。」

丁二先生徐徐地道：「方才，你們所見到的另外一位就是八魔中的老三『不老妖姬』西門美玉。」

小辣椒道：「就是那着粉紅宮裝的少婦？」

「不錯。」

「可是，她看來還那麼年輕？」

「所以才叫『不老妖姬』呀！」

「真邪門。」

「其實，八魔的名稱叫做『天外八魔』，當時都被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收服，成為一統門的死黨。」

小辣椒道：「一統門是當時武林中實力最強大的組合？」

「不錯。」

「四句歌謠包涵了十二位武林奇人，現在，一句『八魔歸一統』，就包涵了九位，那麼……」

丁二先生截口道：「其餘三句中的三位，都是白道，現在先說第一句『三杯通大道』……」說到這裏，他轉向曹不仁道：「曹老頭，你是當時的當事人之一，而我不過是根據傳說人云亦云，如果我說得有不對的地方，請馬上糾正。」

曹不仁含笑點點頭，說道：「沒有問題。」

丁二先生沉思着道：「所謂『三杯通大道』，指的是醉仙杜三杯。」

小辣椒插口笑道：「這些名稱，都有點怪怪的。」

「別打岔，」丁二先生徐徐地說道：「杜三杯也叫杜不醉，他老人家喝酒只喝三杯……」

小酒鬼接口笑道：「只有三杯酒量，怎能稱爲『醉仙』呢？」

丁二先生道：「所謂三杯，是另有解釋。」

「如何解釋？」

「那就是前三杯，後三杯，當中多少杯不算，也沒法算。」

小酒鬼伸了一下舌頭，道：「看來，我這個小酒鬼還得多多學習才行。」

李十全接問道：「丁前輩，杜老人家有沒有傳人？」

丁二先生道：「到目前爲止，杜老人家有沒有傳人，我還不敢肯定。」

「誰能肯定？」

「洞主。」

「啊……」

「洞主就是第二句歌謠『一曲震九洲』一陽子前輩的傳人。」

全體驚「啊」一聲之中，李十全接口問道：「方才，那位吹簫的高人，就是洞主嗎？」

「不錯。」丁二先生道：「現在說一陽子前輩，他老人家也被稱爲簫聖，以一支白玉簫飲譽武林，跟杜三杯，姜四海前輩一同被武林同道尊稱『宇內三仙』。」

小辣椒接口問道：「那麼姜四海前輩一定是『四海樂悠悠』那句歌謠中的奇人了？」

「是的，他老人家自稱爲姜太公．也被稱爲『瘋秀才』呢。」

小辣椒道：「聽這些名稱，姜太公一定是一位很好玩的老人家？」

丁二先生道：「不錯，姜太公人到哪裏，哪裏就有歡笑……」

「所以，才有那『四海樂悠悠』的歌謠？」

「正是。」

「現在，好像只有『八魔歸一統』沒有詳細說明了？」

「對，糟老頭，有關這一段故事，我想還是由你這位當事人之一自己說出來比較好。」

「可以。」曹不仁沉思着說道：「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武功無敵，生平未逢敵手……」

小辣椒道：「難道他的武功比『宇內三仙』還要高明？」

曹不仁道：「這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爲，『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閑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的紀錄。」

「你們天外八魔，是怎樣被一統門收服的？」

「一個字，賭。」

「如何賭法？」

「當時，宇文無畏要我們天外八魔以車輪戰法，每人跟他交手三百招……」

小酒鬼插口笑道：「每人三百招，八個人豈非是兩千四百招？」

小辣椒白了他一眼，道：「你很聰明啊！」

小酒鬼向她扮了一個鬼臉，說道：「妳卻太笨，現在才知道我小酒鬼是個聰明人。」

「哼！」小辣椒轉向曹不仁道：「你們的賭注是什麼？」

曹不仁道：「賭注是一統門的基業和我們天外八魔的自由。」

「啊……」

「如果宇文無畏接下我們的車輪大戰而不敗，我們天外八魔就成爲一統門的八大護法，否則，一統門就讓給我們天外八魔。」

「看來，這賭法還算是公平。」

「也許吧。」

「結果，宇文無畏贏了這個東道？」

「是的，說來眞教人爲之氣結。」

「怎麼說？」

「當時，他接下我們的車輪大戰之後，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以後呢？」

「以後，當然是我們天外八魔成了一統門的八大護法，一統門的勢力如日中天，成爲武林中黑白兩道的盟主。」

小辣椒道：「我是說，以後，一統門又是怎樣瓦解的？」

「這個……」曹不仁向李十全看了一眼，說道：「這就要說到當時的另一位武林異人了。」

話鋒一頓，又道：「當時，那位異人年紀很輕，如果現在還健在，也可能不會超過七十歲……」

小辣椒又忍不住截口問道：「那是誰呢？」

曹不仁同答道：「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自稱是『死神』……」

「好可怕的名稱！」

「是很可怕，其實，『死神』二字，對那位異人來說，倒是名符其實的。」

「死神很愛殺人？」

「當然，不愛殺人，又怎麼能稱爲死神。」

「他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當然是殺壞人，很可惜，死神像夜空中的流星，雖然發出耀眼光芒，卻一下子就消失了。」

「啊……」

「死神出現江湖，前後不過三年，他武功高絕，嫉惡如仇，三年中死在他手中的大壞人，至少也在一千個以上。」

小辣椒伸了一下舌頭，道：「這是說，他平均每天至少要殺一個人？」

曹不仁苦笑道：「大概是吧！」

小辣椒道：「難道說，一統門就是在死神手中瓦解的？」

「可以這樣說。」曹不仁回憶着道：「當時，死神向一統門挑戰，並指定堂主級以上的人都要到齊，地點就在一統門總壇後面的山谷中。

「那是一個雷雨交加的日子，一統門方面，正副門主加八大護法，外加四大堂主，一共是十四個，而死神卻只是一個人而已。」

小辣椒道：「十四對一，一統門應該算是佔盡優勢。」

曹不仁苦笑道：「但事實上，副門主和四大堂主，以及我們天外八魔中的老二，老八都當場慘死，當我們剩下的六個和宇文無畏也正岌岌可危時，忽然發生強烈的大地震……」

「啊……」

「在天崩地裂的大地震中，全部被活埋了。」

「你是怎麼出來的？」

「我是被『簫聖』一陽子前輩救出來的，所以，我洗心革面，伺候他老人家的徒弟水洞主。」

「那位不老妖姬，是否也是一陽子前輩所救？」

「不知道，」曹不仁蹙眉說道：「在我昨宵看到西門美玉以前，我還不知道有第二個被救出來的人，但現在，我已知道，當時被活埋的八個人中，至少還有三個人活着。」

小辣椒道：「還有一個是誰？」

「死神……」

曹不仁邊說邊向李十全看了一眼。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啊……」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敎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眞的着了迷？」

「是眞的。」

「照我的忖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爲……」曹不仁悠悠地道：「我已斷定你就是死神的傳人。」

所有目光都集中投向李十全。

李十全一楞，說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等于已承認他是死神的傳人了。

小辣椒搶先問道：「你眞的是死神的傳人？」

× × ×

小辣椒是丁二先生雲蘿仙子的徒弟，加盟「四騎士」之後，又接受李十全的指點。

至于假和尚、小酒鬼二人，本來也是各有師承，加盟「四騎士」之後，經封餘生特准，連同小辣椒都收爲記名弟子，由李十全代師傳藝。

所以，到目前爲止，小辣椒、小酒鬼、假和尚等三人，對李十全是亦師亦友，對封餘生的一切，卻是一無所知。

× × ×

李十全正容點頭，道：「是的。」

小辣椒苦笑。

假和尚也苦笑道：「大哥，爲什麼一直都瞞着我們？」

小酒鬼也附和着道：「是啊！那是爲什麼？」

李十全道：「恩師交代過，在沒有人瞧出我是死神的傳人之前，不許公開身份，也不許過露鋒芒。」

「啊……」小辣椒接問：「現在，可以公開身份了？」

「不錯。」

「以前，你對敵時，也保留了部份實力？」

「是的。」李十全轉向曹不仁道：「你糟老頭是如何看出老子的來歷的？」

曹不仁道：「因爲，我是跟死神打過交道，而倖逃不死的人。」

「說的還不夠明白。」

「不是我說的不夠明白，是你隱秘身份的方式還不夠徹底。」

「啊……」

「據我所知，死神所用的寶劍名爲『三星神劍』，劍葉和劍柄上都用寶石鑲成日、月、星的三星標記。」

「不錯。」

「現在，你的寶劍上雖已添上一層烏金，但劍柄上的三星標記卻未加掩飾。」

「你……眞是有心人。」

「所以，昨宵我一見你的劍柄，就斷定你是死神的傳人。」

「還知道些什麼？」

「還知道令師擅長『九轉百幻萬應神功』，可以任意變幻自己的外形和嗓音，同時，也能在毫無所覺狀態下，遇到強敵偷襲時自生反應。」

「不錯。」

「所以，昨宵我及時提醒你，不過是順水人情，當時，即使我不提醒你，西門美玉也傷害不了你，何況——」

李十全笑問：「何況怎樣？」

曹不仁神秘地一笑道：「西門美玉根本就不會傷害你。」

李十全一怔，道：「那是爲什麼？」

曹不仁道：「因爲，西門美玉之所以成爲『不老妖姬』，主要原因就靠採補，像你這種條件的年輕小伙子，打死她也捨不得……」

李十全截口苦笑道：「夠了。」

曹不仁神色一正，道：「平心而論，令師雖然殺孽太重，但他殺的都是該殺的人，而且，他的成就也絕對是空前的。」

丁二先生插口道：「是的，傳說中的死神是武林中的煞星和救星，也是武林中的奇才、鬼才，和通才，不但精通各門各派的武學，而且，還能融滙貫通，推陳出新。」

李十全苦笑道：「很可惜，老子資秉太差，學的還不及他老人家的五成。」

小辣椒嬌笑道：「很不錯啊！我們的龍頭大哥，也懂得謙虛了。」

李十全笑道：「妳懂個屁，謙虛是美德呀！」

小辣椒正容道：「現在說正經的，當年被地震活埋的人，可能已全部脫險？」

曹不仁搶先問道：「何以見得？」

「我當然有根據。」

「請說。」

「第一，那個神秘組合的少主叫宇文白，很可能就是以前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的兒子或孫子？」

「唔……」

「第二，昨宵，西門美玉曾經說過一句話，你還記不記得？」

曹不仁苦笑道：「我這糟老頭記性太差，記不得了。」

小辣椒對他道：「她說『我們都在找你』……」

「對對對……她是這麼說過，看來，還是女孩兒比較細心。」

「別向我臉上貼金，現在你說，她那句話，表示一些什麼呢？」

曹不仁苦笑道：「雖然不是表示另外五個都已全部脫險，也是表示已有部份脫險了。」

丁二先生輕嘆一聲，道：「如果那五個都已全部脫險，那麼，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實力，還是很令人頭痛的……」

一艘小艇，疾駛而來。

丁二先生目光一凝，說道：「是水蜜桃。」

不錯，小艇上羅衣飄拂的，正是水蜜桃。

當小艇還在五丈之外時，水蜜桃已飛身而起，輕盈曼妙地落在遊艇上。

丁二先生說道：「看來又有了新的任務。」

「是的。」水蜜桃將兩個信函分別交與李十全、丁二先生，道：「請二位先看看洞主的指示，我還有話轉達。」

丁二先生，李十全二人分別看過信函之後，水蜜桃又道：「都記下了？」

丁二先生　李十全默然點頭。

水蜜桃道：「我來此之前，死神前輩要我轉告李公子，他老人家當年未完成的任務，着由你儘速完成，務必在一統門還沒正式東山再起之前，加以撲滅。」

李十全含笑點了點頭，說道：「得令……」

×　×　×

「得令！」

「再加勁……」

「……」

「你……眞差勁……」

滿身大汗的宇文白，「滾鞍下馬」，像一隻鬥敗的公鷄，長吁一聲：「我已經盡了力。」

西門美玉不勝幽怨地道：「年紀輕輕，還不如你老爸。」

西門美玉不愧那「不老妖姬」的綽號，不但面孔看起來有如二十三四的少婦，也仍然具有少婦的美妙胴體。

宇文白苦笑道：「就是由于妳是我老爸的情婦，我心中才覺得怪怪的，也才影響我的表現。」

西門美玉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不必找什麼藉口了，銀樣蠟槍頭就是銀樣蠟鎗頭……」

「不對……」他再度騰身「上馬」。

「你……」她不勝驚喜：「你的復元力倒是很快……」

宇文白一面全力「馳騁」，一面喘息着道：「現在說老實話，方才是太緊張……這一次……一定要妳好看。」

西門美玉像一條八爪魚，緊緊地纏住他，俏臉上是一片旣滿足，又嘉許的神情：「唔……這才是眞正的男子漢……」

她不但口頭嘉許，也以美妙的動作婉轉承迎。

「這一次」他果然顯示出「眞正的男子漢」的氣概，將她一次又一次地送入銷魂妙境。

良久良久之後，她才發出一聲滿足的輕吁，道：「唔……孺子可教……有後望焉……」

宇文白得意地笑道：「我馬上可以來一個『梅開三度』，妳信不信？」

「信，不過，不用了，身體要緊，」她吻了他一下：「留待下次表演吧！現在，趕快穿好衣衫，別誤了公事。」

「還有甚麼公事？」

「是很重要的公事。」

「是我老爸交代的？」

「不錯。」

「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西門美玉反問道：「你說，你對於你老爸所交辦的事，辦得好不好？」

宇文白苦笑：「不好。」

「你自己都認爲辦得不好，你老爸當然不可能認爲你辦得好。」

「我老爸怎麼說？」

「他說，你好大喜功，剛愎自用，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成天在女人堆中鬼混，不是做爲一個武林霸主的材料。」

「可是他只有我這個寶貝兒子，總不能將大好基業送給別人吧。」

「所以，他將你交給我，要你跟在我身邊，多多學習。」

宇文白邪笑道：「妙極妙極，剛才的學習，我已獲益良多。」

「別油咀滑舌，走，走遲了，可能會錯過這一場熱鬧。」

「這到底是什麼熱鬧，妳還沒有說明哩！」

「你有一位叫宇文敖的叔祖父，知不知道？」

「知道，他就是長春島島主。」

「當年，宇文敖跟你的祖父相處不好，一怒而去長春島，這之後，一直沒有往來……」

「這些，我也知道。」

「現在，宇文敖已率領大批人馬，重入中原。」

「眞的？」

「你連我的話都不信？」

「很抱歉，」宇文白含笑接問：「是不是由於本門東山再起，叔祖父盡棄前嫌，前來加盟助陣？」

西門美玉投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你想得眞美。」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你不想想，一統門東山再起，還在保密中，宇文敖怎會知道？」

「那……」

「告訴你，宇文旨是前來向四騎士尋仇的。」

宇文白一怔，道：「我叔祖父跟四騎士之間，有甚麼仇？」

西門美玉媚笑道：「你呀，只懂得成天偎在女人的褲襠中，正經事甚麼都不知道。」

宇文白涎臉笑道：「古人說得好，歡樂須及時，莫待……莫待……」

他搔着頭皮苦笑：「眞他媽的要命，一時之間就是想不起來。」

西門美玉道：「姑奶奶告訴你，小寶貝，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

「對對對……所以，我成天偎在女人的褲襠中，沒錯，沒錯啊。」

「是沒錯，姑奶奶再告訴你，宇文敖之所以向四騎士尋仇，是由於四騎士在不久之前，殺了他的三個兒子。」

「啊……」

「這當然是一場龍爭虎鬥，你老爸正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現在，我明白了……」

×　×　×

傍晚。

荒山古道。

暮色蒼茫，西風蕭瑟中，一輛雙套馬車在古道上飛馳。

馬車車廂密閉，看不到坐在裏面的是甚麼人。

駕車的車把式是小酒鬼。

假和尙正騎着一匹黃驃健馬，隨後護送。

瞧這陣容，毫無疑問，車廂中一定是李十全和小辣椒。

小酒鬼探懷取出酒囊，喝了一口之後，笑問道：「龍頭大哥，關在車廂中，會不會覺得氣悶？」

車廂中傳出李十全的語聲道：「只要有小辣椒在一起，就不會氣悶了。」

「啊——龍頭大哥，你現在在做什麼呀？」

「自然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呀！」

小辣椒的語聲含嗔嬌叱道：「抱你的頭！」

「哈哈哈……」三個「男人」都縱聲大笑。

小辣椒怒聲道：「不許笑！」

李十全的語聲道：「行，男子漢，大丈夫，說不笑就不笑……」

「這才乖，」小辣椒的語聲道：「小酒鬼，你不要沒話找話說。」

「是，姑奶奶。」

「我問你，到前頭小鎭還有多遠？」

「不遠，也不近，大概半個時辰就到了。」

「哦？還要半個時辰，那不是早就天黑了。」

「天黑了才更好呀！」

「天黑了爲什麼更好？」

「可以爲所欲爲啊！哈哈哈……」

古道旁的密林中傳出一聲冷笑：「死到臨時，還在肉麻當有趣。」

人影飛閃，前頭十多丈處已出現四個勁裝大漢，一字橫排，將古道阻住。

馬車在那四個勁裝大漢前三丈處停了下來。

小酒鬼吡牙一笑：「要買路錢？」

那四個勁裝大漢，全部人高馬大，每一個都比四騎士中身材最高的假和尙還要高出一個頭，站在那兒，就像四座鐵塔。

最右邊的一個冷笑一聲：「不要錢，要命。」

小酒鬼道：「很好，先報名！」

「長春島主駕前四大金剛。」

「你們四個是爲宇文敖的三個寶貝兒子復仇而來？」

「不錯……你就是四騎士之中的小酒鬼？」

「正是。」

「後面那騎馬的是假和尙？」

「唔……」

「還有兩個在車廂中？」

「你好像很聰明呀！」

「叫他們都滾出來吧，咱們一個對一個。」

小酒鬼冷笑道：「你以爲，你比你們島主的三個兒子還要高明？」

「混小子，你敢瞧不起咱們……」

接口的是最左邊的一個，說話間，已仗劍飛撲過來。

別瞧他人高馬大，身手倒是輕靈而又俐落，那飛撲之勢，更是快速驚人。

李十全沉喝一聲：「讓我來。」

車廂門窗應聲飛起。

那勁裝大漢眼看就可將小酒鬼刺個對穿時，眼前卻已不見人踪。

他心中一凜，想收招變式卻已不可能，連人帶劍刺向車廂中的李十全。

火爆的場面，一下子靜止下來。

那勁裝大漢取代小酒鬼的地位，站在車轅上掙得滿臉通紅。

小酒鬼正趺坐車廂頂上乘風涼。

端坐車廂中的李十全，右手摟着小辣椒的柳腰，左手食中二指夾着對方的劍尖，臉上一片似笑非笑的神情，咀邊的「狗尾草」連連翹動着。

那勁裝大漢臉色一變再變。

他的三個同伴也飛掠過來，看到這情形，也是臉色一變再變。

那勁裝大漢再度奮力一掙，還是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他，羞憤交迸下，憤然震斷長劍，以斷劍刺向李十全。

不！不是「刺」是「送」——乖乖他將斷劍「送」到李十全手中，人卻被李十全「送」到丈八之外而楞在當場。

不但那勁裝大漢楞在當場，他的三個同伴也同時楞住。

而且，連四騎士中的其他三位也都楞住了。

他們三位雖然知道這位亦師亦友的龍頭大哥的武功高出他們甚多，卻不曾想到會高到這種程度。

平心而論，宇文敖手下的四大金剛，絕對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他們四個的身手，比起他們的少主「東海三蛟」來，絕對只強不差。

要不然，宇文敖的復仇行動中，又怎敢派他們四個打頭陣。

當然，之所以有這樣的情形，是由於李十全已決定以死神傳人的身份「敞開來幹」有關。

以前，李十全儘可能避免鋒芒太露，不得不保留大部份實力。

現在，既已決定「敞開來幹」，自然就可以放手施爲了。

× × ×

李十全揮揮手，道：「老子不想難爲你們，去叫你們島主來！」

說話間，隨手一抖，那支奪自對方手中的斷劍，化成片片鐵骨，洒落車前。

不遠之處，傳來一聲沉喝：「四金剛，退下！」

「是……」

正不知如何自處的四大金剛，如逢大赦地退到五丈之外。

人影一閃，車前已經多出一位灰衣老人。

此人約莫六十七八年紀，身材魁偉，慈眉善目，一臉和氣，一臉笑容。

如果以貌取人，誰都會認爲他是一位菩薩心腸的長者。

實際上又如何呢？

灰衣老人目注李十全，慈祥地一笑道：「李十全，咱們又碰頭了。」

李十全一怔，道：「老子沒見過你，報名！」

灰衣老人「哦」了一聲，說道：「對了，咱們雖然是再度碰頭，卻是第一次見面。」

李十全一怔，道：「此話怎講？」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小老弟，還記不記得『望獅台』上的那個『老鬼』？」

李十全啞然失笑道：「你就是『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你怎麼還沒死？」

「笑面人屠」屠萬夫是被李十全由「望鄉台」的樓板下出其不意，震落千丈絕澗中的。

當時，他們雙方沒有見過面，所以，才有前面的那一段對話。

屠萬夫笑意盎然地道：「沒辦法，老天爺認爲我殺的人還不夠，不但不讓我死，而且還在絕澗中給我安排一支千年何首烏……」

有急驟的蹄聲遙遠傳來——

李十全悠悠地道：「所以，你現在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他邊說邊將懷中的小辣椒推向一旁。

那急驟的馬蹄聲，越來越近。

屠萬夫連連點頭，道：「服過千年何首烏，就是想不更進一步也不行啊！」

李十全道：「老子倒有一個好辦法，讓你不能更進一步的好辦法。」

「哦……」

「那就是砍下你的狗頭！」

「鏘」地一聲，寶劍出鞘，同時，他右手中也出現一幅白底紅圈的三角小旗。

雪白的小旗。

血紅的日、月、星三星標記，強烈對比下，令人悚目驚心。

還有，他那蒙住寶劍的一層烏金，也早已揭掉，現出三星寶劍的本來面目。

澄澈如一泓秋水的劍葉上，兩面都用小粒的血紅寶石嵌成日、月、星的三星圖案。

這就是當年死神所用的「三星寶劍」和「三星追魂令」。

雖然只風光了三年，但五十歲以上的武林中人，一定都記得，那是比閻王駕前黑白無常的「勾魂令」更恐怖的玩藝。

× × ×

屠萬夫一看到那兩件玩藝，立即本能地臉色大變，騰身倒射。

慌不擇路，屠萬夫這一倒射，剛好撞在急馳而來的一位騎士身上。

那位騎士身着青衫，紅光滿面，鬚髮如銀，有如南極仙翁。

此人就是長春島島主宇文敖。

宇文敖的後面還有八騎人馬——四大護法和四大堂主。

再加上打前站的四大金剛，長春島可說是精英盡出了。

× × ×

屠萬夫撞在宇文敖的身上，就像是撞在一堆棉花上一樣，無處着力。

宇文敖輕輕地托住屠萬夫，飄身下馬，並訝問道：「老弟何事驚慌？」

屠萬夫心有餘悸地道：「死神……」

宇文敖臉色大變，道：「死神？」

「是的。」

「在哪裏？」

「在這裏……」

接口的是李十全。

李十全已卓立馬車前，小辣椒、小酒鬼、假和尚等三人並立車側。

屠萬夫好像才省悟到自己的失態，老羞成怒下，老臉一沉，道：「小子！就算你是死神重生，老夫也不怕！」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是的，你方才的表現，就是『不怕』的最好證明。」

屠萬夫幾乎連人都要氣炸了。

但宇文敖卻拍拍他的肩頭，傳音說道：「老弟冷靜一點……」

李十全又道：「其實，你大可不必這麼緊張，死神並沒死去，談不上甚麼『重生』不『重生』，老子不過是死神的代表而已。」

宇文敖注目接問：「你是死神的什麼人？」

「老子是死神的徒弟。」

「你們四個就是四騎士？」

「不錯。」

「你是四騎士的首領李十全？」

「正是。」

「你知道老夫是誰？」

「別廢話！」李十全冷然接道：「宇文敖，你要爲你的三個寶貝兒子復仇，就早點動手……」

× × ×

十多丈外一株參天古松上，正藏着兩個人。

那正是宇文白和「不老妖姬」西門美玉。

宇文白斜倚一根巨大的椏枝上，西門美玉的嬌軀整個偎在他的懷中。

這二位，眞是懂得享受人生的人，目前這樣子，既可居高臨下看熱鬧，又可以互相溫存。

月亮也很湊趣。

雖然夜幕已垂，但初昇的滿月，清輝遍地，視野良好……

× × ×

宇文敖冷笑道：「你夠豪爽，冲着你這一份豪爽，老夫也只要砍下你們四個的腦袋就行了。」

「匡郎」一聲，已亮出九環金刀，手一抖，「嘩啦啦」聲中，喟然長嘆：「封刀已逾半甲子，想不到今宵還要……」

接下來的是一聲長嘆。

屠萬夫連忙接口道：「島主，有道是笨鳥先飛，這頭陣請讓給我。」

「好，小心一點。」

「我知道。」

屠萬夫亮出鬼頭刀，緩步前行。

李十全笑笑道：「屠老鬼，要拚老命，就快一點，要是怕死，夾着尾巴滾蛋還來得及……」

屠萬夫截口怒叱：「小狗看刀！」

話出招先，「小狗看刀」一句話中，已攻出三十六刀。

狠、準、快，三十六刀就有如一氣呵成。

李十全沒有反擊，從容接下三十六刀，並朗聲笑道：「你眞教老子失望，那支千年何首烏，好像餵到狗身上去了。」

三句話的工夫，屠萬夫又攻出七十二刀，圍着李十全轉了三圈。

李十全仍然只守不攻。

屠萬夫展開第三輪的快攻。

這回，李十全有了不同的反應——他那防守的劍幕中，迸射出萬十道的血紅光芒。

冷月清輝之下，那百十道的血紅光芒，就像是初昇旭日所迸射出來的耀眼金芒似的。

凡是聽說過以往死神作風的人都知道，血紅光芒是三星神劍上的紅寶石受到無上內力所激發出來的寶光。

那也是死神要殺強敵的光芒。

一旁掠陣的宇文敖臉色大變地飛身支援，並促聲勁喝：「屠老弟快退！」

「還退得了！」

李十全冷笑聲中，同時發出一串「叮叮」脆響，如砍瓜切菜似地，「噗噗」聲，最後是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

一切歸于靜止。

宇文敖被震退丈五之外，老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默然無語。

屠萬夫的鬼頭刀被削成一片片鐵屑。

生龍活虎似的屠萬夫已被斷成七八塊——這還是宇文敖及時支援，否則，屠萬夫的死狀必然更慘。

李十全好像是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一樣，咀邊的「狗尾草」習慣性地一翹一翹的。

情況很明顯，他對宇文敖已經手下留了情。

宇文敖強抑心中激動，冷冷地道：「李十全，你雖已手下留了情，老夫可絕不領情！」

宇文敖不愧是老一輩的成名人物，並不隱瞞自己的敗績。

李十全淡然一笑道：「老子也並沒有要你領什麼情。」

「老夫也不妨老實告訴你，錯過今宵，老夫還是要設法殺你們四個。」

「隨便……」

宇文敖目光一掠屠萬夫那慘不忍覩的殘屍，長嘆一聲道：「年紀輕輕，殺人的手段好殘忍！」

「閣下忘了，屠萬夫殺過多少人？」

「令師呢？」

李十全眉梢一揚，道：「老子師傅殺的都是該殺的人。」

「該殺的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有道理，老子請教，死在該殺的人手中的無數不該死的人，難道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宇文敖被堵得啞口無言。

李十全神色一正，道：「閣下可以請了，在下有幾句臨別贈言，不知你愛不愛聽？」

宇文敖漠然點頭，道：「說吧！」

李十全又以他那吊兒郎當的神態道：「今後，你要找老子尋仇，老子不計較，只希望你保持過去不跟一統門同流合汚的風範，不要跟死灰復燃的一統門餘孽有什麼勾搭……」

宇文敖一楞道：「怎麼，一統門又捲土重來？」

李十全道：「不錯，他們早已藏身在右邊的密林中，最近的兩個就在那株參天古松上……」

邊說邊目注宇文白、西門美玉藏身的那株古松上，朗聲笑道：「二位，戲已看夠，是否也該下來了？」

「高明……」

西門美玉嬌笑聲中，偕同宇文白飛身飄落當場。

宇文白並向宇文敖深深一躬，道：「叔祖父您好！」

「不好……」

宇文敖一揮手，飛身上馬，率領着他的手下人絕塵而去。

這時，左右兩邊密林中，都有人緩步而出。

右邊密林中出來的是一個藍衫中年文士，和三個鬢髮斑白的灰衣老人。

黃衫中年文士就是宇文無畏的兒子，宇文白的父親，即將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門主宇文子都。

三個灰衣老者是天外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老四皇甫仲、老六力英豪。

加上老三西門美玉，天外八魔已到了一半，這也就是說，還活着的天外八魔中人全到齊了。

再加上宇文子都，宇文白父子倆，這一份實力是夠瞧的。

左邊密林中出來的是水長東，丁二先生，少林羅漢堂主持明心大師，武當長老一葉眞人、曹不仁等五位。

而曹不仁的手中還抓着一個人——李哲。

李哲面如死灰，垂首不語。

水長東還是一身青布衫裙，但頭上多出一幅包頭的青布。

撤開四騎士不說，雙方陣容倒也算是旗鼓相當。

宇文子都對于水長東等人的適時出現，似乎殊感意外，而臉色爲之一變。

李十全已于水蜜桃所交付的密函中知道了水長東就是他母親白冰玉的化身，因此，一見面就激動地叫道：「娘……」

白冰玉淒然一笑，道：「虎兒，千言萬語併做一句，娘對不起你……」

李十全連忙說道：「娘，千萬別這麼說……」

白冰玉道：「有些話，我必須當衆說明，多年苦心孤詣，我只爲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公事，那就是奉恩師之命，預防一股邪惡勢力的死灰復燃。

「很慚愧，我一直沒查出那股邪惡勢力究竟是什麼人，一直到昨天，才由死神大俠相告，是一統門的餘孽在作怪。

「第二件是私事，就是手刃李哲、趙得柱二人，由于小鳳的關係，趙得柱我已寬恕了他，現在，李哲這匹夫由你親自手刃父仇……」

目光轉向曹不仁，道：「糟老頭，請將李賊的穴道解開，扔過去，讓他作公平之一搏。」

「是！」曹不仁解開李哲的穴道，隨手抓起向李十全一扔，說道：「小老弟接着！」

李十全沒有接。

事實上，李哲已在半途中猛打千斤墜，瀉落在李十全身前三丈處。

李十全納劍入鞘道：「你沒有兵刃，我也以徒手超度你，現在，你可以先活動一下筋骨。」

「不必！」

李哲慘然一笑，左手一抬，猛然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霍」地一聲，腦漿與鮮血迸射中，徐徐地倒了下去。

李十全怔了一下，道：「也好，免得有汚我手……」

現場中沉寂少頃之後，白冰玉向宇文子都揚聲問道：「你就是即將東山再起的一統門門主宇文子都？」

宇文子都冷然點點頭，回答道：「不錯。」

「你已知道李十全是死神的傳人？」

「不錯。」

「當年，死神爲什麼如此嗜殺？並必欲消滅你們一統門，你知不知道個中的原因？」

「不知道。」

「也不知道死神的姓名來歷？」

「廢話！」

「不是廢話，現在，我告訴你……」

所有正邪羣豪的目光，包括李十全在內，都一齊投向白冰玉。

白冰玉徐徐地道：「死神姓杜，名恆，他的父親杜天行跟宇文子都的父親宇文無畏同爲邊關守將，宇文無畏是杜天行的副手。

「在一次瓦剌入侵的大戰中，乘勝追擊，消滅了一個瓦剌部落，俘獲一位美麗的公主和巨額的金銀珠寶。

「財色動人心，宇文無畏想將大批財富據爲己有，辭去官職，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但杜天行堅決反對，要將巨額財寶呈繳朝廷。

「心懷叵測的宇文無畏，乃偕同心腹發動兵變，將杜天行制服，並僞造杜天行的通敵文件昭示部屬，呈報朝廷。

「於是，戰功、財寶、美人都歸宇文無畏所得，而杜天行以通敵叛國罪，滿門抄斬……」

宇文子都截口冷笑道：「這些，都是死神杜恆所說？」

「不錯。」

「既然當時杜家已經滿門抄斬，杜恆又怎能活到今天？」

「問得好，」白冰玉輕嘆一聲：「說來也是天意，當時的杜恆，正跟一位風塵奇俠學藝天山，才倖免一死。」

「以後呢？」

「以後，宇文無畏達到了他辭官開創一番事業的願望，當杜恆藝成下山時，一統門的勢力正如日中天。

「當時，杜恆於明查暗訪，獲得乃父的寃情之後，曾獨闖禁宮，面謁皇帝，請求爲父平反，皇帝也曾一口答應。

「可是，光是皇帝答應不管用，在有關部門『推、拖、拉』的情況下，一晃二年沒有下文。

「杜恆忍無可忍下，於是決定以自己的力量復仇雪恨。

「首先開刀的，是主審他父親那個案子，也曾受過宇文無畏的好處的那個混帳官兒，其次是陽奉陰違，故意不予平反的那批狗官。

「然後，就以『死神』身份，在江湖上對白道中的僞君子和黑道巨擘，展開血腥屠殺……」

宇文子都又截口問道：「他爲什麼不立即找先父復仇？」

白冰玉道：「這當然也有原因……」

「什麼原因？」

「杜大俠認爲，由於宇文無畏的利慾薰心，挾嫌誣告，使他一家三十餘口，寃沉海底，杜大俠如果也來一個滅門報復，殃及無辜，於心不忍，但只殺宇文無畏一人，又太過便宜，於是他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要宇文無畏在死前受到三年精神上的折磨，這也就是說，當他對宇文無畏採取行動的三年之前，就已經通知了宇文無畏。

「所以，武林中，最先知道死神身份的人也就是宇文無畏，但是，他卻秘而不宣。

「也所以，宇文無畏在那三年之中，除了自己勤練武功之外，也全力擴充實力，並設法拉攏天外八魔。」

宇文子都冷笑道：「可惜先父已經作古，你這一面之辭，有幾成眞實性，已沒法攷究。」

白冰玉道：「由於宇文無畏已在復仇行動的大地震中遭到天譴，杜大俠刦後餘生，也大徹大悟，不再追究什麼，也不打算再殺人，這一點，杜大俠的徒弟李十全可以證明。」

宇文子都說道：「李十全能夠證明什麼？」

白冰玉道：「在我說明這些之前，李十全只知道他師傅叫死神，叫刦餘生，其餘都一無所知，你說，這能證明一些什麼呢？」

「那麼，他爲什麼又向本門尋仇？」

「這就要問你自己了。」

「問我？」

「不錯，你自己的作爲，比你老子更爲殘忍、狠毒，尤其是以藥物和特殊手法所造成的活死人，更是慘無人道。」

「……」宇文子都默然無語。

「杜大俠雖然不再尋仇，卻並未放棄對一統門的注意，所以，現在的結果，完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

「……」宇文子都仍未接腔。

「再說，以你的作爲來說，即使杜大俠不讓李十全出面，我也不會放過你。」

宇文子都訝問道：「妳我之間又有什麼過節？」

白冰玉道：「你我之間，沒有什麼過節，我辦的是公事，我奉恩師一陽子之命，隱居漂渺山虛無洞，就是要伺機剷除武林公敵。」

宇文子都仰首大笑道：「好，理由都給你佔盡了，不必再說什麼了，劃下道來吧！」

白冰玉道：「不必劃道，你們父子加天外八魔中的四個餘孽，一共是六個，除了你的兒子造孽還不算多，可以免死之外，其餘五個都死定了，至於我這邊，只由我們母子倆出手……」

宇文子都目光一亮，道：「其餘的人眞的都不出手？」

「絕對眞的。」白冰玉沉喝一聲：「虎兒！」

李十全含笑接口：「虎兒在。」

白冰玉道：「動手吧！別弱了死神傳人的名氣。」

「得令……」

「鏘」地一聲，身劍合一射向宇文子

都。

身形所經，右手順勢一掌，將八魔中的老六力英豪擊得踉蹌追向白冰玉身前，李十全是左撇子，左手使劍。

白冰玉撿了個便宜，手中白玉簫順手一敲，力英豪的腦袋開了花。

白冰玉首開紀錄，而且「槓上開花」——左手一揮，宇文白被震飛三丈之外，一身功力同時被發掉。

李十全還沒到達宇文子都身前，就被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和老四皇甫仲聯手截住。

宇文子都和西門美玉卻雙雙撲向白冰玉。

這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最激烈，也最精彩的惡鬥。

但由於雙方的動作都太快了，只見刀光劍氣不見人影！

當然也不可能分辨是誰佔了優勢。

遠在五丈之外的小辣椒向小酒鬼悄聲說：「小酒鬼，我好緊張。」

小酒鬼道：「別担心，妳應該對我的龍頭大哥有信心。」

假和尚道：「也應該對龍頭大哥的娘有信心。」

一聲慘呼，皇甫仲踉蹌後退七八步，頹然倒下，他的胸前竟然揷着他自己的長劍。

白冰玉也好像不甘在兒子的面前示弱——皇甫仲才倒斃下去，西門美玉也悶哼一聲，被震退三步，於鮮血狂噴中倒了下去。

現在，白冰玉、李十全母子倆都成了一對一。

二對一都不曾佔得上風的宇文子都、柏文山二人，現在這情況，自然是更爲吃力了。

宇文子都眼看大勢已去，已存「腳底抹油」的打算，且戰且退。

就在這時候，李十全的寶劍上迸射出一片耀眼紅芒。

緊接着，一聲慘叫，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被齊肩腰斬。

宇文子都心膽俱寒中，騰身而起，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去。

李十全沉喝一聲道：「娘，讓我來收拾……」

李十全話沒說完，人已以御劍術追了上去。

只見兩道精虹以淩空之勢一扭，一絞，宇文子都連慘叫都不曾發出，就已經身首異處，隨着一蓬血雨，掉落地面。

當李十全回到白冰玉身邊時，白冰玉已揭去頭上的包頭青布——頭上牛山濯濯，戒疤猶新。

李十全一愣之下，滿臉痛苦地跪了下去，道：「娘……妳這是爲什麼？」

白冰玉撫摩着他的頭頂，慈祥地一笑道：「痴兒，痴兒……不要難過，娘現在法號『百了』恩仇了了，一了百了，你該替娘高興才對啊……」

（全文完）

歷史故事

韓魯·編繪

除暴安良

朝廷有功之臣郭晞，以功臣自居，縱容自己的部下爲非作歹，老百姓怨聲載道。太尉段秀實有膽有識，不畏强暴，力斬歹徒，並使郭晞認識錯誤，從此嚴肅軍容軍紀，軍威大振。

一　唐代宗廣德年間，郭子儀的兒子郭晞担任行營節度使，駐軍邠州。郭晞凭着父親的高官和自己的戰功，懈怠法紀，不整軍容，每日追求享樂。



二　軍中士兵橫行霸道，成羣結伙在街市上搶奪財物，鬧得鷄飛狗跳，人心惶惶。

三　有人向郭晞報告士兵的暴虐行爲，郭晞說：「我的士兵曾浴血征戰，打出今日的太平天下，這點小毛病也值得大驚小怪？」一揮手，喝令士兵把來者轟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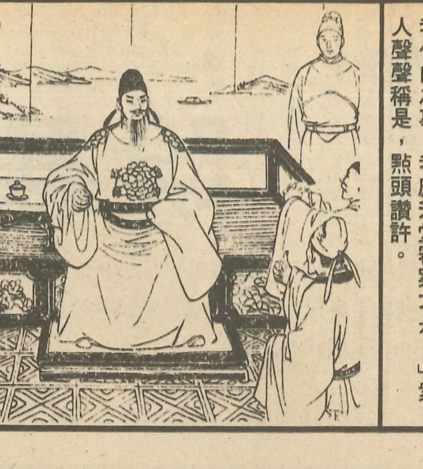
四　士兵受到郭晞的庇護，更加放肆。地方上的一些流氓、扒手，得知軍營是個避風港，紛紛用錢買通軍籍文書，報名參軍。



五　地痞合爲一股，肆無忌憚地搶奪老百姓的財物，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甚至把孕婦活活撞死。



六　老百姓苦不能忍，携兒帶女，抬死扶傷，來到邠州衙門前，鳴冤告狀。但衙門却終日關閉。



七　原來，邠州長官白孝德正在府中與眾人商議對策。白孝德說：「郭晞放縱士兵為暴，理應受到制裁，況且這也是我份內之事，我應升堂審案才是。」眾人聲聲稱是，點頭讚許。



八　「不過，」白孝德捻着鬍鬚說：「郭晞之父郭子儀是當朝副元帥，萬一得罪了他，恐怕我們諸位都吃罪不起呀！」眾人又都齊聲附和。



九　衙門以「老爺有病」為由，一連三天不升堂，老百姓苦苦哀求，不肯離去。



十　郭晞營中的那些兵痞得知老百姓告狀的消息，便到衙門前騷擾。他們橫沖直撞，尋事挑釁，告狀的百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真是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

十一　消息傳到涇州刺史段秀實耳中，這段秀實為人慷慨正義，早就對郭晞的行為不滿，眼下又見地方長官不給百姓作主，心中無比激憤，決定立即求見白孝德。



十二　二人相見，段秀實毫不客氣地責問白孝德：「天子把邠州百姓交托給您治理，您親眼看見百姓們遭受虐害，能忍心嗎？」



十三　白孝德被問得面紅耳赤，低頭沉思良久，問道：「依您之見如何辦呢？」段秀實說：「此地處於邊塞，禍亂危及國家，您應該立即除惡才是！」



十四　白孝德急忙搪塞說：「我又怎能忍看百姓的苦情？只是我官職太小，能力又差，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

十五　段秀實強壓怒氣，拱手對白孝德道：「我固然沒有什麼才能，只要您給我糾察軍隊的權力，我願意去試試。」

十六　白孝德呆呆地望了段秀實好一會兒，隨後寫下委任狀，任命段秀實為軍中執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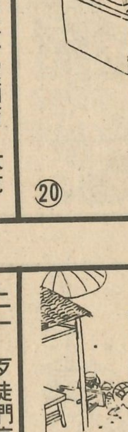
十七　臨別，白孝德千叮嚀萬囑咐，要段秀實謹慎行事，切不可惹出大亂子。段秀實慨然道：「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何亂之有？請您放心。」說罷，昂然而去。





十八　回來後，段秀實親自挑選精幹兵士組成執法隊，並對他們說：「身在軍籍，當以保國護民為本，若見到危害百姓的敗類，應捨身取義。」兵士們齊聲道：「願和您生死與共！」

十九　郭晞營中那些兵痞，根本沒把段秀實放在眼裏。一個傢伙氣勢洶洶地說：「他姓段的不來還好，來了，咱哥兒們幹得更歡！」眾歹徒一哄而起，嚷道：「走哇！給他點厲害看看！」



二十　歹徒們來到街上一家酒店，大吃大喝一頓。臨走，賣酒老頭要酒錢，被一個歹徒掄刀砍死。

二一　歹徒們瘋狂地把桌椅、酒器砸個稀巴爛。隨後，他們又把幾個大酒瓶抬到街上，當眾砸碎，甜酒流滿了街道。一個傢伙指着碎瓶對百姓們說：「敢要錢的睜眼看看！」





二二　此刻，日夜巡邏的執法隊正好趕到這裏，見此情狀，亮出兵刃，與歹徒們展開了一場拼殺。

二三　圍觀的老百姓也來助戰，他們掄起斧頭扁担，把歹徒們打得鬼哭狼嚎。經過一陣搏鬥，終於擒住了這些壞蛋。



二四　歹徒們被押進了執行廳，段秀實厲聲喝問。哪知歹徒們對罪行直言不諱，一個個挺胸迭肚，非常傲慢。段秀實怒火升騰，拍案而起，喝令左右，將歹徒推出斬首。



二五　歹徒們似乎胸有成竹，全無半點懼色。一個滿臉橫肉的傢伙說：「姓段的，你睜開眼看看我們是誰的部下！你殺了我們，看你自己還能活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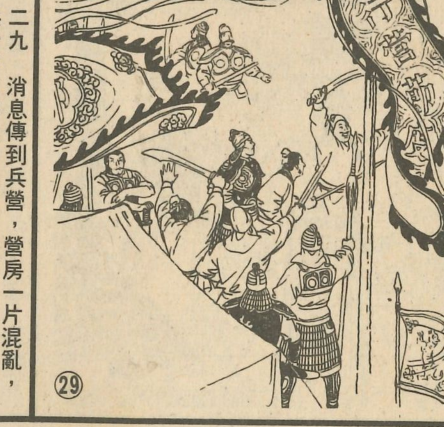
二六　段秀實冷笑一聲，指着歹徒們說：「我段某倘有一口氣在，決不與你們共戴一片天！——拉出去！」




二七　歹徒們被押到街心，一個個立時魂飛膽破，癱軟在地。段秀實當衆宣判，百姓無不拍手稱快，民心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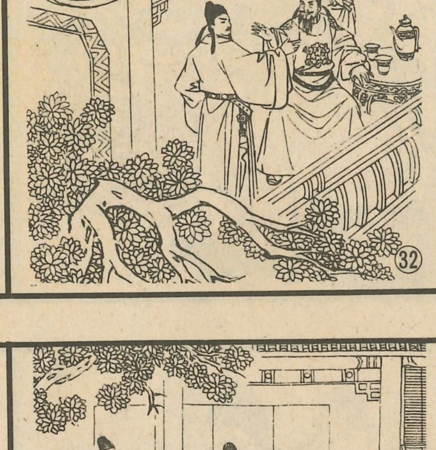
二八　段秀實依法處決了歹徒，並把他們的人頭插在槍尖上示衆，旁邊還掛了個牌子，上寫：「謹此爲訓」四個大字。



二九　消息傳到兵營，營房一片混亂，兵士中有的披甲執刀，準備與段秀實拚命，並揚言要追查後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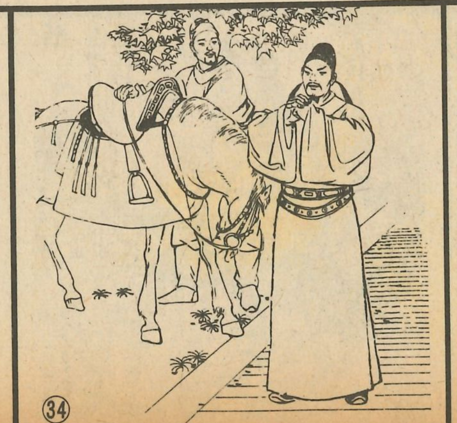
三十　白孝德聞訊，嚇得兩腋滾汗，急忙召見段秀實，責備他道：「讓你謹慎行事，你却闖了亂子，如何是好？」

三一　段秀實看着白孝德，一字一句地說：「自古道：『善惡之間，難得諧和，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此事與您無關，一切由我承擔。我立即就去郭晞兵營安撫士兵。」



三二　白孝德連忙攔阻說：「不可，不可，此去豈不是飛蛾投火！」段秀實說：「我想那郭晞乃是名將後代，是可以理喩的。萬一不成，殺身救國也是臣子的歸宿。」

三三　白孝德點點頭，一往深情地看着段秀實，心中十分慚愧。隨後，他傳令點派了幾十名衛兵給段秀實作隨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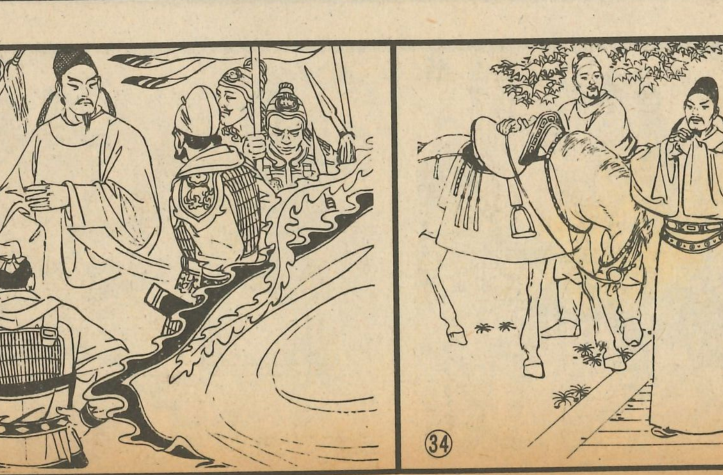

三四　段秀實婉言謝絕了。他說：「此行以理不以力，如帶衛兵，反會把事情弄復雜了。」最後，段秀實只選了一名瘸腿的馬伕作隨從。

三五　白孝德苦苦勸說不成，望着段秀實漸走漸遠的背影，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三六　不大功夫，段秀實和馬伕來到郭晞營門。守門衛兵認出了段秀實，嗖地抽出腰刀，殺氣騰騰地迎上前去，就要動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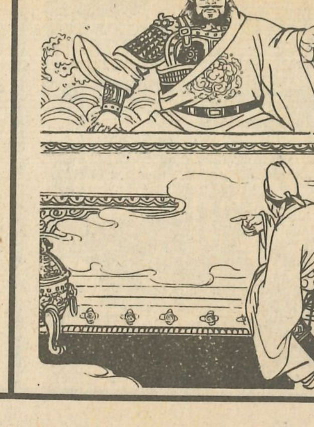
三七　段秀實毫無懼色，說聲：「且慢。」指着衛兵的盔甲笑道：「怎麼，殺我這樣一個老卒，還用得着渾身披掛嗎？別費事了，我帶着我的腦袋來了。」衛兵愣住不動了。

三八　段秀實嚴肅地責問說：「是我有意爲難你們嗎？是郭子儀副元帥虧待了你們嗎？你們身爲國家戰士，却殘害百姓，無非是想敗壞副元帥的名譽！快叫郭晞出來。」

三九　郭晞正在帳中生悶氣，忽聽傳報段秀實來到，不由得火冲心頭，大吼道：「好你個段秀實，我不找你，你反而打上門來。弟兄們，隨我出陣！」





四〇　郭晞領兵走到門口，抬眼一看，不由吃了一驚，段秀實身不帶刃，又無一兵一卒，這是怎麼回事？滿腔的殺氣不知怎的丟了一半。







四一　段秀實上前施禮，郭晞淡淡地說：「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有話就請直說。」左右兵士舞刀挺槍，恨不得把段秀實撕成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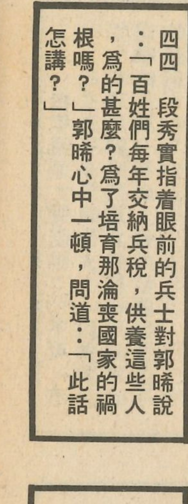




四二　段秀實全不計較，從容地說：「將軍之父是當朝副元帥，幾十年南征北戰，立下了充天塞地的戰功，提起副元帥的英名，誰不稱頌！」

四三　郭晞聽罷，心中泛起一絲甜意，但仍餘怒未消地說：「那頂甚麼用？到如今，還不是連個士卒也保護不住！」

四四　段秀實指着眼前的兵士對郭晞說：「百姓們每年交納兵稅，供養這些人為的甚麼？為了培育那淪喪國家的禍根嗎？」郭晞心中一頓，問道：「此話怎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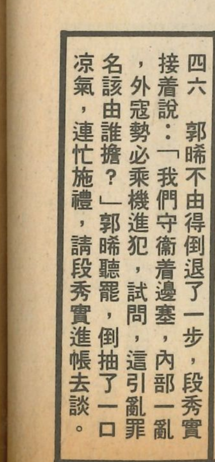



四五　段秀實跨上一步，莊重地說：「官逼民反，自古如此。如今你的士兵欺凌百姓，無惡不做，人民豈能不反？」





四六　郭晞不由得倒退了一步，段秀實接着說：「我們守衛着邊塞，內部一亂，外寇勢必乘機進犯，試問，這引亂罪名該由誰擔？」郭晞聽罷，倒抽了一口凉氣，連忙施禮，請段秀實進帳去談。



四七　郭晞給段秀實讓了座位，說：「將軍所講，使我感到震驚，請您言明我的治軍過失。」

四八　段秀實直言不諱地講起軍營中受賄納奸的弊端，並告誡說：「如不迅速治理，國亂不出幾日，副元帥一世英名，就要淪喪在將軍手中了。」

四九　郭晞出了一身冷汗，翻身向段秀實拜倒，感激地說：「若非您及時賜教，我險些成了父帥的逆子，國家的罪臣了。」段秀實起身扶起郭晞。

五十　事已平息，馬伕請段秀實回去，低聲說：「郭將軍雖已悔悟，怎奈他部下歹徒很多，恐怕不宜久留此地。」段秀實故意大聲說：「不要緊，郭將軍會保護我們的。」



五一　郭晞聽了倆人的談話，心中悔恨交加，急忙走出門去，喝令兵士們解甲回營。但由於郭晞平日不治軍紀，兵士紀律渙散，仍有些士兵遲遲不肯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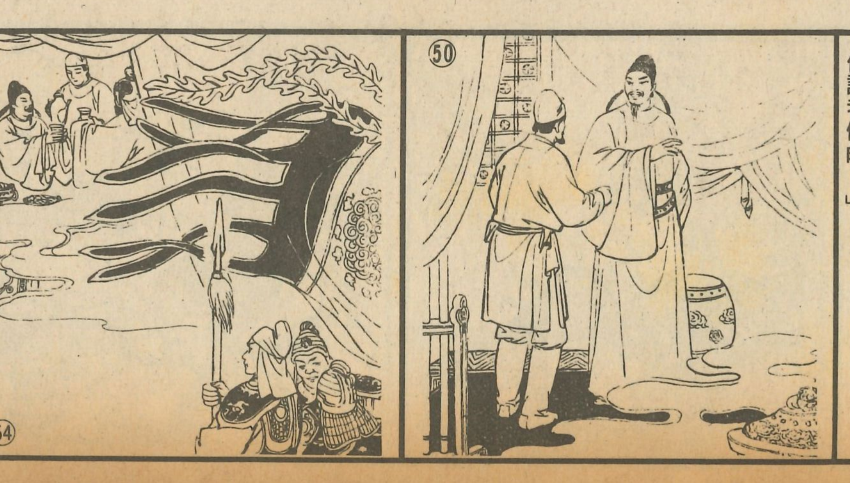
五二　郭晞走進帳來，向段秀實謝罪。段秀實說：「我還沒有吃飯，請將軍為我準備一頓簡單的飯吧。」郭晞應聲出去了。



五三　馬伕前來勸阻說：「虎狼窩裏，還吃甚麼飯？將軍趁早走吧。」段秀實說：「我正要殺殺這些歹徒的威風，如果草草回去，這些人豈能落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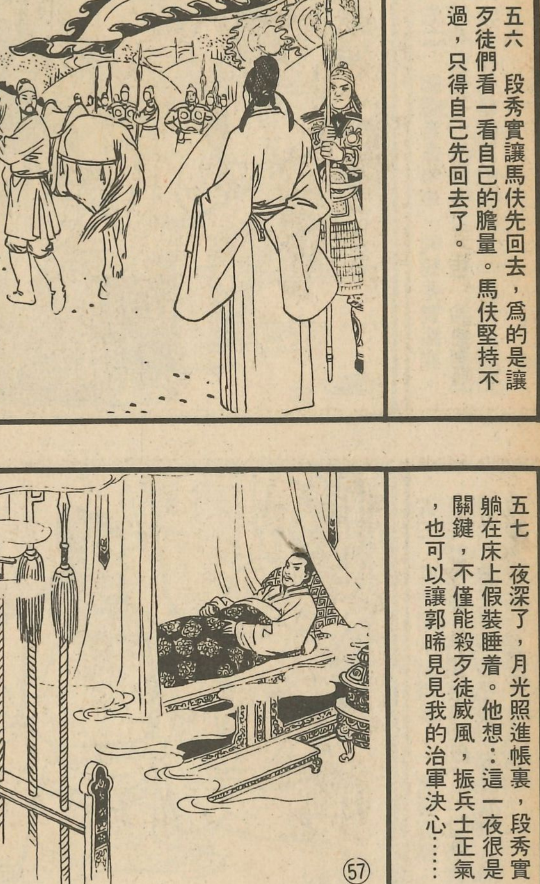
五四　郭晞陪段秀實吃飯，段秀實又吃又喝，故意大聲說笑。帳外的歹徒們又氣又恨，正直的兵士們卻暗暗高興。

五五　掌燈時候，馬伕請段秀實啓程。段秀實對郭晞說：「我的肚子忽然疼起來，走不了路，請將軍許我在營中過夜。」郭晞暗中贊許，又有些擔心，但還是同意了。



五六　段秀實讓馬伕先回去，爲的是讓歹徒們看一看自己的膽量。馬伕堅持不過，只得自己先回去了。



五七　夜深了，月光照進帳裏，段秀實躺在床上假裝睡着。他想：這一夜很是關鍵，不僅能殺歹徒威風，振兵士正氣，也可以讓郭晞見見我的治軍決心……

五八　這一夜郭晞也沒有合眼。他坐在案前思緒萬千，想到段秀實爲了護國治軍挽救自己，冒着生命危險夜宿軍營，心中非常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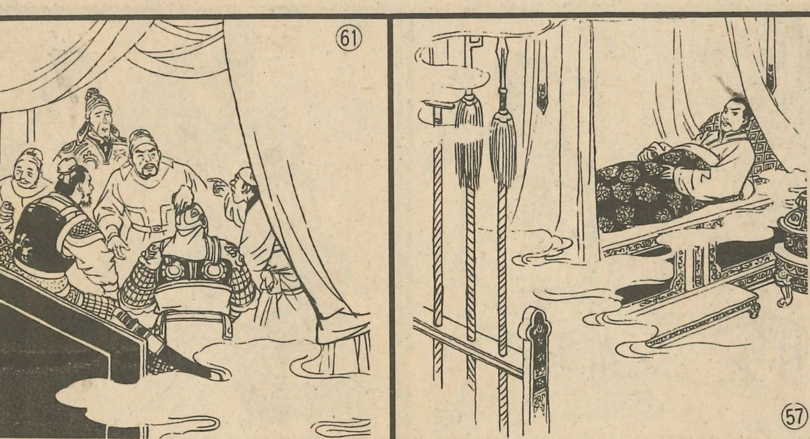


五九　盡管先後派出幾隊心腹士兵放哨，郭晞仍是不放心，最後還是挎上寶劍親自爲段秀實守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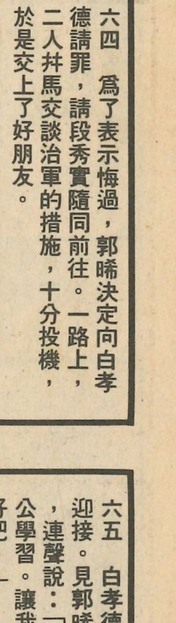
六十　再說那些歹徒也是一夜沒睡。他們聚在一起，決定來個破釜沉舟，殺死段秀實，以便保全自己。

六一　正在策劃，忽然探子報告說：「郭大將軍前來放哨了。」氣得這些歹徒們咒爹罵娘，終於沒敢輕舉妄動。



六二　營房中那些正直的士兵被段秀實的精神所感動，也都聚在一起，研究對策，一旦發生事變，就去應戰。

六三　天亮了，段秀實起身出帳，正撞上郭晞，二人緊緊握住手，相對無言。段秀實見郭晞兩眼血絲和兩肩風霜，感激地說：「讓將軍辛苦了。」郭晞只是慚愧地搖了搖頭。



六四　爲了表示悔過，郭晞決定向白孝德請罪，請段秀實隨同前往。一路上，二人并馬交談治軍的措施，十分投機，於是交上了好朋友。

六五　白孝德聽說郭晞來到，急忙出來迎接。見郭晞上前施禮告罪，慌忙攔住，連聲說：「豈敢，豈敢，我還要向段公學習。讓我們同心同德，把地方治理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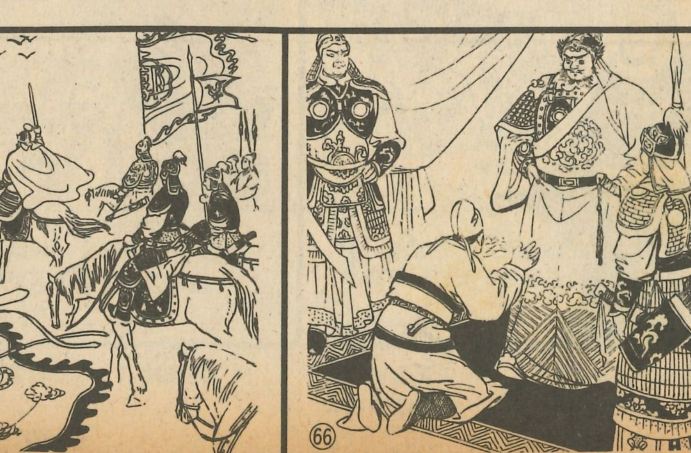
六六　郭晞回到軍營，立刻逮捕了軍籍文書，命他交出非法入伍的士兵名單。



六七　軍籍文書慌了手脚，供出了名單，然後被打了八十軍棍，發配充軍去了。

六八　郭晞按名捉人，歹徒們全部落網。接着又在全營中展開檢擧揭發，無論官兵，凡有人命的一律處決了。

六九　郭晞又命令兵士交出搶來的百姓財物，退回原主。百姓們交口稱讚，軍民關係變得非常融洽。



七十　從此以後，郭晞嚴肅軍容軍紀，終日操練士兵，軍威大振。（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一

徐玉珊・編繪

楊再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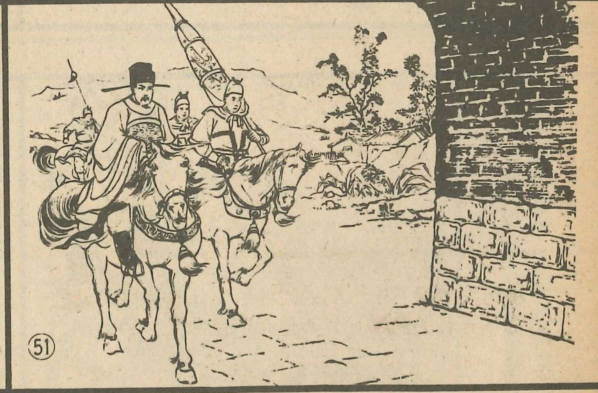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49 魏娘娘想了個主意，說她願綉一對龍鳳旗，上綉"精忠報國"四字，賜給岳飛，或者肯來。趙構依允。



50 魏娘娘很快就綉好了一對旗子。



51 趙構差人，帶了聖旨和旗子，到了湯陰縣。



52 岳飛把欽差迎進廳內，聽讀聖旨，接受了龍鳳旗，答應立即召集部下一同進京。



53 送走了欽差，岳飛便約集了衆兄弟，說皇帝下了詔書，命我到九龍山去征討楊再興；又收下了皇后親自綉的旗子，只得進京。



54 牛皐擺手說："那個瘟皇帝，平常只寵信壞人，到了倒霉的時候，就來找我們去賣命，他却在宮裏快活。我不去！"



55 岳飛說："我們要平定內亂，打退金兵，恢復中原，免得老百姓受苦。所以我才應詔出去。"大家聽了才說："大哥言之有理。"各去準備行裝。



56 岳飛到了臨安，見過趙構。趙構命他官復原職，帶兵十萬，即向山東出發去剿滅楊再興；並賜御酒三杯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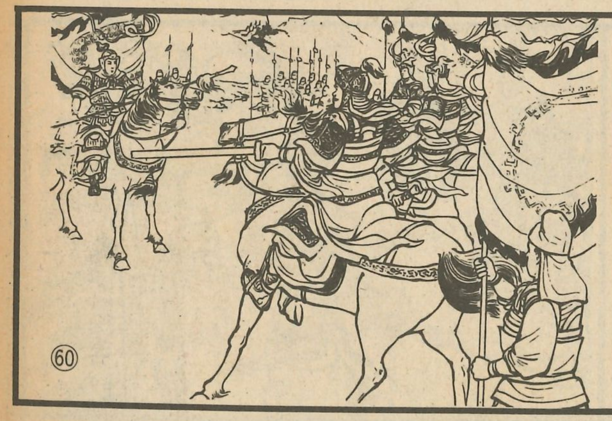
57 第二日，人馬已經齊備。岳飛來到大營升帳，派牛皐帶領三千人馬爲先鋒。



58 派岳雲押運糧草軍前聽用，並囑咐道："軍中糧草重要，不可大意。"岳雲領令，出帳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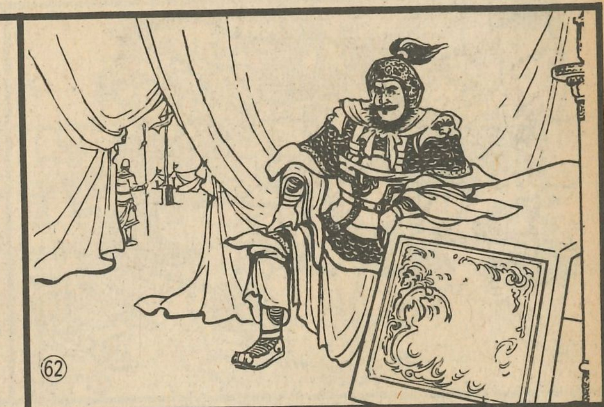
59 牛皐帶兵到了九龍山下，立刻下令攻山。



60 楊再興帶兵下山，問過姓名，才知是牛皐，就說："你不是我的對手，且等岳飛來會我吧。"



61　牛皋大怒，提鐧便打。楊再興用槍招架。二人戰了十幾個回合，牛皋戰他不過，敗下陣來。



62　楊再興也不追趕，帶兵回山去了。牛皋因打不過楊再興，就在離山幾里的地方安營，等候岳飛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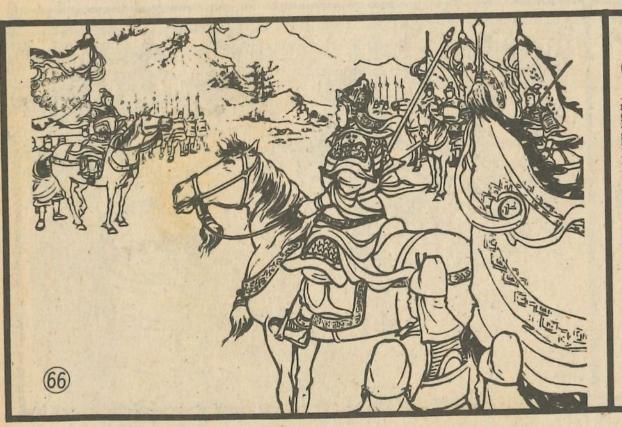
63　這天岳飛大軍已到。牛皋進帳說了敗陣的事，却不知敵將是誰。岳飛問："可是當年小校場遇見的楊再興？"牛皋這才記了起來，說正是他。岳飛說："等我明天親自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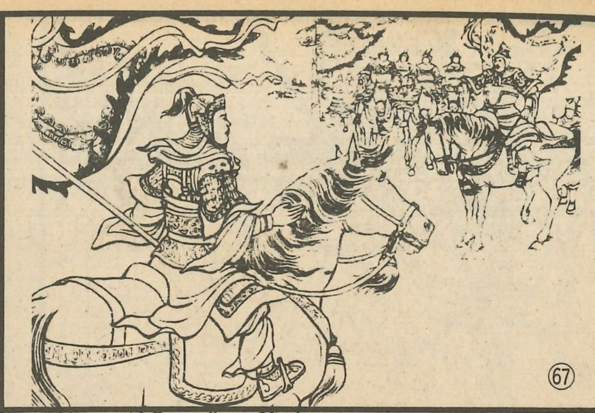
64　次日，岳飛吩咐衆將："楊再興是員虎將，我要收服這個英雄，爲國家做一番事業。無論我勝敗，你們切不可上前。違令者斬。"



65　吩咐以後，岳飛就到九龍山下討戰。衆將都在後面遠遠觀看。



66　等楊再興下了山，岳飛拍馬向前，問道："楊將軍別來無恙？"楊再興說："誰和你會過！"岳飛說："小校場的事就忘了麼？"楊再興才知他就是槍挑小梁王的岳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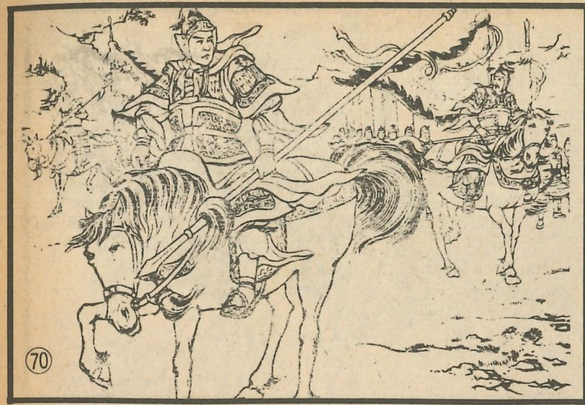
67　岳飛勸楊再興歸順朝廷，楊再興呵呵大笑說："你好糊塗，皇帝只圖偏安一隅，不聽忠言，信任奸邪，無志恢復江山，不顧百姓艱苦，你輔佐他，將來只怕也落得死無葬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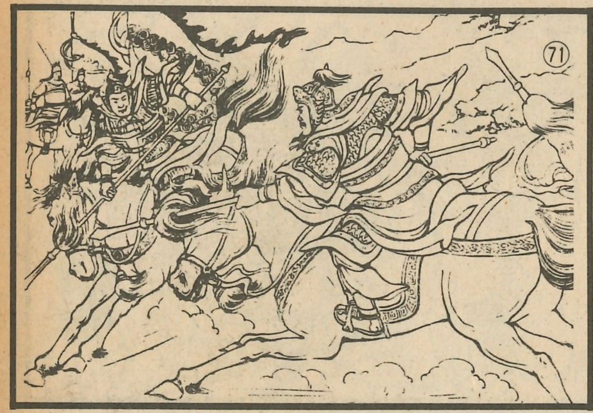
68　岳飛一再勸說，楊再興不爲所動，只要交手。二人當下約定一對一個，見個高下，不許旁人幫助。楊再興命令兵士回山寨，岳飛也令兵將後退。



69　兩邊人馬撤開後，岳飛和楊再興各自催動戰馬，雙槍並舉，大戰起來，戰了三百多個回合，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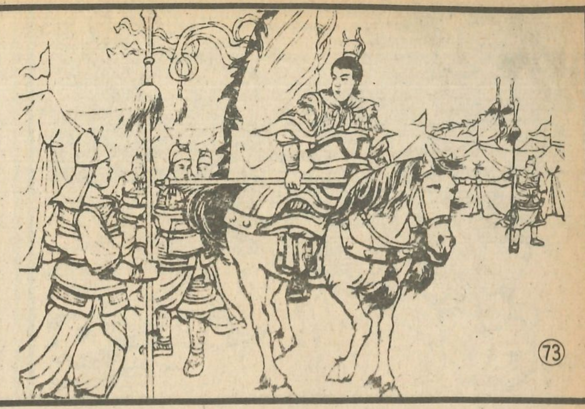
70　看看天色已晚，二人約定明天再戰，各自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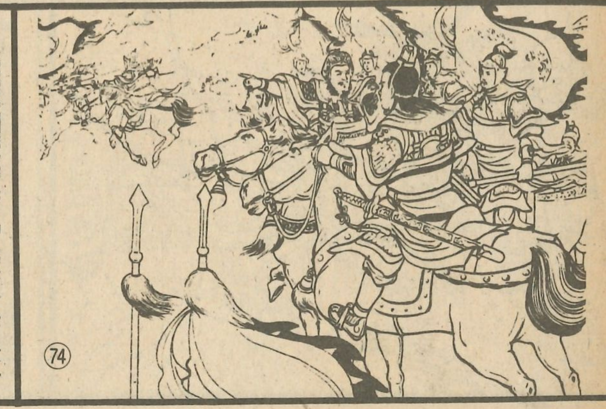
71　第二天，岳飛到了陣前，見楊再興早已在那裏等候，就不再說話，立即交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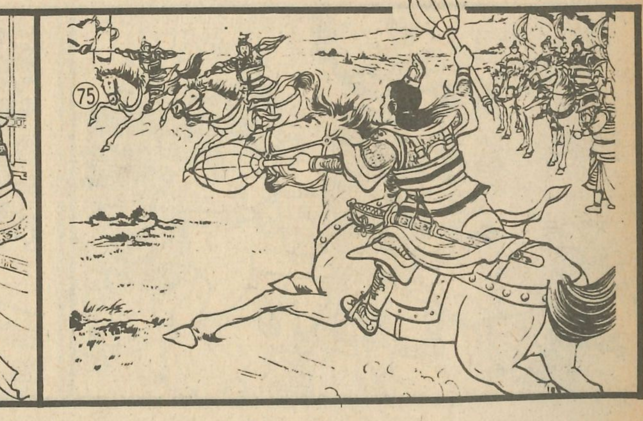
72　岳飛和楊再興正打得不分勝負，恰好岳雲押解糧草來到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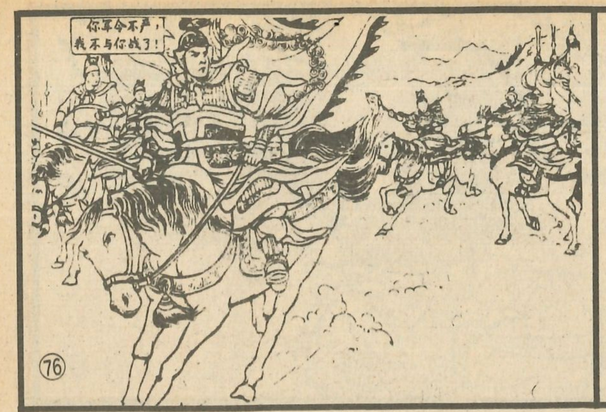
73　岳雲問："元帥可在帳中？"軍士說，正和楊再興交戰。岳雲就叫軍士們看守糧草，自己騎馬跑到陣前去看。



74　牛臯見岳雲來了，就說："你來得正好，快上去幫你父親拿了這個强盜，就完事了。"



75　岳雲不知內情，將馬一打向前跑去。岳雲手擧雙錘，高喊："爹爹少歇，等我來拿這賊！"



76楊再興見有人來助陣，大喝一聲，撥馬回山去了。



77　岳飛自覺羞愧，只得收兵，回到帳中。等岳雲來交令時，岳飛便叫："將他綁去砍了！"軍士立刻將岳雲上了綁。



78　衆將一齊跪下求情，說岳雲才到軍營，不知緣由，誤犯了軍令，請求寬免。



79　岳飛雖然免了岳雲死罪，可是想到對楊再興失了信用，仍然十分氣惱，就叫軍士將岳雲重責四十軍棍。



80　打到二十棍時，牛臯過意不去，覺得岳雲受刑，是他害的，就上前求情說："我願替侄兒挨二十棍。"



81　岳飛這才叫軍士停刑，吩咐張保："你將公子背去山前，對楊將軍說他剛回營，不知有軍令，本要斬首，因衆將求情，改爲責打，請楊將軍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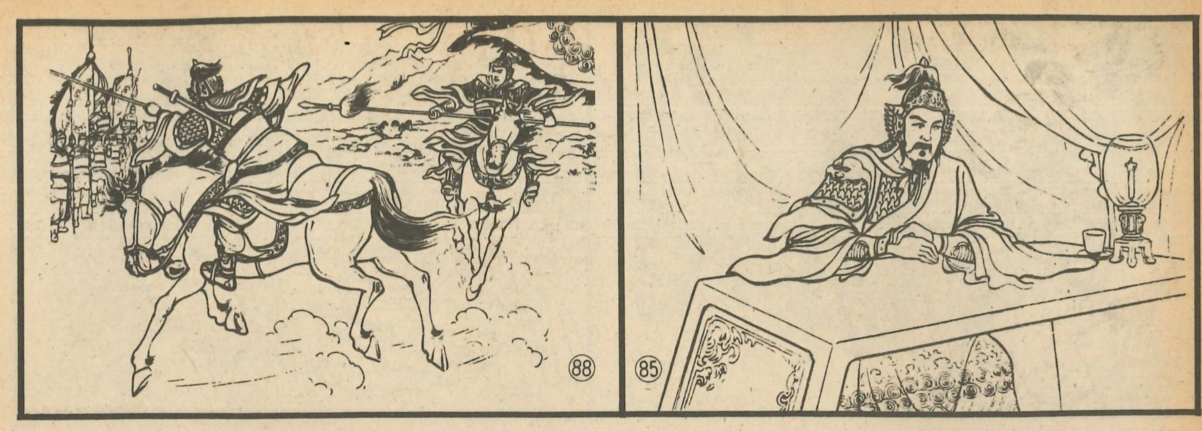
82　張保將岳雲背起，到了九龍山前，對兵士說明來意，軍士上山報與楊再興。



83　楊再興下山驗了岳雲的傷，說："這還像個元帥。"並叫張保回去傳話，明天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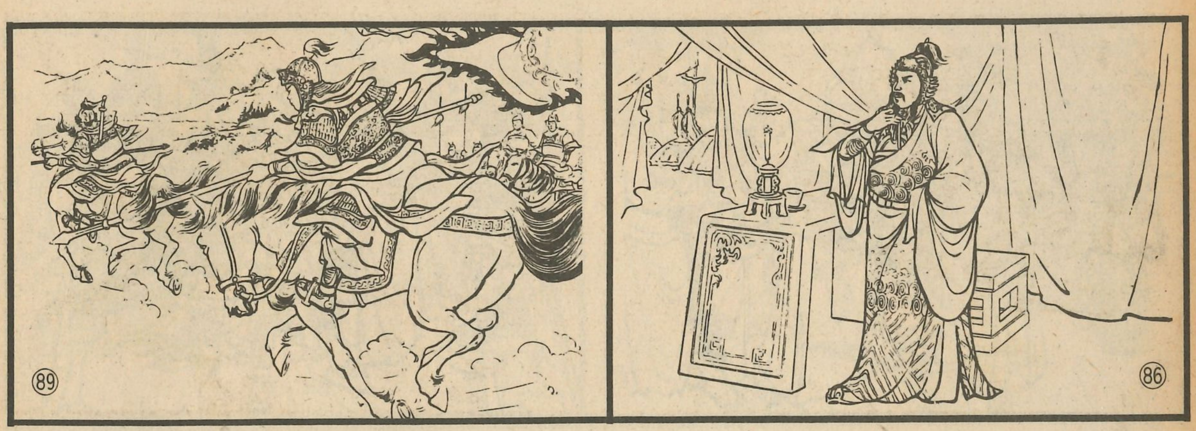


84　楊再興回到山寨，想着岳飛軍紀嚴明，而且一心一意要抵抗金兵，收復失地，眞是一個英雄，心中暗暗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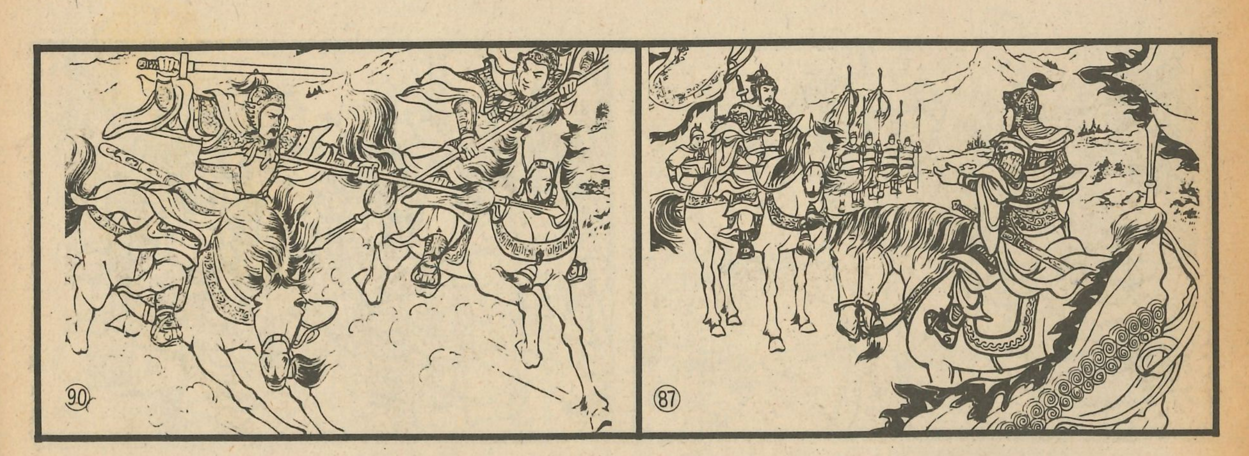
85　當晚，岳飛也在想着收服楊再興的計策。他想：楊再興是老令公的後代，六郎的玄孫，世代都是本朝的名將，立過多少汗馬功勞。

88　二人打了十幾個回合，岳飛假裝戰敗，撥馬便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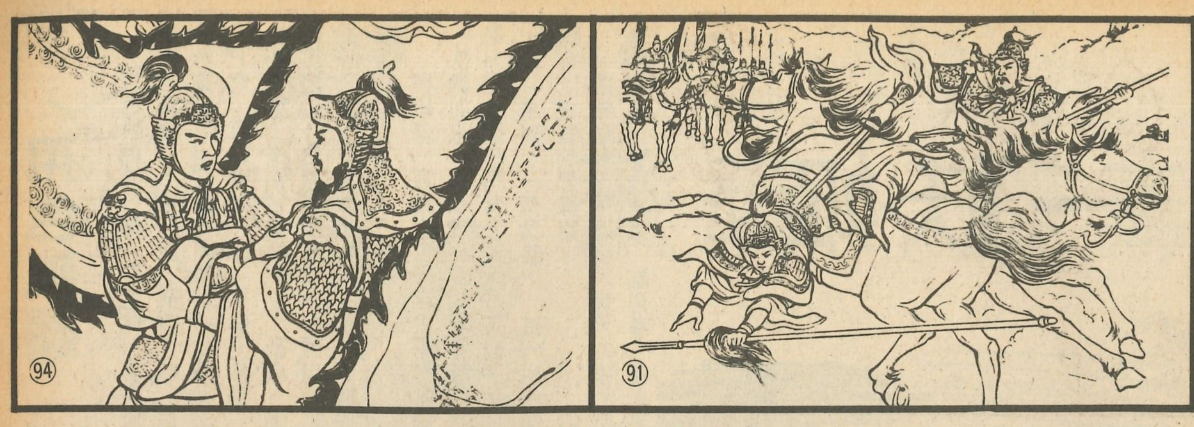
86　岳飛想着，明天再用這話來打動他。但是，楊家槍是有名的，怎樣破呢？想了很久，打算用"殺手鐗"試試。

89　楊再興笑道："你今日爲何不濟？"說着隨後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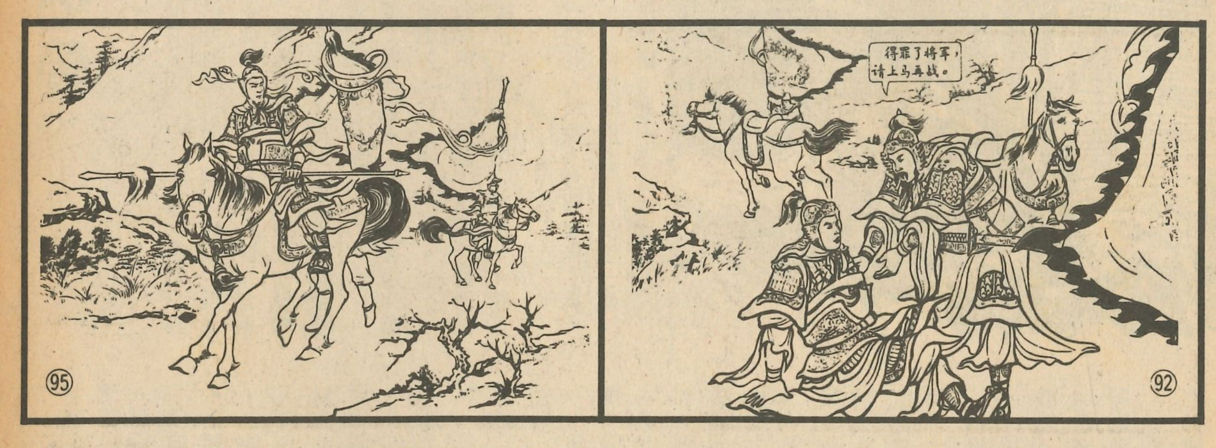
87　第二天來到陣前，正要交鋒，岳飛說："將軍，你家世代忠良，老百姓人人稱讚。我們還是同心破金吧！"楊再興嘆了一口氣說："你勝了我手中的槍再說。"

90　岳飛見楊再興離得近了，猛然將馬帶回，左手持槍刺去，等楊再興用槍架住，就用右手取出銀鐗，使個"殺手鐗"，向他打去。



91　楊再興不提防有這一着，背上被岳飛用鐗一按，就跌下馬來。

94　岳飛執住楊再興的手，說："將軍不棄，願結爲生死之交，共同抗金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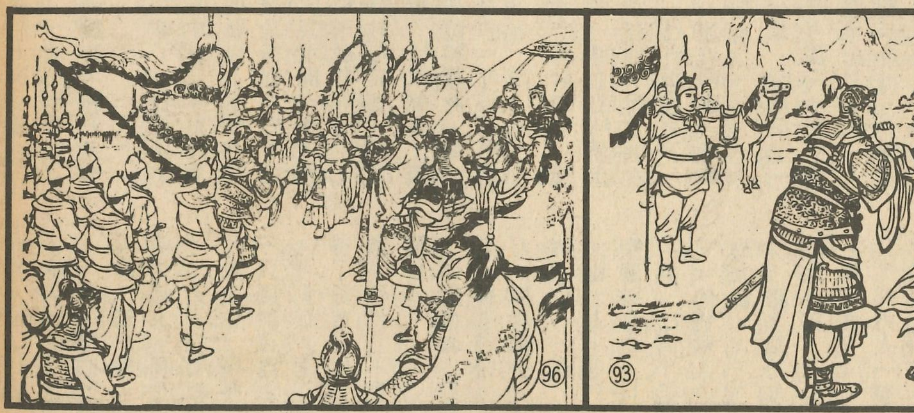


92　岳飛連忙下馬，放下兵器，過來把楊再興扶起。

95　楊再興說："元帥請先回營，我上山收拾了糧草便來。"說完，回山去了。



93　楊再興既敬重岳飛的保國忠心，又佩服他的武藝，站起來施了一禮，說："小將情願歸降了。"



96　不一時，楊再興來到大營，與岳飛和衆將相見。岳飛擺宴接待。席上，大家都說，願協力同心，掃滅金兵，恢復中原。　（本段完）

中篇俠情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飛鷹·雙毒·一妖姬

用色狐媚 拒絕劲勞

天色陰沉得可怕 在遠處 有兩股龍捲風的風柱 上尖下銳 直達天際 像是自烏雲之中 好像有兩條灰白的怪龍 垂了下來 直達地面一樣 風勢十分劲 田裏的莊稼 全都被風吹折了 亂成一團 在田塘上 站着幾個莊稼人 望着被風摧折的莊稼 臉上神情漠然 充滿了極度的凄苦。

在田邊的官道上，一匹白馬 冒着風．疾馳而來 馬鬃被狂風吹得亂飄亂拂，馬上那人伏在馬背上 只是策騎疾馳 不一會 來到」一個岔路上 提一提馬韁 馳進了左首的那條路。

那條路上 兩邊全是參天古木 這時風勢劲疾 樹枝樹葉 亂抖着 發出驚人的聲响來。

那人馳進了兩三丈 略勒了勒馬，抬起頭來 只見他騎的馬 雖然神駿 但是他衣着却十分樸素 滿身是塵 臉上也沾了不少塵 濃眉上更是沾滿了沙粒 他約莫三十歲上下年紀 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向前望着 緊皺着眉。

他在想：風那麼大，眼看風勢越來越劲 該找個地方 歇一歇了！

正在他那樣想的時候 突然 路旁的樹叢裏 跳出了兩個人來 叫道：「請止步！」

那人一見有人叫喚，立時勒住了馬，那兩人道：「你別向前去了 前面一座大橋，已被風吹斷．通不過了！」

那人略呆了一呆，在馬上拱手道：「多謝相告！」他一面說 一面已然牽轉了馬頭 向路口馳去．可是他才一轉過身來，那兩人互望了一眼。

陡地探手，在後腰上拿了一柄矛在手，手臂振動 「颼颼」兩聲响 兩支短矛，已向那人的背後 電射而出！風聲响耳．可是那兩人的腕勁 雖是極强 短矛電射向前破空之聲 仍然尖銳可聞 那人背對這兩個人．眼看非被短矛射中不可了！

但是，也就在短矛疾射向前的一剎間．那人的身子 陡地一側 已然藏進了蹬中 看他的樣子 像是在蹬裏藏身，那一剎間 還想將馬頭拉開去的。可是那兩柄短矛．來勢實在太快。

他身子才一側 短矛已然射到，「撲撲」兩聲响 射進了馬頭 鮮血立時湧出．那白馬怪嘶一聲 滾跌在地。而也就在那一剎間 那人的身子，已自馬腹之下，竄了出來，他才一竄出，連滾帶跌 疾如旋風，向那個人撲了過去。

那兩人見自己暗算不着，已是呆了一呆．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際．那人已到了他們的身前．身形一長，霍地起立，那兩人連忙想要後退時．那人雙手齊出，十指如鈎，已然抓住了那兩人的衣服 厲聲喝道：「爲什麼暗算我！」

那兩人被對方抓住了衣服 雖然神色駭然．但是却仍然十分强頑，一個叫道：「好意叫你快點走，你再不識趣 只怕橫屍遍地！」

那人一聲怒喝，手臂一振 只見發話的那漢子，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也似，陡地向外，飛了出去，「砰」地一聲响．撞在一株大樹之上。

那一撞的力量，着實不輕 撞得那人「哇」地一聲，口噴鮮血，跌了下來，蜷縮在地上，再也起不了身。

另一個被抓住的人，一見這等情形，大驚失色 怪叫了起來，隨着他的怪叫聲．只見前面路上 樹後都有人轉了出來。剎那之間 聚了三二十人，一齊向前奔了過來，但那些人．只奔到了丈許遠近處，便站立不動．列成整齊的兩行，分了開來。

緊接着．只聽來兩下呼叱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來勢迅疾之極，只見兩個人，抓着繩子，那繩子的一端 抓在他們的手中，一端 繫在一株足有三四丈高的大樹之上，他們兩人，竟是抓住了繩子，疾蕩過來的 且以來勢快到了極點，人影一晃，已到了近前。

他們兩人的手中，各執着一面三角形的大旗。

路上風勢本就强劲，再加上他們迅疾無比地蕩了過來，兩面旗，「勒勒」有聲，氣勢非凡。

那兩人一蕩到了離地只有四五尺時，手臂向下一沉，「拍拍」兩聲响 兩面旗先脫手飛出 插在地上．立時隨風飄揚，而那兩人手一鬆．身子也落了下來．穩穩站在旗旁！

那兩人自發出呼叱聲到現身，自樹上蕩了下來，出勢快絕 而且給人以一股詭異莫名之感．那人已不由自主，揚了揚兩道濃眉。

而等到旗插定時，那人向這面旗一看，臉上更現出驚駭的神色來。

那兩面旗，全是密繡而成，一金，一銀，金旗之上，還加繡一條看得耀眼．細得出奇的蛇兒．而在銀旗之上，加繡的却是一條紅的怕人，足有一尺來長的蜈蚣！

這兩面旗，看在任何一個學武之士的眼中，都不禁要心頭怦怦亂跳，那人自也不能例外，那是邪道之中．兩個頂尖兒的高手，天地雙毒的標誌。

這兩面旗在，天地雙毒一定也在 武林上的許多名聞天下的大俠 雖然行俠仗義 好打不平．但是如果知道這事情是天地雙毒所爲，是不是還有人毫不攷慮地打不平，那也眞成疑問了！那人勉力鎮定心神．但是他一開口 聲音也顯得很不自然 道．「原來是天地雙毒在此！」

站在旗旁的兩人齊聲道：「不錯．兩位老人家，有事要在這裏辦 你是硬要擠一脚，還是遠遠地滾開去？」

這兩人出言，可算無禮之極 實是任何人都忍不下這口氣來的。

但是天地雙毒的武功極高．獨門暗器，又層出不窮．令人防不勝防．橫行江湖已久．他們的手下．自然驕橫已慣 這樣說話．已眞是客氣的了！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又變得鎮定了許多，道：「本來我聽說橋斷 已然準備離開．但這兩位飛矛傷人．我才轉回身來的！」

他那樣說法 語氣可以說是委婉之極．而且從他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 他是竭力在抑制自己心頭的怒火．才能勉强講出這句話來的。

可是旗旁的那兩個人，却「哈哈」一笑道：「老實告訴你，前面根本沒有橋，路可暢通，你是不是還要向前去．趁早決定！」

那人身形凝立着不動，在那剎間，他臉上的神情，變了好幾次，而在他的心中，思潮起伏，一時之間．也難以作出決定來。

武林中有許多人．都以他爲大俠，有更多的人．替他取了一個更好聽的外號，叫他「飛鷹大俠」，提起飛鷹大俠東方亮名頭來，也可算响亮。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却只認爲自己是一個流浪漢！

一個人的心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別人無論站得離他多麼近 可以看到他面上每一個毛孔 但是也决看不透他的心中事！

東方亮的心事，也同樣沒有人知道，他在江湖上漫無目的地遊蕩 爲的只是要排遣那難以形容的寂寞。

他的那種寂寞是如何而來的，他根本不願再去想 那是一個太創痛的往事。

他東流西蕩 憑着他一身武功．自然也管了好些閒事．打了很多不平．幾年下來，居然掙得了一個「大俠」的名頭，而且 也因爲他一直獨來獨往．被人賜以一「飛鷹」的俠名 那是他開始在江湖上流蕩．絕想不到的。

這時，他心中在想的是，自己是向前去呢 還是被天地雙毒的旗子嚇退？

然而 東方亮立時又想到．自己就算退，也是退不了的了，剛才，自己才一掉

轉馬頭，不是就有兩柄短矛，向自己的背後飛射過來了麼？更何况此際，雙毒的令旗，已經亮了相！

東方亮呆了片刻，緩緩地道：「我還得向前去看看！」

站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這樣，可以死得明白些！」

東方亮心中又苦笑了一下，他一聽得那兩人如此說法，就知道自己料得不錯，雙毒令旗一現，他就算跪下來叩頭，也是逃不脫的了！

他仍然挺立着，他的手慢慢向前移動，伸向腰際，按住了腰際所纏的鷹爪向前移動。

在這時，在路邊站着的那三二十人，也各自向前，踏前了兩步，風聲仍然勁疾，東方亮手臂晃抖，「蹌踉踉」一聲响，纏在腰際的那條鷹爪鍊，已然抖了開來。

他那條鷹爪，長三尺三寸，全是一環一環精鋼環扣成的，一端是一個一個大環，用以握手，另一端，是一個人手大小，鋭利之極的精鋼鷹爪，這種兵刃，兼有硬，軟兵刃的優點，極其難練，爲三十六門兵刃之外的外門兵刃。

東方亮鷹爪鍊一出手，自然是準備拚命的了！

只聽得旗旁的那兩個漢子，齊聲冷笑，各自手腕一翻，兩口利刃，也已出鞘，就在那一觸即發之際，突然聽得一株大樹之後，傳來了「格格」一下嬌笑。

東方亮一聽得那一下清脆動人，嫵媚之極的嬌笑聲，心中便是陡地一動！

本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天地雙毒尙未現身，單對付他的手下，也不知是不是能討了便宜去。

生死俄頃之際，東方亮實是應該全心對敵才是，決不應該聽到了一個女子的嬌笑聲，心中便陡地一動，生出一副異樣之極的感覺來的。

可是，那一下嬌笑聲，却實在太動人了，令得任何一個男人聽了，心中都會立時生出一種空洞洞地，像是什麼也捉摸不到的感覺。

東方亮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他自然不能例外，是以他立時向那株大樹望去。

可是，他却看不到那個發出嬌笑聲的女子，在他轉過頭去看的時候，他只看到，在勁風之下，有一幅粉紅色的輕紗，貼着樹幹在飄動着，那可能是那個女子的紗裙；但是那女子却躲在樹後，並沒有走出來。

在聽到了那一下極其動人的輕笑聲之後，東方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强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人兒。

而在那一下嬌笑聲傳出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頭，旗旁的那兩個人，也立時轉過身來，躬身向那株大樹，恭恭敬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而在大樹之後，又傳出了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來，道：「你們總得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才動手啊！」那兩個人立時答道：「是！」

剛才，在聽到了一下嬌笑聲之際，東方亮的心中，已是陡地一動。

這時，那女子又說了一句話，她語音輕柔動聽，有一股說不出的蕩媚之感，渾然忘却自己身在何處，就像是在春暖花開時節，躺在一小溪之旁，拂着蕉風，任由柔嫩的柳枝在臉上拂過一般，又猶如那女子似乎不着一縷，自己彷彿是在輕撫她滑如凝脂的肌膚，那種異樣的感覺更甚！

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只不過答應了一聲「是」字，還未曾轉過頭來，問東方亮的姓名，可有東方亮却已不由自主地道：「在下複姓東方，單名亮。」

樹後的那女人，像是絕不感到意外，又立時「格格」嬌笑了起來，笑得東方亮大是心猿意馬。

那女人一面笑着，一面嬌聲道：「倒是一條大魚兒啊，原來是鼎鼎大名的飛鷹大俠！」

東方亮在這時，只覺得喉嚨頭像是有火在燒着一樣，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

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又齊聲應道：「是！」

那　人仍然在樹後，道：「也好，我們還未曾去進攻李家堡，就遇上了飛鷹八俠，不是有趣得很麼？」

在旗旁的那兩個漢子，像是什麼也不會說一樣，又齊聲道：「是！」

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不斷傳了出來，道：「你們仍照原來的計劃，去包圍李家堡，由我來會會這位名揚天下的飛鷹大俠！」

衆人齊聲答應，那兩人拔起了旗，三二十人，列成了兩隊，由那兩個持旗的帶着，轉眼之間，便已奔遠了！

突然之間，事情會有那樣的變化，東方亮也不禁大感意外，他望定那株大樹，只聽得一陣蕩人心魄的嬌笑聲過處　自樹後緩緩轉出一個女子來。

東方亮向那女子看了一眼，便不禁呆住了！

他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的美女，從來也不曾遇過。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只有一個女人是美女，那是他的妻子，可是在十年之前，他的妻子早已經死了，東方亮爲了他妻子的死，才一直在江湖上流浪的。

然而現在，他看到了一個眞正的美女，就算任何女人都不喜歡承認有別的女人比她自己更美。

但是站在這個女人面前，只怕普天下的女人，都不免要在心中嘆一口氣，然而心中承認：她眞美，我不如她！

她大約二十三四歲，身上披着一件輕紗的衣服，是那種淺淺的紅色，風很勁，吹得她的衣袂和長髮　隨風飄拂，有幾綹長髮，貼在臉上，更增風姿。

她的一雙妙目，望定了東方亮，當她看到東方亮正在目不轉睛地打量着他的時候，突然一笑梨渦淺現，嬌聲道：「怎麼啦，東方大俠，沒見過女人麼？」

東方亮在剎時之間，只覺得面紅心熱，心頭上也無緣無故，「怦怦」亂跳」起來。

那女子却笑着，向東方亮一步一步，走了近來。

她每向着東方亮走近一步　東方亮便覺得她的誘惑力　增加了一分，他的心，也跳得更劇烈。

當她來到東方亮面前　只有三步之際，東方亮更感到有一股沁人肺腑的微香，鑽入了自己的鼻端　那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　雖然是在路上，在狂風捲得飛沙走石，塵霧漫天的情形下。

東方亮仍然感到難以抗拒　他眞難以想像，如果在一個密室之中，自己遇到了她，會做出一些什麼事情來。

那女人來到東方亮的身前　站定了身子吸了一口氣，在輕紗的籠罩下，她飽滿的胸脯挺了起來。

東方亮勉力鎮定心神　只聽那女子說道：「東方大俠　請帮我一個忙，你肯不肯？」

東方亮只覺得自己有點迷糊　他甚至講起話來　也有點口吃　像是個傻瓜一樣，道：「帮忙……帮……什麼忙？」

那女子略略垂下了眼　長睫毛輕輕的閃動着，道：「我想去攻打李家堡——」

可是，「李家堡」三字　才一出口，他陡地一震　剎那之間　像是有人在他的頭上　淋了一大桶冰水一樣　使他的神智，陡地清醒過來，他立時後退了一步　失聲道：「李家堡，可是……可是五省武林總盟主，李英豪李老英雄的李家堡？」

那女子抬起頭來嬌笑道：「自然是李英豪的李家堡　總不成還有別的李家堡會被我看得上眼！」

東方亮在那片刻之間　心中眞是亂到了極點，李家堡乃是武林泰斗，李英豪的地方，神刀李英豪，有一子一女，全是响噹噹的人物　連李英豪的幾個孫子孫女，提起來也不少人知道，李家堡三字，在武林中，就等於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代名詞　李英豪俠名遠播　誰對他不欽仰備至，自己若是有機會，經過李家堡時　進去謁見李老英雄還來不及，如何會去攻打李家堡！

而攻打李家堡　這樣的主意　也只有天地雙毒這種無惡不作的人才想得出來，剛才　曾有人稱呼那女子爲「夫人」，那麼她定然是雙毒中一毒的寵姬　自己在一聽到了她的笑聲之後，竟然會大大着迷，眞是慚愧啊慚愧！

東方亮一想到這裏　不由自主　沁出了一背脊冷汗來，他又後退了一步，道：「我怎會和李老英雄作對？」

那女子柳眉微揚　仍是滿面笑容　道：「那麼，我如果去攻打李家堡，你要帮李家堡的了。」

東方亮心中略一猶豫，道：「只怕凡是正派中人每個人都會帮李家堡！」

那女子「格格」嬌笑　起來道：「那也未必，我昨天遇到了南湖雙傑　他們兩兄弟　知道我要去攻打李家堡　雖然不肯帮我　倒也不肯管這件事情，遠遠避開去了！」

東方亮怔了一怔　南湖雙傑　乃是南湖老人的兒子　南湖老人是世外高人　與李家堡也頗有淵源　南湖雙傑少年英俊，俠名極著　若是說他們得知天地雙毒的人，要攻打李家堡　竟會遠遠避開去　那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女子不等東方亮開口，便笑道：「你不信麼？我講出來，你就相信了！」

她講到這裏，用雪白的牙齒，咬了咬下唇　媚態撩人，道：「他們兩人，全在我身上，嘗了甜頭去啦，自然不再前往李家堡了！」

東方亮本來，得知天地雙毒的人要攻打李家堡，那乃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已經全部清醒了過來，可是這時，一聽得那女子如此說法，他心中又是陡地一蕩！

那女子這樣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要是有男人不明白的話　那麼他就根本不是男子了！

而東方亮却是男人，那麼，他焉有不明白道理？

那女子却就在這時，又向前走了兩步，俏聲道：「現在你相信了麼？」

東方亮忽然嘆了一聲道：「我相信了，我相信他們兩人不是遠遠避了開去，而是已經死了！」

那女子呆了一呆　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來，道：「唉，你怎麼知道的？」

東方亮也有點說不出自己何以會猜到這一點，他只是在心中强烈地感到這一點而已，南湖雙傑　兄弟二人，可能受不起那女子的誘惑，然而在事後他們一定會後悔莫及，那麼自然發生悲劇！

那女子又「格格」地嬌笑了起來道：「別看他們兩人　長得英俊，却笨得非常，兩個人忽然之間　抱頭痛哭，用劍抹了頸子！」

東方亮沉聲說道：「換了我，也會一樣！」

那女子側着頭，露出了雪也似的一段粉頸來，蹙着眉道：「那怎麼辦？不是我又要害了你麼？」

東方亮沉聲道：「不過，我不會聽你的話！」

那女子道：「你不聽我的話？我還未曾遇到過不聽我的話的男人？」

東方亮嘆了一聲，道：「的確是！」

那女子突然發出了一個佻皮、媚惑之極的笑容來，道：「那麼，你不是男人，還是你……」

她的話並沒有向下說去，但是也已經夠露骨的了，那種露骨的挑逗，出自一個那樣美貌動人的女子之口，東方亮又感到一陣頭眩！

他連忙說道：「你是天地雙毒的什麼人？」

那女子笑道：「別提這些，你打定了主意沒有　帮不帮我打頭陣？」

這實在是一個極容易回答的問題，只消回答一個字就可以了，但是那女子的媚眼淺笑之下，東方亮竟然回答不出來，他只是怔怔地站着。

那女子笑道：「我知道你願意的，你是男人，對麼？沒有男人會不願意的！」

她一面說，一面慢慢地向前移來，東方亮只覺得自她體上傳來的幽香越來越是醉人，他的身子　甚至有點微微地發起抖來。

×　×　×

李家堡聳立在山麓下，那一塊一塊大麻石建成的高牆　自遠處望去　就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莊嚴之感，而如果到了近前，

更令人連大氣也不敢喘。

在高牆內，是許多建築物，高牆正中，有兩扇極大的門，那門全是半尺見方的大木格成的。

每一個格子，不過尺許見方，在木上，釘着許多鮮亮的銅釘，這個在武林之中，有着如此聲威的李家堡，確然是不同凡响。

但是這時候，李家堡的大門外，多少有點異樣，那決不是因為天色太陰．強風勁疾，而是由於有七八個人．其中倒有一半帶着傷，倉惶自通向堡門口的那路上，直奔了過來。

堡大門前，有八個漢子。十分威武地站着，那些奔過來的人，身上的服飾，和他們是一樣的，顯然也是堡中的人，是以他們一起迎了上去，有人問道：「怎麼啦？和什麼人動手？」

奔向前來的七八個人，喘着氣，連話也話不上來，有一個總算叫了一句話來，道：「快讓我們進去……」

守在門口的八個漢子，看看情形不對，連忙轉過身，在那兩扇大門之內，也有八名大漢守着，這時，早已合力舉起了粗大的木栓，連推帶拉，兩扇門中的一扇，發出了「軋軋」的聲响，移開了尺許，幾個人已急不及待地向前，奔了進去，有三四個受傷較重的，來到了門口．終於不支，竟倒地不起。

大門之內，是一個極大的廣場，那些受傷的人才一奔進門，就有許多人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問之不已。

但是那幾個人只是急叫道：「倫總管，快請倫總管！」

眾人看到他們發急，也一疊聲地叫着，圍上來的人越來越多，亂成了一團。

就在亂嘈之中，忽然聽得一下咳嗽聲，那一下嗽聲，在嘈雜的人聲之中，傳入了眾人的耳中，立時之間，所有的聲音，全都靜了下來。

接着，便有到人叢分了開來，一個身形高大，面目尊嚴的中年人，一身黑衣，背負雙手，大踏步走了過來。

所有的人不但不出聲，而且齊皆恭恭敬敬，垂手而立，李家堡中的人，寧可當面開罪了李堡主，也絕不敢在倫總管的面前，有半分不敬。

倫總管的外號人稱「鐵面天神」．鐵面天神倫五常，單憑這七個字，不但在李家堡，就算在江湖上，也能夠令很多人連大氣都不敢喘！

在寂靜之中，倫總管來到了幾個負傷的人身前，倫總管才一出現，又有兩個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倫總管雙眉一揚，道：「你們不是早上陪少堡主出去打獵的麼？少堡主呢？」

倫總管這一句話才出口，所有人面色全變了，不是倫總管一來就問起，他們全沒有想到這一點。

這時，倫總管一說．守在大門外的十來個壯漢，也立時想了起來。

當時，早上．是這幾個人陪着少堡主出去打獵的．如今這幾個人負着傷回來，何以少堡主不見？

要是少堡主有了什麼差錯……一干人簡直不敢往下想．而事實上，他們也根本無法往下想，因為這是從來也未曾想到過的事．聲名顯赫如李家堡，少堡主到外面去打獵，也會出事，那簡直不可能！

可是這時，倫總管一喝問，只見其中一人，尖聲道：「倫總管，少堡主他——」那人一面說，一面自懷中取出了兩面小小的旗子來，他才一取了旗子在手．只聽得他的身後突然傳來幾下慘叫聲。

他回頭看了一看．只見和他一起奔進來，那幾個多少受了點傷的人，全都倒在地上．身子縮成了一團，那人才一呆間，陡地感到全身的骨骼筋脈．都像是有一股極大的力量在抽緊一樣，他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來。

而隨着那一下慘叫聲，他的身子，也倒在地上，縮成了一團，這一下變故，令得在一旁的眾人，齊皆愕然，有幾個人，立時俯下身去，想將倒地的人扶了起來，可是倫總管也在這時候．厲聲喝了起來道：「別碰他們！」

倫總管的厲聲呼喝，猶如晴天霹靂一樣，含有無上的威嚴，那些伸手出去．待去扶倒地同伴的人，一起縮回手，退了開去。

而前後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只見倒地的那幾個人，面上現出痛苦之極的神色來，喉際「咯咯」作响，顯而他們是想出聲呼叫，但是却已經發不出聲來，緊接着，只見他們的眼耳口鼻，七竅之中，鮮血迸流，面色漸漸轉為青黑，不到片刻，盡皆死去！

但是，他們在向前奔來之際．雖然每人都受了些傷，但也只不過是外傷奔得還是十分快疾，陡然之間，有了那樣的變化，誰也料不到，也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幾個人是在何時中了毒的！

一時之間，人人神情駭然，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倫總管一個人，他的神情．永遠是那麼嚴肅像是不論發生了多大的事，全然不放在他的心上一樣，他盯着地上的那些死人，突然間一伸手．自身邊一個呆若木鷄的大漢腰際抽出了一柄刀來，刀光一閃，已將那手中還緊握着兩面小旗的漢子的手，齊腕砍了下來。

那漢子的手，被齊腕砍下之後．斷口處所流出來的血，是一種異樣的紫褐色看了令人心頭作悶。

倫總管一刀斷下了那隻手，刀光一伸，刺進了斷手之中，就用刀尖挑着斷手，向前走去，他走出了兩步．才吩咐着：「將這幾人葬了．葬時坑掘深些誰也不准用手碰到他的身子！」

眾人聲音發顫答應着．有一個壯漢，胆子比較大，但也怯生生地問道：「倫總管，他們是中了什麼毒，這毒怎麼如此厲害？」

但是倫總管却只是「哼」了一聲，並沒有回答．挑着那隻斷手，大踏步向前走去。

等到倫總管走出了石階，進了大堂，眾人仍是你看我，我望着你，臉色煞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倫五常穿過了大堂，經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出了一扇洞門，來到了一個院子之中。那院子中栽着幾排修竹．兩株盤虬曲折的古松，這時，全因為風勢勁疾，而在發出驚人的响聲。

可是當他走近屋子的時候屋子中還是立即傳來了一個穩重的聲音道：「倫兄什麼事？」

倫五常並沒有特別掩飾他自己的脚步聲但是在那樣的勁風之中屋中人還是可以聽到有人走來．而且出來者是什麼人，他的耳力之佳．也是驚世駭俗的了！

倫五常略停一停道：「堡主我能進來麼？」

屋中那穩重的聲音笑了起來，道：「倫兄何以說出這樣的話你我豈分彼此？」

倫五常繼續向前走，推開了一扇亮牕，裏面是一個十分精緻的小廳堂在一張桌子之旁．坐着兩個人、正在對奕。

那兩個人．一個方面大耳五十上下年紀莊嚴穩重．另一個人却骨瘦如柴．瘦得出奇容貌詭異小眼凹鼻招風耳高腮骨醜得可以但是偏偏衣飾華麗這時正拈着棋子沉吟不下。

倫五常走進來．他連頭也不轉過來。

那方面大耳的人．轉過頭來，道：「倫——」

然而，他只說了一個字便突然住了口！

因為就在那一剎那他看到了倫五常手中的那柄刀和刀尖上刺着的那隻手！

在剎那之間他的面色也變得十分怪異．然而那瘦子却仍然拈棋子望着棋盤。

倫五常走向前道：「堡主天地雙毒，刼走了少堡主！」

那方面大耳的中年人，正是李家堡堡主．威震天下的風雷雙龍劍客李英豪，當他聽得倫五常那樣說之際．就算他是一個一等一的高手．他的面色．也不禁變了一變而那個瘦子却發起怒來。

伸手在棋桌上用力一拍，「砰」地一聲．滿盤棋子，都震得向上彈起了尺高下。可是被他掌力震彈得躍起的棋子却同時落下而且顆顆都落在原來的位置之上分毫不差由此可知他功力之深厚，只不過是隨隨便便地一拍掌力也如此之渾厚均勻若不是內功已有極高的造詣，斷難做到這一點。

他一掌拍下之後，喝道：「提這兩個人的名字作甚污了我的耳朵壞了我的清興！」

李堡主站了起來向那瘦漢子拱了拱手道：「莫兄稍待犬子出了事我稍去就來！」

那瘦漢子連頭也不抬．只是道：「快去快回這一盤看是我贏了！」

剛才倫五常的話說得十分大聲，那瘦漢子既然聽到了「天地雙毒」的名字．自然不應該聽不到下一句可是李堡主的兒子出了事這件事不但在李家堡中，震驚人心．就算在李家堡之外，江湖道上一說，人人也必然「啊」然一聲．尤其對方乃是天地雙毒每一個人都可以立時聯想到．會有一場軒然大波腥風血雨因之而生．但是那瘦漢子却是漠不關心．反倒牽掛住那一盤棋局！

李堡主站了起來和倫五常一起來到了旁廳之中，像李英豪那樣的高手，即使是發生了如此的巨變，但是他面上，至少還是十分鎮定。

倫五常一面走一面已將那七八個人，如何負傷回來突然死去的事．說了一遍。

李堡主沉聲道：「何以見得是天地雙毒？」這時．那兩面小旗還被緊插在那隻斷手之中並看不出旗上繡的是甚麼。

倫五常道：「這幾個人．早中了毒，直到他們回到堡中．毒才發作下毒之後，能算準毒發的時間，普天之下．只有天地雙毒！」

李堡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他們擄了那孩子去，意欲何為？我們與天地雙毒可無過節。」

倫五常搖着頭道：「堡主可還記得，半年之前堡主外遊歸來．半途之上．曾替鐵拳門打了一個不平．殺了竹林七妖中的三個？」

李英豪略揚了揚眉道：「對了．竹林七妖．是天地雙毒的記名弟子！」

他們兩人才講到這裏只聽得瘦漢子的聲音．自廳堂中傳了過來，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不耐煩叫道：「喂老李，怎麼還沒有嘰咕完？我這一子已經下了，你還不快來想辦法應付？」

倫五常吸了一口氣．像是想發話，但是李堡主立時向他擺了擺手示意他別出聲．應聲道：「我就來了！」

那瘦漢子又揚聲道：「老李，你只管放心，你兒子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管叫那兩個王八羔子．用頭來賠快過來！」

李堡主道：「來了，何必急？」

他向外走了兩步．才略停了停道：「倫兄．你先到堡外去看看動靜．再來報知我．我想．雙毒不致於與孩子為難．因有要挾於我！」

倫五常答應了一聲．李堡主已接過倫五常手中的刀．匆匆走了出去。

倫五常向客廳那邊瞪了瞪眼，心中暗忖天下竟有那樣的惡客．人家主人家中．生出了那麼大的事．他却只顧催着主人下棋。

然而．倫五常却也知道那瘦漢子的來歷洞庭一奇莫非性情古怪容貌醜陋，那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既然李堡主也不發作，自己何必去做惡人？何況眼下發生了那樣的事，天地雙毒當然不是擄了一個十一歲大的孩子去就算數了，必然會有再進一步的行動。

雖然李家堡的力量雄厚，但是若有洞庭一奇莫非那樣的一等高手在堡中，自然聲勢大不相同了，此際又豈可以得罪他？是以倫五常只是瞪了一眼便向外走去，他才來到那月洞門口，便看到一個少女，迎面走來，那少女只不過十六七歲年紀，一面英武之氣隔得老遠，就叫道：「倫總管，可是弟弟出了事？」那少女是那堡主的愛女單名一個萍字，——李堡主只有一女，一兒子，兒子今年才十一歲．單名一個耀字——倫五常急步走了過去，道：「是，堡主已命我出去瞧瞧，你別大驚小怪。」

倫五常在堡中的地位極高，雖然名份是總管，但却是李堡主的好友，連堡主也與他兄弟相稱，是以他對李萍，講話也不

必客氣。

李萍直來到了倫五常的身前，才道：「倫總管，甚麼人擄走了弟弟？」

倫五常皺眉道：「你不必管了！」

李萍雙眉一揚，說道：「不行，我和你一起出去！」

倫五常說道：「對方乃是天地雙毒，連我出去了，都可能回不來，你還要去什麼？」

李萍一聽到「天地雙毒」四字，俏面立時白得如紙一樣，那是她的心中，駭然之極的原故。可是她心中雖是駭然，神色却仍然十分倔强。

倫五常望定了她，她咬了咬唇，道：「我還是要去，李家堡不能讓人家這樣欺負！」

倫五常嘆了一聲：「武林上的事，你還不懂，誰能說永遠不給人家欺負？需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李萍又吃了一驚道：「倫總管，你是說，李家堡不敵天地雙毒？」

倫五常皺着眉道：「那也難說得很，你去跟你父親說去，我做不了主！」

李萍略呆了一呆，立時向前走去。

倫五常仍然大踏步向外走去，當他來到廣場上時，只見人人的面上，都有着一股驚惶之色。

那絕不是李家堡中的人胆子小，而是因爲剛才那幾個人的死，實在太觸目驚心了，看到的人，自然難免震動，就算是未曾親眼看到的人，聽到了渲染的傳言，也只有心頭更吃驚。

所有的人，看到了倫五常，都要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來，但是他們心中的驚慌，却始終無法掩飾，只有看來更加異樣。

倫五常一出現，已有七八個人迎了上來，那七八個人，全是堡中武功較高，職司較大的人物。

倫五常正想吩咐他們幾句，突然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衆人一起抬頭看去，只見大門之外的一條路上，有十來騎疾馳而來，直衝向大門。

在馬上的那些人，個個都伏在馬背之上，而馬奔得極快，轉眼之間，已到了近前，眼看要是再不關門的話，這些馬匹正向前疾馳而來之際，定會撞向栅門。

守門的漢子，早已看出了是李家堡的服飾，是以他們慌忙托起了木柱，將門拉了開來。

倫五常一見這等情形，急步走前了幾步，叫道：「不可——」

他本來是想高叫「不可開門」的，可是却已遲了一步，大門已打了開來，奔在最前面的馬，已衝了進來。

而倫五常也沒有再向下叫去，因爲接下來發生的事，使他覺得他自己出不出聲，實在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了！

首先衝進來的，是一匹白馬，那匹馬，直衝到了廣場之中，馬上的人，仍然伏在馬背之上，有幾個人，正待奔過去，將馬拉住，那馬兒陡地發出了一下慘嘶聲，前腿跪倒，在地下打了一個滾，馬上的人，跌了下來，在廣場上滾動着。

剎那之間，人，馬全靜止不動，馬鼻孔中流着血，人是早已死了的，但是馬兒却是倒奔進了門才死的！

接着，第二匹馬也衝了進來，情形和第一匹馬一樣，才奔到了廣場之中，就發出了一下慘嘶聲，在地上只滾了一滾，便自死去。

然後，是第三匹，跟着第四匹，第五匹……

每一匹全是一樣，那一下又一下的馬兒慘嘶聲，簡直要將每個人的神經，抛得根根寸斷！自馬背上滾跌下來的人，全是已死去的，他們的面色，是一種可怕的靑黑色。

而在他們的那種凝上了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在臨死之前，是經歷了甚麼樣的痛苦。

那些死人，全是李家堡的人，有的是幾天前離開李家堡，有的離開了已有大半個月，他們的目的地也不同。

可是這時，他們却全「回來」了，死着回來！

別說旁人，就是鐵面天神倫五常，在剎那間，心頭所受的震動，也是難以言喩的！

這自然又是天地雙毒幹的好事！也只有天地雙毒能在馬身上下了毒，算準了時間，恰好在馬兒奔進了李家堡的大門，便令他們紛紛倒斃。而這近二十個李家堡中的人遇了害，那表示天地雙毒，不但已決心和李家堡爲敵，而且，他們的人，也在四方八面，包圍了李家堡！

倫五常想到了這一點，不禁苦笑了起來。

他剛才在向外走來的時候，心中還在想，天地雙毒雖然厲害，但是李家堡交遊廣闊，要請些幫手來，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

但是，如果天地雙毒的人，已經將通向李家堡的路，一起截斷，那麼，究竟有多少人，還會捱義氣，前來相助李家堡，也大有疑問！

將近二十匹馬，一起倒斃在廣場上，所有的人，一聲不出，風勢更勁疾，風聲聽來似乎也更凄厲，呼嘯在不斷凄厲地叫着：「李家堡的末日到了！李家堡的末日到了！」

倫五常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從現在起，不准任何人離堡半步，各處牆頭，皆加派人巡邏，一有異動，立時警告各人，敵人是天地雙毒，少堡主已在他們手中，但不必驚惶，堡主仍在和莫大俠下棋。」

倫五常已看出了各人的臉上驚惶的神色，知道與其隱瞞，不如將事實說出，而他最後的那句話，也起了極大的作用。試想，堡主還在下棋，那麼，會有那麼不大了的事情，人叢之中，立時有人大聲咒罵起天地雙毒來。

倫五常吩咐一人去牽馬，他走到了大門口，不一會，馬已牽到，他翻身上馬，抖韁疾馳而去。

他才一馳去，兩扇大門，便被緊緊關上，各處的牆頭之上，立時多了不少人，全是手中執着雪亮的鋼刀，來回巡邏。接二連三的事，雖然令得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感到震動，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也都在想，天地雙毒雖然厲害，想要撼李家堡，只怕也不容易，然而，離了李家堡向前疾

馳而去的倫五常，心中却並不那樣想！

因爲他知道，被擄去的少堡主李輝，在李英豪的心目之中，是如何重要。

他也知道，李英豪和莫非的那盤棋，李英豪一定輸得不可收拾了。

勁風迎面吹來，揚起路上的風沙，幾乎使他連眼也睜不開來，他一口氣馳出了二三里，才勒住了馬，路兩旁的林子下路邊的草叢，全都發出「簌簌」的聲响來，四周圍彷彿一個人也沒有了。

但是倫五常却可以知道，四周圍充滿了危機，天地雙毒的人，一定是巧妙地隱藏着。

倫五常在馬背上挺直地坐着，風吹得他的衣袂震動，馬鬃飄拂，他陡地喝道：「出來！」

那一下大喝，雄渾的聲音，遠遠地傳了開去，而他的呼喝聲未畢，只見路邊的草叢之中，足有三五十人，一起站立了起來。

那些人，在左首的，一律頭上裹着白布，在右首的，則裹着花布。

那些人現身之後，只是站立不動，倫五常又一聲冷笑道：「有夠資格和我說話的站出來！」

那些人仍然站着不動，在勁風中，突然看到一株大樹之上，蕩下一股繩索，一個人抓着繩子，直蕩了下來，蕩到了倫五常的面前。

那人自半空中直蕩了過來，來勢實在太突兀，令得倫五常的坐騎，也吃了一驚，幾乎要人立起來，但倫五常只是手上一緊，便將那馬，生生勒住。

那人身形一竄，看到倫五常只是隨便一伸手間，便已將一頭要人立起來的駿馬勒住，腕力過人，神色也不禁爲之一變，但是他立時現出了一副傲然神色來，道：「你是李家堡中的甚麼人？」

倫五常打量那人，只見那人的來勢，雖然突兀，但是當他站定之後，只見他面色發靑，雙眼無神，分明是被酒色淘虛了的人。

倫五常的武功極高，對於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但是他却知道，來人必須和天地雙毒有關，少堡主在人家手中，他自己不敢怠慢，是以立時道：「李家堡總管倫五常！」

要知道「倫五常」三字，雖然不是盡人皆知，但若是在武林中有資格的人，一聽到這個名字，便立時會想起了昔年獨手破三島的怪俠來，至少，也會有些忌憚之色。

然而此際在倫五常面前的，那人却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不過借着天地雙毒的名頭，在耀武揚威，他如何聽到過倫五常的名字，這時，他聽入耳中，只是「總管」兩字，立時從鼻子眼中，發出「哼」地一聲冷笑來道：「李英豪好大的架子，他兒子落在人家的手中，他自己還不出來麼？」

在那人身後的幾個人中，有的也連聲冷笑，道：「就算他自己不來，他兩個大兒子中，也該來一個。」

倫五常沉着臉道：「李堡主正在待客，大公子，二公子遠遊未歸，你們擄走了少堡主，究竟是甚麼意思？」

那人氣焰更是高張，厲聲道：「不但要擄少堡主，而且要擄老堡主，要將李家堡踏爲平地。」

倫五常的心中，實已怒極，但是他面子上却不露聲色，他知道這件事，堡主雖然還在堡中陪洞庭一奇莫非下棋，但心中一定也十分焦急，自己若處理得不好，少堡主李耀，便有性命之憂！

然而，他也想到，如果自己不給對方知道些厲害，那麼，對方一定越來越囂張，只道李家堡中的人，盡皆好欺負的了，他一想到這一點，一聲冷笑道：「天地雙毒何在，帶我去見他們。」

那人又是連聲冷笑，說道：「憑你也配——」

那人下面的話，還未曾說出口，倫五常的身子，在馬身上，突然側了一側，右手疾伸，五指如鈎，已然向那人的肩頭，疾抓而出！

那一抓，招式實在平平無奇，就算對方是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人，照說要避開去，也大是容易，可是，倫五常的出手，實在是太快，那人眼看倫五常伸手來抓，立時待側身避開，然而意念甫興，身子連動都未動，倫天常的那一抓，已然將他抓中。

倫五常五指一緊，那人像殺豬也似叫了起來。

倫五常手臂再一振，他仍然身在馬背之上，手背一提了過來，將那人提得雙脚離地，而他右手五指，却像鋼鈎也似，鈎在那人的肩頭。

那人在一被抓中之際，還會大叫，這時被提了起來，直痛得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流而下，連叫也叫不出來了。

倫五常冷冷地道：「帶我去見天地雙毒！」

那人急叫道：「快放我下來！」

其餘的人，看到了這等情形，又驚又恐，也沒有人敢走向前來，只是站着一味吶喊。

倫五常舌綻春雷，大喝道：「帶我去見天地雙毒！」

那人喘着氣道：「他兩位老人家不在，我……我帶你去見白夫人！」

倫五常陡地一呆，天地雙毒不在，這倒確然是出人意料的事，但是，他又確實在死人之手中，看到過天地雙毒的令旗；那麼，這位「白夫人」一定和天地雙毒有着不尋常的關係的了。

他略想了一想，說道：「好好，你帶路！」

他一個「路」字才出口，手臂向前略抖，將那人的身子，抖得像是風箏也似，向前疾跌了出去。

但是他的力道却算得十分準，將那人摔得在地上滾出了七八個觔斗之後，那人並沒有受甚麼傷，仍然穩穩站在地上。

倫五常抖起韁來，道旁的衆人，齊聲吶喊，各挺兵刃，一起衝了上來。

倫五常早已料到會有這樣的事，他手一探，在馬鞍之旁，抽出一條長鞭來，人仍然策着馬，向前疾衝了出去，長鞭揮動盤旋，一時之間，只聽得鞭風「呼呼」，「琤琤」之聲不絕，衝上來的十來人，手中的兵刃，全被長鞭所捲，飛到了半空之

中，那些人大驚失色，木然而立。

倫五常已直衝到那人的身前，長鞭揮下，「叭」地一聲，正擊在那人的腳旁，鞭才着地，那人的腳下的路面之上，便出現了一道深深的鞭痕，嚇得那人，像兔子一樣直跳了起來，也不等倫五常再催，便急叫：「我帶你去，帶你去見白夫人。」

他一面說，一面抱着頭，向前疾奔而出。

倫五常也策着馬，跟在他的後面，馳了開去，直到兩人去遠了，那十來個人，才面面相覷，從地上拾起兵刃來，列成兩行，奔進了樹叢之中。

× × ×

白夫人一步一步地走近東方亮，她柔軟的嬌軀，幾乎已要靠在東方亮的身上來了。

東方亮只覺得呼吸一陣陣急促，白夫人的雙頰，泛起了一片誘人之極的緋紅色，當她靠在東方亮身邊的時候，她纖纖的手指，解開了領口的一條絲帶，領子敞了開來，現出了一抹雪白的酥胸，她又輕輕握住東方亮的手，柔聲道：「你看看，我的心跳得多厲害，我從來也未曾那樣……害怕過！」

她拉着東方亮的手，向她敞開的酥胸前放去，直到這一剎間，東方亮的心中，還是亂到了極點，他簡直也不能想，腦中只是「嗡嗡」地響着，他完全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任由白夫人擺佈。

可是，當他的手指尖，碰到了白夫人柔滑得像是緞子一樣的胸脯時，他卻陡地震動了起來。

那一下震動，是如此之甚，簡直就像是他受了雷殛一樣，也就在那一剎間，他立刻清醒了。

他意識到，自己正在步入一個極其可怕的陷阱，他陡地一掙，掙脫了白夫人的手，同時，在白夫人的肩頭之上，用力一推！

白夫人顯然絕未料到，剎那之間，事情會有那樣的變化，在她以往的經驗而論，任何男人，當他們的手指，碰到她柔滑的胸脯之際，都會發着抖將她緊緊地擁在懷中，而她則輕而易舉地獲得又一次的勝利。

可是這時候，飛鷹大俠東方亮，卻並沒有那樣做，而是將她推了開去！

在飛鷹大俠東方亮而言，那一推，是他意識到自己將墮入一個可怕的掙扎，力道之大，自是不言可喻，而白夫人又全然不提防，是以一推之下，白夫人發出了一聲狠叫，身子向後退了六七步去。

東方亮並不是天人，他也是凡人，沒有甚麼凡人可以經得起像白夫人那樣美女的誘惑。

東方亮自小浪蕩江湖，嘗盡了人間的甜酸苦辣，有了今天這樣的地位，由於他得來的地位，實在太不容易了。是以當他得到，他可能在一剎那間失去這一切之際，他就顯得特別震動，就是由於這一點，他才會生出一股力量，將白夫人推了開去的。

然而，那也絕不是說，他有勇氣，有定力可以抗拒白夫人的誘惑，如果白夫人在被他推開之後，再繼續引誘他的話，那麼，東方亮一定不會再有第二次同樣的舉動，他一定會像別的男人一樣，發着抖，將白夫人緊緊擁在懷中。

但是白夫人在被東方亮推開，站定了身子之後，心中卻怒到了極點。

東方亮將她推了開去，這對她而言，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她竟不能令一個男人抱緊她，這是她從也未曾有過的失敗，剎那之間，白夫人的臉上，嬌媚甜柔的笑容消失了，她臉色鐵青，籠罩着一種令人望了不寒而慄的煞氣，她的雙眼之中射出來的那股兇光，更令人發顫，這剎那之間的變化，令得東方亮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之後，就如同被人兜頭淋了一桶冰水一樣，立時清醒了過來，心中暗叫了一聲「好險。」

東方亮一個轉身，便向外走了開去。

然而，他才走出了一步，就聽得身後，傳來了白夫人一下淒厲之極的呼叫聲，接着，便是一股極其強勁的金刃刺空之聲，疾發而至。

東方亮心知那一定是白夫人對自己恨之切骨，正在以兵刃向自己疾攻！

但是東方亮卻並不轉過身來，他絕不想再看到白夫人，因為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再看到白夫人之後，事情會怎樣演變下去。

他只是真氣一提，雙足一蹬，身子如箭離弦，向前疾掠而去。

白夫人自東方亮背後攻到的是一根三尺來長，晶光綠亮的尖刺，她那一刺，快疾無倫，眼看已經可以刺中東方亮的背心了。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東方亮的去勢，陡地加快，她一刺便刺了個空。

白夫人足尖點動，也向前趕了過去，第二刺又已發出，可是東方亮的輕功，遠在她之上，等到她第二刺刺出，刺尖和東方亮的背心，隔得老遠了。

白夫人心中恨極，明知刺不中，第三刺又疾發而出，但這時候，東方亮已在丈許開外了。

白夫人站定了身子，厲聲的叫道：「東方亮，我不叫你死在我的手中，誓不為人！」

同樣是一個人，剛才那種令人蕩魂蝕魂的聲音，聽了叫人如同樣飄在雲端一樣舒適，而這時，她的厲叫聲，傳進了東方亮的耳中，東方亮卻像是自己已經進了地獄之中一樣。

東方亮迅即掠遠，白夫人站在林子之中，兀自面色鐵青，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有人叫道：「白夫人！」白夫人倏地轉過身來，只見四個人，拖着一張大網，自倒後走了出來，在那張網中，似乎網着一個身形相當矮小的人，正在掙扎着。

那四個人來到了白夫人的身前，白夫人冷冷地道：「甚麼事？」

那四個人也未曾看出白夫人的面色不善，其中一個喜孜孜地說道：「白夫人，我們可立了一個大功，不怕李英豪不投降了！」

另一個說道：「我們活捉了李英豪的幼子，已放了他的隨從，回李家堡報信去了！」

白夫人柳眉微揚道：「你們到了多久了？」

還有一個，唯恐無功，搶着道：「我們到了有一會了，見了白夫人與人在說話，不敢打擾。」

白夫人的臉色，本來就難看，可是，在那人這一句話出口之後，她的臉色，卻更難看了幾分，她一字一頓道：「那樣說來，剛才的事，你們全看到了。」白夫人這一句話一出口，那四人也感到事情有點不對頭，他們臉上的笑容斂止，一時之間，僵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白夫人手中的尖刺，已然疾揚而起，她的出手是如此之快，那四個人，根本連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其中一個，張大了口，只叫得半聲，便和那三個人，一起倒了下去。

四個人一起倒在那張大網的旁邊。

白夫人手中的尖刺上沾着血，血順着刺尖一滴一滴向下落來。

而那四個人的咽喉上，則各多了一個烏溜溜的深洞，在向外汩汩地流着鮮血。

東方亮推開，白夫人。

白夫人竟未能令一個男人抱緊她，這是她的奇恥大辱，絕不能給別人看到。

而那四個人竟直認來了已有一會，將剛才的情景，全看在眼中。

白夫人如何肯放過他們？

這時，白夫人臉上帶着十分陰森的冷笑，望着那四人的屍體。

而在網中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李家堡的少堡主李耀，他被罩在網中，被四個人拖着前來，雖然他不斷掙扎，但是當那四個人還拉着網的時候，他根本不可能站起來。

這時，四個人已經死在白夫人的尖刺之下，他一起身，便頂着網，站了起來。

李耀一站了起來，白夫人便立時向他望來。

李耀在那一剎間，也根本沒有想到逃走。

他完全呆住了，他和人出來打獵，忽然中伏。

他被擒住之後，一直罩在網中被拉到了這裏。

他再也想不到，那四個人是一心前來報功的，卻突然間，會死在那可怕的女人之手。

白夫人實在是一個十分美麗的美女。

然而在李耀這樣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眼中看來，他卻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

當那四個大漢才趕到林子中的時候，李耀還看到那可怕的女人，和一個男人，靠在一起，後來那男人推開了可怕的女人轉身走了。

這樣的事，看在李耀的眼中，也沒有甚麼不妥，他只是心中十分佩服那男人，不像別的男人一樣，見了女人，立時就變得軟聲軟氣。

直到這時，白夫人向他望了過來。

李耀一接觸到那種狠毒、陰森的目光，他才覺出有點不妙，待要轉身奔出，可是白夫人早已掠了過來，一伸手，抓住了網口，將網一扯，扯開了網來。

網口一開，李耀身形一縱，立時一拳擊向白夫人的胸上。

李家堡堡主，武功極高，他有三子一女，但是長次二子，只是義子，只有李耀是他親生，老年得子，格外鍾愛，自少便授他武功，是以李耀年紀雖輕，武功根基，卻是紮得極好，是以此際一拳，去勢倒也十分強勁。

可是他這時的對手，實在太強，乃是天地雙毒的寵姬白夫人！

白夫人一個人，能周旋於窮兇極惡的天地雙毒之間，居然能令得這兩個大魔頭，相安無事，而且不斷以本身絕技授與她，博她歡心，她的本領之大，可想而知。

李耀一拳擊到，她左手一翻，五指一緊，已將李耀的拳頭緊緊捉住！

李耀只覺得指骨「格格」作響，別看白夫人的手指，嫩得像是水葱一樣，可是力道着實不弱，李耀的手，就像是要被她捏碎一樣！

李耀直叫了起來道：「放開我！」

白夫人右手一反，將她手中的尖刺，插進了靴筒旁的一個皮套中，伸手拍了拍，那尖刺可以縮短，在她一拍之下，縮成了尺來許的一節，只露出寸許來長的一截在皮套之外，若不明底細，誰也不會發現，在她的靴子之旁藏着這樣的一件厲害兵刃。

白夫人的右手一空出來，立時又按住了李耀的頭頂。

當李耀被抓住了右拳之際，他雖然覺得奇痛徹骨，但是還可以掙扎，然而，當白夫人一伸手按住了他的頭頂之後，他立覺全身發麻，能勉力站着，已然大是不易了。

白夫人一直盯着他，冷笑道：「你就是李英豪的小兒子麼？」

李耀雖然受制於白夫人，但是他卻十分倔強，仍然大聲道：「是又怎樣？」

白夫人「格格」笑了起來，道：「是就好了，乖孩子，要打李家堡本來不是易事，但是有了你，那可就大不相同了！」

她一面說，一面足尖一挑，將那張網，挑了起來，接在手中，順手一抖，大網洒下，又將李耀罩在網中，在她鬆開李耀的頭頂時，伸手點了李耀的左、右肩井穴，提了李耀，向前便走，一面走，一面不住發出「格格」的嬌笑聲來，且走向林子的深處去了。

× × ×

東方亮一直向前奔着，他只求離開白夫人越遠越好，在他向前奔出的時候，他也根本未及辨別方向，至及他足足奔出了里許之後，他才發現，自己來到林子的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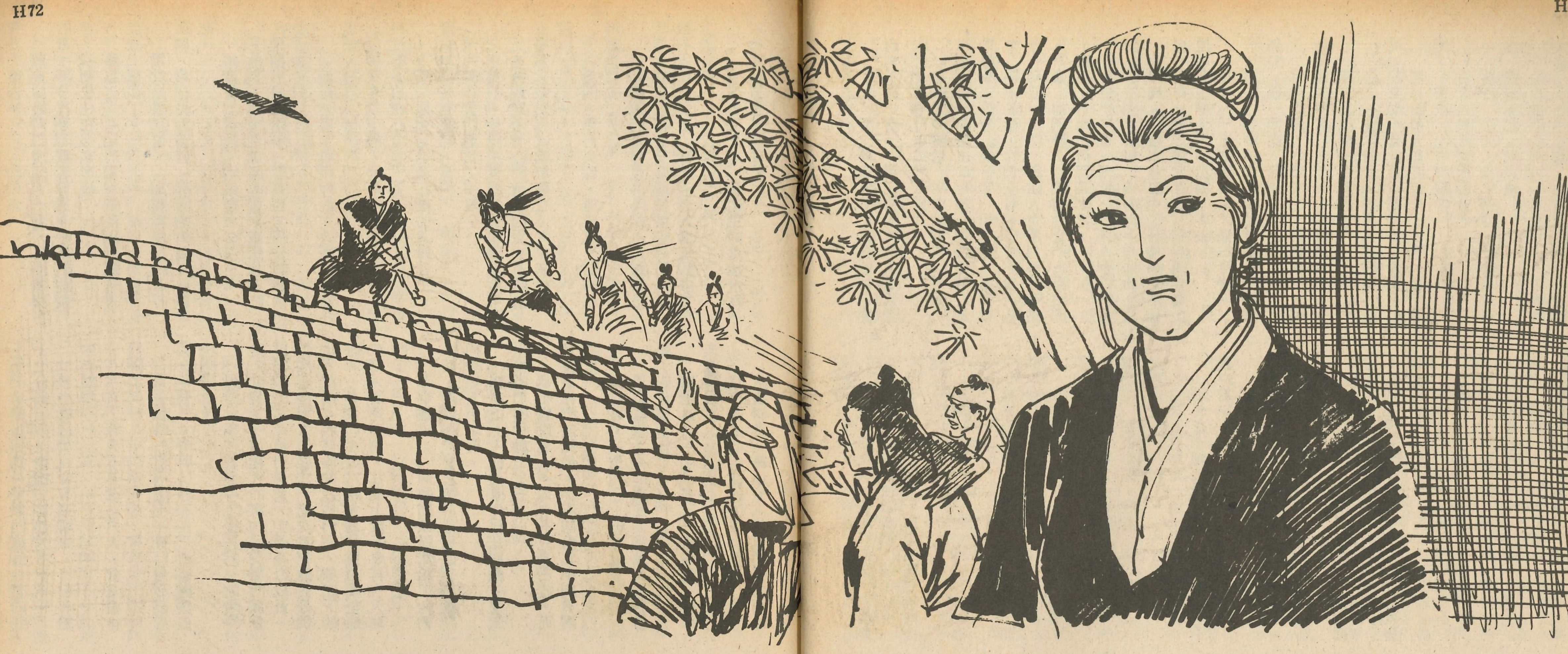
他來到了一個老樹樁之前，伏在樹樁上，喘起氣來，以他的武功而論，奔了不到半個時辰，本來絕不應該氣喘如牛的。

可是，他剛才在奔走的時候，心中還懷着極大的驚懼，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為甚麼，他竟會如此害怕，然而，他卻真的感到了害怕！

他喘了片刻，才定下神來，才能仔細想一想剛才所發生的事。

風勢仍然很勁，當他站立不動的時候，落葉不斷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也不及將樹葉自身上拂去，因為他想到，事情實在太嚴重了！

（未完．一一）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盧璋原來是槍聖盧緯的兒子，和狄飛虹一直鬥到一千招亦不分勝負，狄飛虹正想找他的父親，希望取得水母珠增强羅蘭的功力，豈料他老人家已作古人，於是不再去找尋水母珠，大涼山亦不必去了。狄飛虹領着羅蘭主婢及六兒横越伏牛山，南下信陽，直奔武漢，找石鹿山莊莊主，但人事全非，換了主人，這裏變了丐幫總壇，想找幫主應天雄，追索黃蜂谷主覃谷主下落，新幫主初登解釋由花滿樓救出回黃蜂谷去，並設宴向狄飛虹道歉。在總壇遇到帥狙，爲祝京娘約到鸚鵡洲決鬥，她斬下他一條手臂，聊報殺母之仇，前行又和神秘門派激鬥……

路不平相助　輸不服爲難

此時追雲聖手聶如風與矮個子也交上了手，他們雙方都用長劍，也全是劍道中的高手。

由表面上看，馬牙刺熟銅棍鬪得驚心動魄，震撼全場，其實這只是打得熱鬧，當眞鬪得驚心動魄的，應該是聶如風與矮個子。

聶如風渾號追雲聖手，不僅身法靈活，出招更是又快又狠，他原以爲十招之內必然可以收拾對方，但一晃二十招，他竟然無法佔到上風，他們以快打快，奇招百出，只見兩團劍光滿場流轉，不要說招式，連他們的身形也很難瞧得明白。

這是難得一見的好戲，瞧熱鬧的如醉如痴，當眞是大飽眼福，但紅影忽然一閃，接着响起兩聲悶哼，場中的連台好戲，竟然一起停了下來。

人們定睛一瞧，原來是穿紅背心的中年出了手，他雙掌吞吐之間，高個子矮個子便丟盔棄甲的趴了下去。

此人功力之高，眞箇駭人聽聞，以高矮二人那身不凡的武功，竟接不下他一掌，那麼高矮二人敗了，勝負是兵家常事，這原本算不了什麼，好在彼此無怨無仇，紅背心中年總不會要他們的性命。

常理是這樣的，但紅背心中年却是一個不講理的人，他抓起跌落在地上的長劍，揮

劍就向矮個子的喉頭刺去。

好狠的心腸，殺人不過頭點地，彼此既無深仇大怨，爲什麼要置人於死地！

瞧熱鬧的大爲震動，也有很多人心懷不平，可是紅背心中年身手太高，就是有心救人也是有心無力。

正當矮個子危機一髮之際，忽然噹的一聲脆响，紅背心中年掌中的長劍，竟被一塊飛來的石子擊斷，矮個子及時一個翻滾，總算逃過了一刧。

紅背心中年神色一呆，擧目向人羣中瞧去，最後目光落在五名黑衣蒙面人的身上，然後冷如嚴霜的哼了一聲道：「姑娘，是妳？」

他一眼瞧出五名黑衣蒙面人是女的，她們也未掩飾，其中一人淡淡道．「不錯，是我。」

紅衣中年道：「姑娘好功力，你們是一路的？」

黑衣姑娘道：「不，咱們只是路見不平，伸手管管閒事罷了。」

紅背心中年哈哈一陣狂笑道：「管得好，那妳就管到底吧。」

黑衣姑娘彈身一躍，便巳來到場中，她先向負傷不輕的高矮二人道：「這裏交給我了，兩位去歇歇吧。」

高矮二人雙拳一抱道：「多謝姑娘，對方功力極高，掌力尤爲驚人，請姑娘多加小心。」

黑衣姑娘道：「我知道，兩位請。」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順手摘下肩頭的長槍，衝着紅背心中年抱拳一拱道：「請賜招。」

她說話之間，巳然擺出一個攻擊的姿式，右脚踏前半步，雙手緊握槍杆，槍尖指向紅背心中年的心窩，全身上下都放射出一股凌人的氣勢。

紅背心中年神色一呆，他决未想到黑衣姑娘居然是武林罕見的絕頂高手，她擺出的攻勢，看起來十分簡單，但紅背心中年全身的要害，似乎都在黑衣姑娘槍尖的籠罩之下，他想過各種方法都無法脫出她槍尖的攻勢。

黑衣姑娘並未立即出手，雙方就這樣僵持着，但紅背心中年的面色在變，額頭也漸漸沁出了汗水。良久，他長長嘆息一聲道：「姑娘武功卓絕，在下甘拜下風。」語音一落，身形急轉，帶着幾名屬下，連死帶傷，匆匆奔出鎭去。

原是一場連台好戲，誰知道就這麼草草結束，瞧熱鬧的雖然有點失望，却也知道黑衣姑娘是一位武林高人，最崇拜她的自然是高矮二人，因爲他們的生命是黑衣姑娘救下來的。

雙拳一抱，他們向黑衣姑娘長長一揖道：「天地門龍虎雙將臧彪路遙參見姑娘。」

黑衣姑娘道：「擧手之勞罷了，兩位不必客氣。」

臧彪道：「請姑娘賜告名號，在下還有下情稟告。」

黑衣姑娘向四週瞥了一眼，見瞧熱鬧的還有不少在等着觀看下文，於是點點頭道：「兩位住在那家客棧？」

路遙道：「咱們還沒有落店，那般人就找上痲煩了。」

黑衣姑娘說道：「雄關客棧也許還有房間，兩位先去落店，有話咱們慢慢再聊吧。」

路遙道：「是，姑娘請。」

他們一同來到雄關客棧，臧彪二人訂好房間，匆匆吃了一點東西，便來拜訪黑衣姑娘。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請姑娘賜告名號。」

「我名覃小蝶，適才只是路見不平，兩位不必放在心上。」

「啊，原來是名滿江湖的黃蜂谷主，看來本門是有救了。」

「莫非貴門遭到了困難？」

「是的，敝門主東門秀失踪已近半年，近來那般穿着背心的神秘門派，不斷前來尋釁，敝門每次都有傷亡，實在窮於應付。」

「貴門主如何失踪，難道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

「聽說敝門主曾在洛陽邙山與神秘門派有個衝突，在下兄弟趕往洛陽尋訪，却找不出任何訊息，看來他老人家是凶多吉少了。」

「吉人自有天相，貴門主的處境也許不像兩位想的那麼可怕。」

「但願如此，不過神秘門派却給敝門下了一道最後通牒，要敝門成爲他們的九十七分舵，如是違抗，將鷄犬不留！」

覃小蝶道：「會有這種事，有沒有給你們期限？」

「有，今天不算還有六天，就是最後期限了。」

覃小蝶略作沉吟道：「貴門想必已有萬全準備了，時間已經不多，兩位應該儘快趕回去。」

臧彪一嘆，道：「門主失踪，敝門的實力就打了一個極大的折扣，神秘門派曾經派人三次到敝門尋釁，咱們全力以赴，仍然落得很大的傷亡，此次咱們雖然分批投入江湖，希望能夠找到門主，據在下的瞭解，尋找門主的六路人馬，只怕是全部失望，限期一到，江湖上就不會再有天地門了。」

覃小蝶道：「神秘門派既然給了你們限期，在限期未到之前，他們似乎不應該向你們下手才對。」

臧彪道：「他們原先只是監視，並未干涉咱們的行動……」

覃小蝶說道：「如今不只是干涉，而且要置你們於死地，你不認爲其中別有蹊蹺？」

臧彪道：「這個……」

覃小蝶道：「說說看，這幾天你們都做了些什麼？」

臧彪道：「咱們去了一趟洛陽，結果失望而回……」

覃小蝶道：「就只這樣？」

路遙啊了一聲道：「莫非咱們的臨時決定出了差錯？」

覃小蝶道：「你們做了什麼決定？」

路遙道：「咱們尋找門主，一向只注意遠方，昨天咱們決定對近在咫尺的嵩山山區作一番搜查……」

覃小蝶道：「是不是有人聽到你們的談話？」

路遙略作思忖，忽然面色一變道：「是他，一定是他。」

臧彪點點頭道：「錯不了，就是那位在樹蔭下假寐的叫化了，賈谷主，妳看咱們應該怎麼辦？」

賈小蝶道：「神秘門派不讓你們前往嵩山，其中必然存有問題，只不過嵩山山區如此之大，如果要找人，一時之間只怕難以發現。」

臧彪道：「不錯，咱們總壇所在的五虎嶺，也屬於嵩山山脈，咱們想去的是嵩山西部山區。」

賈小蝶道：「哦，那是說西部山區有令人可疑之處了。」

路遙道：「去年咱們兄弟跟隨門主至參駕店訪友，在回程途中，瞧到了一件怪事。」

賈小蝶道：「什麼怪事？」

路遙道：「有人攔路搶刦……」

賈小蝶道：「江湖之上强梁橫行，此種事兒多得很，算不得什麼怪事。」

臧彪道：「谷主說的是，不過那攔路者只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少女，被搶者却是開封杜氏王英，在中原武林之中，他們是頗有份量的人物。」

路遙道：「那少女身着藍色背心，咱們當時並沒有什麼感覺，現在想來似乎有點不安。」

覃小蝶道：「你們認爲那名少女可能是神秘門派的，她出沒之處也許有他們的巢穴？」

路遙道：「咱們正是這般想法，所以要去碰碰運氣。」

覃小蝶道：「好吧，明天咱們前去瞧瞧。」

臧彪路遙抱拳一拱，說道：「多謝谷主！」

× × ×

嵩山西部山區，有一條由偃師南下，經登封、臨汝、縱貫豫西，直達鄂北的山道，這條山道，往來的商旅很多，朝山禮佛的香客也不在少數，但近年以來，這兒竟然出現一批行踪飄忽，殺人越貨的强人，商旅固然改道而行，一般旅客也視爲畏途了。

這天晌午時分，山道上忽然出現一輛鏢車，插着天鳳鏢局的旗號，由一名鏢師，四名趟子手，兩名車伕 護車而行，他們的人數雖是不多，却敢於踏上這條行人絕跡的險路。

待距離參駕店約莫二十餘里，他們終於被一夥强人攔住去路，爲首的身材魁梧，長得一嘴絡腮鬍子，掌中一柄開山大斧，似乎頗有幾斤蠻力，他身側一高一矮兩名大漢 跟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另外還有二十幾名嘍囉，瞧神色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鏢師招呼鏢車停下，然後向三名匪首雙拳一抱道：「朋友，請借個光。」

持開山斧的匪首哈哈一笑道：「借個光？那是說你要咱們兄弟讓路了，行，留下鏢車我兄弟不難爲你們就是。」

鏢師冷哼一聲道：「朋友是那個山寨的？報個字號讓在下斟酌斟酌。」

持開山斧的匪首道：「邛來三雄，怎麼樣，在咱們兄弟的手下栽觔斗不算丢人吧？」

鏢師道：「邛來三雄？沒聽說過，你們還有頭兒吧，是誰？」

矮個子匪首大怒，說道：「大哥，這小子竟敢瞧不起咱們兄弟，還跟他客氣什麼！」

持開山斧的匪首舉斧一揮道：「好的，給我殺。」

在他這一聲命令之下，二十幾名嘍囉便像潮水一般湧了上來，天鳳鏢局連人帶車，立被這股浪潮所淹沒。

不過，這七名鏢伙可不是常人，他們以三名趟子手迎擊三名匪首，另一名趟子手與兩名車伕聯手攔截二十幾名嘍囉，在刀光劍影之中，掀起一場驚人的血戰。

迎擊三名匪首的趟子手全都用槍，他們功力之高也使人大感意外，但見長槍吞吐，有如靈蛇亂舞，幾個照面之下，名噪江湖的邛來三兇便已成爲階下之囚。

這是一場頗爲兇悍的激戰，但時間並不算長，匪首成了階下囚，嘍囉怎敢再鬥下去。

趟子手將匪首擲到鏢車之前，然後對鏢師道：「小姐，邛來三兇只是幾名小腳色，恐怕問不出什麼消息。」

這名趟子手稱鏢師爲小姐，莫非她是一個女人？不錯，她是覃小蝶所改扮，自然是女人了，趟子手是琴棋書畫四婢，車伕是天地門的龍虎雙將臧彪路遙，他們扮作保鏢的，只是一個誘敵之計。

如今他們有了收穫，抓到了幾名刦鏢的，可惜邛來三兇身份不高，在江湖道上是不入流的，雖是如此，覃小蝶仍然不願放棄，回顧臧彪道：「臧大俠，請你問問他們。」

臧彪應了一聲，提過一名匪首道：「朋友，你們在那兒安窰立寨？」

匪首冷哼一聲道：「你認爲咱們是黑道上的？」

臧彪道：「攔路搶刦就是盜匪，難道你們是白道不成！」

匪首道：「誰搶刦了？你說話要小心一點。」

臧彪一怔道：「你們攔截鏢車，這不算搶刦？」

匪首道：「當然不算，你說咱們搶了你們什麼？」

侍書怒叱道：「好一派强詞奪理，如果咱們比你們更窩囊，這輛鏢車早就被你們搶去了。」

匪首冷冷道：「妳這是門縫裏瞧人，把人看扁了，老實告訴妳吧，咱們只是不准江湖中人在此地出現，攔截鏢車想給妳們一點教訓。」

侍書一怔道：「不准江湖中人在此地出現，爲什麼？」

匪首道：「妳問的太多了，這對妳並沒有好處，走回頭路吧，姑娘，妳們到不了登封的。」

聽匪首的口吻，此地必然有一個龐大的江湖組合，這批匪徒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覃小蝶無意與任何江湖組合爲敵，但爲了協助龍虎雙將尋找他們的門主，她不得不追查下去，再說那江湖組合不容許有江湖人物在此地出現，也是一件不合情理之事，爲了好奇，她也要找出這個謎底。

於是她吩咐侍書道：「放他們走吧，時間不早了，咱們還要趕點路。」

侍書一怔道：「放了他們？可是，小姐，咱們什麼也沒有問出來嘛！」

覃小蝶道：「問也沒有用，放他們走吧。」

侍書雖是心中不願，却不敢違抗覃小蝶的命令，只將他們放了，待他們走遠，覃小蝶才解釋道：「咱們只要繼續向前走，自然有人送上門來，走吧，今晚咱們歇在參駕店。」

覃小蝶沒有說錯，他們走出不足一里，果然有人送上門來，祇不過他們一瞧來人，全都感到心頭一緊。

一頂黑色軟轎，在暮靄蒼茫中冉冉出現，它像在雲霧裏飄飛，時高時低，時隱時現，那份詭秘，任是何等胆大之人，也會爲之瞠目咋舌的。

此時山道上昇起一片晚霧，視綫受到阻碍，黑色軟轎遠在數十丈外，自然無法看得眞切，但它來勢極速，片刻之間便已接近到五丈遠近的距離。

現在覃小蝶一行看清楚了，他們的心情却沒有因此而輕鬆下來。

軟轎既不會走，也不會飛，它所以能夠移動，必然是有抬轎之人。

這頂黑色軟轎也有抬轎的，但牠却是四隻龐大的狒狒。

以狒狒抬轎，算得是江湖罕見，其實這還不算出奇，如果你瞧瞧在轎前奔走的兩個，胆小一點的多半會驚呼出聲。

因爲他們不是人，只是兩具白骨森森的骷髏。

軟轎在一丈之外停止前進，四隻狒狒分立兩側，白骨骷髏站在軟轎的前端。

在薄暮晚霧之中，出現如此一頂怪異的軟轎，氣氛的詭異，當眞是叫人不寒而慄。

天地門的龍虎雙將絕非貪生怕死之人，但面對這頂恐怖的軟轎，他們連舌頭也打了結了。

半晌，路遙才對臧彪道：「臧兄，他們……他們……」

臧彪道：「他們……八成是：山精木客……」

路遙一震道：「你說什麼？山……精木客？谷主，咱們……怎麼辦？」

山精木客身具妖術，不是凡人之力所能對抗的，覃小蝶也是凡人，龍虎雙將却向她請問自救之道。

覃小蝶面色沉重的說道：「他們不是山精木客，也不是什麼妖魔鬼怪，不過這般人的行爲如此怪異，咱們倒不能等閒視之。」

路遙道：「谷主，妳說他們是人？」

覃小蝶道：「不錯，四隻狒狒，兩具骷髏，全是人類裝扮的，拂琴侍書開道，咱們走。」

拂琴侍書應了一聲，雙雙摘下肩頭的

長槍，暗凝功力，緩緩向前面走去。

這一截山道頗爲寬敞．軟轎鏢車本可相錯而過，但是軟轎偏偏停在道路的中央，四隻狒狒再往兩旁一擺，鏢車就無法通過了。

拂琴侍書到達軟轎五尺之處，腳下一停，雙拳一抱道：「朋友，借個路……」

雙方相距五尺，拂琴的嗓門並不算小，除非是天聾地啞，絕對不會聽它不到。

但．她的話白說了，沒有人給她片語隻字的回答。

骷髏狒狒本不是人，沒有人回答自然不算出奇．只是此路不通總不能就這麼耗着。

如果他們當眞不是人類，那也只好讓他們一點，可是他們分明是在裝神弄鬼，成心找碴，就算避讓，這場是非只怕也難以避免。

黃蜂谷沒有怕事的，他們這一行更因爲在武漢遭人暗算，原已憋有一肚皮的怒火，這般人攔路找碴，怎能不挑起她們的殺機？！

拂琴嬌叱一聲道：「要怎樣你們划下道來吧　否則咱們姐妹就不客氣了。」

沒有人回答拂琴的叫陣　但見黃光急閃，勁風捲地而來，兩頭狒狒伸出長臂，以蒲扇一般的大手，抓向拂琴及侍書的肩頭。

拂琴侍書大吃一驚，她們絕未想到身軀笨重的狒狒　行動竟然如此快捷　黃光才只一閃　肩頭便已暴露在對方的掌指之下。

所幸她們反應極快，及時嬌軀後仰，彈身倒縱．狒狒這一出其不意的快攻，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她們一退即進．長槍顫起幾朵槍花，攻向狒狒的胸腹。

噹的一聲脆響．傳來一陣金鐵撞擊之聲　侍書一怔道：「大姐，他們的手臂是鐵的。」

拂琴道：「他們的心——」

侍書道：「八成不是鐵鑄的，要不，咱們試試。」

拂琴道：「好……」長槍一抖，逕向迎面的狒狒點了過去。

這一槍不只是去勢若電，槍尖所指，幾乎籠罩了敵人全身的要害重穴．無論對方是何等人物．除非不待長槍吐出便行逃避，否則很少人能夠逃過如此神奇威猛的槍法。

狒狒身手頗高．但這兩名高手卻一槍洞胸　幾乎不分先後哀嚎着仆倒下去。

站立轎前的兩名骷髏正待縱身接戰，轎內忽然傳出一聲厲嘯，轎簾同時一盪，一具龐大的白色人影．像風一般的捲了出來。

拂琴侍書不敢輕敵　足尖一點後退兩旁．手橫銀槍，舉目向來人瞧去。

此人身形高大　面色慘白．身着一襲白色長袍，胸前綉着一具紅色的骷髏頭，在骷髏頭的下方，是三根紅色的枯骨，如此打扮，配上他慘白如紙的面頰　及綠芒森森的雙眼　胆小一點的怕不嚇得叫出聲來。

拂琴侍書久走江湖　仍然瞧不出他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她倆正待回頭詢問，覃小蝶已經閃身走了過來，道：「朋友，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白袍人冷哼一聲道：「可是，本座的部屬卻失去兩條生命。」

覃小蝶道：「俗語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

白袍人雙目忽然一瞪，目光中綠焰暴盛．瞧得覃小蝶心頭一懍．暗忖：「此人邪惡得很，我倒要多加一份小心。」

她暗凝功力，全身佈滿罡氣，手挽金槍．擺下一個待機出擊的態勢。

白袍人雙目注視覃小蝶．腳下在緩緩向前移動，兩隻枯爪環抱胸前．那副模樣實在恐怖以極。

覃小蝶身具無上玄功，會過不少武林高人．無論白袍人如何邪惡，不見得會放在她的心上，但對琴棋書畫四婢及龍虎雙將就很難說了，爲免造成無謂的傷亡．所以吩咐他們遠避三丈以外。

現在白袍人走近」，他那原本環抱的雙臂突然一放　擊出兩股奇臭無比的腥風，覃小蝶不敢硬接　足尖一點地面，凌空飛了起來。

柳腰一折，長槍急吐．槍頭泛起數點晶芒　以銀河倒瀉之勢．猛襲白袍人上半身的各大主穴．這一槍之威　當得是無與倫比。

白骨天絕掌是白袍人仗以成名的武林絕藝　他知道黃蜂谷主絕非等閑之輩　因而一出手就把壓箱底的看家本領都掏了出來　沒想到這一招竟然走空　更料不到覃小蝶一槍之威竟是如此的凌厲。

他來不及作任何反擊　幾乎連思攷的時間都沒有，身形陡的一仰，一式鐵板橋倒了下去。

此人的一身功力倒是不凡，不待身體着地，足尖在地面上一蹬，便已後退一丈以外，腰部一挺，逕自四平八穩的站穩了身子。

覃小蝶不願給白袍人喘息的機會，長槍一挺．跟踪追了過去。

白袍人哼了一聲，雙掌齊吐，再度擊出兩股腥臭的掌力。

覃小蝶仍然不敢硬接，槍尖在地上一點，再度騰身躍起，柳腰在空中一折，長槍以驚雷逐電之勢，猛然凌空下擊。

槍花朵朵．帶着尖銳的厲嘯．分襲白袍人全身要穴，如此凌厲的威勢，縱使是銅澆鐵鑄之人也難以承受，除了逃避還能有什麼選擇？

他們一來一往，誰也不敢硬接對方的攻勢．看非千招以上，只怕很難以分出勝負。

另一處鬥場却熱鬧得多了，兩隻狒狒，兩名骷髏　與龍虎雙將，及侍書如畫分別在捉對兒厮殺。

狒狒雖是人類所扮，但他那件毛衣十分堅厚　龍虎雙將曾經擊中他們的要害，却無法使他們受傷。

他們臂力強大，兩隻鋼爪使得虎虎生風，只要被牠碰到一下．縱然不是要害，也難免骨斷筋折　因此．龍虎雙將打得頗爲吃力　簡直是險象環生。

白骨骷髏的功力比狒狒更爲高明．他們使用的兵刃是白骨刃　招式陰柔，詭譎莫測．刀芒有如附骨之蛆，一旦被牠纏上

，就有點擺牠不脫。

書畫二婢功力相差無幾，都是覃小蝶親自傳授的，但侍書個性較爲外向，活潑中帶有幾分野性，她們遇到相同的敵人，搏鬥的路程及結果却不大一樣。

如畫雖也有攻有守，却鬥得頗爲吃力，因爲她顧慮太多，很怕被白骨刀纏上而脫身不得。

侍書可不管那些，長槍縱橫，一味的狂攻，槍尖不離白骨骷髏的要害，使他自保猶恐不及，那有能力反擊別人。

先聲奪人，侍書在氣勢上已經贏了三分，白骨骷髏勉强接了十幾招，終於慘嚎一聲仆倒下去。

這是倒馬槍法中的一記絕招，在去勢已盡，力道已完的態勢之下，它能一陽復生，由瞬間變爲壯大，並以雷霆萬鈞之勢，吐出一記殺着。

槍尖刺入白骨骷髏的脅門，在另一邊穿出，如此嚴重的一槍刺出，他當然活不成了。

侍書擊斃白骨骷髏，拔出銀槍，轉身一躍便已到達龍虎雙將酣戰之處，槍尖抖起數朵銀花，只不過吞吐之間，就分別刺進狒狒的左眼，爲雙將解除了危難。

此時如畫也殺死了對手，整個鬥場只剩下覃小蝶及白袍人了，如畫瞧了一陣扭頭對侍書道：「谷主的功力比白袍人高出很多，但每到緊要關頭，她却含勁不吐，莫非她想捉活的？」

侍書道：「妳說對了，咱們糊裏糊塗的打了一架，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豈不寃枉。」

她們交談之際，鬥場上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覃小蝶收起了長槍，改以一雙肉掌應敵，白袍人却恰恰相反，他不再以掌力取勝，掣出一柄白骨長刀。

這回更好看了，刀光如雪，裹着一條纖小的紫色人影，在那兒上下騰踔，廻旋飛舞，景象之美，幾乎令人眼花撩亂。

不過這不是霓裳羽衣之舞，而是充滿危機的死亡搏殺。

約莫十招不到，鬥場忽然傳來一聲悶哼，接着，刀光一斂，兩條人影也現了出來。

「說說看，朋友，咱們幾時招惹你們了？！」說話的是覃小蝶，她的手裏還握着一柄白骨刀，顯然，她勝了，她制住了白袍人的穴道，也奪過這柄白骨長刀。

「妳闖了大禍了，姑娘。」

「這話怎麼說？！」

白袍人道：「妳瞧不見我的部屬沒有剩下一個？！」

「找碴的是你們，這可不能怪我。」

「不能怪妳？！嘿嘿嘿，妳知道老夫是誰？」

「恕在下眼拙，閣下必然是一位名震天下的高人了。」

白袍人道：「白骨魔君吳常，妳必然有過耳聞。」

「沒聽說過。」

「聖骨門妳總該知道吧？」

「啊，閣下當眞是……」

「不折不扣的聖骨弟子。」

「聽說聖骨門下長齋禮佛，不問世事，閣下却率領一批似人似獸的東西攔路搶刦，莫非傳言不實？」

白骨魔君吳常面色一變道：「老夫已是階下之囚，殺剮悉聽尊便，妳要是胆敢侮辱本門，休怪老夫出言不遜。」

覃小蝶道：「閣下裝神弄鬼，滿身邪氣，想不到對貴門竟然這般忠誠，難得，難得。」

語音一頓，接道：「敝谷主與貴門素無過節，可說是河井不犯，閣下攔路找碴，必然有一個理由？！」

吳常道：「妳當眞要知道？！」

覃小蝶道：「請說。」

吳常說道：「妳可知道本魔君的規矩麼？！」

覃小蝶道：「不知道。」

吳常道：「避我者生．當我者死。」

覃小蝶說道：「妳說，這場搏殺起因於……」

吳常道：「當我者死！」

覃小蝶冷冷的道：「可惜死的却是你們。」

吳常道：「所以我說妳惹大禍了！」

覃小蝶道：「是聖骨門要報復？！」

吳常道：「何止本門，天下雖大只怕沒妳們容身之處了。」

覃小蝶道：「當眞是這樣？」

吳常道：「本魔君何需騙妳。」

覃小蝶嘆口氣道：「我本來不想殺你的，看來非殺你不可了。」

吳常道：「不錯，敵人嘛，殺一個少一個，妳動手吧。」

吳常居然同意覃小蝶的觀點．居然鼓勵別人來殺他自己。

殺人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覃小蝶還有些不忍，拂琴道：「小姐，像他這種人，只能成功，是不能失敗的，失敗的後果就是死——」

「那倒不見得，如果我不讓他死，他就非活下去不可。」

這是一股突然而來的話聲，發話人至少在十丈以外，而且語聲嬌嫩，八成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不錯，她由左側樹叢中走出來了，的確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女人，她身後跟着四名身着青衣，外加白色背心的少女，以及八名黑色背心的彪形大漢。

覃小蝶道：「妳是誰？」

「我麼，花滿樓．算起來應該是妳的朋友。」

「哦，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不，咱們見過的，在百鹿山莊……」

「啊，妳就是那位黑衣蒙面姑娘？」

「是的，應天雄胆大妄爲，他已經遭到報應。」

當日覃小蝶主婢被應天雄暗中下毒，擄往丐幫總壇百鹿山莊，如非黑衣蒙面姑娘相救，後果實在不堪設想．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覃小蝶自然要衷心感激了。

但拂琴却插嘴道：「不錯，當日救咱們主婢的的確是一位黑衣蒙面姑娘，小婢曾經請教過她的姓名，她却不肯以名號見示。」

花滿樓微微一笑道：「聽口氣妳是不相信我了，這不要緊，我原本不是來邀功的。再說我救妳們是受別人的請託，也不必要妳們來感激。」（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小仙因雙俠出殯缺少知名人物抬棺材扶靈，向縣裏擊鼓鳴冤，控告錢四海得直，錢四海答應抬棺材，繼而嚴知縣亦同意參加喪禮抬棺材，邪僧不了打賭服輸，不空担擔，又多一個抬棺材。天魔女秋月也早答應過了，還有波羅門掌門人阿巴達、總護法烏克拉、捕頭陳大器、老盖仙洪五爺共八個人已夠數，出殯之日，熱鬧、轟烈、風光，安葬既畢，張小仙要開宗立派，趁貴賓名流觀禮，定名白吃教，自稱教主，多多爲副教主，開教名義，鋤强扶弱，刼富濟貧，買賣武藝刀劍，代人討債索仇，兼營殺手業務偵探工作等等……

人潮捉扒手　妙計查寶圖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此刻，衆賓客已風消雲散，奔走一空。

獨獨天竺波羅門的和尚沒有走。

只聽波羅門的掌門人哈雷西斯。阿巴達道：「恭喜張教主開山立派，大展鴻圖，更希望能及時踐履承諾，以啓茅塞。」

阿郎略一尋思，道：「掌門人是在問『鬼胎穴』等絕技的來歷？」

阿巴達道：「請貴教主明示一言。」

「實不相瞞，本教主是從一本『波羅札記』上面學來的。」

「『波羅札記』？這本秘笈，教主是從那裏得來的？」

「英雄不論出身低，說出來也不怕掌門人笑話，是兩年多以前，本教主拾破爛的時候偶然拾到的。」

「在何處？」

「洛陽。」

「可還有別的東西？譬如其他的秘笈，或藏寶圖等等。」

「沒有，單單只有這一本破書。」

「可否將波羅札記拿出來容貧僧一觀呢？」

「對不起，早在三月前就被本教主扔掉了。」

「張教主，」阿巴達大驚失色的說道：「波羅札記珍貴無比，你居然把它扔掉了？」

「實是在因爲蠹蟲太多，放在身上很麻煩，一氣之下就把它給扔掉了。」

「還記得扔在什麼地方嗎？」

「洛陽城北『翠雲寺』後面的一口枯井。」

阿巴達與烏克拉眉來眼去，心意已通，此事對波羅門似是萬分重要，匆匆別過白吃教諸人，隨即急如星火的率衆番僧而去。

多多忍不住馬上問道：「小仙，關於波羅札記的事，是眞的？還是假的？」

阿郎道：「當然是眞的。」

皮蛋道：「你當眞想到了那本武功秘笈？」

阿郎道：「不然，『鬼胎穴』，『迷踪步』的功夫會從天上掉下來。」

大笨牛道：「老大，你眞笨，這樣好的一本寶書你丟進枯井去不算，還告訴洋和尚。」

小仙白了他一眼，道：「你才笨，只有最後這一件事就說了假話。」

大笨牛高興的眉開眼笑，說道：「好棒啊，老大，快拿出來讓弟兄們開開眼界嘛。」

阿郎並未立即取出來，板起面孔道：「大笨牛堂主，現在不比以前跑單帮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叫教主，別再叫老人，不曉得的人還以爲我們是混混呢。」

大笨牛擺下一張苦瓜臉，道：「老大叫習慣了，一時改口很彆扭，而且也顯然大家的距離都拉大了，不如還是叫老大的好。」

阿郎沉臉道：「不行，教主有教主的威嚴，屬下有屬下的分寸，不得逾越……」

多多不悅的說：「小仙，你也眞是的，大家都是好朋友，還分什麼長官屬下，擺什麼臭架子嘛。」

阿郎固執到底，不肯退讓：「家有家法，教有教規，沒有方圓難成規矩，像你們這個樣子，簡直就是烏合之衆。」

皮蛋怔怔的道：「阿郎，看你這個模樣，好像跟眞的一樣？」

小仙端足了架子，老氣橫秋的道：「本人身爲一教之主，豈會與爾等戲言逗耍，多多副教主，皮蛋總護法；大笨牛堂主聽判：你們目無長官，藐視教主，着各記大過二次，留教察看！」

此話一出，立即觸怒了他們三人，大笨牛首先發難：「死張小仙，臭張小仙，混蛋王八張小仙，你擺什麼狗屁臭架子，我們能選你當教主，照樣可以把你罷免掉的！」

多多亦有此同感，首先響應：「對，把他罷免掉！」

皮蛋同樣不落人後：「好，現在就舉行投票！」

阿郎忍俊不住笑出聲來，哧哧的捧腹大笑道：「哈哈，好玩，好好玩啊，山人略施小計，你們幾個渾球就雞飛狗跳，眞驢，眞蠢，直沒水準啊！」

三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張小仙在惡作劇，四個人隨即滾在一起，又打又鬧，又笑又叫，好像瘋子一樣。

其他的人也受到感染，就在張家的院子裏瘋起來，鬧得一蹋糊塗，笑得一蹋糊塗，也樂得一蹋糊塗。

大夥兒邊鬧邊樂吃喝，直至精疲力盡，夕陽西下前始興盡而散。

院子裏僅僅還剩下多多、皮蛋、大笨牛和阿郎四個人。

多多與皮蛋正要走，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同聲說道：「小仙，光顧着瞎胡鬧，把正事都忘了，你還沒有拿『波羅札記』給大家看呢。」

阿郎的確樂忘了，聞言探手入懷，取出一本巴掌大小，約莫有十幾頁，油紙封面，寫着有「波羅札記」的小冊子。

大家打開來一看，見有功架圖畫，也有練功口訣，紙色業已泛黃，顯見年代久遠。

看來看去，短時間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多多道：「阿郎，『波羅札記』我帶走了，要好好研究一下。」

他們關係親密，從來不分彼此，言畢，便將小冊子揣入懷中。

阿郎亦無異議，笑笑說道：「多多，妳應該先學『迷踪步』，再及其他，只要學會這一種步法，再强的對手亦足以自保，再者要同時教導皮蛋，大笨牛則由我來親自指點，我們白吃教的四大金剛，個個都要具備第一流的身手，這樣才可以在武林中得一席之地，進而橫掃武林，稱霸天下。」

大笨牛得意忘形的道：「對極了，四大金剛，天下無敵，拳打武當，脚踢少林，再將神偷賭仙，邪僧怪道他們放在脚底下踩，這樣才顯出白吃教的派頭，也不枉費咱們開山立派的一番苦心。」

四人說笑一陣，天色將晚，多多、皮蛋正打算回洛陽去，白吃教的總壇張家乍然出現一位不速之客。

來人五十來歲，身穿紫色長袍，頭戴英雄帽，一雙虎目，冷亮如星，太陽穴鼓鼓的，內力修爲不凡，黑臉大嘴，滿面的絡腮鬍子，形貌甚是粗壯結實，肩上揹着一把刀，式樣古樸典雅，單看精雕細鏤的刀鞘，就曉得絕對不是一把普通的刀。

多多認得他，連忙以最快的速度低聲說道：「他叫雷天宇，人稱『無血刀』，三刀客之一，背上的那把『無血刀』，殺人不見血，人見人怕，曾有一仗連砍三十三顆人頭的紀錄，是個粗人，也是一個兇人。」

話甫落地，無血刀雷天宇已行至近前，單刀直入的道：「這兒可是白吃教的總壇所在？」

皮蛋大言不慚的道：「正是本教聖地所在。」

無血刀雷天宇橫掃四大金剛一眼，道：「請萬能博士張小仙張教主說話。」

阿郎沒料到白吃教才成立幾個時辰，名聲便傳揚開來，心裏甜甜的，飄飄欲仙的道：「本教主在此，尊駕有何見教。」

雷天宇從頭到脚，瞧一下阿郎，道：「白吃教三字，聲震洛陽，據傳張教主曾三戲錢四海，大鬧伊川縣，智得金香爐，連天竺番僧都甘拜下風，想不到居然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可確有其事？」

察言觀色，阿郎看得出雷天宇心存輕視，當下冷冷一笑，含混其詞的道：「信則有，不信則無。」

無血刀雷天宇雙眉一挑，道：「娃兒狂得可以！」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字出口，人已縱出，探臂疾扣阿郎手腕。

不料，手到人杳，雷天宇抓空了。

「媽的，來白吃教撒野，你找死！看打！」

阿郎疾展「迷踪步」，早已繞到雷天宇身後去，打出一把「霸王釘」。

喝聲入耳，金風颯然，雷天宇亦非庸手，一個急轉身，雙掌齊出，將暗器掃落，險險避過一刦。

陡覺下盤一涼，不禁看傻了眼，不知何時，阿郎已神鬼不覺的解開他的褲腰帶

，一條長褲全部落在腳面上。

還好穿的是長袍，不至於「獻醜」，但光着兩條腿，尤其以他在江湖上的身份，畢竟是一件難堪的事。

女孩兒家，總是害羞，多多早已別過頭去。

大笨牛故意糟蹋他：「好熱的天，這下涼快多了。」

皮蛋亦調侃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這是你狗眼看人低的報應。」

奇怪，無血刀雷天宇並未生氣，穿好褲子，笑呵呵的道：「果然名不虛傳，雷某這一趟七里坡沒有白跑。」

阿郎聽出他話中有話，冷聲喝問道：「老小子，你好像有事？」

無血刀雷天宇道：「老夫是想委托貴教辦一件事。」

阿郎道：「什麼事？」

雷天宇說道：「追查一張藏寶圖的下落。」

此話一出，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莫不大吃一驚，但表面上小仙仍裝作若無其事的道：「一張藏寶圖？老小子能不能說的詳細一點？」

雷天宇猶豫一下，道：「約百年之前，天竺國來了一位聖僧哈里巴，此人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一身武技已達出神入化之境，著有一本『波羅經』，詳細記載下他畢生所學，與無數的金銀財寶，一齊藏諸名山，並且留下來一張藏寶圖，以及一本小冊子『波羅札記』。」

大笨牛瞄了阿郎一眼，道：「這張藏寶圖落在何處？」

雷天宇不悅的說：「老夫如果曉得就不會委託貴教追查了。」

多多道：「好歹也得有點綫索才行，盲人摸象，豈不是開白吃教的玩笑。」

雷天宇道：「綫索是有，是被四個身份不明的人奪去了。」

阿郎道：「是在何時何地被奪？」

雷天宇道：「目前老夫尚無所悉。」

阿郎聞言心下稍稍一寬，知道他尚不明白自己和藏寶圖的關係，心情爽朗的笑道：「說吧，一張藏寶圖你打算出多少銀子？」

「不必整張，只要四分之三即可。」

「這是為何？」

「因為雷某自己已經有四分之一。」

風塵雙俠係為藏寶圖而死，奪去寶圖的人無疑就是殺死二老的兇手，阿郎心神一震，已暗暗扣好三把飛刀，面無表情的說道：「原來你也是奪去寶圖四人中的一個？」

雷天宇矢口否認道：「張教主說那裏話來，老夫如若參予爭奪，就用不到重金聘請白吃教了。」

阿郎聽他說得有理，殺機稍斂，道：「雷大俠，咱們且以每四分之一為一個單位，一小張你出多少銀子？」

「通風報信」因而由老夫親手奪得者，五百両，完全由貴教獨力完成者，一千両，如何？」

「笑話，本教高手如雲，分壇分舵，遍佈天下，生意不接則已，一旦接下來，自然是獨力完成，不需要他人插手。」

「張教主有氣魄，老夫一小張付白銀千両就是。」

張小仙雙目一瞪，卑夷不屑的道：「什麼？一千両？老小子說錯話吧，寶藏乃是無價之寶，你不怕本教主私下獨吞，或轉售他人？」

皮蛋湊趣道：「我們教主賭技天下第一，一把牌就可以進帳三千，你太小覷白吃教了，另請高明吧！」

無血刀雷天宇沉吟一下，道：「五千怎樣？」

張小仙斬釘截鐵的道：「非一萬莫辦？而且必須預付五千両的訂金。」

「一小張一萬両，老夫勉為其難答應教主就是。」

「不用『勉强』，白吃教不是靠『勉强』生存，請收回去。」

「是，張教主技冠羣豪，智謀百出，老夫信得過。」

「別光要嘴皮子，拿訂金來。」

「日後銀貨兩訖，皆大歡喜。」

「老小子，你歡喜，本教主可不歡喜，養魚要水，養鷄要米，設樁佈綫置卡子，處處都要花銀子，你要本博士掏腰包替你墊？」

阿郎嘴快話滑溜，言來又頭頭是道，唬得雷天宇一楞一楞的。

「先付三千好了。」

「不行！」

「四千？」

「不要討價還價！」

張小仙有一股子與生俱來的威嚴，雷天宇雖是成名人物，亦不免為他不妥協的盛氣所懾，遲疑少頃，乖乖地取出一張五千両的銀票交給阿郎。

白吃教主阿郎並不以此為足，提出進一步的要求：「請將那一小張藏寶圖拿出來讓本教主看一看。」

藏寶圖何等重要，雷天宇怎肯輕易示人，道：「張教主要寶圖何用？」

張小仙振振有詞的道：「本教主先要弄清楚藏寶圖是個什麼東西，才好下手，如果弄一張鬼畫符的假東西來騙銀子，會破壞本教純正的形象。」

雷天宇聽他言之成理，猶豫再四，小心翼翼地，先察看一下四週無人窺伺，這才從一個皮夾子裏取出一張約五寸見方的羊皮來。

羊皮很皺，白一塊黃一塊的，看來年代已久，從撕裂的紋路觀察，顯然正是折疊的地方，亦可從而推定，係整張藏寶圖右上角的那一塊。

圖上山山水水，花草樹木皆有，單憑這四分之一，實在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正上方有兩個字：「蓋世」。

右側緣有一句話：「日上柳梢頭」。

此外再無任何提示。

阿郎命大笨牛去取文房四寶，肅容滿面的道：「雷大俠剛才說不會參予奪圖，那麼，這一小張藏寶圖是如何得來？」

雷天宇反問道：「有這個必要？」

阿郎道：「當然，找到一個，就不難找到第二個，總比盲人瞎馬亂摸索好。」

雷天宇痛快的說道：「是從丁火山那裏得來的。」

張小仙追問一句：「搶的吧？」

雷大宇臉上一熱：「可以這樣說。」

多多打破砂鍋問到底：「可是神偷丁炎山的那個寶貝兒子。」

雷天宇道：「就是他。」

阿郎道：「雷大俠是說神偷丁炎山乃四名奪圖者之一？」

「老夫寧願相信，是他兒子從別人身上扒來的，因為這麼重要的東西，於情於理，小偷老子不應該交給小偷兒子。」

「雷大俠分析的是，可知小丁是從什麼人身上偷來的？」

「不清楚。」

「為何不問一問？」

「被他溜了。」

阿郎甚感失望，見文房四寶已到，亦未再多言，攤開一張紙，聚精會神的描繪起來。

雷天宇睹狀大怒，猛聽「鏗鏘」一聲，金鐵錚鳴，霞光萬道，無血刀已掣在手中，此人好快的身手，任何人皆來不及封架閃躲，明光光的刀刃早已架在張小仙的脖子上，殺氣騰騰的道：「小雜種，你幹什麼，再多畫一筆，老子就砍下你吃飯的傢伙！」

好個張小仙，臨危不亂，處變不驚，刀刃加身，依然面不改色，還衝着雷天宇大發雷霆：「老混蛋，你是傻瓜？白痴？二百五？本教主手邊沒有一張底稿樣本，如何查明得到的東西是真是假，你不願意，是不是？可以，本教主也已經後悔了，將來必然危機四伏，步步險阻，扎手的人物一定少不了，你他媽的自己去碰吧，白吃教落得輕鬆。」

他可不是說着玩，銀票、藏寶圖以及他自己繪的草圖，一古腦全部扔在地上。

這一下雷天宇可楞住了，也明白了阿郎繪草圖的用意所在，趕忙收起無血刀，將銀票、寶圖送回到小仙面前去。

剛才還吹鬍子，瞪眼睛，欲動刀殺人，現在反過來主動要求張小仙繪製草圖，越詳細越好。

阿郎的確超人一等，與衆不同，欲擒故縱，反客為主，爭足了面子，擺足了譜，始在雷天宇的苦苦要求下，將寶圖巨細靡遺的繪下來。

生意就此敲定，雷天宇收回寶圖，當即起身告辭。

大笨牛快要高興死了，抓着阿郎的胳膊說道：「老大，你真了不起，白吃教萬歲啊，白吃教一成立，就吃進五千兩。」

多多蘭心慧質，想法卻不一樣，道：「小仙，藏寶圖應該是你自己的東西，幹嘛要答應賣給他？」

阿郎道：「沒錯，東西是二老留下來的，應該歸我，但廢物利用，賣些銀子有什麼不好？」

皮蛋道：「當然不好，因小失大，金銀財寶萬一被姓雷的得去多冤啊。」

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道：「傻蛋，咱們不會動點手腳，引他誤入歧途。」

大笨牛擊掌歡呼道：「我明白了，這叫做一魚兩吃。」

多多嬌滴滴的掩嘴笑道：「大笨牛，你又錯了。」

一魚兩吃這句話，大笨牛十分得意，道：「那裏錯了？」

多多道：「該說一物兩賣才貼切。」

大笨牛輕鬆的道：「乾脆三賣四賣好了，這樣咱們白吃教就可以發大財，蓋大樓了。」

阿郎說道：「如有人願當冤大頭，十賣八賣亦無不可，至於大樓嘛，我想明天就開始動工，初期的工程，這五千兩銀子，再加上我身上的一千兩，大概不成問題吧。」

一聽說要蓋大樓，大笨牛可樂了，道：「好極了，我以刑堂堂主的身份，明天就將弟兄們召集來，一齊動手。」

阿郎笑道：「我們又不會蓋房子，弟兄們也只能帮帮忙，這件事不如交給王大叔去辦，你明天就得跟着我走。」

大笨牛呆了一下，道：「去那兒？」

阿郎道：「海角天涯，四處去闖，殺害二老的兇手不能不查，輪暴秋水寒的色魔不能不探，還有尋找三絕婆婆的事也刻不容緩，現在再加上這一筆生意，我們不能再在七里坡，該衝出洛陽，為白吃教打一個局面出來。」

大笨牛道：「我舉雙手贊成，什麼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一帮二堡三刀客，白吃教一旦猛虎出柙，叫他們通通吃癟十，非打得他們落花流水，屁滾尿流不可。」

然而，這也表示，要暫時與多多、皮蛋告別了，他倆有家庭，也有學業，勢必無法結伴同行。

惱人的離情馬上湧上四人的心頭，八隻手緊緊的握在一起。

流淚眼對流淚眼！

離愁人對離愁人！

說不完的離情依依！

道不盡的珍重再見！

難捨難分，難分難捨，到最後還是不得不分開了。

送走多多、皮蛋，已是深更半夜，第二天一早，將金香爐與銀票交給王大叔，並且交代他們夫婦照顧白吃教的弟兄們，阿郎和大笨牛也踏上征途。

× × ×

轘轅關，在伊川縣東，嵩山西南，山路險阻，蜿蜒曲折，盤旋而上，凡十二轉，峯巒峻秀，景色天成，是東西交通的孔道，也是遊人賞玩的勝地。

山腰之上，建有一座「碧雲寺」，仰觀俯視兩相宜，更是遊人必經必去之地。

「碧雲寺」香火鼎盛，這日適逢廟神誕辰，又風和日麗，萬里無雲，香客再加上遊人，近午時分，已是摩肩接踵，人潮如湧。

人潮中有兩個人很特別，既不是來朝山進香，也不是來觀賞風景，四隻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來轉去盡在看人，像是兩頭機警的鷹，正在尋找獵物。

這二人可不是普通人，早已名震江湖，一個是白吃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一個是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

二人的服裝亮麗而又惹眼，藏青色的勁裝，胸前有兩排金黃色的銅扣，排扣的中間，上面有幾朵飄浮的白雲，細看會發現，好像一個組合的藝術字——「白」，下面畫着一張大嘴巴，嘴巴大張，頗有吞鯨食象之勢，合起來正好是「白吃」的意思。

足履高統皮靴，益增無限神采，走起路來 發出有節奏的蹬蹬之聲 七分帥氣·三分燒包 行踪所過之處 成為路人注目的焦點。

這兩個寶貝 以大俠客大偵探自居，就站在「碧雲寺」的入口處 一隻石獅子的兩側．正在密切注視着過往之人。

可能是站的太久了．禁不住脚有點酸，大笨牛皺着眉頭說：「老大．這麼久了，怎麼一條綫也沒踩上？」

阿郎板起面孔道：「快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你猴急什麼。」

大笨牛往人羣裏掃了一眼 道：「你發現沒？，人家都在看咱們呢 尤其是漂亮的妞兒 眼珠子白白的 像是衛生丸，是不是看上了咱倆？」

張小仙挺挺胸脯 正巧有一位姑娘從他身邊經過．立即面帶微笑，投去深情的一瞥 飄飄然的道：「那當然 白吃雙傑乃人中龍鳳 是姑娘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今天晚上咱們可要格外小心。」

「小心什麼？」

張小仙道：「小心慕名追來的妞兒，擠破房門。」

吹牛放大氣 大笨牛可是大行家．道：「不要緊 多多益善 必要的時候給她們發一張號碼牌 然後依序而進，一個一個來。」

阿郎的牛皮更大：「只怕人數太多，會排滿一條街。」

大笨牛道：「別吹了 脚酸肚子又餓．蹲了半天的站．該找一家館子祭祭五臟廟了。」

「不行，今天是咱們白吃教的第一次出征．不能無功而回。」

「起碼該坐下來歇歇，這樣人家會誤以為咱們是碧雲寺的守門神。」

張小仙道：「也不可以，大俠客，大偵探，要抬頭挺胸 頂天立地 窩在地上成何體統。」

大笨牛無可奈何．只有愁眉苦臉認命的份。

還好，過沒多久 眼前便發生了情況了。

只見有兩個鬼頭鬼腦的少年．緊跟在一位老婆婆的身後，一步一趨的行來。

兩個少年中大的十七八，小的只有十四五。

長相並不差，不能說是獐頭鼠目．但眼神不正 目光游移，賊里賊氣的顯非善類。

果然，二人緊走幾步，年長的少年故意將老婆婆撞了一下．撞得老婆婆身子一歪 差點摔一跤 年幼的少年假裝好心，上去一把扶住 問道：「老人家走路小心點。」

就這麼一撞一扶間 老婆婆身上的錢包已到了年幼少年的手中。

兩個少年在前面兜了一個圈子．很快便折轉回來 張小仙已及時縱出 從他們一旁擦身而過。

「老婆婆 您的錢包掉了。」

阿郎指着地上，錢包就在她脚邊，老婆婆驚喜莫名的道：「小哥兒 你真是個大好人 謝謝你啦。」

却弄得大笨牛如墜五里霧中，趨前愕然道：「老大，這個錢包你是怎麼『攪』到的？」

「自然是從那個臭小子身上『扒』來的。」

「老大，」大笨牛做了一個三隻手的手勢：「你也會這一手！」

「別忘了．本教主萬能．而且還是博士。」

「可是，我怎麼沒有看到，老大是如何下得手？」

「呆子，被你看到我還能當老大嗎？走……」

「要去吃飯啦？」

「吃你的頭，去追人。」

「追誰？」

「就是那兩個臭小子。」

「太小了吧．白吃教應該吃大的。」

「釘上小的，就不愁逮不到大的，你急什麼。」

兩個少年已去遠，還不曉得煮熟的鴨子已經飛了，手拉着手，一蹦三跳，意與風發。

阿郎與大笨牛就緊跟在他們後面數十丈外．出得轘轅關 不遠有一個鎮集．二少歡天喜地的進入一家飯店。

別人的銀子大概不心疼，還眞大方，叫了半隻燒鷄，一斤醬牛肉，一盤炒三鮮，一條紅燒鯉魚．外加一壺陳年燒刀子，大吃二喝起來。

「二位，裏面請，請！」

店小二招呼阿郎．大笨牛坐在少年的緊隣。

遞上菜單，小二恭謹有禮的道：「兩位想吃點什麼？」

大笨牛望望隣桌的菜餚．提高嗓門說道：「照這樣來，再加一道爆油蝦，兩壺酒。」

小二諾諾而退，不久菜已上桌，阿郎，大笨牛正吃得津津有味，年幼的少年大聲說道：「小二，來一道爆油蝦再外加一道炸八塊。」

阿郎一聽火大了，心說：「奶奶的，沒有銀子還敢跟白吃教比賽，好極了，不叫你們脫了褲子爬出去我不姓張。」

於是，炸八塊之外，小仙又叫了一盤爆腰花。

也因而馬上掀起一塲點菜吃菜大賽。

「紅燒魚唇。」

「紅燒鴨掌。」

「桂花魚翅。」

「冰糖肘子。」

「蒸螃蟹。」

「烤乳豬。」

「……」

「……」

你點一道．我加一道，舌劍唇槍，互不相讓，忙得小二團團轉，主厨的師傅汗流浹背 桌面上全都是菜，已經放不下了，四個人依然捧着菜單大點特點。

掌櫃的實在看不下去了，行至兩少年的桌前，客氣的說道：「兩位吃得下這麼多嗎？」

啪！年長的少年好大的火氣，出口成髒：「老子高興，開館子還嫌大爺多吃嗎？媽的個巴子。」

掌櫃的委婉的道：「小老兒是怕兩位吃不了糟蹋。」

年幼的少年火氣更加大起來了：「他媽的，大爺有的是銀子，你是不是怕付不起帳！」

掌櫃的担心的就是這件事，順水推舟的道：「是，是，就請兩位客爺先付帳，再點菜好了。」

年幼少年道：「付就付．我梁大明不信會輸給那兩個癟三。」

口氣夠大，派頭也很十足，偏偏口袋不爭氣，穿空如也，扒來的錢包已不翼而飛。

這下梁大明可楞住了，給年長的少年使一個眼色，道：「正雄哥，我身上全是銀票，怕他不方便找，你付吧。」

叫正雄的少年會意．呼應着梁大明的語氣道：「是嘛，一點點小錢，用不到票子，我這裏還有幾十兩碎銀子。」

說也邪門，手入口袋，同樣囊空如洗，早先扒來的一個錢包也不見了，嚇得他直冒冷汗，喃喃自語道：「奇哉怪也，入門的時候還在，怎麼一轉眼就飛了，難不成是遇上高人！」

語方出口，一眼見錢包就放在隔隣桌子上，少年正雄毫不考慮，伸手就去扒。

錢包是張小仙扒去的，時間就在三秒前，放在桌上的目的就是要引他入彀，少年正雄手抓住錢包的同時，阿郎也及時扣住他的腕脈。

張小仙大聲喳呼道：「好小子，你不但想白吃白喝，還想作小偷。」

少年正雄面紅耳赤的道：「你這是做賊喊捉賊，這個錢包明明是我宋正雄所有，你才是小偷！」

阿郎眼一瞪，道：「你的？有什麼記號？憑我白吃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在江湖上的身份，會偷你這個小毛賊的東西？」

大笨牛不放過任何可以推介自己的機會，道：「大爺我是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本教財大勢大，多的是金山銀山．連茅坑都是銀子做的。」

白吃教名頭不小，消息早已傳開了，宋正雄，梁大明沒見過也聽說過，二人相視一楞，知道遇上了大煞星，暗暗叫苦不迭。

但表面上却依舊十分强硬，梁大明道：「不管你們是誰，反正銀子是我們的，非取回來不可。」

話一說完，手已探出，大笨牛就等着這一刻，錢包沒摸到，被吹牛大王抓住手臂，扭曲到背後去。

大笨牛罵得很難聽：「幹你親娘祖奶奶，偷不成想用搶的，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啪！啪！手起掌落，左右開弓，給了梁大明兩個耳光子。

掌櫃的道：「張教主．大堂主，謝謝兩位仗義相助，眼前人贓俱獲，鐵證如山，不必跟他們嚕嗦，小老兒這就報官去，由官府來治他們的罪。」

阿郎道：「報官多麻煩，一年半載也不定能討回你的酒菜錢來。」

掌櫃的道：「張教主有何高見？」

阿郎道：「這兩個渾小子的衣服鞋子還挺新的．值幾兩銀子，不如將就一點算了，何必跑衙門。」

生意人將本求利，最是斤斤計較，打量一下二人的衣着，足可抵充酒菜錢，掌櫃的當即表示同意。

張小仙好熱心，帮忙到底，立即動手剝衣服。

宋正雄怒不可當的道：「張小仙，你未免欺人太甚．我跟你拚了！」

拚？一隻手腕還扣在別人手裏，那有機會，反而惹惱了張小仙，出手點了他們二人的「痴呆穴」。

「痴呆穴」被制，兩個精靈刁鑽的傢伙登時變成了傻瓜，全身功力盡失，如同一個不會武功的白痴。

衣服一件一件的剝，很快便剝了個精光，全身上下，僅僅還剩下一條遮羞的短褲子。

這麼尷尬、狼狽、丟人、難堪的羞辱，兩個人似乎並不在意，仍自傻呼呼的笑着，似乎與他們無關。

阿郎道：「你們是神偷丁炎山的手下，對不對？」

宋正雄傻笑道：「嘻嘻，嘿嘿，你怎麼知道？」

「天下的扒手都歸姓丁的管，錯不了的。」

「哈哈，哇哇！」

「有個丁火山，知道吧？」

「嘻嘻，是我們少主人，哈哈。」

「叫他來見我，到時候本教主自會解開你們的穴道。」

「是，嘿嘿嘿。」

「滾吧。」

二人如獲大赦，轉身就走。

「用爬的，滾的！」小仙大聲喝叫。

二人「痴呆穴」被制．完全失去反抗的意志．只知道聽命行事，果眞倒在地上，一邊傻笑，一邊滾呀滾，爬也爬的離開飯店。

將全飯店的人都逗樂了，大笨牛最樂，道：「老大，我算是服你了，咱們吃喝，他們請客，最後還光着身子爬出去，有趣．滑稽，是大稽．滑天下之大稽。」

張小仙並沒有笑，道：「大笨牛．吃吧，吃飽點．最好連晚飯也一齊吃進去，等一下丁火山或者是他老子丁炎山來了，就沒有機會吃了。」

剛才僅半飽，經過這一陣子鬧，早已消化，大笨牛正餓着，聞言不再吭氣，返坐原位，猛吃猛扒。

大笨牛的飯量大，阿郎也不小，一頓飯吃了別人三頓飯的時間，滿桌子的菜吃去一大半，這一對寶貝才酒足飯飽。

而隔鄰的那一張桌子，業已換過三批客人。

阿郎擦一下嘴巴，道：「大笨牛，吃飽沒有？」

大笨牛拍一下大肚子，打一個呃，道：「飽了，白吃教，白吃教，不吃白不吃，又不用咱們花銀子。」

阿郎說道：「吃飽就好，咱們也該走了。」

大笨牛一怔：「走？不等丁火山那個小偷兒了？」

小仙道：「他已經來過了。」

不待大笨牛再詢長問短，會過帳，當先步出大門。

大笨牛追上來，道：「老大，你說丁火山那個小偷兒來過了？」

「是呀，就坐在咱們隣桌，還吃了一碗麵。」

「我怎麼不知道？」

「你這個笨腦袋瓜裏只有酒和肉，天蹋下來也不曉得。」

「老大也聰明不到那裏去，人旣然來了，爲何不將他留下來？」

張小仙道：「怕掃了你的吃興，訂個約也一樣。」

阿郎越說越玄，大笨牛越聽越糊塗，丁火山何時來去，許是他貪吃貪喝沒留神，如說已與阿郎當面訂約，却斷斷無法置信，理直氣壯的道：「我不信，一定是你在騙人，除非老大能拿出證據來。」

張小仙指着地上的一根筷子粗細的白綫，道：「這就是證據。」

大笨牛越發迷糊起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阿郎神秘的笑說：「丁火山就在綫的另一頭等着咱們。」

這話更玄，大笨牛簡直一句也聽不懂，說道：「老大，別賣關子，把話說清楚一點。」

阿郎守口如瓶，還是不肯說實話：「已經夠清楚了，是你自己太笨。」

大笨牛賭氣，乾脆閉上嘴巴，不再開口。

却因而發現一個秘密，白綫的一端藏在阿郎口袋裏，他正在隨着前進的速度往回收。

通過馬路．前面是一個樹林子，深入林內數丈，立刻出現三個人，梁大明居左，宋正雄在右，二人已換好衣服，但仍痴呆如故，傻笑不已。

中間站着一個濃眉星目，俊逸出塵，身着紅衫，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

紅衣少年的右手四指被一個巴掌大小、製作的十分精巧堅固的老鼠夾給夾住，那一條白綫的另一端就是綁死在老鼠夾上面。

事情再明白不過，必然是紅衣少年欲在阿郎身上施妙妙手，被張小仙以老鼠夾夾住，拖着一條白綫，逃來此地。

紅衣少年又是火燒，又是刀砍，就是弄不斷那條白綫，一見張小仙已追到，拔腿就跑。

不幸，僅僅跑出三步，便被張小仙像牽小狗似的又牽回來．冷言冷語的道：「朋友，這是風塵雙俠留下來的『綑仙索』．乃天蠶絲製成，水火不侵，刀劍不入，老鼠夾是本教主的新發明，有反扣，可以鎖上，外人絕對打不開，你不必再作逃走或拚命的打算。」

恨得紅衣少年牙癢癢的說道：「張小仙，你好毒辣，少爺我絕不會跟你善罷甘休。」

張小仙冷笑道：「這是你自找的，誰叫你不安好心，亂摸本教主的口袋。」

「張小仙，你到底想把本少爺怎麼樣處置？」

「好說．只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有屁快放。」

「我想先確定，你是否丁火山？」

「完全正確。」

「你曾經保有一小張藏寶圖？」

「這——」

「說實話！」

「有這回事？」

「圖呢？」

「被人搶走了。」

「誰？」

「無血刀雷天宇。」

張小仙點點頭，語氣稍稍緩和一些，道：「到現在爲此，你還算合作，沒有說假話。」

臉色一沉，繼又說道：「這一張藏寶圖是如何到你手裏的？」

丁火山牙根緊咬．從齒縫裏擠出來四個字：「無可奉告。」

「是你老子交給你的？」

「無可奉告。」

「偷的？」

「無可奉告。」

一連三句無可奉告，激怒了張小仙，命大笨牛去飯店取來一條繩子，一塊墨，阿郎道：「把這小子給我綁起來！」

二人一齊動手，將丁火山綁在一棵大樹上，全身上下少說也綁了二十圈．阿郎打開老鼠夾，取回「綑仙索」，道：「大笨牛，你會不會刺青？」

大笨牛道：「會呀，這玩意兒我小時候就會玩，胳膊上還有一條龍呢。」

怕阿郎不信，捲起袖子．果然有一條刺工很精巧的龍。

張小仙道：「會就好，給這小子臉上刺幾個字。」

「刺什麼字？」

「我是小偷！」

「得令！」

從靴統內拔出一把尖刀．跨步而上，一陣亂戳，用不到五分鐘就刺完了。

呸！大笨牛的身手蠻俐落的，吐了一口稀痰，用墨條塗磨一遍，再從丁火山身上撕下一片衣襟來，擦拭乾淨，丁火山的額頭上，當眞現出「我是小偷」四個字。

大笨牛洋洋得意的道：「老大，你覺得手藝如何？」

張小仙道：「還不錯，多練習幾次會更好。」

托住丁火山的下巴，阿郎又道：「姓丁的，你說不說？」

丁火山雙目緊閉，一言不發。

「你不肯說是不是，老子閹了你，叫你斷子絕孫。」

阿郎可不是空言恫嚇，立即付諸行動，「嘶啦」一聲，褲襠立被撕裂，露出了「寶」。

刷！靴統內拔出一支短刀，挺腕就捅下去。

丁火山睹狀大駭，再也不敢在這位兇神的面前逞英雄，惶聲急喊道：「張教主手下留情，我說就是。」

毫釐之差，阿郎掃落一些「毛毛草草」，及時煞住，道：「說吧，最好痛快一點。」

丁火山忍氣吞聲的道：「藏寶圖事實上跟我們丁家一點關係也沒有，家父至今尙不知曾落在我的手裏。」

「那是偷的了？偷誰的？」

「少林寺掌門人悟悲老和尙。」

張小仙道：「少林領袖武林．悟悲掌門更是一代尊師的身份，就憑你這個小毛賊能得手？」

「出其不意　突施妙手．並非絕無可能。」

張小仙道：「寶圖旣是扒自悟悲，你保密個屁？」

「丁某是怕消息一旦走漏　少林寺對我們丁家不利。」

「嗯　倒也言之成理　可知何人身上還有相同的藏寶圖？」

「丁某一無所知，這一張也是誤打誤撞碰上的。」

「記住　假如以後再撞上時　本教主願出高價來買　當然．如果日後事實證明，你所言不實．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解開宋正雄、梁大明的「痴呆穴」，立與大笨牛揚長而去。

×　　×　　×

白吃教主張小仙決定要到少林去．他發下宏願　誇下海口．要殺少林掌門悟悲，爲風塵雙俠報仇。

當天晚上．他們投宿在登封縣的「百香樓」．預備第二天一早便攀登嵩山少室峯．上少林。

孰料　選好客房．略事梳洗　進入前面飯莊　吃喝到一半時　突然發覺身上的銀子、老鼠夾、綑仙索全不見了。

幸好，「波羅札記」被多多帶走　藏寶圖的草圖只是一張白紙　仍原封未動，不然可就災情慘重了。

饒是如此　仍然萬分嚴重　說不定就會在自己身上重演。

弄明了情況，大笨牛心急如焚，道：「老大．掉在那裏？咱們現在去找或許還來得及。」

「我懷疑是被人扒去的。」

「扒？莫非姓丁的不死心，又來惹咱們？」

「他還嫩得很，不夠資格跟我鬥，很可能是老的。」

「唔，一進入『百香樓』，就好像有被人監視釘梢的感覺．老大能否想得出被扒的時地？」

「高人出手．隨時隨地都可以，這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眼前如何度過難關．支付酒菜宿店的銀子。」

「慘了　慘了．拿不出銀子來．準會被掌櫃的趕出『百香樓』．露宿街頭．老大，你的點子最多．快想個脫困之計。」

「正在想。」

「我倒有一計在此．去賭。」

「行不通．連賭本都沒有。」

「老辦法　向薩菩去『借』。」

「人生地不熟，寺廟、賭坊在那裏，咱們都弄不清．在時間上恐怕來不及。」

「那該如何是好．總不能等着人家來脫褲子吧？」

張小仙沉思一會兒，自語兩聲：「有了．有了。」咬着大笨牛的耳朵．說了一陣悄悄話　直聽得大笨牛一楞一楞的，道：「這樣成嗎？」

阿郎信心十足的道：「老大的錦囊妙計．幾時失敗過。」

大笨牛紅着臉道：「可是，總覺得不好意思。」

張小仙板着臉孔說道：「怕羞就沒有床舖睡．咱們只好睡大馬路，喝西北風好了。」

大笨牛想一想，咬咬牙，道：「好嘛，若是因爲這一件糗事，害我討不到老婆，你兒子也要叫我爹。」

阿郎聽不懂，道：「什麼意思？」

大笨牛一本正經的道：「笨啊，就是你兒子過繼給我當兒子啦。」

事情就這麼決定，大笨牛繼續吃喝，張小仙則跑到別桌去．對一位身穿青衣的食客道：「老鄉，有人敢在櫃台上撒尿，你相不相信？」

青衣食客朝櫃台上瞧一瞧．檀木台櫃，油光發亮　禿頭矮胖　戴着一副金絲眼鏡的掌櫃的不苟言笑　甚是威嚴　漫不經心的冷笑道：「不可能．簡直是胡鬧。」

張小仙眸中散發着詭異的神采，道：「如說有人在櫃台上撒一泡尿　掌櫃的不但不生氣．反而會張着嘴巴哈哈笑，你更不會相信了？」

青衣食客肯定的說：「那當然。」

「你敢不敢跟在下賭？」

「賭什麼？」

「賭別人撒尿　店家哈哈笑。」

「怎麼賭？」

「撒一泡尿．如果掌櫃的生氣或不高興．在下輸你十兩銀子。」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也是穩贏的事，不禁撩起了青衣食客的莫大興趣，掏出錢包．取出十兩銀子來，興緻勃勃的道：「好．跟你賭了！」

張小仙笑容可掬的道：「別忙，我這個人做生意最是乾淨不過．等底牌揭開後咱們再結帳。」

口說乾淨，手却不乾淨，趁機順手牽羊，已將青衣食客錢包內一張百兩銀票扒到手。

憑三寸不爛之舌，復抓住大家好奇好賭的心理，「百香樓」內三四十位食客，視身份貧富各有不同，或十兩八兩，或三兩五兩，或多或少，差不多都參加了張小仙的賭局。

只有一個人例外，此人四十八九年歲，瘦小精幹，滿面紅光，衣着講究，非絲即綢．天生一對懾人的鷹眼　烱烱有神，當阿郎上前邀他入局時．瘦小老頭馬上一口回絕　並且單刀直入的道：「娃兒，是不是遇上扒手．被人扒光了銀子，想賺點外快付酒帳？」

張小仙心頭一震，暗中多瞄了他幾眼，言不由衷的道：「那裏．純粹是好玩，想博大家一笑。」

通！瘦小老頭取出一錠二十兩重的金元寶來．往阿郎面前一放，道：「在家靠父母　外出靠朋友．缺錢用就拿去用吧，何必在此拋頭露面。」

阿郎笑笑道：「謝了，無功不受祿，在下沒有花別人銀子的習慣。」

瘦小老頭似是有意和他拉關係．表現得很熟絡的說道：「也許老夫以後還有用得着小友的地方，來！請坐．咱們喝一杯如何？」

阿郎心說：「我看這老小子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想消遣我，還不曉誰消遣誰呢，哼！」

（未完・六）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侯前又想將上官靖帶入迷陣，見被識破，這回反被上官靖挾着走，在出口附近找到沈雪姑一同出去，押着夏侯前回去見老人，將解藥交給卞藥師，其中有「對消散」、「迷迭香」、「百步散」的解藥，分別將衆人救治，然後將經過和衆人交待說清，衆俠在碧落山莊召開會議，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由上官靖、李小雲到八公山找竹逸先生，沈雪姑送解藥去黃山萬松山莊，聯袂同行，在路上遇到兩乘敞轎，前頭由宓副總管領路，來人是路老爺子夫婦，自稱是爲佛門旁枝白衣聖教調停是非，聲言要收他們三個娃子爲徒……

結交黃妖怪　辟毒用蟾珠

「慢點！」沈雪姑忙說道：「這不公平。」

黃衣老人道：「如何不公平？」

沈雪姑道：「他接不下，就得拜你爲師，接下了你只是立時就走，這就不公平了。」

黃衣老人道：「依妳說呢？」

沈雪姑緩緩的道：「要說公平，他如果接下了，我當然不能說你拜他爲師，因爲你究竟年紀比他大出很多，這樣吧，他接下了，你就和他做個忘年之交，兄弟相稱……」

黃衣老婆婆哼道：「小丫頭，妳敢出言無狀·戲耍老頭子？」

「不，不，她這話很有道理！」黃衣老人連連搖手·笑道：「咱們武林中人，藝技爲先，這年輕人眞要接得下老夫一招，他就有資格和老夫稱兄道弟，哈哈，當今之世·和老夫稱兄道弟的差不多已經沒有了，交個小兄弟，豈不是好？何況他若是接不下來，就得拜老夫爲師，這主意太好了，接不下，老夫就有一個好徒弟，接下了，老夫也有一個小兄弟，兩者對老夫來說，一點也不吃虧。」

黃衣老婆婆嬌柔的道：「只要你說好就好。」

黃衣老人欣然道：「好，老夫同意，年輕人，你說呢？」

上官靖心知雪姊姊這樣說法，必有原因，這就點頭道：「老丈認爲可行，在下自當遵命。」

黃衣老人道：「老夫只發一掌，你要用兵器都行。」

上官靖道：「老丈既然使的是掌，在下自然也以掌奉陪了。」

「壯哉此言！」黃衣老人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記着，老夫發掌之時，壓力逐漸增加，你若撐不下去，只要叫出師父二字，老夫自會及時收手。」

上官靖道：「在下記下了。」

黃衣老人道：「好，你準備了。」

上官靖依然瀟洒的站在轎前不遠，連架勢也沒擺出來，仰臉說道：「老丈只管請出手。」

黃衣老人越看這年輕人·越覺得合自己的胃口，如果膝下還有黃花大閨女的話·恨不得立時嫁給他才好，一面含笑道：「你小心了！」突坐在轎上的人，右手抬處·徐徐朝上官靖拍來！

他出手發掌·看去毫不使勁·只是隨手拍來·但就在他手掌這一揚起，站在轎前的三人·登時感到有一股極大的暗勁，應掌而生·好像氣壓立時降低·令人有透不出氣來的感受、

這種感受最深的當然是李小雲了·她正待運功抗拒·沈雪姑及時伸過手來，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其實就是沈雪姑不伸手握住她的手，這種無形壓力·也已隨着消失了·那是上官靖已經出手了！

上官靖正身而立·右手也緩緩抬了起來，他爲了要試試自己的功力·因此沒有立即使出「接引手」或「返照神掌」，只是手掌當胸豎立·極其緩慢的朝前推去。

本來黃衣老人拍來的一股無形內勁，已經瀰漫到一丈方圓·壓力奇重·但上官靖手掌豎立·朝前推去，他出掌雖極其緩慢·却同樣有一股無形內勁·把湧到身前的壓力·完全擋住了。

坐在轎上的黃衣老人自然立時就有了感覺·心中兀自不信眼前這個弱冠少年，內力修爲居然會有如此深厚！

他出手之際·掌上只用了五成力道，至此·不覺又加重了一成。他雖然暗中加重了一成內力，上官靖右手當胸，依然手臂微屈，手掌直豎，一動也不動；但自己發出去的掌力·還是被對方遙遙擋在身前，宛如一道無形氣牆·難越雷池一步。

黃衣老人看得大奇，不自覺的又加重了一成力道·現在他已經加到七成力道，就算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差不多都已經接不下來了；但眼前的年輕人依然神態從容·臉帶微笑·不但沒有一點臉紅氣粗的現象，就是當胸豎立的右掌·還是手臂微彎，好像還沒有使出全力來一般。

黃衣老人越看越覺驚奇·尤其從對方使出來的內力·其中既似佛門神功·又似道家玄功·輕輕年紀·那來佛道兩門絕世功夫·集於一身，心念轉動之間·掌上不覺又加重了一成內力。

現在可是加到八成了！老實說，他平時出手·最多也只使到八成，就已經沒有人能接得下來，數十年來，可說從未使出過九成功力。

他這八成功力·確實非同小可·上官靖僅憑一隻右手當胸豎立·已經感到不勝負荷·而對方滾滾不絕的強大壓力·卻愈來愈盛·眼看光憑內力，已無法支撐得下去·心頭不禁大急·只要接不下來，自己豈不就要拜他爲師了？

一念及此，左手掌心朝外·緩緩抬起，當胸右手卻隨着緩緩下沉·以左手接替當胸右手·突然朝前拍去。

這一記·他使出來的正是師父傳他的唯一壓箱子絕學·威力最大的「返照神掌」！不論對方有多大的力道，可以一下反擊過去。

黃衣老人用到八成的力道，還怕上官靖一旦接不下來，可以及時收手，正因他心有憐才之念，出手不快·才算保住了老臉。

因爲上官靖由左手接替右手，使出「返照神掌」，手勢雖也緩緩遞變；但「返照神掌」一旦使出·借力打力的內勁·却轟然而出·快若雷霆·一道無形狂飈勢若席捲！

黃衣老人驟不及防·幾乎被自己發出去的八成內力撞上·匆忙之間·右手再次朝前推出·阻擋來勢·但已是遲了一步，抬着他敞轎的兩個漢子被一股無形推力，推得往後退下了兩步·才算穩住！

穩住、是黃衣老人推出的第二掌擋住了上官靖的「返照神掌」，這也只有像黃衣老人這樣修爲功深已臻上乘的人才擋得住，換了一個人，早被「返照神掌」震飛出去了，那裏還想擋得住？

「哈哈！」黃衣老人雙目睜得比電還亮·坐在轎上·敞笑了一聲，道：「小兄弟好一記『如來神掌』，老夫眞是看走眼了！」

上官靖拱拱手道：「在下使的不是『如來神掌』。」

黃衣老人奇道：「小兄弟雖用左手使掌，但使的明明是佛門『如來神掌』，難道你不是金羅漢天生大師的傳人？」

上官靖已經聽智虔大師說過，自己師父就是天生大師，這就躬身道：「老丈說的乃是家師從前的名號。」

黃衣老人問道：「令師現在的法號如何稱呼了？」

上官靖恭敬的道：「家師自稱不滅和尚。」

「哈哈，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令師還不是天生大師？」黃衣老人含笑問道：「那麼令師一定也把『如來神掌』換了一個古怪的名稱了？」

上官靖道：「是的，家師把這一招稱之爲『返照神掌』。」

「不錯。」黃衣老人點頭道：「佛光返照·威力無窮·哈哈·普天之下·能夠推得動老夫的，大概也只有佛光了。」接着目注上官靖，又道：「老夫已經叫你小兄弟了，你還叫老夫老丈嗎？」

上官靖還沒開口·突聽耳邊響起沈雪姑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還不快叫老哥哥？」

這就連忙正身直立，朝黃衣老人作了個長揖，恭恭敬敬的說道：「小弟拜見老哥哥。」

黃衣老人樂得呵呵大笑，說道：「好，好，小兄弟，你去見過老嫂子。」

上官靖又朝黃衣老婆婆作了個長揖道：「小弟拜見老嫂子。」

黃衣老婆婆目如秋水，格的一聲嬌笑道：「小兄弟，老嫂子生受啦，唔，這兩個小妹子，是你什麼人呢？」

上官靖被她問得俊臉不禁一紅，答道：「沈雪姑是小弟的義姐，李小雲是小弟的義妹。」

「看不出你小兄弟是風流種子！」黃衣老婆婆又是一聲嬌笑，說道：「好吧，本來老嫂子要想考量考量她們的·現在衝着你小兄弟，那就算了。」說着回過頭去，又道：「我說老頭子，你認了小兄弟，

怎麼不給人家見面禮呢？」

黃衣老人道：「這位小兄弟一身武功，已得佛道兩家之長，老夫還有什麼好給他的？」

黃衣老婆婆輕哼一聲道：「說你老糊塗，眞是一點也沒錯，咱們前年在苗疆你弄到了什麼？那不是最好的見面禮嗎？」

「噢！」黃衣老人被她一語提醒，不覺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不是妳說老夫倒是忘了。」他伸手從腰間解下一個絲囊，一抬手，朝上官靖面前緩緩飛來，說道：「小兄弟，老哥哥眞是老糊塗了，這東西是老哥哥在苗疆無意得來的，送給小兄弟留個紀念吧！」

上官靖只得連忙用雙手接住，說道：「老哥哥，這是你老隨身之物，小兄弟怎好……」

黃衣老婆婆嬌笑道：「小兄弟，老頭子已經出手了，你就收下吧，快打開來瞧瞧，你知道這是什麼珠子嗎？」

上官靖接到手中，已經摸到絲囊中是一顆有算盤子大小的圓形東西，不知究竟是什麼？這就依言打開絲囊袋口，裏面竟是一顆色呈淡黃的珠子，珠光氤氳，一看就知不是尋常珠子。

黃衣老婆婆沒待他開口，含笑道：「這叫蟾珠，是老頭子在苗疆一處深谷中，覓到了一隻千年蟾蜍的身上得來的，佩在身上，可以百毒不侵。」

上官靖雙手捧着絲囊，抬頭道：「老哥哥得來不易，這樣千載難求的奇珍，小弟如何能收？」

「哈哈！」黃衣老人大　道：「普通之物，黃衫客還拿得出手嗎？小兄弟只管收下，這是老哥哥給你的見面禮，你能不收嗎？」

黃衣老婆婆道：「是喲，我方才不是說過，老頭子已經出手了，還會收回去嗎？你是小兄弟，老哥哥送的東西，自然不用客氣了。」

沈雪姑也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不可推辭，收下了吧！」

上官靖只得拱手道：「老哥哥、老嫂子厚賜，小弟那就只好拜領了。」

黃衣老人點頭道：「好了，小兄弟，以後有什麼事，只管來找老哥哥好了，咱們要走了。」

宓飛虹眼看黃衣老人認了上官靖做小兄弟，心頭深感懊惱，他做夢也想不到江湖上出了名難惹的一對老怪物，今晚竟有如此好說話，白白便宜了上官靖這小子！

上官靖拱手道：「小弟恭送老哥哥，老嫂子。」

宓飛虹朝四名抬轎漢子揮了揮手，四名漢子立即抬着兩頂敞轎，洒開大步，往前奔去。

只聽黃衣老婆婆嬌柔的笑聲傳了過來：「小兄弟，什麼時候喝你喜酒，可別忘了通知老哥哥、老嫂子一聲！」

沈雪姑等他們走遠，才吁了口氣道：「今晚之事，眞想不到會有這樣順利就收場了。」

李小雲從旁道：「這兩老夫妻很厲害嗎？」

沈雪姑走到樹下大石上坐下來，說道：「何止厲害，武林中簡直無人敢招惹他們。」

上官靖跟了過去，問道：「老哥哥自稱黃衫客，那麼老嫂子呢？」他和李小雲也一起在大石上坐下。

黃衫客還是他昔年的名號。」沈雪姑道：「自從他和白髮冷仙娘結婚之後，武林中就叫他們黃雲妖怪。」

「黃雲妖怪？」李小雲道：「這名稱好古怪！」

沈雪姑笑了笑道：「這也有緣故的，黃衫客人還算正派，只是脾氣甚怪，出名的難惹，所以稱之爲怪。白髮冷仙娘據說從小就是一頭白髮，不但人長得極美，說起話來，更是嬌聲嬌氣，妖而且艷，江湖上人背後就稱她爲妖，再加兩人都喜穿黃衣，武功又高，來去就像一朵黃雲，所以就叫他們黃雲妖怪了。」

說到這裏，接着笑道：「碧落山莊賊人邀請這兩人前去，本待倚作靠山的，沒想到今晚會遇上我們，靖弟又認了他作老哥哥，這一來，日後對我們的威脅，也無形中消解了，尤其他送給靖弟這顆蟾珠，對我們最有用了。」

上官靖道：「老哥哥說過，它能辟百毒。」

沈雪姑道：「這就是了，碧落山莊賊人一再使毒，令人防不勝防，尤其四川唐門精研各種毒藥，我有些懷疑，他們和唐門說不定已經有了勾結，果眞如此，這顆蟾珠的用處就更大了。」

李小雲說道：「對了，他們和唐門一定有勾結，不然，他們怎麼會有唐門的毒藥？」

沈雪姑道：「我也只是猜測罷了，時間不早，我們該坐息一回了。」

二人就在樹下坐息，等到醒來，天色已現黎明，李小雲打開昨晚吃剩的包子，各自吃了，就繼續上路，黃昏時候，趕到臨淮關，這裏是一個大鎮甸，街上總算有一家客店，先落了店，才到一家麵館用過晚餐，回轉客店。

沈雪姑因自己要去黃山，明日一早就得往南，上官靖和李小雲要去八公山，還得朝西走，這就叮囑兩人，路上務必要小心。

李小雲笑道：「大姐也眞是的，這條路，我和大哥走過幾次了，別說大哥目前功力比從前精進了許多，就是我一個人也不在乎。」

沈雪姑道：「眼前情形和從前不同，賊人耳目衆多，敵暗我明，自以不讓對方發現行蹤的好，靖弟武功雖高，閱歷總嫌不足，凡事總是謹愼些好。」

一宿無話，第二天走出鎮甸，沈雪姑就和兩人分手，獨自往南行去。

上官靖和李小雲一路而行，中午時光，在鳳陽打了個尖，就繼續往西。好在這條路李小雲極熟，那裏打尖，那裏投宿，不用上官靖操心。一連趕了兩天路，第三天中午，就趕到八公山下。

這條路李小雲當然更熟了，他們沿着小溪，穿過竹林，就看到一片圓形草地上，搭蓋的三楹竹屋！李小雲心頭一喜，正待縱身掠起。

上官靖一把把她拉住，低聲道：「有人來了，我們快走！」

帶着李小雲，雙足一點，兩人同時凌空飛起，掠過草地，一下落到竹屋後面，隱住身子。

李小雲輕聲道：「大哥知道來的是什麼人嗎？」

上官靖道：「不知道．聽腳步聲，至少有三個人。」

李小雲道：「那是來找師父的了，不知師父知不知道？」

上官靖輕噓一聲，說道：「他們已經來了。」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我們從廚房進去。」

上官靖道：「不知劉前輩在不在，我們先聽聽再說。」

說話之時，果然聽到三個人的腳步聲逐漸走近，接着竹籬門打開了，三人一直走到竹屋前面，只聽有人輕咳一聲，響起尖沙的聲音叫道：「劉師弟在家嗎？」

李小雲奇道：「他稱師父劉師弟，那是師父的師兄了！」

屋中沒有人答應。

那尖沙聲音又道：「劉師弟，你明明在家，這是有意不肯出來見我了。」

「砰」的一聲，兩扇木門已被推開，三個人一起走入屋中。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應付他一下。」

上官靖點點頭道：「小心些！」

李小雲點點頭，迅速從懷中取出一張面具，覆到臉上，然後悄悄從屋後繞了過去，口中故意「咦」了一聲，說道：「是什麼人把門打開了呢？」

她還沒走近大門，只見一個黑衣漢子已從屋中走出，看到李小雲，喝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李小雲腳下一停，咦道：「你是什麼人，怎麼闖到我們屋裏來了？」

那黑衣漢子還沒開口，只聽屋中響起先前那個尖沙聲音說道：「辛十八，你叫他進來。」

黑衣漢子朝李小雲揮揮手道：「還不快進去？」

李小雲哼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居然反客爲主起來。」隨着話聲，舉步走入。

只見堂屋上首一張竹椅上，坐着一個披了一頭花白頭髮的黑袍老人，他右首站立着一個黑衣漢子，打扮和叫辛十八的差不多。

黑袍老人生成一張尖瘦臉，灰沉沉的，看去甚是陰沉，臉上似笑非笑，兩道刀一般的目光朝自己投來，沉聲道：「小兄弟，你是劉師弟的什麼人？」

李小雲反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闖到屋裏來想做什麼？」

站在右首的黑衣漢子喝道：「小子，你見了……」

黑袍老人一擺手，不讓他說下去，一面抬目朝李小雲道：「這裏是劉師弟的家，老夫是劉師弟的大師兄，你現在可以告訴老人，你是劉師弟的什麼人了吧？」

李小雲道：「我叫宮飛雲，竹逸先生是我師父。」

「很好！」黑袍老人深沉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老夫的師侄了。」

李小雲道：「我沒聽師父說過。」

黑袍老人臉色微變，嘿了一聲，又道：「老夫是找你師父來的，你快去叫師父出來。」

李小雲搖搖頭道：「師父不在家。」

黑袍老人目注李小雲，問道：「你師父那裏去了？」

李小雲道：「師父三天前就出去了，還沒回來。」

黑袍老人道：「老夫問你師父去了那裏？」

李小雲道：「不知道。」

黑袍老人沉嘿道：「你師父到那裏去，你會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騙你則甚。」李小雲理直氣壯的道：「師父出門，從沒和我說到那裏去的，他老人家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黑袍老人目射奇光，冷然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這樣說話？」

「奇怪？」李小雲道：「那你要我怎麼說法？」

黑袍老人臉現怒容，沉喝道：「小子，你以爲老夫不敢把你劈了？」

就在此時，李小雲突聽師父的聲音以「傳音入密」在她耳邊說道：「徒兒，妳不是他對手，不可和他說僵了，爲師不好出面，妳只要說爲師是到九華採藥去的好了。」

李小雲如今久經大敵，何況還有大哥在後面，那會把黑袍老人放在眼裏？一面大聲說道：「不要緊，你要劈就劈劈看？」她這句「不要緊」，是跟師父說的，意思就是自己足可應付。

黑袍老人說道：「看你倒眞是憨不畏死！」

李小雲哼了一聲，說道：「我宮飛雲從來說一不二，師父不在，就是不在，你兇什麼？你找師父究竟有什麼事，和我說也是一樣，等師父回來，我自會轉告他老人家的。」

黑袍老人面現怒色，右手抬處，正待舉掌劈出，忽然又緩緩放了下去，說道：「好吧，你師父既然不在，那你隨老夫去。」說到最後一字，突然振腕一指點了過來。

李小雲早就注意着他，對方手指堪堪點出，她早已暗暗駢起食中二指，一漾之間，向前劃了一個小圈，然後輕輕朝前點去。

她使出來的正是「無極神指」！

黑袍老人一指點出，陡覺風聲有異，不僅自己指風宛如遇上了一堵漩渦般無形氣牆，再也戳不過去！不，自己指風突然消失，而且對方一縷犀利如劍的指勁，却從漩渦般氣流中刺出，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究是練了數十年武的人，反應極快，發覺不對，右手衣袖閃電般揚起，迎着李小雲指風拂去，人也隨着立即向左閃出去。

李小雲這一指其實並無傷他之意，是以出手極緩，否則就算你黑袍老人閃避得再快，也休想躲閃得開，但聽「嗤」的一聲，黑袍老人衣袖已被指風射穿了一個指頭大的窟窿！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的事，只聽門口及時响起竹逸先生的聲音叫道：「大師兄手下留情。」

竹逸先生手拄竹杖，已在門口現身。

李小雲沒想到師父會突然現身，急忙垂下雙手，叫了聲：「師父。」

竹逸先生本來是不願見這位大師兄的，又怕李小雲傷在大師兄掌下，雖然他聽到李小雲方才說的那句「不要緊」，但總是放心不下，不得不現出身來。

黑袍老人心頭正在暗暗懍駭，這小子使的是什麼手法，竟有如此厲害，莫非也是「奇胲經」上所載的武學？一念及此，更是恨恨不已！正好看到竹逸先生在門口出現，不覺沉哼一聲道：「劉師弟，你調教得一個好徒弟，連對愚兄都敢出手。」

竹逸先生連連拱手道：「大師兄歇怒，小徒年幼無知，多有冒犯，小弟給你賠罪。」一面回頭喝道：「飛雲，還不上去見過大師伯？」

李小雲碍着師父，只好拱着手，欠身道：「見過大師伯。」

黑袍老人只是嘿了一聲，轉臉朝竹逸先生冷冷的道：「師弟既然不肯見我，怎麼又出來了？」

「大師兄請上坐。」竹逸先生抬抬手，等黑袍老人坐下，自己也在下首一把竹椅上落坐，才接着道：「大師兄誤會了，小弟感染微恙，不見外客，所以才關照小徒，只說小弟不在，剛才聽到是大師兄的聲音，才趕忙迎了出來，還望大師兄多多恕罪。」

黑袍老人嘿然地說道：「咱們師兄弟幾十年不見了，你總算還聽得出我的口音來。」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和小弟一起長大的，小弟怎麼會忘記？」

黑袍老人冷峻的道：「愚兄還以為你當了奇胲門的掌門人，早就沒有我這個不成材的師兄了。」

竹逸先生道：「小弟不敢。」

黑袍老人說道：「師弟可知愚兄來意嗎？」

竹逸先生欠一欠身，說道：「小弟正想請教。」

「嘿嘿！」黑袍老人皮笑肉不笑的連嘿了兩聲，才道：「愚兄應白衣聖教的敦聘，担任該教供奉，並在教主面前推薦了師弟，教主延攬高賢，至為心切，才要愚兄親自前來邀請，敦促師弟出山。」

李小雲心中暗道：「原來他是賊人一黨！」

竹逸先生聽得一怔，隨即陪笑道：「大師兄盛意，小弟心領……」

黑袍老人怫然道：「你不答應？」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是知道的，小弟一向淡泊名利，不求人知，年輕的時候，都已恬淡過去，何况如今已近古稀，更不想再作出岫之雲了。」

「哈哈！」黑袍老人忽然發出一聲尖沙的大笑，說道：「當年老鬼認為老夫沒有出息，你是有作為的青年，才把奇胲門衣鉢道統傳給了你，老鬼的心意，當然希望你這個有為青年定可光大奇胲門，大有作為，沒想到師弟竟然辜負老鬼傳你衣鉢的苦心孤詣，庸庸碌碌的過了一輩子，比老夫還要沒有出息，老鬼若是不死，當眞要自抉雙眸，氣得吐出血來！」

竹逸先生正容道：「大師兄怎可對先師不敬？」

黑袍老人冷嘿道：「他傳你衣鉢，當然是你恩師，老夫當年拂袖而去，早已和老鬼恩斷義絕，這樣說有何不可？」說到這裏，目光迥然直注竹逸先生，問道：「師弟當眞不去？」

竹逸先生搖頭道：「大師兄原諒，小弟……」

「不用說了。」黑袍老人忽然伸出手來，說道：「那麼師弟把『奇胲經』交給老夫，老夫立即就走。」他原來是為「奇胲經」來的。

竹逸先生又是一怔，望着黑袍老人為難的道：「大師兄，『奇胲經』乃是本門歷代相傳的寶典，例由本門掌門人保管，傳與下一代的繼承人，小弟碍於祖師遺訓，不敢私相授受，還望大師兄鑒諒。」

黑袍老人道：「老夫不管這些，師弟既然淡泊名利，不想再作出岫之雲，交與老夫，正是光大本門的機會，師弟不為個人打算，也總該為本門着想。」

竹逸先生說道：「小弟繼承了先師遺命，大師兄要索取此經，小弟實在碍難遵命。」

「很好！」黑袍老人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封柬帖，隨手遞了過來，道：「師弟自己去看吧！」

竹逸先生不知這封柬帖上寫着什麼？雙手接過，打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只有七個字，那是：「不歸順本教者死」！

目光才一接觸，陡見信箋表面上，忽然飛起一縷裊裊淡烟，心知不妙，左手急忙朝站在身側的李小雲推去，喝道：「快退遠些！」喝聲甫出，身子突然一歪，一個人隨着從竹椅上跌倒下來！

李小雲看得大吃一驚，口中叫了聲：「師父！」正待伸手去扶，那知身子剛一移動，突覺一陣天旋地轉，兩眼一黑，跟着「咕咚」栽倒下去。

黑袍老人不覺發出尖沙的哈哈大笑，但就在他笑聲未已，忽然間笑聲無故凝結住了！

因為他剛笑到一半，面前突然多了一個紫臉濃眉的青衫少年，這人從那裏來？怎麼來的？他都沒有看清楚，好像一陣風，也好像只眨了一下眼，人就已站在面前了。

黑袍老人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明白這青衫少年的突然出現，會對他不利，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要先下手為强，於是他笑聲乍停，右手如刀，已疾然直插對方心窩。

照說，他這一記出手並不慢，雖然倉猝之間，不能用上全力，但至少也用上了七成力道。通常他用上七成力道，已足夠裂石碎碑，何况對方總歸是人，人總不會比石碑來得堅硬。

青衫少年的身上果然並不堅硬，而是軟軟的，軟得幾乎沒有骨頭，就像一個氣囊。

青衫少年沒有容他再出手，突然舉手，只用兩個指頭一下敲在黑袍老人「華蓋穴」上，黑袍老人就像全身觸電一般，再也動彈不得。

這青衫少年正是上官靖。他隱身屋後，堂屋中發生的事情，自然全看到了，臨時覆上了一張面具，就閃身而出，一下制住黑袍老人之後，目射精芒，沉喝道：「說，你用什麼迷藥，迷翻了劉前輩師徒，解藥呢？」

站在黑袍老人左右兩個黑衣漢子，更沒看清上官靖如何來的，他們只聽到黑袍老人尖沙的大笑突然停止，接着就有一個清朗的聲音在說話！

兩人覺得奇怪，定睛瞧去，才發現黑袍老人面前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人，而且這人口氣不善！兩人不約而同刷刷兩聲，迅快掣刀在手，互使了一個眼色，一言不發，突起發難，一左一右揮動鋼刀朝上官靖身上一直一橫劈了過來。

上官靖根本理也沒有理他們，身形一個輕旋，右足橫掃而出，但聽「砰」「砰」兩聲，兩個黑衣漢子分向左右跌了開去，再也爬不起來。

黑袍老人雖然身不能動，但他兩隻眼睛還能夠動，看到兩個黑衣漢子猝起發難，他一張灰沉沉的臉上不禁流露出一絲喜色；但這喜色也僅僅只是一現即消，因為兩個黑衣漢子不但空有兩把鋒利的鋼刀，連人家衣衫都沒碰到，就已踣地不起，看來青衫少年這一腿分明掃上他們經穴，才閉過氣去的。

心中暗自忖道：「這小子究是什麼路數，竟有如此高絕的身手？」心念一動，忍不住問道：「小兄弟，你是那一門派的高人？老朽和劉師弟之間的事，乃是敝門的私事，小兄弟總該懂得江湖規矩，不插手人家門戶之內的事情，快替老朽解開穴道。」

上官靖冷聲說道：「我問你解藥在那裏？」

黑袍老人陰笑道：「你去看看信箋上寫的什麼，就會明白，老朽身邊那會有解藥？」

上官靖轉身從地上拾起信箋，只看了一眼，就目射寒芒，冷然道：「不歸順本教者死，那是毒藥了？」

黑袍老人哼道：「老朽不知道，這封柬帖是副教主交給老朽的，當時他曾說過：若是劉仲甫不肯歸順的話，要老朽把這封信交給他，旁的老朽就不知道了。」

「他們中的是毒！」上官靖憤怒的道：「好個白衣教，果然好歹毒的手段！」右手一抖，把信箋震得粉碎！

回身去，目光一注，只見竹逸先生臉上宛如塗了一層淡墨，鼻息已經十分微弱，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李小雲臉上戴了面具，看不到臉上神色）

黑袍老人看他只是一抖手，就把信箋震成粉末，心頭更是懍駭不止，但看他竟似束手無策，心中又不禁暗暗高興，劉仲甫一死，「奇胲經」就會落到自己手上，這青衫少年武功雖高，但江湖經驗似乎不足，那就不足為患了。

就在他心頭忽而懍駭，忽而高興之際，上官靖突然心中一動，想起老哥哥黃衫客送給自己的蟾珠，據說能解百毒，不知能不能解竹逸先生和李小雲所中之毒？心念閃電一轉，立即解下絲囊，取出蟾珠，他不知道如何用法，就以兩個指頭拈着蟾珠，湊近竹逸先生鼻孔，讓他聞吸蟾珠的氣息。

這一着，他只是想到竹逸先生乃是聞到了信箋上塗着的毒粉所化毒烟中的毒，自己把蟾珠放在他鼻孔，也許可以解毒，他雖然不知蟾珠的用法，只是以意度之，却給他歪打正着，想對了主意。

要知蟾蜍皮黑白疣，內有毒腺，就是入藥的蟾酥，千年蟾蜍，積存在體內的蟾酥自然更多，就像老蚌孕珠一般，凝結成珠，是為蟾珠，換句話說，蟾珠就是蟾酥的精華，能解百毒。蟾珠平時潔淨無瑕，毫無氣味，但遇上了毒，就會散發出極濃的蟾酥氣味，這氣味就能解毒。

上官靖給竹逸先生聞了一回，目光一直注視着竹逸先生，只見他臉上黑氣漸漸消散，由淡而無，心知蟾珠已經奏效，方目暗暗高興，竹逸先生却在此時打了一個噴嚏，突然睜開眼來。

這下直看得黑袍老人心頭大駭！上官靖喜道：「前輩總算醒過來了！」

竹逸先生看到上官靖臉上戴着的面具，原是他送給李小雲的，自然認得出來，這就翻身坐起，說道：「是少俠救了老朽，哦，小徒如何了？」

上官靖道：「前輩快運氣試試，體內劇毒是不是已經消解了？」

竹逸先生略為運氣，欣然道：「老朽已經不碍事了！」說着站了起來，目光一注，看到李小雲依然昏迷不醒，撲臥地上，忙道：「小徒她……」

上官靖道：「在下這就去救她。」

這回他有了信心，手持蟾珠，湊着李小雲鼻孔，給她聞了一回，李小雲也打了一個噴嚏，立即醒轉，睜開眼來，看到大哥拿着蟾珠給自己聞，不覺喜道：「大哥，是蟾珠給我解的毒嗎？」

腳跟一點，縱身躍起，指着黑袍老人說道：「這老賊就是賊人一黨，居然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來毒害師父，這種人留他不得！」

黑袍老人眼看竹逸先生師徒都被青衫少年用一顆淡黃珠子救醒，心中大感奇怪，一面嘿然道：「師弟，你可知老夫後面，還有什麼人會來？僅憑你們三個，能對付得了嗎？此時放開老夫，你既然不願出山，那就算了，老夫也不再勉强，讓老夫走吧！」

李小雲哼道：「放你走？哼！你說得倒是容易，你後面還有人來，那正好，不然，怎麼能一網打盡呢？」

竹逸先生道：「徒兒，不可對大師伯如此說話，他雖不仁，我不能不義……」

李小雲道：「師父，你老人家沒聽他說嗎？他是碧落山莊派來的，碧落山莊危害武林，幕後主使人就是白衣聖教，白衣聖教就是魔教……」

竹逸先生道：「妳怎麼知道的？」

李小雲朝大哥使了一個眼色。上官靖左手一揮，點了黑袍老人的昏穴。

李小雲偏頭問道：「師父，你老人家知不知道大哥是誰嗎？」

竹逸先生含笑道：「為師怎麼會猜不到？他自然是南宮少俠了。」

李小雲咭的笑道：「師父只猜對了一半，大哥現在叫上官靖了。」

她就把自己兩人去找沈雪姑說起，一直說到自己兩人奉老夫人之命，來請師父為止，簡扼的說了一遍。這一段曲折的故事，她雖然簡扼的說，也足足說了一頓飯的工夫，才說完。

竹逸先生驚詫的道：「原來江湖上竟然發生了這許多事故！」

李小雲道：「師父想不到吧？」

剛說到這裏，上官靖抬頭道：「果然有人來了！」

李小雲道：「師父，你老人家只管進去，這裏有徒兒和大哥二人，就足夠應付了。」目光一轉，急步過去，掩上了木門，一面說道：「大哥，快把他坐到椅子上去。」

上官靖含笑道：「妳又要出什麼花樣了？」

李小雲道：「大哥不用管，只要把他坐到椅上去就好了。」

上官靖依言把黑袍老人放到椅上坐好，然後又從地上提起兩個黑衣漢子，讓他們一左一右站到了黑袍老人身邊，再把他們的兩柄鋼刀也納入鞘中，一面問道：「二妹，還要我做什麼呢？」

李小雲笑吟吟的附着他耳朵，低低說了幾句，然後推着竹逸先生身子，說道：「好了，這裏沒有師父的事了，你老人家進去歇一回吧！」

竹逸先生笑道：「好吧，為師就看你們的了。」說着果然舉步往裏走去。

李小雲伸手扶着師父走去，回頭道：「大哥，你留下來，等他們吧！」

上官靖果然留了下來，只是低聲道：「來人已經走出竹林了。」

竹逸先生點頭道：「上官老弟耳朵果然敏銳，老朽直到此時，才聽到那些聲音呢！」

這時竹籬前面的一條石子小徑上，果然出現了一行五個人。當前一個是頭戴黑毡帽，身穿黑布大褂的矮小老頭，手裏還拿一支竹根旱烟管，聳肩彎背，面如土灰，但雙目卻特別明亮，炯炯有光！

他後面跟着四個身穿一色灰布短靠的漢子，每個人都面目黧黑，個子瘦小、精幹。

這五個人走在一起，就會使人感到有些怪異！

他們走近竹籬門，那為首矮小老頭忽然住步，口中咦了一聲道：「奇怪，戚供奉早就來了，怎會不見他人影的呢？」

他似是生性多疑，目光朝四下亂轉，過了半晌，才回頭道：「你們上去一個敲門，看看竹逸先生在不在？」

他身後一名灰衣漢子答應一聲，舉步走上，竹籬門只是虛掩着，他推開竹籬門，走近竹屋，就高聲叫道：「竹逸先生在家嗎，咱們黃副總管特來拜訪。」又是一個副總管。

竹屋中沒人回答，也沒有半點聲音。

灰衣漢子忍不住舉手往門上重重的叩了兩下，不，他只叩了一下，第二下還沒叩，兩扇木門就呀然開啓！

灰衣漢子吃了一驚，急忙往後退下一步，抬目看去，屋內比較幽暗，但堂屋並不太深，一眼就可以看到黑袍老人雙目微闔，坐在上首，這就迅快回身，躬躬身道：「回副總管，戚供奉就坐在裏面。」

黑褂老頭聽得一怔，緩步走進籬門，一面問道：「你沒看錯。」

灰衣漢子垂手道：「戚供奉坐在上首，雙目微闔，跟他來的兩人，就站在供奉的身後，只是他們都沒說話，連看也沒看小的一眼。」

黑褂老頭一手摸着下巴，口中「唔」了一聲，才沉吟道：「他們就是在等竹逸先生，也不會不出聲的，這是怎麼一回事？」隨着話聲，舉步跨上，但走到門口，又倏然止步，凝目看去，戚供奉確實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一把椅上，只是瞑目垂簾，一動不動！

黑褂老頭看得心頭大疑，忖道：「戚供奉好像在運氣行功？」

就在此時，耳邊突然響起戚供奉「傳音入密」的話聲說道：「老夫被劉師弟點了穴道，你快來替老夫把穴道解開了！」

黑褂老頭聽出確是戚供奉的聲音，當下乾咳一聲，右手旱烟管當胸舉步跨入。

他果然狡獪如狐，左脚剛跨進門裏，右脚卻依然留在門外，一雙炯炯有光的鼠目先朝堂屋中左右四顧，以覷動靜。

這時戚供奉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響起：「屋裏沒人，劉師弟已經走了。」

黑褂老頭暗自失笑：「就算有人，又能把自己怎樣？」於是右脚也跟着跨入，朝前走去，還沒走到戚供奉的面前，只聽戚供奉的聲音又說道：「你後面有人，小心！」

黑褂老頭一驚，急忙回過身去，但他已經遲了半步，剛回過頭去，突覺腰眼一麻，就被人制住了穴道。

就在他回頭之際，門外四個灰衣漢子就聽到他聲音喝道：「你們進來兩個。」

四個灰衣漢子中就有兩人依言走入，但剛走到黑褂老頭身後，就停下步來，他們停下步來，就是已經被制住了。

接着黑褂老頭又喝道：「現在你們兩個也可以進來了。」

那門外兩人果然又依言走了進來，他們踏進堂屋，自然也被點了穴道。

原來剛才戚供奉兩次以「傳音入密」說的話，和後來黑褂老頭回頭說的話，都是李小雲隱身在堂屋後面說的。上官靖則躲在門後，進來一個，就制住一個，不費多大力氣，就把五個人全制住了。

李小雲拍手笑道：「師父，徒兒這一招使得不錯吧，連人都沒有照面，就全制住了。」

竹逸先生道：「但麻煩也惹大了，妳知道這黑褂老頭是什麼人？」

李小雲道：「他手下叫他副總管，他自然是碧落山莊的副總管了！」

「不，」竹逸先生道：「他叫黃鼠狼，是四川唐門的副總管。」

上官靖一怔道：「這麼看來雪姐姐果然沒料錯，四川唐門果然也和碧落山莊勾結上了！」

李小雲望着師父，說道：「這幾個人師父打算如何處置呢？」

竹逸先生道：「跟我們來要人的，不是已經來了嗎？」

「跟我們來要人的人？」李小雲詫異的道：「人在那裏？」

她回過頭去，只見大哥已經擋在門口，門外不知何時已經多了一個人，正好大哥面對面站着。這人尖瘦臉，面色白淨，咀上留着八字鬍子，身穿一件寬大天藍長袍，年約五十五六，看去不像是江湖人。

他因上官靖攔在門口，不讓他進來，就沉聲道：「年輕人，讓開，老夫是找劉仲甫來的。」

上官靖道：「閣下何人，找竹逸先生何事？」

「哈哈！」藍袍老者怒笑一聲道：「年輕人，你不覺問得太多了嗎？」右手大袖突然朝上官靖拂來！

上官靖站着一動沒動，微笑道：「今天來找竹逸先生的人，都沒懷好意，在下所以要問清楚。」在他說話之時，一道勁風已湧到他身前一尺光景，但就像遇到了一堵無形高牆，忽然朝左右溢出！

藍袍老者沒想到眼前的年輕人一身內功竟有如此高明，不覺怔得一怔，望着他點頭道：「年輕人果然身手不凡，你是劉仲甫的什麼人？」

上官靖道：「事有先後，在下問你在先，閣下還沒回答在下。」

藍袍老者瞪目嘿了一聲，似要發作，但還是忍了下去，徐徐說道：「老夫唐世良。」

上官靖道：「是四川唐門的人？」

唐世良道：「現在你該告訴老夫是劉仲甫的什麼人了？」

上官靖道：「在下宮飛鵬，唐先生找劉前輩何事？」

唐世良道：「老夫要見他。」

上官靖道：「唐先生和劉前輩可曾約好了？」

唐世良道：「老夫臨時趕來，不曾和劉仲甫約好。」

上官靖道：「抱歉得很，唐先生既沒和劉前輩約好，劉前輩就不能延見了。」

唐世良臉色沉了下來，哼道：「劉仲甫見不見我，你作得了主嗎？」

上官靖冷冷的道：「劉前輩要宮某替他看守房屋，宮某自然能作得主了。」

唐世良聽得不期又是一怔，問道：「劉仲甫不在家嗎？」

上官靖道：「不在。」

唐世良又道：「那麼黃副總管是被什麼人制住的？」

上官靖道：「他們擅闖竹逸先生居處，自然是在下把他們制住的了。」

唐世良大笑道：「年輕人好大的口氣，那是要老夫出手了？」

上官靖冷然道：「唐先生剛才不是已經出過手了嗎？」

唐世良面現鬱怒，沉笑道：「老夫看你年紀輕輕，本待不與你計較，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老夫了。」左手緩緩抬起，一隻烏黑如墨的手掌，突然從大袖中出現，迎疾無儔朝上官靖當胸印來。

上官靖依然站着不動，耳邊聽到竹逸先生「傳音入密」說道：「他使的是『毒煞掌』，上官老弟接不得！」

話聲堪堪入耳，上官靖右手抬處，三個指頭已一下扣住了對方脈門，濃眉微軒，冷聲道：「唐門『毒煞掌』，對宮某未必管用，閣下收回去吧！」話聲一落，三個指頭果然鬆了開來。

唐世良做夢也想不到唐門最厲害的毒功「毒煞掌」竟然會被人家一把扣住，扣住了又竟然敢就此放手，他對眼前這個年輕人當眞有些莫測高深！

心想：「他說得出『毒煞掌』，若是沒有把握，豈敢隨便鬆手？嘿，嘿，就算你練成護身眞氣，（他方才一記貫足內勁的衣袖，拂出去就被一道無形氣牆擋住，認為上官靖練成了道家護身眞氣）也無法的和唐門的『七絕散』抗衡！」

心念閃電一動，左手倏收，人也隨着往後退出去了一步，但就在他往後退出之際，右手衣袖也隨着再次揚起！他方才第一次揚起右手衣袖，只是貫足內勁的一記衣袖而已，這回可不同了，他衣袖乍展，從他大袖之中飛出幾縷極細的綵絲！

這幾縷綵絲，有着七種顏色，細得幾乎連肉眼都看不清楚，但它卻是唐門中最霸道的「七絕散」！

不論人畜，只要沾上一點，就得當場中毒倒地，一盞熱茶時間以內，沒有他們獨門解藥，內腑便告潰爛，再過一盞熱茶時光，骨肉皮毛悉數變成一堆黃水，入地無形。是唐門歷代相傳列為禁方的三種強烈劇毒之一。

上官靖內功已臻上乘，目光何等銳利，自然看得清楚，七縷彩絲從對方大袖中飛出，立即飄散開來，一瞬之間散於無形，心中不禁一動，忖道：「看來這七縷彩絲，大概是唐門很厲害的毒藥了！」一念及此，不由雙目乍睜，大喝一聲：「你敢對宮某使毒！」右手抬處一掌迎着拍出。

他雖然沒有使出「返照神掌」，但以他目前的功力，已是非同小可，一道掌風像扇面般展開，浪潮般推出，不但把毒粉吹得無影無蹤，連唐世良一個人都被震得離地倒飛出去尋丈之外！

唐世良落到地上，還是站立不穩，連退了三步，才算站住，一張白皙的臉上流露出駭異之色，雙足一點，一個旋身，飛縱而起，朝竹林外投去。

上官靖冷冷的道：「唐先生，恕宮某不送了。」

回轉身，只聽竹逸先生以「傳音入密」說道：「上官老弟，老夫不想出面，你問問黃鼠狼的口供，不過此人甚是狡獪，才有黃鼠狼的外號，問清楚了，就讓他們走吧！」

上官靖點點頭，也以「傳音入密」答道：「晚輩省得。」

當下走近黃鼠狼背後，舉手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冷聲道：「黃朋友，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這一拍自然解開了他的穴道。黃鼠狼果然依言轉過身來，一雙鼠目骨溜溜的打量着上官靖，愕然問道：「在下和少俠毫無過節可言，不知少俠何以要點在下的穴道？」

上官靖目光冷厲，說道：「宮某雖然點了你穴道，但你耳朵依然可以聽得到，對不？」

黃鼠狼只好點頭道：「是。」

（未完・卅五）



彈劍狂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蒙面人是門羅，突然出現在田莊內，葉伯庭稱他主子，門羅聲稱只和凌鶴戰二十招，勝負未分可以走，二人出手都負傷未分勝負，凌鶴出莊，又遇一蒙面人纏鬥，但不是門羅，凌鶴不知兩個蒙面人是誰，惡扁鵲亦不知，猜測雖不中亦不遠……馬芳芳性情失常，先媚門羅學成技，遇黑蘭英破窩搗巢，這次又把心一橫，門羅夫婦遭殃，門羅如蜉蝣交尾即死，芳芳別走蹊徑出頭。先將江涵來個下馬威弄殘廢，報了心頭之恨，挾持江涵作人質，以凌鶴之名，要把蒙面人的秘密作交換，要挾葉伯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真是比他們父子還狠……

為善甘代罪　作惡不後人

人影一閃，馬芳芳已站在葉伯庭面前不到三步之地，老賊駭然退了五步，一雙賊眼瞪得比小雞蛋還大，他幾乎以為遇上了鬼。

這並非不可能，因為他知道梁不凡和馬芳芳的事，雖不知江涵玷污了她，僅是她和梁不凡同床共枕，貞烈的女人就可能自絕。

「妳是人是鬼？」

「鬼！俗語說：『少年遇鬼，還有三年，老來遇鬼，就在眼前』。葉伯庭，你的死期不遠。」

「馬芳芳，妳怎麼會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之內，功力大增？」

「這你就不必操心，葉伯庭，你的兒子在我手中，你信不信？」

「妳？」他不能不相信。卻又不甘相信。

「如果你想要一個活的兒子，就立刻去見凌大哥，向他三拜九叩，承認你們父子的罪行，相信以他的心胸，絕不會殺你們，至多廢除武功。」

葉伯庭說道：「怎麼證明江涵在妳手中？」

「你要證物是不是？」

「未見到江涵，我怎敢輕信？」

「證物當然有。」她打開手中的油紙包道：「如果我要讓你看一根江涵的指頭，你選擇哪一根？」

葉伯庭神色驟變，問道：「甚麼？指頭？」

「對，哪一根指頭你能一眼就看出是他的？」

葉伯庭對指頭最敏感，因為他只有一根指頭，只有一根指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

聽口氣，似乎對方那油紙包內不止三五根指頭。他忽然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但他突然一滑步，快逾閃電、疾點馬芳芳的脈門。在過去，不要說馬芳芳，就是姜子雲在無備之下也未必能不吃虧。

意外地，馬芳芳失去了踪跡。葉伯庭

大駭之下，反應不謂不快，旋身退步，「啪」地一聲，後頸上竟被摑了一巴掌。

馬芳芳並未得寸進尺，笑笑道：「葉伯庭，現在的我，比你們父子二人在那小廟中丟孩子時還要篤定。說！你選擇哪一根？」

「左手的拇指。」他所以選這一根，是因為江涵的左手拇指是斗紋，受過傷，掉過指甲，以後生出的指甲不甚平整。

馬芳芳自油紙包捏出一根指頭，「叭噠」一聲丟在地上，道：「看看我馬芳芳是不是唬你？」

葉伯庭的表情肌突然劇烈抽搐起來，斷指之痛，他親身體會過。他立刻撿起看了一下。再抬頭時，眼珠子全紅了，一字字地道：「還有多少？」

「這倒不必操心。反正我不會給他全部弄斷。作人不可太絕對不對？」

葉伯庭五臟翻騰，混身都軟了，道：「他在哪裏？」

「葉伯庭，我保證他還活着，但你如果希望他繼續呼吸，就必須立刻照我的話去做。」

葉伯庭的目光盯住馬芳芳手中的油紙包，由紙包大小，大致可估計共有幾根指頭。

他突然嘶吼着撲上，在撲擊中「一指禪」已施出，自獲得巨書上的武學注入他的武功內之後，功力何止倍增。

空氣中傳來「嗤嗤」聲，馬芳芳居然未躲，單掌一翻一攪，「嘿」地一聲擦出，「一指禪」的指罡竟化於無形。

葉伯庭的信心全失，雖不知她如何能於兩月不到時間內變成一流高手，卻不能承認這是事實。

江涵落在她的手中，後果可以想像。

「怎麼樣？葉伯庭。要活的速向凌鶴報到，你該知道他在何處？」

葉伯庭威風盡失，聲調都柔和下來，道：「馬姑娘，到底斷了幾根？」

「一根是斷，三根五根也是斷。有甚麼分別？」

「馬姑娘，江涵不肖，畢竟是我的兒子。他到底是死是活？」

「包你有個活蹦亂跳的兒子。」

「馬姑娘，可否先讓我看看江涵？」

「不必看，你只要去見凌鶴，保證是活的不是死的。甚至連武功還在。因為在目前我並不怕你們。」

「姑娘的武功似曾相識，不知近來有甚麼奇遇？」

「你少操這份心好了。你是去還是不去？」

「好吧！但願姑娘守信，老夫死不足惜，只希望能換回犬子一命。」

「那要凌鶴來決定，我想他應該比我好說話些。葉伯庭，把我和梁不凡弄到一張床的是江涵對不？」

「馬姑娘，江涵只是奉我之命行事，罪魁禍首是我。」

「故意把『惡扁鵲』的鼻烟壺放在桌上，是想轉移注意力嫁禍『惡扁鵲』？」

「是的，老夫該死！遺禍子孫，罪有應得。馬姑娘，老夫向凌少俠報到，就可以見到江涵嗎？」

「不錯，人格保證。」

葉伯庭兜頭一揖，道：「馬姑娘，葉某這就去見凌少俠。」

葉伯庭離去，馬芳芳並未監視他，因為她不怕他溜掉。

在外監視的凌鶴，非但聽到二人交談，也看到二人動手，自然也十分驚異，不是絕世高手，不能在一個半月之內調教出這等高手來。

他相信馬芳芳必有一番奇遇。但他卻發現葉伯庭去的方向不是他們住的客棧，而是統一會的田莊那個方向。

× × ×

黑祿那天逃過馬芳芳追殺之後，最初不敢露面，以破廟棲身，晝伏夜出。

這兩天胆子略大些，白天也敢到鎮上走走，他必須找到少門主，也好為小姐及姑爺報仇。

他雖知少門主當初就是因為門主黑中白把小姐嫁給外人門羅而不嫁與自己門人而失踪，畢竟他恨的也只是門羅一人，對小姐黑蘭英是舊情難忘的。

他前些日子聽姑爺和小姐說少門主就在附近隱居，才聯袂來訪，又不知在何處？希能釋嫌共同光大本門絕技及聲譽。

此刻他坐在一家飯莊樓下角落，每天他都到這太白樓來，因為這是本鎮最大最著名的一家，如果少門主果在附近，必然常來。少門主是一位美食家。

黑祿吃完正要會帳離去，有人進入大門，朗目一掃，居然向他走來。

黑祿皺皺眉頭，看此人約不惑之年，虬髯鬈髮，赤面濃眉，他絕不認識此人。

只不過此人的眼神卻有點似曾相識，會不會是馬芳芳一伙的？黑祿外弛內張，已作戒備。

這中年人居然在黑祿同桌對面，小二上來招呼，中年人要了美酒，點了五六個菜，黑祿想趁機離去，此人伸手虛空一按，道：「坐下，坐下，何必見外？我叫了這麼多的菜，一個人怎麼吃得了？」

黑祿道：「老夫與這位素不相識，不便叨擾。」

「自己人客氣什麼？」

「自己人？這位貴姓。」

「黑祿，你難道看不出我是誰，聽口音也聽不出來？」

「你莫非是少門——」中年人輕輕揮手，道：「總算認出來了，不必嚷嚷，其實我三天前就發現你來此用飯，我本來不想招呼。」

「少門主為什麼不想招呼？莫非嫌老奴潦倒落魄？」

「哦，那倒不是，而是不想再拖你下水。」

「少門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一直不是江湖中人，我一招呼就可能使你改變下半生甚至命運，江湖人十九沒有好下場。」

「那少門主今天為什麼又主動向老奴打招呼呢？」

「這是由于這兩天忽然注意到你眉宇間有隱憂，極可能有困惑之事或危難，我始終放心不下。」

「這是菩薩保佑，使少門主看出老奴的憂愁，其實又何止是困惑和危難？」

「你有什麼無法解決的事。」

「不是老奴，而是小姐和姑爺。」

聽到小姐 中年人面色一黯 繼而聽到姑爺 立有悻悻之色，道：「蘭英怎麼了？」

黑祿已經淚下 哽咽道：「小姐和姑爺都被人殺了！」

中年人勃然色變．道：「什麼人有此功力？」

「少門主 事情不是這樣的 說來也是姑爺的錯。」

「姓門的本來就不是東西 到底是怎麼回事。」

黑祿說了一切 中年人愕然道：「那女子叫秦芳芳？」

「是的 少門主 大約二十左右 長得挺清秀 却狠毒無比。」

「你是說門羅已傾囊相授？」

「是的。」

「自那天被追殺之後再未遇上她？」

「沒有 老奴住在郊外的破廟中 每天只敢到鎮上來一次 少門主住在什麼地方？」

中年人沒出聲 端起杯子道：「黑祿・多喝幾杯。」

「少門主．小姐和姑爺慘死．老奴那有心情飲酒？」

「復仇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儘管喝。來．乾！」

× × ×

凌鶴眼見葉伯庭去了田莊那方向 猜出他並無意立刻去找他．可能回統一會去求援。

葉伯庭所求之援兵，絕對不會是梁士君或李占元那些貨色。

所以他在半路上守候 果然不多久自田莊中馳出二人．其中一人是個一身黑衣的蒙面人。

凌鶴自林中走出來，道：「葉伯庭，看來你兒子那條爛命還是不太重要的。」

葉伯庭道：「江涵還活着？」

凌鶴道：「這件事不是很單純？如果江涵死了 馬芳芳爲什麼會說他還活着，再說．她要留下你雖不容易 也未必就辦不到吧？」

葉伯庭道：「凌鶴 待我們的會主把你拿下，還愁換不回犬子。」

凌鶴道：「上次這位虎頭蛇尾地離去，這一次一定要見個高下。」

「不錯。」

「你是麥遇春．絕對錯不了。」

對方並未否認 撤下長劍，凌鶴的龍頭麟尾鞭先出了手．黑衣蒙面人凌厲地掃砍十七劍。

凌鶴退了兩步 但他也不肯示弱 鞭浪如山 一口氣也是二十一鞭 對方也退了兩步。

葉伯庭駭然 凌鶴離開麥家堡．前後不到兩年．似已脫胎換骨．看來他的兩大靠山之一．即使比凌鶴略高些 也相差極微。

這工夫兩人已打了三十餘招 凌鶴迭遇險招 衣袖也被掃破 但對方也被他的鞭抽中大腿一次。

葉伯庭道：「會主 屬下雖然技薄藝淺 若合兩人之力．今天必能除去他！」

「哼！」蒙面人雖只哼了一聲，葉伯庭就不再出聲。

凌鶴的功力越來越高．與日俱增 混身一千多道創痕的痛苦經驗太寶貴，一般高手，約要兩三輩子才能獲得那麼多的經驗。

百招過去．凌鶴已挨了三劍，左肩背上裂開一道口子．但他的長鞭忽然纏住了劍身。

凌鶴想再奪劍甚至以鞭纏住對方的身子．對方狂烈的一肘砸在他的胸腹之間，凌鶴「吭」地一聲腰一彎，對方一腿把他砸出一丈之外。

蒙面人一瀉而至，他有信心再補上一脚或一掌讓他停止呼吸。

可是一脚踹下，相距數寸時．凌鶴抓住他的脚一扭 蒙面人的身子懸空疾轉。

這是一流的反擊．也是一流的應變措施 居然卸去了這大力一擰之力，要不，蒙面人這隻脚腕必然粉碎。

他身子疾轉．另一脚攻出。

凌鶴放手的同時已躍起 其疾如風，在對方後腰上抓了一把。

他的一抓．不啻鋼鐵．衣衫裂開，連皮帶肉被抓下一塊。

這是實戰經驗的成果 也是父仇家恨有形與無形力量的亢奮和支持。

葉伯庭大喝一聲划出一指 地上土石橫飛．但被凌鶴無儔的一鞭震出一丈五六之外。

這時蒙面人嘶吼着攻出七劍，其中一劍又划中凌鶴的左臂。

凌鶴疾退中 劍芒閃爍．脖子上又添了一道血痕。

這種威猛、凌厲的搏殺，早在凌鶴的意料之中．他從未把復仇視爲一件容易的事。

凌鶴半車轉身子，以鞭的麟尾攻其「玉堂」要穴。但左手三指却如電貫出．

蒙面人的應變夠快．背衣仍被划又添了一道血槽。

葉伯庭駭然．到目前爲止．雙方失招也各有斬獲．很難分出優劣勝敗來。

蒙面人最初不服．現在不服也不成，正要再拚．忽見一個人影急馳而來，道：「老弟，是不是你？」

凌鶴道：「老哥，你又來得不是時候，不用問，他又要溜。」

的確 蒙面人和葉伯庭同時離開了現場。

「惡扁鵲」略一打量，失聲道：「老弟你掛了彩？對方是誰？」

「蒙面人和葉伯庭。」

「要得．小子，以一對二？」

凌鶴道：「不，不，葉伯庭沒動手，小弟和蒙面人獨挑，他也不輕鬆，和小弟差不多。」

「眞了不起！蒙面人似乎已非你的敵手。」

「我也不是他的敵手，老哥，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我是出來找人的。」

「誰？」

「江大妹子。」「惡扁鵲」醜臉上有一抹苦笑，道：「這件事眞糟，江涵再壞，總是她生的。」

「是的，老哥，所以我不贊成馬姑娘

用這手段整八。」

「確是馬芳芳幹的。」

「是的，老哥。」他說了在暗中見到的一切。「惡扁鵲」一驚道：「如今的年輕人可眞了不起，兩個月不到就搖身一變而爲絕頂高手，老哥哥幾乎不信。」

「是眞的老哥，她當場炫露過，要不，葉伯庭會放過她？老哥哥，江大娘到何處去了？」

「不知道，所以大家都出來找。我怕她想不開而自尋短見。」

凌鶴道：「那倒不至于，江大娘爲人豁達樂觀。」

「惡扁鵲」搖搖頭，道：「母子之情，非同小可，不可以常情來衡量。」

「老哥，你這麼關心江大娘，看來我們一干年輕人沒有白操心。」

「惡扁鵲」居然紅了臉。

× × ×

馬芳芳並不知道葉伯庭是否去找凌鶴，不久就到凌鶴等人住的客棧中暗暗觀察．只有姜子雲、曲能直、李婉如和姜不幸等人在家，葉伯庭並沒有來。

此刻李婉如在逗凌小鶴，小孩子發出極大的笑聲，此情此景．馬芳芳感慨萬千，而且更恨李婉如。

這時姜不幸忽然正色道：「曲大俠，令師八成沒有找到江大娘，要不，怎麼還不回來？」

曲能直道：「江大娘八成去找她的兒子，如果那麼好找，江涵還會被人弄斷這麼多的指頭？」

蕭娟娟自後面來到前屋中，道：「整江涵的這位姑娘到底是不是芳芳？」

姜不幸道：「我看八成是芳芳妹子，因爲附近再也找不到一位關心咱們的事，而且恨江涵入骨的姑娘了！」

「對！」李婉如道：「九成九是她，只不過，芳芳絕非江涵的敵手，除非芳芳用計謀賺他。」

曲能直道：「這想法很有見地，江涵好色，要賺他只有以色爲餌。」

姜不幸說道：「無論如何要儘快找回芳芳妹子，一個姑娘家在外晃盪算不是好事。」

娟娟道：「我也出去找找看。」

曲能直道：「蕭姑娘，我陪妳去。」

馬芳芳悄悄離開，返回藏匿江涵的民房，這兒只有三間小屋，有個不太大的前院。

一個未紮口的蔴袋，放在左耳房中地上。

馬芳芳踢了蔴袋一脚道：「江涵，我要讓你知道，我整人的方式比十八層地獄還要可怕，你的災難才不過剛剛開始。」

蔴袋中的江涵被點了穴道，而且用的是黑中白大俠獨一無二的點穴手法．江涵無法自解穴道。

馬芳芳道：「江涵，你爹並不想馬上向凌鶴報到救你，只要過了時限．我就開始另一種整人的方法。」

她又踢了蔴袋一脚，說道：「你現在還記不記得那句『連第二次的興趣都沒有』的俏皮話？你們父子眞夠狠，整了我和梁不凡，居然還以一個鼻烟壺嫁禍『惡扁鵲』。」

後窗外的人陡然一震。

「要是向『惡扁鵲』報復．我和梁不凡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馬芳芳又道：「葉老賊必是求援去了，我要是再逮住他．我會讓他更痛苦更絕望。」

馬芳芳出屋而去．不久．屋中人影一閃．蔴袋旁站着一個年紀不大的男子，他竟是梁不凡。

梁不凡得到石麗人的青睞，樂不思蜀，就住在那尼庵中，由于鬧他的人是黃氏兄弟，而他們又投靠了統一會．所以他對統一會十分仇視。

加之葉氏父子也是統一會的中堅．所以梁士君投靠統一會且勸他加入．他根本就不予攷慮。

剛才他在凌鶴等人所住的客棧附近發現馬芳芳鬼祟地窺伺，又暗暗跟來，竟發現了這個秘密。

梁不凡不由大樂，想不到這麼快就能快意恩仇。

他此刻望着蔴袋，激動和忿恨，使他渾身顫慄，竟立掌如刀．向蔴袋上力劈一掌。

「蓬」地一聲．蔴袋中的人抽搐了一陣就寂然不動了。

他懶得看這壞蛋的死相，轉身就要離去。

他似乎忘了他過去不是個好孩子，他到了院中，忽然覺得還不能解恨．如果讓江涵變成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閹人，不是更大快人心？

他折回屋中．扯着蔴袋底部一抖，「蓬」然大震．袋內屍體已摔在地上。

梁不凡驚呼着暴退兩步。

這屍體居然是一個肌膚白淨．衣着樸素的中年婦人。

梁不凡心頭駭然，這女人是誰？爲什麼馬芳芳把她當作了江涵。

他把屍體翻過來，這才看出竟是葉伯庭的下堂妻江杏，這幾月來，他在暗中早已看到聽到，江杏和凌、姜、曲等人在一起。

原來江杏母子連心．表面上認爲江涵罪有應得．內心却極關心．她出去暗暗跟着凌鶴，又看到馬芳芳到這小屋來。

馬芳芳走後她放出了江涵．解了他的穴道，見兒子十指只剩下半根指頭．雖說江涵罪有應得，也以爲馬芳芳太過份了。

她含淚告誡江涵，他有今日，主要是葉伯庭一手造成，且過去不聽她的勸告，因回頭猛省，速離這是非之地．回到江西原籍家中，有那十餘畝薄田，生活無虞匱乏。

江涵自然答應 要立刻回老家去．母子揮淚作別。

江涵走後，江杏忽然自己鑽入蔴袋之中。

她爲人善良．夫、子作惡．害過太多的人，如今．她放了兒子，對不起馬芳芳以及凌鶴等人。

她要代兒子承受一切苦難，也只有這樣．才能心安。如果她不是這樣凡事唯求心安的人，大可不必離開葉伯庭 只要她自己不作壞事就成了．因爲離開葉伯庭，也等於離開了她的兒子。

她在蔴袋中蜷着身子，不久聽到馬芳芳回來踢她罵她　還數落江涵的罪狀。

本來她想出聲求情　以老邁半百之身換取兒子一命　且保證江涵今後必會痛悟前非。

然而　她忽然聽出，「沒有第一次興趣」的話　她猜想兒子玷污了芳芳還說了一句至狠至毒的話。

至此　她已萬念俱灰　就算她代兒子死了　也不足贖夫、子之餘辜。

因而她在蔴袋中忍着不出聲　却不停地流淚　有口能言而不敢言　這是世上最大的痛苦。

「而梁不凡隨後入屋　由於一直未出聲　蔴袋中的江杏以為是馬芳芳去而復返．所以才有此結局：

如果不以宿命作為論點依據　江杏死得太冤枉　這是否違背天道？

假如說江杏前世欠葉伯庭父子的．這樣就能使人心的不平和緩下來。

今生付出的　來生收回．或者前世虧欠的　今生償付　就像作帳一樣　要的就是一個平衡：

梁不凡擎着雙手　發出嘶吼。

他聽說過江杏和葉伯庭父子完全不同，這雖是他的錯．但我不殺伯仁　伯仁為我而死　畢竟自己也有過失殺人之嫌。

剛才只要掀開蔴袋口看一眼．就不會有此不幸。

他忽然跪在地上　喃喃自語　最後還磕」三個響頭　把人又裝入袋內　正要站起離去　背後忽然有人顫聲道：「梁不凡，你說蔴袋中是什麼人？」

梁不凡猛然悸震。

他本來恨極了「惡扁鵲」．以為是他把馬芳芳和他弄在一個床上　這對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來說．自然是無情的奚落。

他既知那事與「惡扁鵲」無關　對他就有一份歉疚．道：「前輩　她是江涵之母江杏。」

這句話對「惡扁鵲」來說　真是身心俱碎　扯開蔴袋看　也跪了下去　居然淚流滿面。

他一生未近女人　却並非不要女人，而是生得太醜，連「八臂嫫母」高麗花，「烈火無鹽」王色以及「夜叉」阿九都看不上他．這份自卑也就可想而知。

江杏在他的心目中．不啻西施再世，本以為在凌老弟大力撮合下　必能得遂夙願　沒想到真正是好人不長命。他忽然雙目充血　揚手向梁不凡砸去。

梁不凡自知理屈　又非敵手　俯着等死。

但是，「惡扁鵲」並未砸下。

他厲聲的說道：「你以為什麼要殺她？你以為你少了一樣零碎　天下的人都對不起你？」

「前輩　晚輩愚蠢　根本不知道蔴袋中是江大娘而非江涵。」

「你放屁！」

「前輩　我只是暗暗跟踪馬芳芳來此．聽她自語，知道蔴袋中是江涵，他會害過我，因此　晚輩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說了經過。

這一切對「惡扁鵲」已不太重要了，他托起江杏的遺體，出門而去，梁不凡淚眼迷濛　急忙趨出　默默相隨。

× × ×

江杏的遺體放在床上　哭得最悲傷的是姜不幸和娟娟　梁不凡跪在屍前．「惡扁鵲」在一邊不出聲。

人在死去之後　他們的長處才會更顯著地呈現人們眼前．江杏是個好人，好人為什麼有此下場？

李婉如忽然掉頭就要出屋．而且還抓起她的兵刃。

凌鶴道：「李姑娘要去哪裏？」

「去找江涵。」

「幹什麼？」

「那小子才該死．不能讓他跑了。」

「妳可知道？江大娘為何在會蔴袋之中？」

「照梁不凡說的．八成是代子贖罪，可是江涵的罪誰也贖不了。」

「江大娘的用心　感人肺腑．」凌鶴冷冷地道：「江涵固然罪大惡極．但江大娘代子贖罪　必然諄諄告誡　江涵也該已痛前非　況他十指已斷九根半　已得到應得的報應　在未能證明江涵怙惡不悛之前，誰也不許再動江涵！」

李婉如道：「凌大哥，他害得你好慘啊。」

凌鶴漠然道：「我並未忘記。」

李婉如道：「那你為何要放過他。」

「惡扁鵲」大吼一聲，說道：「臭丫頭！妳為什麼就不能體會凌老弟的苦心孤詣？」

李婉如嚇了一跳，她可是長了這麼大也沒被如此斥責過，一扭身到別的屋中去了。

室內一片飲泣聲，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梁不凡仍然跪在那兒。

很久之後　凌鶴道：「大娘生前慈善敦厚　求仁得仁．既為她事先決定的　也絕不會怪不凡兄　因不凡兄也受過江涵迫害。」

姜不幸道：「是的，大娘自入蔴袋，即有讓芳芳妹子殺死之決心．而芳芳或梁少俠二人任何一人做了此事，都沒有什麼分別。」

「惡扁鵲」道：「梁不凡，你走吧，希望你不要再讓我看到你．因為看到你我就會難過。」

梁不凡走後，大家忙辦江杏的喪事，也未注意　事了才發現李婉如不告而別。

這當然是因為她要去追殺江涵．凌鶴說了她幾句　而「惡扁鵲」又對她大吼之故。

大家一起外出找尋．只有凌鶴和姜不幸在家照料孩子，這是晚膳後起更時刻。

這客棧後院甚大．甚為清靜，二人正談話間　院中人影一閃．有人道：「凌小俠在不在。」

這聲音太熟　凌鶴出屋一看，竟是麥秀　而且不似過去的敵對神態。

麥秀抱拳道：「凌少俠，以前麥某百般迴護家兄，今已悔改，特來表明態度及道歉！

凌鶴肅然道：「大俠乃是我的師父，為何如此稱呼。」

「不不，如今既已知道當時少俠是到

麥家堡臥底．那師徒名業就不能當真。」

「師父這話就不對了！有所謂：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我雖是臥底　但叫了好幾年的師父　怎能抹煞？」

「說來慚愧．麥某要你應付大敵　致身上受傷無數　為師如此　叫人臉紅．這師徒關係　我是絕不承認的。」

凌鶴道：「前輩來此必然有事。」

麥秀道：「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

「不知是什麼事？」

「黑衣蒙面人並非家兄麥遇春。」

凌鶴道：「是與不是？晚輩尚未弄清，但黑衣蒙面人却有兩個。」

「兩個？」

「是的　而且都在統一會中．他們是不是正副教主？不得而知。」

麥秀愕然道：「凌少俠　依你觀察，其中一人是不是家兄麥遇春？」

凌鶴道：「極有可能。」

麥秀道：「另一個呢？」

凌鶴道：「晚輩也不知道。」

麥秀道：「少俠和這二人是否都動過手？」

「都有過。」

「哪一個的武功更高些。」

「晚輩還沒有試出來。」

「至少路子不大一樣吧？」

「不。」凌鶴說道：「連路子都有相似。」

麥秀，惑不解道：「莫非其中一個蒙面人把絕學傳」一部份給另一個　以便混淆視聽　或者以便統御武林？」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麥秀抱拳道：「有件事麥某必須坦白說出來　以前我確知家兄未死，也學過他的絕學。」

「關於這一點　晚輩也能猜出來。」

麥秀道：「但自統一會成立後　我就不敢確定家兄在不在統一會中．或者他是否活着？」

凌鶴道：「我以為他一定還活着。」

麥秀道：「凌少俠　我走了。」

凌鶴道：「前輩，謝謝你一次協助柳青兄　要不他那能逃過李占元的搶奪小鶴的危難。」

麥秀道：「凌鶴　我過去虧待你，希望能有所補償。」

麥秀離去．姜不幸道：「麥秀真的痛悟前非了？」

「應該不會是假的．上次助柳青兄救小鶴就是一例。」

二人把小鶴哄睡　姜不幸打扮了一下，凌鶴正在誇讚愛妻　忽然驚覺背後有人施襲。

這是絕對出乎意料的　因為目前敢向他動手的人已是屈指可數。

在敏捷的反應　車身砸出一掌．葉伯庭被砸出三步　絕對沒有料到．這只是助攻。

蒙面人有如一股旋飆在凌鶴的措手不及　尚無充分準備下　砸出無儔的三掌。

凌鶴倉卒接招　本就被搶去機先．加之姜不幸自後面助攻被葉伯庭逼退　又向凌鶴狂攻。

葉伯庭和蒙面人的差距不甚大，這種勢道的施襲，可以說當今武林無人能接得下。

蒙面人固然勢在必得　葉伯庭在兒子十指被殘乏後又找不到江涵的情況之下，他居然只攻不守。

機先一失．平反至難　因為這對手太強了。

突然　葉伯庭撲向姜不幸　而且堪堪扣向她的脈門。

在一年以前　這些厲害人物還都未現身時　她的身手也算一流的　目前自然數不着她　況一個女人在丈夫的呵護下．又要照料孩子　武功自然荒廢。

凌鶴絕不讓愛妻吃虧　立刻捨棄蒙面人馳援。

只不過蒙面人早已搶佔機先　突然砸出了決定性的一掌　所謂決定性是絕對無法全身而退。

不論凌鶴的實戰經驗如何豐富？人類的體力和反應總有其極限。

也可以說，凌鶴為了救愛妻　把葉伯庭逼退的同時，實實的一掌已砸在他的背上。

姜不幸驚得嘶呼．在她來說，寧願自己被葉伯庭制住也不願凌鶴中掌。

凌鶴在身心俱震．剎那間天昏地轉之下向前栽出五七步．還未轉過身子．肩背上又中了一掌。

身子巨震，噴出的鮮血弄了凌鶴自己一臉。

姜不幸形同瘋狂向蒙面人撲去．却被葉伯庭一腳踹出，他的兒子有此下場．更激發了他的獸性。

姜不幸狂嘶着：「不要傷害凌鶴……要殺就殺我……」

凌鶴連中兩掌．五臟幾乎離位，全憑他的根基渾厚　還能支持着撲向蒙面人。

蒙面人掄掌時姜不幸狂叫撲上．兩人幾乎同時被砸出。

似乎蒙面人還怕凌鶴死不了，在他搖搖欲倒時，在他胸前連搗兩拳．凌鶴的身子砸在牆上又彈回數尺．終於倒下．整個屋子都顫抖起來。

姜不幸急疼之下也暈了過去。

「我要帶走他們的孩子。」葉伯庭冷森地說道：「把孩子交給了黃氏兄弟，比給他們什麼都好　要他們往東他們不會往西。」

蒙面人不置可否．葉伯庭到內間正要去抱已睡的孩子　窗子微微一响，一人瀉入道：「葉伯庭．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冷血！」

「又是你……」葉伯庭就怕兩個人，一是凌鶴，一是「惡扁鵲」，如今自然又多了一個馬芳芳。

「惡扁鵲」自江杏死後．情緒上本已春風化凍　現在又結了冰，他冷峻地道：「你摸他一下試試看！」

葉伯庭還真不敢去摸。

此刻他們的目的已達，不走何待，立即退出外間　蒙面人已先走了一步。

葉伯庭迄今未找到他的兒子．還以為被馬芳芳宰了．而馬芳芳既然要他向凌鶴報到，以為必是凌、姜．曲等授意馬芳芳這麼作的。

所以他此刻和「惡扁鵲」的心情同樣地惡劣。

當「惡扁鵲」發現凌鶴和姜不幸都倒地不起，而凌鶴又是滿臉血汚時，他是內行，並不重視他的一臉血汚，而去試他的心脈。

「惡扁鵲」忽然鬆了手抱着頭發出一聲狂嗥。

這不像人類發出的聲音，而是負傷的困獸的悲鳴，何以如此？因為他是「惡扁鵲」！

「亞扁鵲」是武林獨一無二的名醫。

他忽然又抱起凌鶴，原地打轉，把面頰貼在凌鶴血汚的面頰上，淚水在醜惡的面孔上流濺。

院中有兩人飄落，一是曲能直，一是蕭娟娟，二人先是悸震了一下，接着驚呼着撲上。

「是誰？！」蕭娟娟悲嘶着，撫摩着凌鶴的臉。

「惡扁鵲」喃喃地：「是蒙面人和葉伯庭……」

曲能直道：「師父，難道就沒有辦法治療？！」

「惡扁鵲」仍在打轉，且喃喃自語，只是聽不出他說的是什麼？

他在不久之前，對自己已失去了信心，一個對自己失去信心的人，就會繼續做離譜的事。

但他認識了凌鶴，是凌鶴感化了他，這比救他一命還重要，如把「學之染人，甚於丹青」改為「德之染人，甚于丹青」似無不可。

「惡扁鵲」不救人，而抱着人原地打轉，却惱了蕭娟娟，她厲聲叫道：「『惡扁鵲』！」

「惡扁鵲」愕然道：「妳……妳叫我『惡扁鵲』？」

娟娟大聲的說道：「你是不是『惡扁鵲』？」

「惡扁鵲」茫然點頭道：「彷彿覺得，我是『惡扁鵲』。」

娟娟厲聲道：「既是『惡扁鵲』，為什麼還不救凌大哥和姜姐姐。」

「惡扁鵲」忽然悲嚎着，道：「娟娟，我也是個凡夫俗子，我救不了他……」

「惡扁鵲」居然嚎啕大哭 就像一個被奪走了玩具的小孩子一樣。

這時姜子雲也回來了，當他問明了一切，忽然跪在「惡扁鵲」面前，連連磕頭，道：「前輩，你無論如何要救救少主人，你一定要儘全力……前輩，如果你也不能，這世界上也就沒有能救的人了！」

姜子雲失去一腿一臂，跪在地上流淚，且瑟索顫抖。

「惡扁鵲」把凌鶴放在床上，却先把姜不幸救醒，姜不幸見凌鶴還是一樣，再看看「惡扁鵲」師徒的表情，慘呼一聲又暈了過去。

凌小鶴被驚醒在內間大哭，此情此景，鐵石心腸也會淚下。

蕭姐姐去抱起孩子，對曲能直道：「曲大俠，請你也看看凌大哥，就眞的沒有救了？」

曲能直當然清楚，只要還有辦法，「惡扁鵲」絕不會不救，但他還是上前檢查試脈。

盞茶工夫，曲能直嘆口氣走開，娟娟走近道：「曲大俠，怎麼樣？」

曲能直道：「娟娟，妳還是去問家師。」他把姜子雲拉了起來。

「為什麼要問他？」

「因為他比我高明。」

「你告訴我，凌大哥的情況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曲能直只是微微搖頭而不出聲，娟娟怒極，道：「我看你們師徒倆差不多，都是怪物。」

姜不幸再次醒來，娟娟把小鶴塞給她，這一手有點用，看在孩子份上，她必須克制自己。

「前輩」姜不幸問「惡扁鵲」道：「是不是凌鶴已經無救。」

「惡扁鵲」道：「不……不！」

「不？那就偏勞你快點救醒他。」

「不不……」「惡扁鵲」有點語無倫次。

娟娟也許是急瘋了，忽然扯着他的耳朵大聲道：「你到底是聽清了沒有。」

「惡扁鵲」居然不以為忤，這是因為他忽然感到自己惡是夠惡，「扁鵲」二字却還不夠，過去什麼疑難雜症都沒難倒他，忘年之交有難，他居然束手無策。

所以他自卑，甚至恨透了自己。

「惡扁鵲」長嘆一聲道：「娟娟，妳想想看，有辦法我會不救凌老弟嗎？如果說，為了救他需要老夫的心作藥引子，老夫也絕不會皺皺眉頭的。」

姜不幸這工夫已為孩子餵過奶，走出來拜倒，道：「前輩，難道說就不能使他甦醒了再說？」

「惡扁鵲」搖搖頭道：「你們那裏知道，救醒了人，十之八九武功全廢，且可能變成痴呆。」

娟娟大聲道：「如果不弄醒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惡扁鵲」嘆聲道：「蒙面人根本就沒打算讓他活着，所以擊中他三四掌，已把他的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陽小腸經！手厥陰心包經，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厥陰肝經以及足少陽胆經等等全部震斷。」

衆人大驚，姜子雲道：「全部震斷人還會活着？」

「惡扁鵲」道：「只有手少陽三焦經尚未震斷，但也受了傷，換了任何人，必已死去多時，老弟的底子厚，尚能苟延殘喘。」

姜不幸悲聲道：「前輩，你還沒說救醒他有什麼壞處。」

「這道理很簡單，救醒之後，他有了意識，會消耗他微弱的生命力，也可以說是精神，武功必廢，不救醒可拖久些 但也有壞處，他昏迷越久 醒後必為白痴的機會越大。」

娟娟道：「哪一種死亡的危險比較大些？」

「都差不多！除非奇蹟出現。」「惡扁鵲」道：「妳們決定一下，是馬上救活還是讓他繼續昏迷，自動醒來。」

娟娟望着姜不幸，所有的目光都望着他。

姜不幸以為，如變成白痴，可能連大

小便都不能自理，活着是受罪，如果救醒之後會失去武功，却能痊癒過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麼不好？！」

武林生涯，使她受盡了痛苦折磨。

不是武林人，她不會失去父母，也不會迭遭危險，更不會連孩子也會被人搶來搶去。

姜不幸說道：「前輩，請馬上把他救醒。」

她作的決定，任何人也不便反對，事實上，也找不出反對的理由。

醒來比昏迷好，不會武可以過正常人生活，絕對比白痴好。

只是「惡扁鵲」心中更清楚，一個絕世高手，一旦失去武功，那可能比死還痛苦。

死亡往往是人類必須選擇的幾條可行之路中較好的一條。

「惡扁鵲」不再猶豫，走回床邊，道：「我救人，能直作我的後備，其餘的人護法，如有敵人前來，能直聽清了！可以用最厲害的毒來應付，尤其是對付蒙面人或葉伯庭那些人。」

「是。」

× × ×

李婉如出走，不過是一時氣忿，並未遠離。

她現在坐在三家村野舖子中吃油煎包子。

她有幾次想回去，又覺得沒有意思，至少她以為蕭娟娟會笑她沒志氣。

日影西斜，天氣燠熱。

這時忽然有人坐在她的對面，李婉如一愣，居然是馬芳芳。

過去，兩人是不對脾胃的，此刻遇上，李婉如反而有惺惺相惜，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受。

馬芳芳比過去略豐滿些，也艷麗了些，似乎也略擅打扮些，她笑笑道：「妳怎麼會在這裏。」

「哪裏不可去？就像妳一樣，不也在這裏？」

「我不同，我現在是孤魂野鬼。」

「我也是。」

「妳？不會吧？」馬芳芳雖看出李婉如有鬱鬱之色，却不知道她為何來此，更不知她是出走的，道：「妳不是凌鶴身邊的紅人？」

李婉如苦笑着：「他心目中只有一個姜不幸。」

「妳不是貼得挺動？」

「妳過去還不是一樣，結果如何？」

馬芳芳哼了一聲，道：「怎麼？凌鶴不喜歡妳哩？這一點我很佩服他！」

「哪一點？」

「不二色，男人之中可能找不出第二個來。」

「馬芳芳，據猜測，弄斷江涵十指的是妳。」

「妳對這事有何看法。」

「很痛快！」

「他們的反應如何？」

「也很痛快，只不過……我正因為這件事……」

她忽然發了話題，又道：「都想不通，妳怎麼能制服江涵？」

「依妳猜想。」

「以色作餌？」

馬芳道：「如果妳是我必會這麼做是不是？」

李婉如冷笑道：「我和妳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馬芳芳目光中閃爍着殺機。

「對江涵這種人如果以色作餌，對自己也是一種侮辱。」

「妳是說我會妳不會？」

李婉如道：「對於妳，我知道的不多，我是絕對不會的。」

「那麼談談妳如何？妳為何離開了凌鶴？」

李婉如道：「那邊發生的事你可能還不知道？」

馬芳芳道：「發生了什麼事？」

李婉如說了，又道：「江杏可以說死在妳的手中。」

「江杏死了？想不到，母子之情，骨肉連心，眞是一點不假。」

「可是妳曾經不顧自己姪子的安危，一心一意地想把凌小鶴據為己有。」

馬芳芳舒筷疾點她的前身要穴。

李婉如的身手，本來要略高馬芳芳一籌。但用筷子一格，馬芳芳的筷子好像是無形的，根本沒格上，兩根竹筷已分別，放在她的「璇璣」和「紫宮穴」上。

這都是死穴，李婉如怔了一下，左手撥開她的筷子，再用右手中的筷子攻向馬芳芳的前身要穴。

幾乎和剛才一樣，李婉如根本格不到她的筷子，兩根筷子又抵在她的「天突」和「華蓋穴」上。

「這就是妳為什麼能整小江的註脚了吧？」

「不錯。」

李婉如一臉驚色，道：「是什麼絕代奇人能在這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調理出一個絕頂高手。」

馬芳芳笑而不答，却收回筷子。

忽然李婉如又舒筷如電，猛戳芳芳的喉部「廉泉穴」。

這是絕對意外的，絕對意外，必定有絕對的後果 馬芳芳忽然把她的筷子挾住了。

李婉如用力抽筷，好像四根筷子是生在一起的，根本抽不回來，李婉如面紅耳赤，她居然不是馬芳芳的敵手，這事實她如何能接受？

忽然，馬芳芳一撤筷，李婉如收勢不住，「嘩啦」一聲，往後翻倒在地。

野舖子一對老夫婦本就在注意她們，這種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很少堂客光顧，這麼年輕美貌的大姑娘更是前所未有。

此刻，一個翻在地上，另一個大笑，兩老人看傻了眼，似都在想：她們在幹什麼？

李婉如一頭火，爬起來拍拍衣衫就往外走。

馬芳芳道：「李婉如，我只是開開玩笑，妳居然翻了臉。」

「妳那知我此刻的心情。」

「婉如，老實說，以妳目前的身手，一個人在外面晃盪太危險。」

（未完・十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聽玄冰娘娘說黑鷹令主就是自己的父親，母親因細故誤會，才積怨在心，叫自己去殺父親。這是苟娘臨終遺言，以免造成千古遺恨。葉青不信，要回去問母親，在路上遇到鬼諸葛說捉到黑鷹令主，爲了弄清他是否如母親所說是殺父仇人，先趕回家去，見母親被人暗殺，無從作證，又趕回來找鬼諸葛已人去屋空，只好轉到紫衣山莊才找到鬼諸葛，說是被黑鷹令主走脫。鬼諸葛爲了自己打算，編了一套鬼話，說葉青是葉天龍的兒子，葉天龍自喪命在黑鷹令主手中後其妻及子亦失踪。葉青聞說對自己父仇、身世更是一個謎……

用矛盾分化　明身世復仇

葉青心中一陣迷惘，他覺得二人之中一定還有什麼隱秘，但是又不好相逼，不由對鬼諸葛道：「曹鏗，以你目前身手，你自信能擋過我幾招？」

鬼諸葛神色一怔，道：「葉老弟，你這是什麼意思，以你目前功力，我難擋三招！」

葉青冷冷一哼道：「你還算有自知之明，希望你別再弄些什麼鬼計，否則，別怪我反悔前言！」接着對紫衣仙子道：「他既然要走，就讓他走，區區黑鷹會的幾個帮徒，我自信尚可應付！」

鬼諸葛雙目中閃過一絲詭毒光芒，口中卻呵呵一笑，道：「葉老弟，我曹鏗對你也算仁至義盡，希望能彼此合作，合力擒住黑鷹令主，嘿嘿，我走了，有什麼事情我再來！」

語聲一落，雙手一拱，人已長身而起，正在此際，林中倏然響起一陣陰森森的喝聲：「慢走！」隨着語聲，林中黑影幢幢，立刻出現幾拾個黑衣蒙面人，把鬼諸葛及葉青、紫衣仙子等人圍在中央。

鬼諸葛神色大駭，凝目一瞧，竟是黑鷹會帮徒，心中稍定，大喝道：「你們是那一堂下？」

爲首一個蒙面人冷冷道：「天、地、玄、黃四堂俱到了！」

葉青見狀，心中一凜，目光一掃四周，環立的蒙面人不下三四十個。雖然看不見面容，但從行動間，可以看出，個個動作沉着，迥異一般江湖人物，轉首一瞥紫衣仙子嬌滴滴的臉上，呈現一片緊張。

隨着這批黑鷹會帮徒出現，本來陰沉的林中，更加懾人，只見鬼諸葛倏然目光凜然大喝道：「原來四大堂主皆到了，叫住了我爲了何事？」

「耳聞曹兄得知令主行蹤，故而前來探問！」

鬼諸葛雙手一叉，盛氣凌人地道：「假如我知道，還會等到你們來找我，早已發出命令追尋。」

另一個蒙面人接着冷冷的道：「但是消息從紫衣山莊傳出，卻不得不使我們懷疑！」

鬼諸葛陡然厲聲道：「天星堂主，你敢對我有所懷疑？」

「不敢，不過以曹兄近日行踪，手下弟兄們都想問一個明白！」

「反了，反了！」鬼諸葛怒吼道：「你們知道本會第二條戒律是什麼？」

「反上亂言者，殺！」

鬼諸葛身形陡欺，厲聲道：「既然知道，怎敢對我無禮！」

天星堂堂主坦然不懼，站在當地冷冷道：「監堂軍師，雖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但是本次令主出走時，因曹兄不在，吩咐本堂代掌令主令符，本堂自應有權過問，何況，經查曹兄有反叛令主之意，故而前來查探明白！」

鬼諸葛神色陡然巨變，蹬、蹬、蹬倒退了三步，顯然對這番話頗感意外，葉青本來對鬼諸葛無甚好感，他對黑鷹會帮徒雖然也是同樣憎恨，但這時樂得坐待一邊，隔岸觀火看看風色！

倏然紫衣仙子粉臉鐵青，嬌叱道：「好呀，你們這批黑鷹匪黨竟敢欺到紫衣山莊門前來了，可是想來挑釁尋事？」

顯然，她是見鬼諸葛的處境變成僵局，挺身迴護！

葉青一見紫衣仙子插上一脚，心中雖然不以爲然，但想到黑魔令主與她已成不世之仇，這批黑魔會帮徒當然同仇敵愾，一種愛護的心理，使他立刻掠身一旁，以防對方出手襲擊！

豈知對方一見紫衣仙子出言，反而抱拳道：「本會首領雖與仙子有仇，但他曾稱這是他自己私事，與黑鷹會無關，紫衣山莊名傾江湖，在下等豈敢藐視仙子，但鬼諸葛是本會副首領，此來找他，純粹爲家事，仙子如能容納，請先退身，吾等絕不敢有留難之處！」

這番話大出乎紫衣仙子及葉青意料之外，弄得紫衣仙子一時之間，反而答不上話。

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規矩，尤其對一門一派的門內私事，外人無故插手，視爲大忌，紫衣仙子豈有不懂之理。

這時，第一次發話的蒙面人語聲冷削，道：「曹兄，你既然不知道，咱們不如回去商討一番步驟！」

鬼諸葛冷哼一聲道：「各位先走一步，我等下自會趕上！」

這羣帮徒中倏然響起一陣陰惻惻的語聲道：「令主失踪將近一月，你竟視若無睹，既然請不走，不如抓了走！」

隨着語聲，一道如剪掌風，猛然向鬼諸葛劈到。

鬼諸葛聞聲知人，勃然怒喝道：「地陰堂主，你竟敢對我這般無理！」

雙掌一翻，吞聲吐氣，猛然迎上，蓬地一聲大響，鬼諸葛猛退一步，震得臉色飛赤。

葉青在旁看得心中微吃一驚，以那人能與鬼諸葛這般功力相抗衡，身手一定也非泛俗之流。

正在這時，那人大喝道：「鬼諸葛已叛變本會，弟兄們上，務必生擒活捉！」

語聲一起，首先發話的天星堂主一聲大喝，黑衣一振，雙掌幻出一片掌影，欲向鬼諸葛攻去。

戰局已啓，殺機迷漫，紫衣仙子神色一緊，倏地掣出長劍，一道寒光，縱入戰圈，「飛鷹七星劍法」，已源源施出。

葉青這時也想到對鬼諸葛尚有利用之處，眼見紫衣仙子出手，身形一劃，一聲大喝，雙掌環劈而出。

他近日功力猛進，「天狼神功」威力豈同凡響，隨着他掌勢，一陣似柔如剛的罡氣狂飆，向那批羣襲的黑鷹令帮徒，橫掃而去。

這批蒙面高手見葉青出手，驚呼連聲，紛紛暴退！

饒是如此，仍有五六個被掃出一丈遠近，叭達連響，摔得頭昏眼花。

葉青見一招鎮住這批蒙面高手，胸頭怨氣稍平，電目四掃，冷冷一哼，道：「黑鷹會在江湖上人見人懼，想不到都是一些膿包，還不快滾！」

但這批蒙面高手，個個屹立如木偶，一動不動，好像均進退不得。

葉青臉上殺機驟昇，身形一彈，厲聲吆喝道：「既然要死，少爺就送你們上西天。」

右掌平揮，欲向最近的一個蒙面人切去。

那蒙面人見狀，身形一閃，也不還手，想避過來勢，但葉青早已算準對方退路，左掌一甩，在他右方掃出。

「砰」地一聲，迎個正着，那人張口一道血箭，身形被掃出三丈，顯然已受重傷！

這時其餘的黑鷹會高手，露出蒙面黑巾的目光中皆露出憤怒之色，但是誰也沒有出聲動手！

葉青一掌劈翻一人，目光如剪，冷冷一掃，道：「假如不怕死的，少爺就一個一個要你們的命！」

天星堂堂主倏然一挺身，道：「葉青，耳聞你已習神功，你只殺個毫不反抗的人，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葉青怒道：「誰敢反抗就儘管上來，少爺難道還怕你們不成！」

「哼，但是我們不敢反抗，並不是爲了怕你的神功，黑鷹會中從來沒有貪生怕死之輩！」

天星堂堂主這幾句話說得語聲雖輕，聽在葉青心中卻是一怔，冷冷道：「難道還含有什麼別的緣故不成？」

「不錯，奉令主嚴諭，凡黑鷹會的人只能保護你安全，不能對你傷害，故而本堂手下對你不敢還手，尊駕是否知道！」

葉青對這話大出意外，在剎那之間，他想起玄冰娘娘之言，心想：黑鷹令主此舉用意何在？難道他眞是我的父親？這種思想飛快地閃過腦際，口中已道：「黑鷹令主爲什麼要這樣吩咐你們！」

「不知道，尊駕儘可以去問一問令主……」語聲未落，陡見紫衣仙子粉臉成霜，一聲嬌叱：「都是以鬼計騙人，我就不信這惡魔今天會這麼慈悲！」

劍光如一道長虹，欲向天星堂堂主當面刺去。

但紫衣仙子發動得雖快，一旁的蒙面高手，早已有備，他們對葉青因有顧忌，

不能違抗命令，但對玄玉旦却毫不客氣。

其中一人陡然大喝道：「仙子既然要插手，我天星堂主只好開罪了！」

隨着語聲，黑衣一振，一道雄厚掌風就向紫衣仙子攔腰推出。

紫衣仙子不惶傷敵，先求自保，腰身一擰，劍光一轉，正要變招反擊，葉青連忙攔住道：「玉姐，妳住手！」

原來他對這批蒙面高手的服從精神，心中大感欽佩，不想多惹事非，但紫衣仙子不覺心頭一震，停身道：「青弟，對付這批匪徒有什麼客氣好說！」

天星堂主冷冷一哼，葉青忙說道：「既然他們是找黑鷹令主，我們何必與他們為難！」接着目光一掃，繼續說道：「看在虎牢關貴會相救在下一次，今天就此放過。」

鬼諸葛一看情形不對，此時，不走再等待何時，身形一動，說道：「各位，我先走一步，見到令主以後，咱們再分辨是非。」

隨着語聲，身形已飄出十丈。

這批蒙面高手好容易得到綫索，那肯放手，一聲呼嘯羣起而追。

剎眼之間，一羣黑鷹會帮徒走得無影無踪。

葉青心中有一份感慨，他對這批人物心中雖感憎惡，但對他們的忠心，不得不衷心敬佩。

因此覺得黑鷹令主雖然在江湖上手黑心辣，但却深得人心，而鬼諸葛却永遠令人厭惡，這與他平日為人有關。

尤其天星堂堂主的說話，使他陷入深思。

紫衣仙子見葉青迷惘的神色，臉上存有了一絲憂慮，這時她感到自己畢生唯一的愛情？又將成空。

她暗暗道：「我就這樣放棄這難得的愛情嗎？我就這樣屈服於現實嗎？不，絕對不！」

她緊咬牙關，覺得葉青影子已深深地印在他自己心中，失去這段愛情，她會終身受到痛苦。

不錯，一個女人一生可以有幾個丈夫，但一生中更不可能有幾段完美的愛情，在愛情中，女人都會顯得自私、狠辣、現在，紫衣仙子就處在這種變態狀況下。

她已耳聞葉青與黑鷹令主有血統關係，但是，她却怕失去葉青而不肯放手。

因為她已把自己全部真正的感情，都供送給對方，現在需要收穫，她不願平白的喪失，使自己精神全部落空。

於是紫衣仙子姍姍走近葉青，嬌聲道：「青弟，我們回去吧！」

葉青惘然地點點頭，注視着紫衣仙子，這時他有一份慨嘆，暗暗道：「自古紅顏多薄命，她如花嬌容，但在生命的歷程上，竟如此失意！」

正在這時，紫衣山莊的方向，倏然亮起一支傳訊火箭，綠色的光芒，像流星般昇空，剎那間消逝。

紫衣仙子憂傷的臉色，立刻轉變成震驚，嬌呼道：「青弟，莊外來了什麼人物，發生事故，我們快走。」

說着，人已向紫衣山莊疾奔。

葉青也暗暗心驚，他不知道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身形隨後緊跟，盞茶時刻，已遙遙望見莊前一排站着僧俗道三人，而門口黃衫客及一干高手正尷尬地相對着。

為首一人正是總管雙戟大王，只見他大聲道：「各位大師，莊主及葉少俠實在不在，大師有什麼話，盡可對在下交待一聲！」

一位和尚沉聲道：「那貧僧等就在此等候，不知葉施主不歸？」

葉青一見幾個背影，心中已明白了幾分，身形一振，大喝道：「大師請稍待，在下就到！」

這陣喝聲，如雷鼓俱鳴，在塲高手皆形一怔，僧俗道三人倏然轉首凝視，一見是葉青，神色皆形嚴肅。

葉青足一落地，向莊中高手一拱擧，轉身一看，為首一僧正是少林派的長老宏法僧，其餘一道一俗並不相識，不由威稜一射，傲然道：「大師找在下是為了嵋山之事嗎？那二位又是何派高人？」

宏法僧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既知來意，老僧不再多言，這二位是華山的周潯大俠及崑崙首座弟子青虛道長，今日特隨老衲前來下書！」

說着已懷中取出一份帖子遞上，葉青一看封面署名，峨嵋、少林、崑崙、華山，四派聯合邀戰，不由冷冷哼了一聲，說道：「在下與貴派等素無恩怨，至於與峨嵋派的樑子，全為遵從『鷹遊』前輩遺言而為，大師及道長等難道一定要與在下作難？」

宏法僧神色一肅道：「施主功力超凡，本派早想藉機印證，不過峨嵋之事，施主實在太過目中無人，祖師法缸，豈能容外人毀滅，明日下午敝派在華山蓮花峯，恭候大駕，只問施主是否願意赴約！」

葉青正想說話，紫衣仙子已嬌聲急呼道：「大師等是否能看我面子，把這般樑子解開，目前黑鷹令主重現江湖，成為武林公敵，何不集中力量對付他！」

一傍始終一言不語的華山大俠周潯沉聲接道：「仙子請見諒，目前三派已經決定，至於華山派，只是站在同道立塲，守望相助，老朽無法作主，尚請仙子置身事外！」

紫衣仙子語聲如冰的，說道：「各位既不看在下顏面，難道要與紫衣山莊為敵嗎？」

宏法僧臉色一變，道：「女施主言重了，本派首座長老傷在葉施主手下，不得不討還公道，但女施主假使要這樣想，老衲也沒有辦法！」

這幾句話說得沉重無比，聽得紫衣仙子嬌容微慍。

但她平日智機深沉，強自忍住，黃衫客一看形成僵局，忙哈哈大笑道：「武林正值多事之秋，貴派如欲找樑子，何必一定要在這時！」

宏法僧一見說話的人是黃衫客，不敢多言得罪，合什道：「黃衫大俠位高名重，老衲恭領教益，但目前不敢作主，定當回去稟告掌門！」

這顯然是推托之詞，要知葉青強闖峨嵋靈塔以後，震動了七大門派，武當、點蒼因曾受恩於葉青，不便參加，其餘各派皆欲見識此人，加以各派皆有盟約，峨嵋據約邀請助拳，各派自無法推脫，乃至峭山一戰後，葉青力戰四派高手，雄風萬丈，少林長老等鎩羽受傷，無仇亦已變成有仇，加以烈火眞君放了一把野火，使各派損失慘重。

七大門派在武林中何等地位，吃了這個虧，豈能罷休，使威名掃地，烈火眞君隱現無常，於是立刻先針對葉青，實施復仇之計。

因此，儘管紫衣山莊及黃衫客等勸止，但宏法僧始終不肯答允，因此戰與各派威名關係太大！

葉青自母親慘死，正兇迷離不見下，性情更加偏傲，見宏法僧固執不允，不由狂豪之氣大發，仰天狂笑道：「就請大師回覆貴派掌門，在下明日準時赴約，看看四派聯手，又能奈何於我！」

宏法僧合什道：「施主既然答允，老僧明天正午就在華山恭候。」

語聲一落，一拂僧袍，對周潯及青虛道長道一聲：「周施主，青虛道友，我們走！」

三人立刻轉身，行雲流水般，飄出五丈！

紫衣山莊一衆高手，正要回莊，一見三人身後，俱形目光一凜。

蓬萊仙翁首先大喝道：「少林大師，請留步！」

喝聲中，身形欺出一丈！

宏法僧及周潯聞聲一震，緩緩站停轉身，青虛道長首先按耐不住，寒聲道：「原來是仙翁，敢情想留住我們！」

說着，抬手一探，肩上長劍已瑲瑯出鞘，橫劍蓄勢戒備。

蓬萊仙翁忙道：「道友切勿誤會，請自己看看身後掛的是什麼東西？」

青虛道長見衆人滿是驚疑之色，心中狐疑，轉目一瞧宏法僧身後，不由大驚失色，駭呼道：「黑鷹銅令！」

雙手微顫，飛快向宏法大師僧袍上抓去，一塊三寸長烏光閃閃的銅牌，已經在他手中。

宏法僧聞言倏然大驚，目光一瞥青虛手中銅令，全身機伶伶地一顫！

周潯目光一閃，倏然驚呼道：「青虛道長，你身後也有！」

青虛聞言駭然失色，臉色灰白已極！

蓬萊仙翁抖聲道：「周大俠，你自己身上也不是一樣！」

周潯全身一動，噹地一聲，一塊「鷹令」已掉在地上。

這時三人相顧，身軀如入冰窟，背上冷汗直冒。顯然黑鷹令主傳聞失踪江湖，而黑鷹銅令竟突然在三人身上出現，使人大出意料之外。

尤其，以這三派高手，竟被黑鷹令主掛上催命符，而毫無感覺，這份身手，實在令人驚駭！

假如黑鷹令主要三人項上人頭，這三顆人頭遲早已搬了家。

葉青一見「鷹令」重現，心中一陣震驚，暗暗道：「他終於又出現了！」

心中想着，刷地一聲已縱到宏法僧面前，沉聲道：「大師接到鷹令是否有所感覺？」

宏法僧搖搖頭，目光一掃四周，只見夜色沉沉，絲毫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這時，紫衣仙子已飄落一旁道：「鷹令再現，大師是否願意取消明日與葉少俠之約！」

宏法大師微一沉思，毅然笑道：「生死由命，老僧豈懼區區銅令，葉施主，明天正午，老僧仍願恭候大駕！」

語聲方落，人已如三縷輕烟，向蒼茫山林中逝去。

蓬萊仙翁長嘆一聲，默然不語。

葉青眼見紫衣仙子嬌容更愁，忙安慰道：「玉姐，不要担心，對付這批和尚道士，我自信尚足有餘力！」

這時塲中萬籟無聲，變得氣氛沉重已極。

紫衣仙子緩緩的說道：「各位進莊再說……」

語聲未落，倏然聽到雙戟大王一聲驚呼：「黑鷹銅令！」

這四字猶如驚魂之鐘，震得衆人心中一沉，展目望去，山莊的紅漆大門口，赫然嵌着一塊銅令，深深入木三分。

葉青神色一凜，身形飛閃，雙指如鉗，向門上銅令扣去。

握在手中一打量，果是黑鷹令主催命令符，他目光中精芒陡盛，一掃四周，只感覺到一陣陰沉沉之氣。

這時一干武林頂尖高手，瞪目不知所措。

黑鷹令主昔日現身紫衣山莊，使一干高手心胆俱裂，如今對方顯然已學會神功絕藝，誰都知道更非其敵，怎不駭然！

尤其紫衣仙子比誰都驚恐，她彷彿覺得大限已到，已無可挽回。

但葉青心中一陣興奮，黑鷹令主果然又出現了，殺死母親的懸案，定可解決！

倏然，紫衣仙子嬌呼道：「青弟，你明天定要赴約！」

葉青點點頭。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

「這怎麼可以，大丈夫出言如山，應約豈能不履！」

紫衣仙子幽幽道：「假如黑鷹令主來了，怎辦？」

葉青心中一怔，他覺得有些為難，二件事湊在一起，的確勢難兼顧，要顧到紫衣山莊，勢必悔約，否則却不知黑鷹令主何時會到。

他腦中光旋電轉，却想不出一個兩全之法，仍口中安慰道：「玉姐，靠着莊中機關及黃衫大俠等前輩在此，一時之間，諒不致有問題，我明午赴約，定必早些趕回，好在華山近在咫尺，路程不須化費多少時間！」

北海孤叟此刻插言道：「唉！少俠不必客氣，這魔頭神功已成，實在說，憑老朽幾個恐非敵手，放眼當今，除你之外，又有何人能夠與其匹敵，但是英雄豪傑，言出無悔，允約當然亦要履行，不過你應該仔細考慮一下！」

葉青心中猶疑了，北海孤叟的話確實如此，天下學會鷹符神功的人，只有二個，一個是自己，一個是黑鷹令主，除了自己能與之對抗外，天下還能誰有這般功力呢？

他目光一瞥紫衣仙子，只見她花容失

色，怔立一旁，不由心中產生一絲憐意，他知道，自黑鷹令主二次出世以來，以及自己來到此地，紫衣山莊變故頻出，一直陷於風雨飄蕩之中。

但是，現在怎麼辦呢？

半晌，他才緩緩道：「黃衫大俠，根據以往黑鷹令主復仇規矩，鷹符出現後，約在何時現身？」

黃衫客仰望天色，回答道：「鷹令一現，這魔頭習慣總在三更以前現身，現在已經四更，明晚三更，他必到無疑！」

葉青隨道：「玉姐，明天正午我決定赴四派約會，天晚之前，不論勝負，我決心趕返此地！」

紫衣仙子道：「青弟，四派明知你已習成神功，而仍來邀戰，定有什麼厲害陣仗，你何必孤身犯險，不如待姐姐陪你同去！」

葉青搖搖頭道：「我已爲紫衣山莊惹來許多麻煩，這次妳還是在山莊等候，不要再置身事中，我一人足可應付，至少自保當無問題。」

語聲方落，遠處突然喝起一聲刺耳已極的悽厲長嘯，風雲乍起，這嘯聲使紫衣山莊門口的一衆高手，心理突變緊張。

黑鷹令主四個字在衆人腦際一閃而過，皆禁不住全身一陣悚悚發抖，死亡的氣息，立刻籠罩着四周。

葉青聽得劍眉猛挑，他飛快的道：「各位請進莊嚴密戒備，不要予敵以可乘之機，我去看看就來！」

語聲未落，人已如曳雲流星，向發聲方向疾射而去。

一衆高手見葉青自告奮勇，知道假如碰上黑鷹令主，去了也是白饒，均皆匆匆入莊。

葉青身形向發聲方向猛撲，剛出一里，突見一條黑影在十丈左右晃動，他蓄足功力，十指連彈，已凌空向那條黑影撲到，口中喝道：「黑鷹令主，站住！」

隨着他語聲，十縷指風，如十把利劍，向那條黑影襲去。

葉青知道憑對方身手，可以輕微避過這一擊，故十指彈出，雙掌已蓄足「天狼神功」預備接連施出絕學。

豈知那條黑影隨着他指風，一聲悶哼，仆地不起！

這情形反而使葉青一怔，身形一落，注目一望，不由失聲驚呼出聲。

嘿！竟是七煞帮主。

只見七煞帮主的胸口起伏，身上衣衫破碎，顯然在未中「離魂指」前，已身受重傷。

葉青對他的意外出現，心中大感奇怪，連忙凌空解開他血穴，道：「七煞帮主，你怎麼到此地來？是被何人追擊？」

七煞帮主血穴被解，張口吐出一道鮮血，氣喘吁吁的道：「葉少俠救命，烈火眞君快追來了！」

葉青目光四掃，不見半絲人影，一怔，道：「你怎麼逃來此地？」

「我是來投靠紫衣山莊的。」

葉青冷冷一嗤，心想：「當初你是何等威風，今天窮途末路，也有投靠的一天！但是烈火眞君與他並無深仇大恨呀，爲什麼又要殺你？」

「爲了黑鷹令主！」

七煞帮主話一說完，突然又吐出一堆鮮血。

葉青心中更加奇怪，急忙道：「這話怎麼說？」

七煞帮主斷斷續續的道：「自黑鷹令主在七星山潛逃後，我就命手下嚴密搜索，果然得知其藏處，不知怎麼竟被烈火眞君發覺，强逼我說出地方，一言不合，他就動武，出手二顆雷火彈燒死我手下堂主，唉，想不到我竟也受了重傷！」

說到這裏，中氣漸漸不接　葉青冷冷道：「你怎麼想到投靠紫衣山莊來？」

「我……想你們一定想知道黑鷹令主行踪！」

「你這想法的確不錯，但是你可知道鷹令已復現紫衣山莊！」

七煞帮主聞言全身一抖，鮮血狂噴！顯然這一句話太出他意料之外。

葉青一見他快不行了，忙俯身猛搖他身軀道：「你們當初以什麼人質脅使黑鷹令主就範！」

「是……是女華陀！」

「女華陀是誰，在那裏？」

但七煞帮主頭已慢慢垂地了，無法出聲，葉青正想逼出眞元施救，陡然身傍响起一聲宏量笑聲，一道奇猛熱飇，已向自身湧到。

其突然變化，來勢如迅雷灌耳，葉青心中一驚，脚下一墊，身形早已閃出一丈，大喝道：「誰竟出手暗襲？」

隨着話聲，又是一陣怒笑傳出，接着一聲厲喝：「小子，老夫今天非要置你死命不可！打！打！」

「打」字一落，二顆紅色彈丸，已劈面射到。

葉青一見是雷火彈，心中大駭，目光一瞥，果然是烈火眞君，峭山之事，不禁又映上腦際，一聲冷哼，「幻龍身法」已經施出，身形如一縷黑綫，橫移三丈，左掌一圈，就向雷火彈劈出，同時右掌一翻，挾着「天狼神功」就向烈火眞君前胸襲去。

這一招二式奇快如電，去勢詭奇凌厲，變化莫測，烈火眞君怎能硬擋，一聲悶哼，身形暴退！

只聽得砰、崩二聲暴響，二顆雷火彈落空爆炸，洒得一地火光，濃烟四起。

葉青見一招逼得對方連退，那肯讓對方再緩過氣來，身形暴漲，臉上殺機如霜，大聲叱喝道：「老鬼，你再接我一招試試！」

一語甫落，雙掌一拚一翻，一招「風動萬物」已經挾着十成「天狼神功」，向前推出，這一招風雲爲之變色，震山撼嶽！力道之猛，駭人聽聞！

烈火眞君見勢嚇人，當下神色大駭，紅雲一閃，雙掌連出三掌，邊擋邊閃，堪堪躲過一擊！

只見葉青掌力捲起滿天塵土，烈火眞君身後十餘棵大樹，叭叭連聲，應聲而折，一時漫天枝葉亂飛，天搖地動！

烈火眞君神色大變，知道不是對手，一聲大喝：「小子，有一天我要叫你嚐嚐烈火鍊魂的滋味！」

語聲中已長身欲遁，葉青見本來可以

探聽清楚其中情形，現在被烈火眞君一攪，七煞帮主已經身死　心中怒火衝天　那肯再放過他！厲叱道：「老鬼　有種的不要逃　今天就看看你狠還是我狠！」

「幻龍身法」一飄一蹂　已擋住烈火眞君去路　雙掌幻影連出。

「玄武八式」何等神奇　朶朶掌影中，均藏着無窮變化　招式不但狠　而且沉重已極！

烈火眞君一見脫身不得　提盡「玄陰無極眞煞」神功　雙掌飛翻　拚命抗拒！

三招一過　饒他「烈火金令」震懾天下　如今却相形見拙　危機重重。

而且使他毫無空暇掏出霸道已極的雷火彈。

葉青不願長期纏鬥　招式一緊　冷冷道：「老鬼，看樣子今天你要到鬼門關去報到了，死了後　少爺就拿你的『雷火彈』放把火爲你火葬！」

烈火眞君出道江湖　從未受過這般譏嘲　臉色如火　雙掌猛攻猛收　完全是一副亡命之態　口中厲聲道：「小子　老夫今天就跟你同歸於盡！」

砰的一聲　烈火眞君掌力與葉青接實，一連倒退八步　面色盡變赤　胸口血氣翻湧。

葉青一掌收功　氣聚丹田　身形倏欺，準備一舉擊斃烈火眞君。

驀地三丈外響起一陣輕脆喝聲：「葉青，你何必再開殺戒！」

這聲音來得突然　葉青霍然一旋　身影倏退二丈　放眼望去　三丈外屹立着一位白衣少女，竟是玄冰幽女。

烈火眞君驟見這種機會，怎肯錯過，紅雲一閃　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葉青一見烈火眞君遁走　心中頗爲惱怒　但礙於玄冰幽女突然出現　心想她定有什麼事情　當下冷冷道：「姑娘此來有何要事？」

玄冰幽女鑒言辨色　知道他對自己突然阻攔殺烈火眞君感到不滿，幽幽一嘆道：「青哥　看在他尚是我師叔，就放他一次　我主要的還是想見見你母親！」

提起母親　葉青心中一陣悲傷　仰天嘆息道：「我母親死了！」

玄冰幽女臉色一變　驚呼道：「你母親死了　生的什麼病？」

「她老人家被人殺害　可憐她一生救人無數　到頭來竟弄得死無全屍！」

葉青雙眼潤濕　有些語不成聲。

玄冰幽女心頭猛震　說道：「誰是兇手？」

葉青搖搖頭沒有回答。

玄冰幽女悲聲一嘆　道：「你不要太傷心　我當盡力協助你偵查元兇　不過令堂在世之時　面慈心仁　女華陀之名，在二十年前誰不知道，唉！太殘忍了！」

這話聽得葉青心頭大跳　倏然臉色鐵青，一把抓住玄冰幽女道：「妳說我母親就是女華陀？」

玄冰幽女嬌容失色，道：「你母親醫道精絕　你難道還不知？」

「我當然知道　我問妳女華陀確是我母親的名號嗎？」

「當然　難道這又不對嗎？」

葉青陡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鬼諸葛，竟敢騙我！」

身形一長，就欲離去。

玄冰幽女心中一駭，見葉青有些瘋狂，急忙拉住他，嬌呼道：「青哥，你到那裏去？」

葉青神態瘋狂　雙目盡赤　鋼牙猛挫，道：「我知道他是殺死母親的兇手　我要找他。」

「是誰？」

「鬼諸葛！」

玄冰幽女道：「這傢伙住無定所　行踪飄忽　你到那裏去找？」

葉青聞言一怔，神智慢慢恢復冷靜，心道：「對呀，我到那裏去找呢？」

目光一瞥　倏見七煞帮主屍體靜靜躺在地上，不由怒從心起，一股怨火使他衝動而起　雙掌一翻，就向地上屍體劈去！

「砰！」的一聲大響，地上立刻陷成一個深坑　七煞帮主的屍體　被葉青壓成一堆肉漿　模糊一片，令人慘不忍睹。

玄冰幽女急急道：「青哥，人都死了，你還傷他屍體做什麼？」

葉青恨恨道：「他也是害我母親的元兇之一！」

「你不是說，是鬼諸葛嗎？」

葉青長長一嘆　接着把鬼諸葛誘擄黑鷹令主一節　緩緩述出　接着道：「以此推斷　眞象不難明白，苗疆神魔及七煞帮主能擒住黑鷹令主，當時的人質，一定就是我母親　而知道我母親現在住址的人，唯有鬼諸葛，不是他主使　還會有誰想到這條絕計　唉！我太糊塗，太糊塗了！」

他這時有些自怨自恨，不該聽信鬼諸葛的奸計，如今弄成這般結局。

的確　葉青推想得一點不錯　鬼諸葛當在長安四海客棧得知葉青已習神功後，就改變預謀　立刻想起一條毒計。

因爲，他知道要保存自己生命的最佳方法　唯有使葉青與黑鷹令主分立成爲敵對！黑鷹令主已經知道葉青是他的兒子，無法分化　只是葉青身世尚蒙在鼓中，可以達到分化目的！

但是，他知道葉青對自己並無好感，於是轉而想利用紫衣仙子來控制葉青，於是，他看準紫衣仙子對葉青愛戀已深的弱點，葉青一走，他立刻上紫衣山莊，同玄玉旦秘談。

他明白告訴紫衣仙子，葉青就是黑鷹令主之子，而他的母親就是黑鷹令主的前妻。

這突然其來的精神，對紫衣仙子來說，是焦雷轟頂　她想不到好容易獲得一份珍貴的戀情，竟是如此慘酷之現實！

這時，紫衣仙子想到假如葉青母親知道自己兒子的妻子，就是她丈夫的小妾的話，一定會反對，一切就像春夢朝露，美好的遠景，立刻破滅！

正在她迷惘之際，鬼諸葛立刻獻計，對症下藥，自認能把這件複雜的事情處理好，但是要紫衣仙子支持。

其實，他所謂的支持，只不過造成一個事實，使葉青與紫衣仙子結合，再使紫衣仙子落下一個把柄，以便將來控制。

當時，紫衣仙子心中煩惱已極，一聽鬼諸葛有辦法，當然求之不得，竟忘了問他是什麼辦法，一口要求帮助！

於是鬼諸葛遂施出一石二鳥之計，先掩盡天下耳目，召開黃山大會，暗中秘密聯絡與黑鷹令主有仇的苗疆神魔及熱中神功的七煞帮主告訴了女華陀住的地方，及黑鷹令主行踪，以人作挾，使黑鷹令主就範，這一切他暗中策劃，絲毫不露痕跡，用的完全是借刀殺人之計！

最後黑鷹令主爲顧及前妻生命安危，只得就擒，豈知鬼諸葛就暗中促使苗疆神魔使出辣手，把葉青母親置於死地！

這是他移禍江東之計，假如萬一出了毛病，他立刻利用此點，使葉青相信他母親是黑鷹令主所殺，加深他的仇恨，而自己也可以在矛盾中求得生存，而十年前謀害黑鷹令主的陰謀才不至於敗露！而且可獲得神功，一石三鳥，心中得意。

他這種做法，固然人不知，鬼不覺，而且大出於紫衣仙子意料之外，但是自蕭翊逃走，鬼諸葛立刻到紫衣山莊通知，玄玉且跌足長嘆，知道大錯已成。

但鬼諸葛一口咬定是爲了答應她帮忙而這樣做，使紫衣仙子有口莫辯，在生米煮成熟飯的情形下，只好聽其擺佈。

於是鬼諸葛一人在黑鷹令主，紫衣仙子及葉青間的興風作浪中爲所欲爲，想以另外計謀，補救損失！

但是人算究竟不如天算，葉青一到就向他要黑鷹令主，使消息外露，使黑鷹會的帮徒，第一個就找上了門來。

如今，七煞帮主爲貪心神功，竟被烈火眞君擊傷，他想起鬼諸葛曾稱殺女華陀是紫衣仙子的主意，焦急之中就向驪山逃來，欲求庇護，那想到竟碰上葉青，死後尙落得變成一堆肉醬。

當然，鬼諸葛更想不到這世界上知道其中複雜恩怨的還不止他一人，還有一個玄冰銀令及玄冰幽女，恰巧又於此時趕到，眞象當然拆穿！

這眞叫天理循環，絲毫不差。

但葉青却沒有想到紫衣仙子亦知道這一層，也想不到剛才紫衣仙子及鬼諸葛林中爭執的所謂「把柄」，就是指的這一件事！

玄冰幽女聽完後，幽幽一嘆道：「青哥，你現在該明白了吧！我以前講的話，並不是在騙你，唉，反怪令堂心意太固執了！」

葉青默默無言，他此刻對玄冰幽女有一種內疚，可是這種內疚，立刻被更多的苦惱所淹沒。

現在他已明白黑鷹令主是自己父親，但是對紫衣仙子這段孽緣怎麼辦呢？

最主要的，是黑鷹銅令已現，明天，自己是不是要趕回來援手呢？

以紫衣仙子陷害自己父親來說，她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如以往昔的情份來說，她對自己這般深情，甚至犧牲她的身體，目前已不忍心不管。

這種恩怨複雜的情節，使葉青難以自處，此刻，他深深嘆息着自己命運太已乖舛！

時間慢慢的過去，他仰天沉思着，想作一決定。

倏然，遠處隱隱傳來語聲！

葉青霍然驚醒，知道紫衣仙子正來尋找自己，在沒有決定前，他實在不願回到紫衣山莊去，看看天色，已將近五更，忙一招玄冰幽女道：「我們先避一避！」

玄冰幽女知道他心中煩惱，聞言冷冰冰的臉上，倏然綻開了一絲笑容，二條身形悄無聲地溜下驪山。

此刻她與葉青聯袂而行，芳心有一份欣喜！他口中的「我們」兩字，已表示葉青對她誤會盡解。

於是她邊走邊望着葉青英俊的臉龐，堅毅的目光，芳心暗喜道：「唉！我終於得到了他，我要盡量使他快樂，使他感到我在愛他！」

是的，玄冰幽女暫時得到了他，從斷腸仙子、紫衣仙子這二個情敵手中獲得，她在愛情的歷程上，付出了不少辛酸與代價。

她眞的能得到他嗎？這是一個未知之數！

假如她此刻知道還有一個施照霞在他心目中時，就不會有這樣高興了。

二人這一陣亂跑，一看已將到長安，葉青想到明天還有華山之約，如今竟背道而馳，索性也不休息，直奔渭南。

一到渭南，葉青就對玄冰幽女道：「謝謝妳帮助，我明天還要赴四派約會，希望妳能帮助我找一找鬼諸葛的行踪！」

玄冰幽女微微頷首，她知道目前二人在這種情形下相處，也不太適宜，遂殷殷道別，葉青見她離去後，也緩行入城。

此刻天色已經大亮，葉青找了一個客棧休息，預備養精蓄銳，中午履約。

但在客棧中，始終心中不能寧靜！至於是否回紫衣山莊一節，更是遲遲未能決定，在腦中盤旋不去。

將近中午，葉青才澄清紊亂的感情，覺得父親要殺紫衣仙子未免心太狠，決心赴約回來後，見到父親勸說一番，解開這個死結。

這當然因紫衣仙子在他心目中尙有一段情份，他才會如此設想！

其實要分別其中誰是誰非，任何人也不可能分得清楚。

於是他略進飲食，帶了一份乾糧，辭店上道，向華山走去。

渭南離華山只八十里，他計算時辰，午未之交，必可趕到。

在路上，他不禁想起自己師父白髮屠夫，他授藝三年，竟又救了自己父親一次，似乎應該去看望一次，這時，他覺得母親往昔的成見也太深！

他自己有些嘲笑自己，想不到當初積極欲殺黑鷹令主，如今竟變成黑鷹令主的兒子，眞是世事無常，變化千萬。

想着，想着，他已快到華陰，華山蓮花峯已遠遠在望，此刻葉青不敢大意，摒除雜念，緩緩行動。

他知道四派明知自己有神功絕藝，尙敢以卵擊石，一定有什麼佈置。

× × ×

葉青到了華山脚下，只見蒼松起伏，景色如畫，四周靜悄悄地，毫無動靜，偶遇一個樵子獵人，矯健而過，一切是那麼幽美宜人！

但他那有這種閒情逸緻，一看午時剛過，身形一長，就向蓮花峯撲去。

只見一條人影，疾如閃電，在山嶺上起落飛躍，剛到蓮花峯脚，倏然一聲宏量佛號，破空傳來，葉青身形一停，目光一掃，赫然是下帖的少林長老宏法僧及華山大俠周潯，崑崙的青虛道長，還有一個和尙，正是對頭冤家，峨嵋派的西天羅漢。

少林宏法大師首先合什道：「閣下單刀赴會，的確是信人，豪氣可佩，現在就請上峯頂一敍！」

葉青目光一掃，冷冷道：「大師，在下最後有一句話該不該說！」

宏法僧雙目精芒倏露，沉聲道：「施主有話，但說不妨。」

葉青緩緩道：「寃有頭，債有主，在下與峨嵋派，雖有過節，但誰是誰非可以公論，何必一定要干戈相見！貴派長老，雖被在下失手誤傷，但以四派之衆，襲擊在下一人，罪不在我，所以大師是否可考慮一下，今日之會，不如作罷，對峨嵋派，在下自願認罪，解開這無謂糾紛！」

宏法僧臉色如故，沉聲道：「施主此言，不嫌太晚！」

葉青微微一哂，道：「善善惡惡，全在一念之間，大師如能答應，鷹令追魂一節，在下或可代大師出一臂之力！」

一提到黑鷹銅令，宏法僧心中一震，臉上倏然動容。

要知道鷹令之下，除紫衣仙子外，從未有一人活過命，爲此事，宏法僧一直憂鬱於心，而少林掌門也一籌莫展，只吩咐對付葉青後再嚴密戒備，如今被葉青一提，神色一動，倏然西天羅漢笑道：「葉青，你不要口出大言，生死有命，區區一塊廢令，嚇不到我們，廢話少說，你是不是不敢上峯頂！」

宏法僧剛要說出口的話又嚥了回去，葉青勃然變色，仰天狂笑，道：「西天羅漢，想你也是一代高手，竟如此貪嗜好殺，在下全是好意，豈會懼你區區陣仗，但你不要忘記了黑鷹令主一招，就差些使你魂歸極樂，不是在下千里相救，今天還能站在這地方說話！」

這番話連譏帶罵，語氣不屑已極，但西天羅漢臉色雖怒，却與以往那種火性全不一樣，冷冷一哼道：「假如你不怕，就請早上峯頂吧，否則，你盡可滾回去，我們絕不攔阻！」

葉青見狀，知道局勢已是無法挽回，胸頭豪氣復發，哈哈狂笑道：「蓮花峯上就是擺上尖刀油鍋，姓葉的不會皺一下眉頭！」語氣到此一沉，寒冷如冰，繼續的道：「你們在峯上擺了什麼陣仗！」

西天羅漢嘿嘿一笑，道：「閣下何不自己上峯一看！」

葉青雙目寒光畢露，迅速一掃四人，道：「英雄豪傑講究的是明槍眞刀，勝不爲驕，敗不爲恥，嘿嘿，假如各位有什麼詭謀，勿怪在下雙手染血，大開殺戒！」

宏法僧在旁面色一肅，說道：「施主多慮，少林、峨嵋、華山、崑崙爲武林中七大宗派，豈有用這種卑賤手段，只不過是請你闖一闖四極大陣，印證一下功力而已！」

老和尙話說語氣和緩不少，顯然已不願對葉青多所開罪。

這時，突然天際遠處傳來一陣隆隆雷聲，山風四起，烏雲聚湧，廣闊的山嶺間，立刻投下一層陰影，紅日炎陽，早已隱入雲中，顯示一場風雨瞬息即至！

葉青聞言，冷冷一哼，沉聲喝道：「請大師引路！」

語聲一落，少林宏法僧微一恭身，抱袖一拂，身形已如大鵬翔空，向峯頂撲上去。

接着，西天羅漢及青虛道長跟踵而上，葉青微一運功，脚尖一點，也跟着騰身而起掠去！

這時，他心中暗暗生疑，宏法僧剛才所說的「四極大陣」從來沒有聽說過，不知究竟怎樣厲害。

少林有羅漢陣、武當、點蒼有大羅及流星劍陣，但却從未聽到過有什麼「四極陣」！

正揣測間，人已上了峯頂，展目回望，心中不由凜然，只見峯頂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站着約二百餘人。

東南一排僧衣，禿頂濯濯，戒刀耀出陣陣寒光，禪杖如密密竹林，一百零八個和尙肅立不動，正是少林和尙。

少林掌門站在陣前，臉色漠然不動！

南面是五六十名俗家裝扮的武林人物，一看就知是華山派，陣首站着華山掌門徐復明，一律手執五行輪，金光連閃，好像五六十個月亮。

西邊是四十名道士，個個長劍出鞘，劍氣映人毛骨，直冲雲霄，不用說是崑崙派，「陰陽子」已死，現在「無雙子」及「鐵扇子」押住陣脚。

北邊站的是峨嵋派，僧侶不下百人，列成四方之陣，上元僧屹立當中，手橫禪杖，僧袍無風自動。

峯上嚴陣以待，呈現一片殺機！

西天羅漢及周潯等四人一上峯頂，立刻各歸陣中，少林掌門一見葉青到達，神色一整，朗誦一聲佛號，道：「施主不失信，可佩可佩，老衲等候多時，現在就請入陣！」

葉青見四面行列，排列整齊，並無出奇之處，聞言冷冷一哼，說道：「在下高攀，竟勞四大掌門等候，不知現在如何了斷？」

峨嵋掌門上元僧大喝道：「生死唯有一途，你豈非多言！」

葉青冷冷狂笑道：「假如在下闖出此陣不死又該如何？」

崑崙無雙子叱道：「那你就試試！」

挾着喝聲，長劍一揮，挾着一片劍風，就向葉青撩去。

崑崙一派站在他右邊，這一發動，崑崙門下道士，身形齊動，第一排十二人一片銀光燦爛的劍波，齊向葉青攻出一招。

葉青臉色凝重，見對方猝然發動，一聲大喝：「且慢！」

喝聲如九天焦雷，羣峯霹靂連響。

挾着喝聲，他雙掌一翻，「天狼神功」已經推出，一道鋼鐵般狂飈，就擋住這排劍光。

甫一接觸，葉青心頭猛震，只覺得劍勢沉重已極，在這刹那間，他猛然加上一成眞力，疾推而出，那陣劍光，竟被他推得倒退二尺。

（未完・十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掉入地底湖　被困魔宮中

從高空下望，那片熱帶森林像綠色的地毯，有些地方深綠，有些地方淺青，沒有樹林而長草密佈的地方則是青葱而幼嫩的碧綠，就像綴着大塊最上等的碧玉。這就是菲律賓呂宋羣島的一般景色，差不多一切都是由綠色構成的。那架紅白二色的雙引擎小飛機飛在這個環境中就顯得份外搶眼而且悅目了。

司馬洛通過打開着的機門向下望着，看得出神，而汗流得一面都是。因爲天氣太熱，這裏是熱帶，近着赤道，雖然在高空中，仍然是那麼熱的。他出奇地瞥一眼那個駕駛飛機的女郎；她却是顯得那麼清涼的，身上一點汗都沒有，看她額上的髮絲，迎風飄飄地就知道。如果有汗，髮絲就會黏在額上了。

她也回頭瞥他一眼，微笑：「你出那麼多汗，你一定害怕了，司馬洛！」

「也許吧！」司馬洛應着，知道她不過是在開玩笑吧了。她是本地人，在這裏長大的，已經習慣了那熱，當然不會流汗了，而且，他身上又穿着那套遮蓋着全身的飛行衣，背上還揹着一副降傘，而胸前又束着一隻帆布的旅行袋，這也是使他熱上加熱的。

「差不多到了！」那女人說。

司馬洛點點頭，再向下望望。這時他們已經到達了一片平坦的山脊，那上面是沒有樹林的，祇有如茵的綠草，形狀就像海中心突出一隻巨大的龜背，不過它周圍的不是海，而是樹林。那些樹林是密到幾乎無法通過的，因此必須在平坦的地方才能跳傘。「可以下去的時候就通知我吧。」司馬洛說。

「還有二十秒，十九……十八……」她數着，便開始增加高度．讓司馬洛跳傘的時候有充份的時間等降傘張開。而在這二十秒鐘，司馬洛就戀戀不捨地看着她的背影。

她是一個菲律賓女人，是菲律賓人之中皮膚較白的，白到幾乎不像是熱帶的人；這當然是因爲從小就嬌生慣養。但司馬洛却知道她在床上的熱力是絲毫不遜於一般熱帶女人的，也許因爲她接受過新的敎育，所以比她們更熱了。她就像一座火爐。也許火爐這個形容辭用來形容她是最貼切的，因爲即使在最熱的時候，她也不出汗，而，火爐就是祇會使人出汗而本身則從不出汗的。

「……四……三……二……一……下去吧！」她說。

於是司馬洛便踏出了飛機的門，讓身子墮下去。他身上的飛行衣是鮮紅色，而他就像一顆鮮紅的子彈，向那青葱的草地直墮下去。接着司馬洛一拉背上的帶子，背上便吐出一朵鮮黃色的降傘，很快便脹滿了，使司馬洛下墮的速度減慢了些。那架紅白二色的小飛機遠遠飛走了，繞過了前面一座黑色的山峯。

那片青葱的草地搖擺着向司馬洛的臉迎上來，終於，司馬洛着地了。那深齊人腰的長草．承受了他的衝力．因此他的降落是十分安適的。降傘飄飄着在旁邊落下來。

司馬洛解了降傘，第一件事便是打開胸前那隻帆布旅行袋，從裏面取出一副小型無綫電對講機，與機上的女人聯絡！他扭好了波段，說：「露意絲，露意絲，你聽見我說話嗎？」

「我聽見，你還好嗎？」露意絲的聲音從無綫電中傳出來問。

「安全降落。」司馬洛道：「你可以回去等我的消息了！」這樣說着時，小飛機又回來了，低低地從頭頂上掠過。當小飛機遠去時她才再開口說話。

「不。」露意絲說：「我看見了一點東西！我得再去看看！」

「看見了甚麼？」司馬洛問。

「一個人，在那山後面。」露意絲說：「我剛才掠過時看見他的。他正拿着一把槍，樣子很奇怪的！」

「讓我過去看看。」司馬洛說。

「不。」露意絲說：「從你那裏步行過去至少要三個鐘頭時間，那時他可能已經不在了！讓我飛低一點看清楚！」

「你說樣子奇怪是指甚麼？」司馬洛問：「是指人還是指槍？」

「是指槍。」露意絲說：「那槍眞奇怪，是一把長槍，但我從來沒有見過槍管有這麼粗大的！」說着時她的飛機已繞到那座黑色的山峯後面了。

那是一座很大很高的山，在陰霾的天氣裏山峯是會給雲遮住的。她繼續說道：「現在他還用那槍指住我，好像要射擊我呢！」

一種不祥的預感使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豎起來了，他對無綫電裏叫道：「小心，露意絲，不要飛得太低！」

「怕甚麼呢？」露意絲輕蔑地笑：「一把長槍，難道能把我擊落嗎？」

「你還是應該小心一些！」司馬洛叫道。

接着無綫電裏傳來轟隆一聲，露意絲尖叫起來。

「喂！發生了甚麼？」司馬洛恐怖地問。

「我給打中了機翼。」露意絲說：「他用的是火箭槍！」

司馬洛冒了一身冷汗。從無綫電中聽到，露意絲的飛機的馬達聲已變了，變得很吃力似的。接着他就看見那小飛機從山後飛回來了，左邊的機翼拖着一條黑烟，而機身搖擺不定的。

「你有受傷嗎？」司馬洛問。

「沒有。」露意絲叫道：「但 機已壞了，我不能升高！」

「試試在這草地上逼降吧！」司馬洛說。

「不能。」露意絲說：「已經失去了控制！」

「鎭定一點！」司馬洛說：「盡量使它平飛吧！」

「我——會盡力！」露意絲慌張地說道。

司馬洛抬起頭，看着飛機在天邊掠過，而機翼拖着那條烟尾也是愈來愈濃了。這一邊機翼的失效，使飛機不能以直綫飛行，而祇是在繞着圈子。

「別担心。」司馬洛安慰着，實在自己也是毫無信心的：「這附近都是樹林而不是硬地，飛機撞下去有樹枝托着，不會太嚴重的！」

「眞的嗎？」露意絲也是同樣缺乏信心地問。

「眞的！」司馬洛說着，看見飛機已繞到了那座山峯後面。他失望地皺着眉。看這飛機繞的圈子是那麼小，似乎不能再繞過山峯轉出來的了。

接着露意絲叫起來：「我要撞了！我要撞了！」

「用手抱着頭！」司馬洛喝道：「身子縮成球形！」他匆匆指導她保護自己的方法。然後無綫電傳來一陣刺耳的碰撞聲及樹枝折斷聲，之後便靜下來了。

「你還好嗎？」司馬洛叫道。

露意絲的聲音是軟弱的，但至少，無綫電仍然無恙的。她呻吟着說道：「我的腿……」

「快設法離開飛機！」司馬洛喝道：「別等它爆炸！」他緊張得胃裏打結。露意絲顯然在撞下樹林之後仍未喪命，但是如果油箱着火爆炸起來，那就完了！

「沒有……着火……」露意絲氣息奄奄地說完，便沒有聲音了，很可能她已不支暈了過去！

「露意絲！露意絲！」司馬洛焦急地再叫了幾聲，仍沒有反應，就知道露意絲的確是已經失去了知覺。他再聽了一會，除了鳥鳴的聲音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聲音。最重要的是沒有火燒的聲音，表示飛機並未着火，這就使他放心得多了。

於是司馬洛打開帆布旅行袋，從裏面取出兩把手槍和一批子彈，又取出一把拆開了的長槍，一把用以在樹林中開路的大刀，放在地下。第二步，他就是脫下那件悶熱的飛行衣，露出他本來穿着的黃色斜布襯衣及斜布長褲，而保留着那雙長筒皮靴。看他把長槍裝好，上了子彈，揹在背上，手槍的子彈則在子彈帶中裝好了，圍在腰間，手槍插在槍袋中。旅行袋中其餘的東西就是一些乾糧食物，這些他仍留在袋裏，而改爲把袋縛在背上。這一切他都做得快速而熟練，因此不到十分鐘，他已經可以起程了。

他一手提着電綫電，一手拿着大刀，便開步走向那座山峯跑去。爲了省電起見，無綫電祇是在途中開來聽聽。從這裏到山後面的確是至少要三個鐘頭路程的，他總不能三個鐘頭都不停地留意着無綫電中的聲音。

他就這樣慢慢地跑着，好像在旅行中的童軍一樣。他不能快趕，因爲快趕不能持久，而步行則又嫌太慢一點了。而且，這草叢中蚊子又極多，腿部雖有長褲及皮靴保護，但頭面及手部却是毫無遮掩的，祇有跑着步時一跳一跳的，可以避免蚊子在他的皮膚上停留擾襲。

一小時之後，他已走完了那片草地，而到達了山腰。那裏就是密林開始的地方，路是難走得多了。那樹林密到簡直是不能通過的，每前進一呎都要用大刀把枝葉劈開。這些熱帶森林的茂密程度，眞是使人難以置信！

結果，司馬洛在三個半小時之後才到達飛機撞下的地方。那時，不祥的預感是更濃了。因爲在一小時之前，他再扭開無綫電來聽聽時，發覺那邊已經沒有了反應，聯絡已經斷了。那即是表示，那邊的電綫電已經壞了。爲甚麼壞了，司馬洛不知道，祇能夠猜，而他的猜想也是不大吉祥的！

現在，他終於到達飛機所撞的地方，已經是下午，太陽開始斜了。好在，他們還是在旱季來這裏的，如果是在雨季，則一塲雨下來，就起碼要明天才能到達了。

司馬洛劈開了一塊又圓又大的不知名樹葉，便看見了飛機那漆成紅白二色的尾部，架在樹椏上。這之後他自然就很容易找到了機身和機頭。飛機是斜斜向下擱在那裏的，機身的鋁片已經破碎不堪．兩翼

的骨架也已折斷了，機頭祇差四呎左右就觸到泥地了，如果觸到的話，爆炸就不可避免了！

司馬洛匆匆跑到機頭旁邊，望進駕駛位之內。露意絲並不在那裏面，但裏面的破毀情形使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飛機的操縱鍵盤已經完全毀爛了，特別是無綫電，更加成爲了一堆扭曲的廢鐵和斷了的電綫。這毀爛是和墮機無關的，因爲墮機之後，露意絲仍用無綫電和司馬洛通過話，證明無綫電在那時是仍然完好的！但後來，就有人到來，用硬物把飛機的操縱儀器及無綫電毀了。

那個用火箭槍射落飛機的人？他是在山的這一邊，他應該能比司馬洛還先到達墮機之處的。那麼露意絲呢？司馬洛繞到飛機的另一邊，就看見了露意絲。她穿着黃色的夏威夷恤和紅褲子，在這綠色的森林中是很搶眼的。

司馬洛急步走到她的身邊。

露意絲已經死了。她的右腿上連褲子及皮膚都已不見了，滿是淋漓的血漿，顯然是飛機撞下來時撞傷了她的腿部。但這却不是她的死因。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舌頭硬直地從嘴巴突出差不多二吋。她的尖尖的指甲都已折斷了，而頸上有一圈瘀痕。她是被一個人勒死的，而且這人還是力氣很大，所以她雖然拚命地用指甲去抓對方，抓得指甲也斷掉了，還是無濟於事。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死得這樣可怕！

「我的天！」司馬洛難過地一閉眼睛，但隨即他又警惕地張開眼睛了，這不是傷心的時候，那個殺死露意絲的人很可能仍在等着他！他迅速地繞過一棵大樹後面，蹲下來，背對着一叢比魚網更密的叢莽，耳朵傾聽，眼睛審視。

沒有甚麼聲息和動靜．因他的到來而停止了的鳥聲現在又恢復了吵叫了。司馬洛的腦筋在飛快地運動着，那人大概已經走了很久，他是從山腰的這邊向露意絲射擊的．因此他至少比司馬洛早兩個鐘頭到達飛機的殘骸，他殺了人之後．現在可能已經走得很遠了，如果他知道司馬洛會來，也許他是會留在這裏等的．但他知道嗎？司馬洛考慮着，回憶着過去幾個鐘頭之內的每一個細節，終於斷定那人是不知道的，那人是在山的這邊，而司馬洛跳傘却是在山的那一邊，可能那人根本沒有看見司馬洛跳傘，以爲飛機上是祇有一個露意絲而已。但這人是誰呢？在這樣落後而且明明是無人居住的小島上，却會携着一把如此進步的火箭槍？

司馬洛的眼睛小心地掃過周圍的樹林，而手槍一直在手中拿得緊緊的，很快，他便找到了那人來去的路，那就是樹林被大刀劈開過的部份，這樹林既然是密到無法通過，要通行就必須用大刀把橫路的樹葉及爬藤劈斷，那人就是這樣來，也就是這樣走的，司馬洛祇要沿着他離開的路尋去，就可以找到他！

這樣想着，司馬洛就跳起來，小心地沿着已經開了的路前進，一面恨不得馬上就捏住那人的頸子，就像他捏死露意絲一般捏死他！一面．司馬洛也再細心回憶這件事的開始……

這件事是開始在露意絲的身上的，一個星期之前，司馬洛在馬尼拉渡假，他住了兩個星期，便對這地方厭倦了，因爲這裏的女人雖然熱情而使人銷魂，但是一般的風氣却使人惡心，那些人是那麼懶惰，那麼好勇鬥狠，治安又是那麼壞，在夜總會裏隨時有人因爲爭風而拔槍相向，到底還是海盜的後代．還未知道甚麼是文明。這是一個沒有氣氛的地方．而且天氣又熱，人們的生活習慣又是那麼骯髒。當然，更重要的是，司馬洛不能在這裏找到一件夠刺激的大事，夠刺激而又能讓他賺一大筆錢的事。總之，他想不到一個應該留在這裏的理由，直至臨走之前三天的晚上，他認識了露意絲。

他們是在瑞典領事館的舞會上認識的．司馬洛和這位領事過去有一些來往．所以也被邀請了，露意絲的明艷使他大感興趣，差不多整個晚上，她都是和他跳舞的，後來，在深夜，他送她回家。

露意絲住在一間豪華的巨厦裏，周圍是芒菓及蕉林，空氣中瀰漫着這兩種熱帶的果實特有香氣．他們入門之後便在那黑暗的大廳中第一次接吻，而嘴唇一經接觸，他們就不能分開，在這第一晚，司馬洛根本沒有機會踏進她的睡房，他們就睡在廳中的草織地蓆上來。

在熱帶地方穿的衣服是不多的，因此很快的，衣服便離開了他們的身體，司馬洛已經全身都是汗，她的身體却是清涼乾潔的．雖然也有濕的地方．但是濕的並不是汗，是甚麼？那是可以理解得到的．而且，當他們的動作愈來愈激烈時，司馬洛還發覺她的分泌是特別旺盛的。

後來，他們癱軟地一起躺在那裏休息着．當他們的呼吸稍爲平復時，她伸手到身下去摸了一把，忽然尖叫着道：「噢！我們把地蓆弄得很髒，明天女僕人見到要笑死了！」

司馬洛當時苦笑起來：「女僕人會知道這是甚麼嗎？」

「當然。」露意絲說：「她們都是有經驗的人！」

「既然是有經驗的人，就不會笑，而是祇會羨慕！」司馬洛說：「你知道，弄得這麼髒，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露意絲忽然哈哈地發笑，笑到在地上滾來滾去，後來，她又滾回司馬洛的身邊，用手肘碰碰他說：「你現在走吧，司馬洛，明天再來找我！」

「時間還早吧！」司馬洛說着，伸手抱住她，給她輕輕的愛撫，從輕輕的而漸漸熱烈，他的手兒起了一陣顫抖通過她的身體。

但是露意絲堅決地把他的手推開：「司馬洛，不要這樣，明天再來吧，明天下午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和你談。」

「跟我談？」司馬洛覺得很奇怪。

「是的。」露意絲說：「你說，你會來嗎？」

「好吧！」司馬洛答應了，她的身體是一具美妙的身體，他捨不得它，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歡娛．直至熟悉了她的每一種反應。

「那麼你現在走吧！」露意絲又輕輕推他：「我還得把蓆弄乾淨！」

司馬洛祇好起來，離開了那裏。

×　×　×

第二天下午 他再去的時候 露意絲已經換上了一件白色的菲律賓式長袍 美麗而端莊 她招待司馬洛在花園裏喝下午茶 而喝着茶的時候．她告訴了司馬洛一個奇怪的故事。

她想司馬洛替她找尋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洛特力是本地一位有數的大富翁 洛力特今年已經五十二歲 對女人並沒有興趣 最大的愛好祇是探險．全世界許多蠻荒的地方他都去過了 包括非洲的森林、阿爾卑斯山、喜瑪拉雅山等 最近 他的興趣却轉移到他的本國來：他認爲 菲律賓島是由七千多座大小島嶼組成的，而這些大小島嶼上有着數不盡的火山 大、小、死、活的都有 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冒險場地 於是他就開始研究 房裏堆滿了大堆的地圖及參考書籍 研究有關這些島嶼的一切，後來 他終於選定了這座小島，便由露意絲駕駛飛機 把他空投下去，就像這一次一樣 之後 露意絲便駕着飛機離去了 等一星期後再來接他 洛特力是帶了足夠一星期用的食物的，而且在這種熱帶森林裏 食物遍地皆是．實在不愁餓死 而洛特力又是個很富經驗的探險家，所以露意絲一點也不担心。

一星期之後 在約定的時間 露意絲又駕．飛機 到小島的沙灘上降落下來，等待她的父親 因爲他們約定了在這裏會合 洛特力會步行下來。

但是他却沒有來 而露意絲用無綫電和他聯絡 也得不到回音。露意絲相信已經絕望了的時候，便不再等了，回到馬尼拉去報告當局，但沒有甚麼用，菲律賓的警方的辦事能力是使人沮喪的。

他們甚至沒有派人去搜索，他們說，這是不值得助長的風氣 菲律賓有這麼多的小島．如果人人都去探險，人人都失踪，那他們便不用做別的事情了 洛特力雖然有錢 但他一向不做沽名釣譽的事．他不是一個名人，也沒有甚麼勢力，他失踪了，並不會引起輿論嘩然．其實，這才眞正是當局懶得去找他的原因。

露意絲沒有辦法 她沒有本事自己到那森林中去找 於是祇能找一個人來帮她的忙 她也找過兩個當地的私家偵探 但私家偵探熟悉的祇是城市，城市的最骯髒部份是他們的樂園 荒野森林 他們沒有胃口也不敢去．不過他們還是敷衍露意絲，詐取她的錢之外還企圖和她上床 直至露意絲明白私家偵探也是帮不了她甚麼忙的 她正感到絕望的時候 就碰上了司馬洛 司馬洛是一個這樣超脫的人．她知道一定能帮她的 而且她也先解釋明白 昨夜和他在廳中地蓆上的荒唐 並不是一種誘惑或者一種代價 而是她心甘情願的．

呷着茶 司馬洛問露意絲 她父親到那島上去的目的是甚麼 露意絲說．她沒有問 而她的父親也不肯說．他似乎在地圖上是研究出了一些甚麼秘密來的 而他到島上就是去探尋這些秘密 總之他一去之後便沒有再回來了 露意絲肯定一定有點古怪 因爲這些小島上並沒有猛獸 而以洛特力的經驗 他也是沒有可能會被毒蛇咬着之類而至出了事的 一定有人把他捉去了，而司馬洛要替她到那島上去查一查。

自然，司馬洛當時就請露意絲讓他看看她父親的研究資料．露意絲把他帶進洛特力的書房．在那裏面．地圖和參考書堆積如山．而地圖上及參考書上都做下了記號 圈出一些地方和一些段落，這些獨立看來都是毫無意義的，司馬洛發愕地看着那些資料，知道如果要從那其中研究出一個所以然來．可能需要超過一年的時間。因此 最直接的方法還是去找找洛特力，照洛特力下去的方式下去。

當他答應了肯出力之後 露意絲安慰得眼淚也流出來了：她帶他進房裏，就在他的面前解除衣服．這一次．她很可能是大半出於感激而這樣做的 但司馬洛並沒有拒絕 因爲他不是一個傻子．而這一次，他有充份的機會享受和了解她的一切優點了。晚上 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飯之前，她又寫了張數目頗不少的支票給司馬洛，而司馬洛也有點慚愧地接受了。

之後，他們盡快地備辦」一切應用的東西 司馬洛和她一起乘坐那架小飛機到那座小島的上空觀察，一連觀察了三天，在第四天才起程．現在就是第四天．司馬洛果然已經降落在島上了，但事情却發生得太快 露意絲已經死掉。司馬洛知道，他要離開這座島也是很成問題的．因爲這裏離開文明太遠了 而唯一能和機場方面聯絡的就是機上那副無綫電，但是現在無綫電已毀 他便不能向外求救」，他提着的那副無綫電則是祇能和飛機上聯絡的，他們原來的計劃是：露意絲放下了他之後便飛回機場去，三天之後再來接他，如果有成績，司馬洛就開路下海邊的沙灘去與飛機會合，但是現在，計劃的這一部份是已經不能實現了，司馬洛倒希望他們是坐船來的，那麼他還可以坐船離開，但如果坐船來，在沙灘登陸而步行到這山脊上來．很可能已需要三天時間，而且，洛特力來時也不是乘船來的，他得照足洛特力來時的方式來這裏才行。

司馬洛循着那條已經開就了的路小心地前進着．汗已把全身濕得有如剛剛從水裏出來似的，他再從帆布袋裏取出一顆鹽片嚼下去 因爲失汗這樣多，如果不補充一下體內的鹽份，他是很快就會感到乏力難支的。而雖然一面走一面在思索着，他還是提高着警惕．以防變生肘腋的．

走着，他發覺那條路是斜斜地向上通去的．照這樣下去，那人是要上山去而不是到下面的平地去，那光禿禿的一座黑山，上面究竟有什麼去處呢？

他小心地繼續前進着，那條林中的路雖然是別人替他開就的，他還是久久追不上開路的人．證明那人的確是已經離開了很久的．而天已漸漸黑下來了．熱帶的黑夜來臨得較遲 但天還是難免會黑的，而走着走着 司馬洛已看不見陽光從葉縫透下．偶然通過葉縫望到一點天空，也是金紅色的天空．這天色表示黑夜已快降臨了，金紅色表示明天的天氣又是極好，但那是明天的事了．目前 司馬洛在林中認路已經很不容易 外面雖然還有光，但在密林之中 黑夜已經降臨，如果他不在光綫完全消失之前追上那人，他很可能就永遠追不上了，因此他不再留氣，而加快腳步

向前衝。

忽然，樹林沒有了，他跳在岩巉的岩石上，他已經出了樹林，而到了那座黑山的山脚，這座黑山其實是深灰色的，由一大片深灰色的火成岩構成，遠看便是黑色的了，這在以前很可能是一座火山，由於這裏一直上到山頂全是火成岩，沒有泥土，所以也光禿禿的，完全沒有植物了，祇是有些滲水的地方長着深綠而滑滑的苔蘚，司馬洛看到天現在已變成了淺紫，太陽早已沉沒在遠遠的海平綫後面了。

那個兇手呢？他到什麼地方？爲什麼他要到這光禿禿的山頂上來，現在他再沒有可以跟踪的痕跡留下來了，又沒有了光綫，司馬洛怎樣找他好？司馬洛四面望望那參差起伏的火成岩，一陣悚然的感覺自背脊骨的末端湧上來，他很可能永遠無法離開這裏了，如果是沙漠，他還會渴死，餓死，一死樂得乾淨！但在這裏食物豐富，水源充足，他不會餓死也不會渴死，而會一直活着受罪。

不，這裏一定有讓他離開的交通工具的！剛才那人就用很現代化的火箭槍把飛機射了下來，祇要找到那人，他就可以離開，而且一定更有意外的收獲。

怎樣找那人呢？

司馬洛的肚子在抗議，於是他從帆布袋裏取出乾糧來果腹，身邊就有一株不知名的小果樹，結着艷紅的櫻桃狀果子。他就摘了一顆放進咀裏，酸一點，但是很多汁，吃飽了之後他可以用這個解渴。

於是司馬洛狼吞虎咽起來，先把肚皮的需要解決了再算，吃飽了，再吃了十幾顆那種不知名的果子，他便站起來，忽然皺起眉頭。

那上面，大約再上去五六百呎的地方，不是有火光嗎？他忙從帆布袋裏摸出望遠鏡，校好了焦點，向那邊望過去。

對了，那兇手正在山坡上生起了一堆火，正煮食，他從望遠鏡裏可以看到那火是從幾塊砌做一堆的石塊之間冒出來，而石塊上面放着一隻鍋，鍋中有蒸汽生出，向火的那人被一塊大石遮住了，看不見。

司馬洛的血脈奔騰起來了，他小心地把帆布袋從身上解了，在地上放下，以免拖累他的動作，然後便伏在地上，小心地向上爬去，而來福槍仍掛在肩上。

不管這人是誰，總之他必須從這人口中探出眞相來。

司馬洛慢慢地爬動着，他無法快速的前進，因爲他要極力避免發出聲音，尤其是避免他的槍與地上的岩石碰觸而發出聲音。

距離漸漸接近了，他可以看到那人正捧着一隻碗，在喝一碗熱的東西，趁着火光，看不到那人的面貌，但是輪廓陰影則是很清楚的，他可以看出那是一個身形非常高大粗壯的人，如果是菲律賓人，那麼這種身形在菲律賓人之中也是少見的，司馬洛在距離這人一百碼之外停下來，取出望遠鏡，向那人望去，這一次可以看清楚那人的面貌了，果然是一個菲律賓人，咀唇肥而厚，鼻樑粗大，而滿身都是强壯有力的肌肉，司馬洛又再奇怪，他跑到這高山上來幹甚麼呢？也許他並不是住在這島上的，所以要找一個空曠的地方來紮營過夜嗎？

由於司馬洛是通過望遠鏡望着遠處，所以對近處的事物反而忽略了，他聽見一聲低低的咆哮响在很接近的地方，連忙拿開望遠鏡，就看見了那隻巨大的狼狗，那狼狗頸間有一隻皮的頜圈，所以顯然是人養的狗而不是野狗了，牠正站在不到十呎之外的一塊大石上，露出尖利的牙齒，作勢要撲下來，司馬洛知道這狗一定是那人養的，但這狗要襲擊他了，所以沒有辦法，唯一的祇好提起手中的槍。

那大狼狗躍離了大石而向他撲下來了，司馬洛連忙滾開，而且扳動槍機，轟然一聲，子彈的撞力使狼狗的身體在空中打了一個滾，跌開了！落在地上，子彈顯然並未擊中要害，所以那狼狗並沒有死去，祇是掙扎着爬起來，嗚咽着逃進了黑暗中去。

槍聲在山野間迴响着，毫無疑問，那個正在向火的人是一定聽見的，司馬洛連忙扭頭望過去，已經看不見火光，因爲那火已經給那人弄熄了，那人一聽見槍聲便機警地把火弄熄，而下一步，他會過來找司馬洛的。

司馬洛在地上滾了兩滾，滾到一塊大石的旁邊，用背緊緊挨着大石，而執着手槍，等着。他並沒有移動位置，祇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是以靜制動好一些，如果那人接近，多少總有一點聲音的，司馬洛等着。

遠遠，那隻狼狗在痛苦地叫着，那叫聲使人毛髮悚然。

接着一塊比拳頭還大的石頭就越過大石而落下來了，剛好擊中了司馬洛的頭，司馬洛眼前金星亂晃，差點暈過去，一時之間，甚麼都看不見，不過他的腦筋仍然可以動。他知道這下一步，那人就會撲下來了。因此，他等了兩秒鐘，便提起槍，盲目地向上射擊，一次又一次地扳動槍機，直至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

眼前仍是一片虛弱的青黑，但他聽見有人慘叫一聲，接着一件沉重的金屬物體鏗然一聲跌在石上，有一件軟軟的東西也倒下來了，司馬洛勉强集中精神，視力終於回復了。

那個高大粗壯的菲律賓人就躺在前面的地上，身上至少中了四顆子彈，已經馬上死去了，司馬洛很可惜他死去，因爲死了的人是不能回答問題的，他忙走過去摸摸那人的身上，甚麼都沒有。

那人祇是一件上衫，一條短褲，連內衣褲都沒有，那人携來的武器祇是一把開路用的大刀，就是剛才跌在地上的那件金屬物體了。

那隻大狼狗又在遠處哭叫起來，司馬洛站起身，向那人生火的地方跑過去，在那堆火灰旁邊，他還找到了一些那人的遺物。

這些遺物就是一把長槍，和一隻可以掛在肩上的布袋，布袋中盛着食物，其中包括一罐咖啡，剛才那人在喝着的原來就是咖啡，至於那把長槍，則不是普通的長槍，而是正如露意絲所說，是一把火箭槍，可以發射火箭的，事實上這種槍連司馬洛以前也不曾見過，因爲普通的軍械廠通常不會有出產，而事實上普通人也不會用

得着它，現在，拿着這火箭槍，司馬洛發覺它是以輕金屬製成的，設計簡單而巧妙，毫無疑問是由一位或者多位科學修養甚高的人製造出來的，而這個製造者當然不會就是那個剛剛死去的人。

那麼，這人怎會有一把火箭槍呢？在這荒島上怎麼用得着它呢？答案是很明顯的，這人祇是奉命在這裏看守着甚麼而已，奉誰的命，看守甚麼？司馬洛很可惜那人不能活着回答他。

總之，這一定是和露意絲的父親洛特力的失踪有關的，洛特力一定研究出了這島上有點古怪，便到這裏來探探，他可能已給捉了起來，更可能是已經給殺掉了。

既然那人能够毫不留情地殺死露意絲，那麼洛特力生存下去的機會也不會太高了。

總之，這幾天司馬洛和露意絲乘飛機到這島的上空來視察，令這裏的人很不舒服，於是派了這人拿着火箭槍在防備着，很可能他們是並不準備對付這飛機的，但司馬洛跳傘之後，飛機飛到山的那邊，却發現了這個負責看守的人，於是這人就不得不發射火箭，把飛機打下來了，而由於司馬洛是在山的這邊跳傘的，那人看不到，以爲飛機上只有露意絲一人，於是就把負傷的她殺掉，一了百了。

那麼，這島上還有一些甚麼秘密呢？還住着些甚麼人呢？既然暫時不能離開，司馬洛當然要趁機會把這些謎都解開了，第一步，他要先找到這人的住處。

那狼狗的哭聲又傳過來，刺激着他的毛孔，給他以一陣悚然之感，對了，那狗！人已死了，不能說出他是來自甚麼地方的，但那狗却可以帮忙，那隻狗一定懂得回家之路的，司馬洛小心地把火箭槍放回了原處，便向屍體的方向走回去。

那隻負傷的大狼狗已經到了那人的身邊，伏在那裏，悲哀地哭着，也不知道，是向主人求救抑或是爲主人的死而悲哀，看見司馬洛過來，牠便懷着敵意和恐懼，慢慢地退後。

司馬洛拔出槍來，向這狗瞄準，扳了兩次槍機，他瞄準的祇是大狼狗脚邊的岩石，那大狼狗已經吃過他的苦頭，知道這是一個自己不能力敵的人，便恐懼地一連串狂吠，連忙回身逃走。

司馬洛微笑，現在，這狗一定要逃回家去了，他祇要在後面跟着就行。

那大狼狗果然是一直向山上逃去，而司馬洛追在後面，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人當然是追不上狗的，但那大狼狗現在已經負了傷，不能快跑，祇是一跛一跛的，所以司馬洛跟得不太吃力。

漸漸，他們上到了半山腰，那隻狗忽然在前面一叢大石之間隱沒了。司馬洛追到，已找不到牠的踪跡，他站在那裏發愕，這裏有着許多重以噸計的大石，亂堆在一起，其中的縫隙是頗不少的，那狗到底是躲進了那一條縫隙中去呢？

司馬洛小心地就走進面前的一條縫隙去，那縫隙是很狹窄的，僅能容許一個人通過，裏面一片漆黑，司馬洛小心地前進，轉了兩個彎，便連外面的天空也看不見了。

接着脚下的石頭忽然沉下去，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伸出手去，向兩旁扳扶，然而那些火成岩的表面雖然是粗糙的，却沒有甚麼明顯突出的地方可以扳手，因此司馬洛還是跟着沉下去，他向下跌了約十呎，便跌到另一處岩石的表面上，那個表面是傾斜的，周圍仍然是一片黑暗，而他就不由自主地沿着這斜坡滾下去，槍早已在下跌之時失去了，而他一直都無法找到可以扳扶的地方，接着身下忽然空了，他便直跌下去，心裏的慌張眞是難於形容，因爲看來，這一跌是非死不可的了。

在下跌之中，他勉强張開眼睛，發覺自己是跌進了一個巨大的山洞裏面，起碼像一座教堂那麼高和大，接着他便跌進了清涼的水中，一直沉下去，沉下去，那水很深，他沉了好一段都還沒有到底，後來，下跌的衝力已經消止了，他便開始上升，而此時肺中的氧氣已經用完了，他祇有强忍着呼吸，不讓水侵入他的肺，一面希望快點浮出水面，他就這樣上升，越升越快，最後破開水面而出去了，整個人也幾乎飛離了水中，他再跌下去，沉低一點，再冒出水面，才有機會看到自己跌進了的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當然，他跌進了的是一座湖，一座地底湖，清涼明澈的湖水是正在緩緩地流動着的，在這湖的上面就是那座巨大的山洞，原來這座黑山是中空的，他就是不知如何，跌進了山的肚子裏來了。一座中空的山，這並不稀奇，死火山就多數是這樣的，火山活着時，裏面充滿了氣泡，火山死後，這些氣泡就造成了空的地方，據說，有些火山裏還有路通到地心，不過這却沒有人有勇氣去加以證實了。

總之，司馬洛現在就是跌進了這樣一個地方，幸而下面是一座湖，如果是堅硬的岩石地，那他一定已經跌死了。是這水救了他。

這時已經是黑夜，在外面空曠的地方也是漆黑的，這山洞裏面更應該是伸手不見五指的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而且，司馬洛的視綫還相當清晰，但是，他又肯定那不是日光或者燈光，他奇怪地再看清楚，才看出那是磷光，是從洞壁的岩石上透出來的，顯然這些岩石有着豐富的磷質，所以能自己發光。

司馬洛驚魂甫定，便向湖邊游去，在湖邊的岩石上登岸，這湖邊還有相當寬闊的空地，都是由嶙峋的火成岩構成的，上了岸，司馬洛首先就是解下了肩上掛着的那把長槍，因爲這槍局限着他的動作，使他轉動不靈，但在水中的時候他又不捨得加以丟棄，至於手槍，他則是已在跌下時丟掉了的。

然後他才抬頭望望上面，奇怪他是怎樣跌下來的，他看見那洞頂離開這下面至少有六十呎，而全部都是磷光閃閃，很難看清楚它的構造。不過他可以猜到的，那上面一定有一個轉折的洞的，他不愼跌進那洞裏，轉折地滾了一段，最後便跌倒這下面來，而照他現在所見，這裏是無法扳上洞頂去的，這眞是禍不單行了，給孤零零地抛棄在這島上已經是夠麻煩的了，現在却還要被困在這下面。

接着他聽見那狗的嗚嗚哭聲從上面傳來，不久又遠去而消逝了，這狗究竟是有

意引他進入這個陷阱，抑或牠祇是逃進石叢中去躲避，而司馬洛自己不愼掉下來的呢？司馬洛無法肯定，但總之，他要脫身出去的話，就必須另行找路了，他望向左邊，那邊轉彎的後面又是甚麼去處呢？

要知道那邊有些甚麼，當然最好就是走過去看看了。於是司馬洛拿起那把長槍，沿着那崎嶇的山石地而行，轉了彎，那後面的山洞是比較窄和矮的，一直低下去，低到僅可容一個人通過那麼高，而地底湖到了這裏也變成了一條狹窄的溪了，由於面積窄了，水當然也流得急了一些，不過兩旁有路可以行。司馬洛慢慢地走進這狹窄的部份，再轉了一個彎，前面便又豁然開朗。司馬洛的下巴忽然垂下來了，咀巴驚愕地張大着。

前面是更大更高的山洞，高大到使人難以想像，比一座飛機庫更大，這使司馬洛知道，那座黑山裏面原來是全部中空的。而在這裏，地面平坦，平地的中間，小溪經過的地方是一座宮殿！

山洞裏面一座宮殿？這是童話嗎？抑或他其實並非跌進水中，而是跌壞了腦筋？現在看到的祇是幻象？司馬洛緊捏一下手中的槍。槍是結結實實的實物，絕對不是幻象！這是眞的，一座宮殿！至少，這是一座宮殿式的建築物，和十八世紀的西方宮殿一樣。光綫仍然是來自洞壁的磷質。是甚麼人住在這樣古怪的一個地方呢？司馬洛忽然感到一陣毛髮悚然。他不是要找到那個用火箭槍的人的住處嗎？這裏就是了！

接着他又聽到那狗的哀號聲。那聲音是使人毛髮悚然的。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又抬頭向上望去。但不，那哀號的聲音不會是來自頭上的，這裏的洞頂太高了，而且，這裏也已經不是剛才那座山洞。

那哀號聲是來自宮殿的側面的！奇怪，那狗怎會又到了這下面來呢？也許另外有路下來的！對了，那大狼狗果然是要逃回家去的，牠且沒有走錯路，祇不過那條路的中途有洞，司馬洛自己走錯了，便掉下來吧了。

一時，司馬洛不知道應該逃走好，抑或是過去看個究竟的好。無疑地，這裏的人是並非善類的，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把飛機射下來了。然而，逃走的話，他又能逃到那裏去呢？他又不認得路！

接着那隻大狼狗從屋後轉出來了，一跛一跛的慢慢行來，而看見了司馬洛，牠便敵意地吠叫起來，吠聲在這局限的山洞中迴响着，顯得十分奇詭。司馬洛連忙退後，摸回他出來的洞口裏，小心地等着，因爲狗吠聲是一定會把人引出來的。

果然，一個菲律賓人出來了，走到大狼狗的旁邊，蹲下來，撫着他，咀唇間喃喃着不知說些甚麼，而大狼狗用頭在他身上揩擦，喉嚨間吱吱地發着焦急的聲音，好像要向這人提示或報告一些甚麼。司馬洛小心地拿着長槍，準備應變，但那人一直沒有向他望過來。

這時，司馬洛就察覺到那人是有點不對的了。那是一個菲律賓人，年青而强壯，也許因爲很少接觸陽光的關係，皮膚是比普通菲律賓人蒼白一些的。但他的動作却是慢而生硬的，就像一個年老而患了風濕病的老人。還有他的眼睛也很不對，就像老是閉着眼睛似的。

他蹲在那裏，撫慰着那大狼狗，後來摸到了狼狗身上的血，吃了一驚，站起來，把手湊到鼻子下面去嗅嗅，便大聲驚叫起來，似乎是在叫喊一個名字，而用的是菲律賓土語。

司馬洛站起來，讓自己現身，手中的長槍小心地指着這個人，一面柔聲地命令：「好了，不要動，也不要做聲！」他用的是英語，這是在菲律賓很流行的一種言語，除非是鄉下人，不然的話，都應該聽得懂的。

然而這人却聽不懂，顯然他祇是一個知識水準有限的人了。不過他倒也聽得出有人在說話，於是向司馬洛這邊轉過來，用菲律賓語叫着問了一句甚麼。

司馬洛改用西班牙語把那句話再講一次，因爲在菲律賓，這也是另一種通用的言語，但那人還是聽不懂，他也用他那一套菲律賓話再問了一句，司馬洛雖然聽不懂，但知道他是在問他是甚麼人，不過無法作答而已。

那隻狗敵意地吠叫起來。

那人惶惑地側着頭，用耳朶朝着司馬洛。司馬洛看着他這奇怪姿態，皺眉，忽然明白了！這人是一個瞎人，看不見甚麼的。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愕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這人不但是瞎子，而且是沒有眼睛的。並不是說他的眼球已失去了之類，而是應該有眼睛的地方，祇是一塊空白的皮，眉毛下面就是空白的皮膚，沒有睫毛！如果這人是有眼睛的話，那他的眼睛一定是給包在一塊皮下面了，要把皮割開，他才能重見天日，司馬洛不相信這世界上有這種天生的瞎子。不錯，有人生下來時眼球失明而成爲瞎子，但從來不會有人生下來眼皮未開的，即使有這情形，也會由醫生在接生時爲他割開了。

因此，祇有一個答案，就是，這眼皮是後來動手術縫合的！是怎樣一個魔鬼，會替別人動這種手術呢？這正是司馬洛感到毛髮悚然的地方和原因。

由於那隻大狼狗表示敵意，所以那人也斷定司馬洛是敵人了。他也聽見司馬洛的腳步聲已到了他面前的，於是他忽然上前一步，揮拳向司馬洛擊過來。

司馬洛輕輕地閃過了，而那人一擊不中，便再接再厲，另一隻拳頭又揮過來，然後又是另一隻，拳頭像雨點一般向司馬洛身上落下來。言語不通，這人的確是無可理喻的，而且因爲言語不通，這人也不能回答他的問題，司馬洛斷定他是沒有用處的了，於是用槍咀輕輕撥開這人的拳頭，使他失去平衡，另一隻手的手掌便併直成鏟形，向那人劈過去，準確地劈中了頸後。司馬洛的氣力是足以使那人頸骨折斷而死的，但現在他並不打算開殺戒，所以祇是用了恰到好處的氣力，使那人暈了過去，但是沒有受甚麼傷害。

隨着，司馬洛便向那座宮殿走近。這

座宮殿與眞正宮殿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門口並沒有兵士衞隊在守衞着，而且中門大開。

司馬洛小心地踏入正門，看見他進入一座豪華得難於形容的大餐廳。

裏面最觸目的就是那盞巨型的琉璃大吊燈，寬度至少有十五呎，由無數的琉璃顆粒構成，燦爛奪目，燈下便是一張木的大餐桌，餐桌周圍擺放着雕刻得很精緻的椅子，有着名貴的織錦椅背及椅座，此外的一切裝飾也都是美奐美輪，極盡豪華之能事的。

總之，這一切的裝飾和擺設都是複雜而精巧的，在現今這個講求簡單的世界，已是難得一見了。整座大廳裏並沒有人，衣衫襤褸的司馬洛拿着槍站在這裏，覺得有點窘，就像一個乞兒潛入了富貴人家。

現在怎辦呢？就這樣一直走進去嗎？目前雖然不會遇到甚麼人，但很可能再進去就會出現一隊御林軍把他包圍的！

一時，司馬洛祇是呆在那裏，不知所措，火箭槍，那是一件最現代化的武器，然而跟着，他却進入了一座宮殿，起碼是二百年前的古老地方，而他到這裏來的過程，又活像天方夜談裏的故事！時空的觀念混淆了，眞實和幻象也很難分得清。

最後，司馬洛決定還是繼續走進去，看個究竟，因爲即使有危險，他也是遲早要面對的，於是，他一直走進去，進入了大廈盡頭處的那度門。

他仍然沒有遭到甚麼危險，門內祇是一條走廊，通向宮殿的後面，而走廊兩邊的牆壁上都掛着古色古香的繪畫。與眞正的古代宮殿不同的，祇是這裏的燈光是用電燈的。

接着有腳步聲沿着走廊走來了，司馬洛連忙躲到一條柱後，挨緊在那陰影裏，等着。一個人走過來。司馬洛又感到一陣毛髮悚然。

來的是一個男人，這一次是一個高而瘦的男人，頭髮是金色的，看來是一個歐洲人。他穿着廚子的白衣服，而手中捧着一盤麵包，使司馬洛悚然的是，這人也是一個一模一樣的瞎子，雙眼的眼皮是沒有縫，也是已經縫合的了。由於他看不見，所以他經過了司馬洛的身邊，繼續向前走。他走起路來步伐熟練而有把握，就像一個開眼睛的人一樣；他一定已經在宮中住了很久，所以對於地形都很熟了。

司馬洛悄悄地跟在他的後面，由於走廊是舖着厚厚的地毡的，所以他的腳步沒有聲音。但盲人的聽覺是特別靈敏的，不論是先天的盲人抑或是後天的盲人，由於需要，他們的耳朶的應用機會增加了，所以就特別靈敏。好幾次，那人都停下來，聽見有人跟着。但他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也停下來，不做聲也不動，那人沒奈何，祇好繼續走。

他終於走到了一間寬大的伙食房。那裏的一般擺設也都是古典風味的，祇有角落裏那一座白色的冰箱則是現代化的用品。這冰箱大概是用以儲放肉類的。那廚子打扮的人走到一隻木櫃的面前，把那一大盤麵包放進去，又小心地關好了櫃門。司馬洛知道他這樣做是爲了使麵包能保持新鮮，如果放在通風的地方，麵包很快就會變成乾硬了。而在櫃子一開一關之間，司馬洛看到原來櫃裏已經有着很多麵包。這證明了一件事，這裏有很多人吃東西的。

那些人呢？也許現在不在這裏，但是可以確定的，他們不久就會回來了，不然廚子不會趕製麵包。

那廚子放好了麵包，便轉身要離開。他面前的路上已經多了一張椅子，是司馬洛悄悄地搬過來放在那裏的。由於他來時並沒有這張椅子在着的，所以現在離開，他也沒有防備，於是便與椅子相撞，「嘩啦」一聲，他差點和椅子一起仆倒。他連忙扶好椅子，狼狽地咒罵起來，一面四面轉動着頭，好像看看到底有誰在這裏搗蛋似的。

司馬洛要聽的就是那兩句咒罵。這人罵的是法文，顯然這人是一個法國人。司馬洛的法語是並不差的，因此，即是說，他已經找到了一個可以和他交談的人了。

於是，那人忽然覺得有一隻冰冷的槍咀抵住他的前額，司馬洛柔聲地用法語說道：「知道這是甚麼嗎，朋友？這是一隻槍咀，我祇要一扳機，就可以轟掉你的腦袋！」

那人全身通過一陣劇烈的抖顫，本來已經蒼白的臉上更加全無血色了。一時，他的兩膝發軟，就像要暈倒去似的。他吶吶地問：「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你不認識我的！」司馬洛說。

那人轉過來對着他，好像要小心地看他一遍似的，當然他不能這樣做，因爲他的眼皮是沒有縫的。但這却表示他本來是開眼的人，因此仍有這個下意識的動作。

他吶吶地：「你是從外面來的？」

「是的。」司馬洛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有些問題要問你！」

那人惶恐地做了一個四面張望的動作：「你怎麼進來的？」

「有人擊落了我的飛機。」司馬洛說：「我在那山上爬着爬着時就忽然掉下來了，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你——沒有碰到貝加？」那人問。

「貝加？」司馬洛記得剛才被他擊暈了的那個菲律賓人叫的就是這個名字，顯然那狗的主人就是貝加：「貝加是不是老是帶着一隻狼狗的人？」

「對了，對了，就是他！」那人焦急地說：「如果他找到你，他會把你殺掉的！貝加最喜歡殺人！」他恐怖地抖一抖。

「那眞抱歉不能讓他過癮一下了。」司馬洛說：「因爲我已經殺了他！」

「你——殺了他？」那人的臉上露出一種奇怪的表情，似乎想笑，但是又不敢笑出來。

「是的。」司馬洛說：「我殺了他！我不是想這樣做的，但他想殺我！我不能不自衞！」

說着時那人忽然把一隻手指放在咀唇前面，發出殊殊的聲音：「不要做聲，有人來了！」他的聽覺顯然比司馬洛靈敏，因爲司馬洛沒有聽見有什麼人來，但司馬洛也乖巧地躲在一邊了。過了一分鐘，果然有一個人走進來了。這是一個肥胖的菲律賓中年婦人，皮膚也是因爲久欠陽光而蒼白的，而眼睛也是沒有縫。因此，司馬

洛雖然站在她的旁邊，但因為他沒有做聲，所以她也不知道了。她正拿着一大疊熨好了的枱布進來。她打開另一隻木櫃，把枱布放進了櫃內，便出去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把槍垂下來。

那廚子轉向他，問道：「你怎會到這島上來的？你來幹什麼？」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雖然這是一個瞎眼的人，但這並不表示他就能信任他的。所以司馬洛說：「我看還是先讓我問你一些問題吧，朋友！這裏的人全都是沒有眼睛的嗎？」

「不，不。」那人說：「祇是奴隸才沒有眼睛。我們根本都是正常人，但來了這裏之後眼皮就給縫上了！」

「奴隸？」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他：「那麼你們這位殘忍的主人是誰？」

「他就是這裏的王！」那人說。

「王？他叫什麼名字？」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我們是稱呼他為陛下的！」

「他現在就在這裏嗎？」司馬洛問。

那人搖搖頭：「不，他不常在這裏的，現在他就不在，他明天才回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他回來時他就要捉住你，把你殺掉了！他有很多衛隊！」

司馬洛霎着眼睛不住懷疑自己是正在夢中。他吶吶地說：「對於一個小孩子，這裏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但如果我是國王，我才沒有興趣把宮殿建在這裏！他究竟在這裏幹什麼？」

「他是一個科學家之類。」那人說：「我沒有眼睛，看不見，但我能聽。我知道他正在這裏進行着一件很大的陰謀！因為許多時候，我聽見奇怪的機器聲音！」

「哦？是怎樣機器聲？」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搖搖頭：「我又不是科學家，但是，總之我知道是有點古怪的！」

司馬洛皺着眉頭想了一想，才道：「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把這裏作為他的科學研究場所之類？」

「應該是這樣的，不然他也不用把我們的眼睛封掉！」那個廚子說：「他一定不想我們看到他究竟在弄些甚麼勾當！」

「你叫甚麼名字？」司馬洛問。

「霍斯塔。」那人自負地微笑：「認得這名字嗎？」

「有點熟。」司馬洛說：「我聽過的霍斯塔是巴黎一位名廚，他以前是在『美心』主理廚房的！」

霍斯塔忽然用兩手執住司馬洛的手，激動而欣慰地微笑。眼皮下的眼球動着，司馬洛猜他一定是正在流淚，不過眼淚沒有流出來，大概流回喉嚨中去了。

他以微帶嗚咽的聲音說：「你面前的就是他，能夠會到一個認得我的人，那真是一件好事！」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他不知道真正的霍斯塔是甚麼樣子的，不過，這人似乎沒有理由冒認。他奇怪地問道：「霍斯塔，你又怎會到了這裏來的呢？」

霍斯塔緊握拳頭：「那個混帳東西！他很會享受！他答應了我很優厚的薪金，跟我簽了一張三年合同，把我帶到菲律賓來，然後帶到這裏，忽然有一天，我睡覺醒來時已經變成了瞎子，這之後我就成為他的奴隸了！」

「唔。」司馬洛點頭：「他不想你看見他在這裏幹甚麼，也不想你逃走。」

「對了。」霍斯塔又握着司馬洛的手：「聽着，朋友！你必須離開這裏！不然，當他捉到你時，他即使不殺掉你，也會像對待我們一樣對你的，雖然我不認識你，但你認得我，這使我們成為朋友了！我不想我的朋友也受到這麼悲慘的對待！」

「你知道有甚麼路，可以離開這裏的嗎？」司馬洛問。

霍斯塔搖頭，臉上露着痛苦的表情：「不，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即使我看不見，我也會嘗試逃走的！但，你進來的那條路不能走嗎？」

「我是掉下來的！」司馬洛說着就把他掉下來的經過告訴了霍斯塔，又說：「那隻狗，牠忽然又在這下面出現，所以證明這裏是有路出去的。」

「不錯。」霍斯塔點着頭：「小心點找找，你很可能找得到。毫無疑問，這裏是有路通上去的，貝加就常常對我們形容外面山頂上的風景，使我們羨慕！他這個人有虐待狂的。」

「唔。」司馬洛摸着自己的下頷：「你說是皇帝明天才回來，那麼我是還有一點時間的，出路可以遲一些再去找，我要你先告訴我一些關於這裏的情形。這裏一共有多少人？」

「現在有十二三個吧。」霍斯塔說。

「都是瞎的？」司馬洛問。

「除了皇后之外。」霍斯塔說。

「皇后？」司馬洛奇怪地問。

「她其實也是另一種奴隸。」霍斯塔不屑地微笑：「她雖然開着眼睛，卻不能離開這裏的，祇能老是在這裏等着她的王回來，用她作發洩的工具！」

「也許我該找她談談！」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霍斯塔說道：「她從來不跟我說話，所以我對她的為人知道得不多！我不能夠肯定她是不是可以信任你的！」

「那麼讓我先小心地觀察一下好了。」司馬洛頓了一頓，又問：「聽過一個叫洛特力的名字嗎？」

霍斯塔皺着眉想了一會，搖起頭來：「這裏沒有一個叫洛特力的人！」

「我是來找他的。」司馬洛解釋：「他一定也和我一樣闖了進來這裏。是大約一個月前的事。你有聽到過他被捉住的消息嗎？」

霍斯塔搖頭：「沒有，我相信他一定不及你那麼幸運，他一定碰着了貝加。貝加當然不會那麼輕易地就放過他的！」

司馬洛沉默下來。因為霍斯塔說得很對，洛特力很可能就是這樣死掉了的。而且，現在洛特力的事已變得不重要了，因為露意絲也已死掉，即使他探得了洛特力的下落，也不知道向誰報告好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為自己打算一下。

「我不能幫助你逃走的，司馬洛。」霍斯塔抱歉地說：「但此外有甚麼我可以帮忙你的嗎？」

「我現在很疲倦，想睡覺。」司馬洛說：「但這一點你卻是帮不了我甚麼忙的．因為我現在不能睡　我必須趁早找尋到出路　逃出這裏！」

「如果你逃出了。」霍斯塔興奮地說：「你會回來嗎？你會帶人回來把這座魔宮搗毀　抓住那個魔王嗎？」

「這是當然的事了。」司馬洛說：「而且到時我一定會把你救出去　替你把眼皮割開　重見天日！」

霍斯塔搓着自己的手掌　憧憬地嘆口氣：「如果真能這樣　那麼我願意一輩子做你的奴隸了！」

司馬洛不禁笑起來：「有你這樣一位名廚作我的奴隸　那我一定會吃得很胖了！好了，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關於這位皇后　如果我向她施一點壓力　例如用槍指着她的頭之類　你以為她會告訴我出去的路是怎麼走嗎？」

霍斯塔輕蔑地搖搖頭：「我不贊成你這樣做！我相信她也根本不知道出去的路　不然她自己也走掉了！她在這裏也是一個囚徒　不同的祇是眼睛開着吧了！皇帝不縫掉她的眼睛不一定就是表示信任她，祇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供給他玩樂的女人，如果是瞎眼的　就大煞風景了，你明白嗎？」

「我明白　」司馬洛點頭：「好吧，現在我要出去找尋一下出去的路了　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那就是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我來過的事　因為我很可能找不到路離開這裏　而皇帝回來時我還在這裏　那麼我想讓他知道我是仍然在這裏面的！」

霍斯塔忽然表示若有所悟：「我有一個主意．司馬洛．如果你不能離開，你可以再回來找我　宮裏地方這麼大　我很容易找到一個地方給你躲起來，你可以在這裏一直躲到安全的時候為止！」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　」司馬洛說：「但剛才還有一個人知道我在這裏的．我進來之前碰到一個菲律賓人　很高大的，我已經把他擊昏了！我相信他醒來之後會說話的！」

「哦　那一定是尼姆。」霍斯塔道：「別担心他　我祇要給他一些好吃的東西，再跟他談談　他就會守住秘密的了。」

「謝謝你。」司馬洛道謝：「你對我的帮忙可真大！總之　不論找不找到路出去　我都會告訴你一聲的！現在我去了！再見！」

「再見！」霍斯塔惜別地和他握手。

於是司馬洛離開了廚房　循着原路，走出了宮外。

好奇心使他很想留在這裏　遍遊這座魔宮　看看這個自稱為王的科學家究竟是在這裏搞甚麼鬼　而那機器的聲音又是從何處來的．但是那要等慢一步了　現在無論如何　他得先找到逃出之路！

出了宮外　他看見那個叫尼姆的菲律賓人仍然躺在地上　而那隻大狼狗則守在尼姆的身邊　閉着眼睛　似乎傷勢已使牠不能再支持了．司馬洛四面望望。

他掉下來的那一部份山洞　一路都是沒有其他洞口的．但到了這個主洞的部份就不同了。他看見洞脚的地方開着無數的洞口　密如蜂巢　這些洞都是天然生成的．可能通到任何地方去　那一條通上山去的路，一定就是從這其中一個洞口進入的．但究竟是那一個洞口呢？如果要探遍這些洞口．恐怕兩星期的時間也辦不到！但．姑且碰碰運氣吧！讓他隨便找一個洞口．進去探探！

於是司馬洛進入了最接近他的那個洞口。進去了十呎左右，他就知道希望是很微了．因為那裏面還是四通八達的，就像一座八陣圖一樣。如果不是熟路的人．根本就寸步難行　如果他繼續去闖．不但找不到出路　連再回到這裏面來也不行！

司馬洛再試觀察地下．找尋血跡。那隻狗一定是通過其中一個洞下來的．很可能他會留下一些血跡　甚至可能有一條血路．但是很可惜．他找不到．而再深入一點　洞中就是漆黑的了，那裏面的牆壁沒有磷光　司馬洛手上又沒有電筒。一時，司馬洛想到回宮中去問霍斯塔借一隻電筒，接着又不禁失笑。霍斯塔反正是看不見的了，他怎會有電筒呢？

司馬洛退出了那個洞口　再望望其他的洞　找尋一個地面比較平坦的洞口。因為如果地面平坦而沒有突出的石子擋路，那通常是表示那裏是經常有人行走的。

但是，這樣一找．司馬洛却找出了四個洞口來　四個都是明顯地有着經常踐踏的痕跡的。他踏進了其中一個，就發現原來四個洞都是相通的．裏面是另一個較大的山洞　而山洞的盡頭給一度巨大的鋼門擋着　那度鋼門和銀行的庫門一樣，有着號碼鎖及一個如汽車駕駛盤一般的開門鍵盤　如果不懂得開門的號碼　那真是休想進入門裏。這度門裏鎖着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呢？會不會是通到上面去的路，就是在這度門裏面？司馬洛貼耳在門上聽聽，甚麼聽音都沒有。

但．上山去的路决不是要通過這門的．因為那大狼狗能夠下來，而那大狼狗决不會懂得打開這度庫門。他必須繼續找尋。他退出了這座山洞．又繼續找尋其他的洞口．但是那些山洞的組織太複雜了，而且一進去就是黑暗　沒有電筒照路　簡直是寸步難行　而即使有電筒照路　進去亂闖的結果　也祇會是迷路而已、司馬洛垂頭喪氣地退出來．滿身是汗。

他花在這些洞裏的時間．至少已有三小時了。回頭向宮殿那邊望望　那個尼姆已經不在，顯然他是已經醒來．而且回宮中去了。那隻狼狗則已經伏在地上．死去了。司馬洛走到大狼狗的身邊．把牠拖動，一直拖到溪邊．推進溪中。狗屍半浮半沉地隨水流走。

司馬洛見宮後是另一座湖．比前面的一座較小　而湖的盡頭就是另一個洞．水從這個洞流出去，不知流到甚麼地方．狗屍就隨水流着　終於流進入這個洞裏，不見了．司馬洛又回到宮中，在廚房裏找到了霍斯塔。

霍斯塔正在廚房裏切着一批火腿，他雖然看不見　但刀却很快而且很準確。司馬洛拿了一片火腿放進咀裏嚼　霍斯塔就馬上有所感覺而把刀停下來了：「是誰？」他戒備地問。

「是我　霍斯塔。」司馬洛苦笑：「很可惜　我沒法找到出去的路　所以．請你告訴我暫時能躲在甚麼地方好嗎？」

（未完・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　飛・圖

魔蹤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岳雲龍三人在秘洞中商量如何在八月十五中秋夜奪取盤龍星蜍口中吐出的「毒龍火丹」，另方面如何防範敵人的襲擊，三人佈置就緒之後，便出秘洞，一到谷口便被黑道總盟主、雙鈎神劍羅仲彥偕同助手六人佈下六合旗門陣困擾，還有武林九大門派的青城派翁泰峯掌門和師弟、白衣神君秋夏桐和紅衣怪人，他們都是來搶奪毒龍火丹，經過幾方面互拚，岳雲龍破了六合陣將六人殺掉，蒼髮神君突襲也將羅仲彥殺除，便專心等至中秋節夜盤龍星蜍出動，果如蒼髮神君所料，牠用火丹擊殺毒蟲怪蟒，一如所言……

送火丹受脅　願棄劍換人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

岳雲龍等三人隱身前面的幽谷口，突響起一聲怪嘯，一條人影，恍如鷹隼般，以絕快的速度，直向死谷撲飛下去。

岳雲龍心懸那顆「毒龍火丹」被別人奪去，劍眉倏揚，焦急道：「兩位伯伯，龍兒去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右手如電，急速拉住岳雲龍衣袖，急道：「龍兒，稍爲等待一下，盤龍星蜍，現在正吐收月華，其兇性暴戾無比，那人只不過徒然犧牲而已，縱然被他人先搶去，但我們再向那人搶奪過來也不遲的，我們不必先下手……。」

語音未歇，祗見死谷中，暴起一道紅霞似的閃光，那顆停留在空中的「毒龍火丹」，倏然，急速絕倫，猛向那條人影射去——

一聲悽厲的慘叫聲響澈夜空——

那條人影，突然全身着火，由空中急跌下谷底，瞬間，已變成一堆白骨。

岳雲龍等人，看得心中大駭，那顆毒龍火丹雖沒射中那人身上，但那條人影已全身着火，此種前所未聞的奇異威勢，實使人胆驚心寒。

就在那條人影撲出的當兒，幽谷中人影晃動，已出現了不少武林絕頂高手，顯然他們都要爭先搶奪那顆「毒龍火丹」，但當他們看見那最先撲去的人，奇異慘死谷中之狀，不禁驚駭的衆人不敢冒然撲飛出去——

那顆「毒龍火丹」，焚燒死那人之後，又緩緩的移落下來，停離盤龍星蜍血盆大口的四丈高空。

盤龍星蜍，全身毫不動彈，那顆怪頭高昂空中，血盆似的大口怒張，那排七隻眼睛，發出慘綠綠精光，四處暴閃着。

岳雲龍滿臉緊張之色，微俯下身來，低聲問道：「呼延伯伯，盤龍星蜍的毒龍火丹，有如許厲害的奇火，不知要用什麼方法殺牠。」

蒼髮神君呼延慶，細聲嘆道：「盤龍星蜍的毒龍火丹，絕毒無比，不管人畜，

只要觸後立刻焚身亡，十五年來，我日夜籌思破它之法，雖然耗盡心血，亦想不出良策……」

賽孔明諸葛妙機聽得心中不禁立時一震，焦急的問道：「呼延老弟，難道你還沒想出制服牠之辦法，就要叫龍兒前去送死……」

蒼髮神君呼延慶，忽然臉現笑容，低聲道：「諸葛兄，你急什麼，話還沒講完便插口，我怎能講下去。」

蒼髮神君略一停頓，聲音變得更低，道：「今夜要得這顆『毒龍火丹』，如以自己十五年來，所思出方法，也沒有把握順利得到，但在剛才心靈一動，已知道這顆『毒龍火丹』非我莫屬了。」

賽孔明諸葛妙機機智得很，他已知弦外之音，細聲道：「呼延老弟，是否用青霜短劍呢？」

蒼髮神君呼延慶微笑着點一點頭，道：「青霜劍，功能辟萬毒，又能辟火邪，等下只要龍兒以絕世輕功駕着青霜短劍，直襲那顆『毒龍火丹』，不難順手得到，可是，我担心的是：當我們得到『毒龍火丹』後，要怎樣擺脫衆高手之襲擊，你們看現在山谷中，已埋伏許多高手，一旦我們得手，便是衆人之目標。」

岳雲龍說道：「呼延伯伯，這點請你勿慮，龍兒若順利得到『毒龍火丹』，立刻，展出蓋世的輕功，奔回那秘洞。」

蒼髮神君呼延慶，道：「龍兒，當今來此毒龍潭之高手，俱是名震天下的魔頭，縱是你當今之武功，武林之中罕有敵手，但寡不敵衆……」

賽孔明諸葛妙機已大約知道蒼髮神君呼延慶之話意，接着細聲說道：「龍兒，我們剛才在谷外碰見的點蒼派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青城派的青竹劍翁泰峯，震山掌賴辟剛，等數人俱是武林絕頂的高手，而且，都是陰險奸詐之人，只怕他們預謀，對付我們的手段，辛辣無比。

「不但如此，看剛才出現四周之人影，已可猜到事態之嚴重，陰陽教，天龍帮中人，大概已多潛伏四周，無不虎視眈眈，以待時機。」

岳雲龍腦際靈光一閃，說道：「兩位伯伯的意思，是否怕他們在我們得到毒龍火丹後會聯手一致合攻我們，不如借盤龍星蜍之力，先把他們除去，一個就是一個，消滅敵方之勢力嗎？」

蒼髮神君呼延慶讚聲道：「龍兒蓋世聰明，一點即透，不過，還有一事，我們兩位伯伯要向你說的，請你不要以爲伯伯等奸詐，實是形勢利害關係所迫，不得不假手盤龍星蜍之勢。」

岳雲龍聽得腦際一片迷糊，不解的問道：「呼延伯伯，你們有何隱言，不妨說明？」

蒼髮神君呼延慶嘆了一聲，道：「龍兒，我們不辭萬般勞苦，以性命來搶奪這顆『毒龍火丹』，只不過是要治療凌秀風之傷勢，但這眞太糟塌了此件曠古罕逢的奇寶……」

岳雲龍聽至此處，心中激動異常，自己兩位伯伯，不叫他把凌秀風帶出來的原因，他已經一目瞭然了，爲什麼人類都存着一絲私心，都不能肝胆相照。

「唉！凌秀風兄呀！我絕不會，我絕不會失信於你……」

賽孔明與蒼髮神君目見岳雲龍臉上神色，知他絕不會做出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但他們愛護岳雲龍，怎甘心把這顆絕世奇珍，奉送一位殘廢的人。

諸葛妙機沉聲道：「龍兒，伯伯並非叫你無信無義，而是顧全你之性命安危着想，多有一絲的考慮，呼延伯伯與我之意思，就是在你取得那顆『毒龍火丹』時，如敵人全面圍攻你，在你無法抵拒而不能把那顆『毒龍火丹』取到凌秀風處時，索性自己食用，你之功力定然驟增一倍，應付那些高手，便可無慮。」

岳雲龍聞言，默默不語，兩位伯伯愛護自己之心，勝過一切，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了凌秀風……

驀地——

又是一聲慘厲的臨死哀叫聲，聲震四周——

一個武林高手，又喪命在盤龍星蜍的毒龍火丹之下，仍然全身被燒成一堆白骨，跌落谷底。

岳雲龍望一望天色不早了，已將四更時分。

那輪皓月，已漸漸西斜了，盤龍星蜍吸收月華之時刻，已快終止了！

岳雲龍低聲說道：「兩位伯伯，凡事都有上蒼安排，只有順其冥冥的發展，現在時候不早了，如被盤龍星蜍把那顆『毒龍火丹』吞回腹中，便要多化費一番功夫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關切道：「『盤龍星蜍』，一旦那顆潛修的內丹，被人取去，定會激起奇兇暴戾之性，威勢兇惡懾人，你千萬不可大意！別人也深知盤龍星蜍之厲害，不可輕舉妄動，只有現在下手了，切記，得到後，疾速奔至此處，伯伯便可掩護你。」

倏地——一聲懾人心魂的厲嘯，聲震蒼穹！

一道精光暴閃的白虹，以眩人眼目的快速奔射向那顆「毒龍火丹」。

幽谷四周，突然人影驟閃，響起一陣驚叫道：「青霜劍！青霜劍！閻羅魔者岳雲龍！」

岳雲龍武功已臻玄奧之境，尤其是蓋世的輕功，他右手拿着青霜劍，左手就拿那玉盒，人似龍飛九天，先在那顆「毒龍火丹」周圍，繞了三個圓圈。

盤龍星蜍，是隻具有靈性的奇怪動物，牠一見岳雲龍手中那柄劍芒吞吐的青霜劍，已知道厲害，血盆似的大口，倏忽噴出一縷尖細的慘綠的烟霧，疾速射向岳雲龍：

但是，那縷慘綠毒烟，一接近岳雲龍青霜劍之時，粉紅色的劍圈，似朶雲狀，迎向那慘綠毒霧，奇異之事情，立刻發生了。

那縷慘綠色毒烟，却紛紛四散開去，瞬間，化爲烏有。

岳雲龍盤繞那顆「毒龍火丹」三圈之後，青霜劍前舉，左手玉盒，也迎向那「毒龍火丹」射去。

盤龍星蜍，雙腮怒鼓，呼的一聲勁厲

銳嘯，那顆「毒龍火丹」，暴出一片極美麗炫目的彩光　迎頭向岳雲龍疾速飛擊過來。

岳雲龍星目圓睜　緊咬着鋼牙　手中青霜劍　猛地施出「天都魅踪七絕劍式」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周身劍氣盤繞生輝　冷電精芒四處迸射　奇幻莫測。

周遭的衆武林高手，看得心中無比驚駭　他們有生以來　從沒有看到此種蓋世的劍術、輕功。

居然能够在空中　連續幾次發出劍招，迴旋、閃避　此種武功　幾乎已至劍仙之流。

岳雲龍彈震出劍幕之時　祇覺那顆「毒龍火丹」，已緩緩逼近　全身立刻如烈火焚燒　血脈暴脹欲裂。

浩蕩劍影之中　青霜劍泛出十股細如拇指　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　奇快絕倫　射向那顆「毒龍火丹」。

祇聽「叮叮　錚錚！」一連串清脆的聲音響起。

劍氣射中那顆「毒龍火丹」擊得阻止其飛來之勢。

盤龍星蜍窮兇暴戾已慣　從沒想到有什麼生物　敢和自己作對　更連連遭受其輕微創傷　不禁兇性大發！一聲奪人心魄的兇啼怪嘯響起！

盤龍星蜍雙腮倏地一縮　那顆「毒龍火丹」猛被吸飛下去。

岳雲飛運起的一口眞元之氣　已將消失殆盡　目見那顆「毒龍火丹」，要被牠吸入腹中，心中大驚，雙脚一蹬，人和劍，着絕快速度電射而下。

蒼髮神君呼延慶看得心中大駭　厲聲叫道：「龍兒　注意牠再次襲擊！」

語音甫落　盤龍星蜍雙腮又一鼓　那顆「毒龍火丹」從牠嘴中　又疾速暴射出來。

這一次飛擊　可說是最凌厲絕倫的「毒龍火丹」的周圍暴出一片彩色精光　驟閃間　已射離岳雲龍不過一丈空間。

岳雲龍見勢　臉色驟變　手中青霜劍，化作一道青色長虹　上下翻飛　震成千萬條青光　時而幻如劍山巨濤　罡氣凜烈，劍氣充滿周圍二丈的空隙。

綿綿而出的劍式　川流不息　勁氣恍如銅牆鐵壁　層層叠叠　嚴密凌厲　使任何東西無懈可擊。

此招劍式　是岳雲龍學會「天都魅踪七絕式」以來　從未施用過的第七式：「寒風奇虹會閻羅」。

「寒風奇虹會閻羅」　此劍式一施展出來　是最耗精力不過，而且凌厲蓋世，一施劍式　整個身軀立刻會停滯空虛　而要用以飛擊也可以　只不過二者都大耗損了眞氣。

那顆「毒龍火丹」倒眞是曠世罕逢的奇物　它直被劍氣連續射中　只不過緩了一緩射來之勢　仍舊向岳雲龍劍幕飛來。

岳雲龍覺氣壓頓增　心中大駭　青霜劍倏地一盤轉　緊隨着　虛空的身軀一弓一伸，立刻避過「毒龍火丹」之擊勢。

岳雲龍此刻眞氣已將盡，他緊咬着牙齒　作最後的一擊　剩餘的眞氣　立刻凝貫青霜劍身。

青虹驟閃，青霜劍直向那顆「毒龍火丹」劈去！

「錚！」一聲金鐵交擊的鏗鏘聲響！

岳雲龍心中一聲凜駭不已的驚叫，原來青霜劍身，已爆了一個米粒缺口。

那顆「青龍火丹」，已被岳雲龍的青霜劍劈中　底下的盤龍星蜍　立刻發出一塲慘厲的哼聲！

那顆「毒龍火丹」周圍環繞的美麗氤氳彩光　突然消歛起來　變爲一顆紅色鷄蛋大小的珠球　緩緩向盤龍星蜍的口中飛去。

這顆「毒龍火丹」，是盤龍星蜍心脈之物　牠遭受創擊　根本就有如盤龍星蜍本身遭到創傷。

岳雲龍此刻見那顆「毒龍火丹」，已消歛那美麗顏光　聰明的他　知道時機不可錯過　但這時岳雲龍一口眞氣　也剛好全部施用殆盡　身軀直往下落。

岳雲龍星目圓睜　一聲厲叱　晶瑩如玉的青光一閃　岳雲龍已把左手中的玉盒，脫手飛罩向那顆「毒龍火丹」。

這個玉盒　做得倒是奇妙無比　青光驟閃間　那顆「毒龍火丹」，已被玉盒籠罩住「錚」的一聲輕響　玉盒的蓋子　突然自動蓋住　滾落下去！

皓月霜華斜照下　岳雲龍雙臂俱張，似隻大飛鶴翔空　姿勢曼妙至極的穩落地上，這時　那個玉盒也剛好落了下來。

岳雲龍急速換了一口眞氣，全身猝然飛起　左臂如電，五指箕張　就向空中滾落下來的玉盒抓了過去——

就在岳雲龍左手將要抓到那個玉盒的快逾電光火石一剎那——

一聲震撼山岳，淒厲刺耳　懾人心魂的兇啼怪嘯響起——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看得心中大駭，驚聲大叫道：「龍兒，盤龍星蜍——」

原來盤龍星蜍化成一大團黑綠色的影子，電馳星飛般　筆直地向岳雲龍飛捲過來——

其勢兇猛懾人，速度之快　驟若閃電般。

岳雲龍若眞要被盤龍星蜍碰上，縱是他武功蓋世，「玄天冰魂」眞氣多麼霸道絕倫，也要被掃壓成肉餅。

岳雲龍身懸空中　眞沒想到盤龍星蜍，也能飛躍　而且速度這麼奇快，可是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若被喪失掉，這顆「毒龍火丹」連盒子，被牠吞進口腹　要取它就麻煩了。

岳雲龍腦中閃出一道靈光，左掌猛揮出一道劈空掌力　那玉盒倏地飛高七八丈，緊隨着　他身軀在空中一弓一伸，一個擰轉　曼妙至極的斜飛開去。

幽谷上　突然响起一聲怪嘯聲——

一紅一白　兩條人影，快逾電光火石，似鷹隼般　直向空中那個玉盒撲去！

岳雲龍目見紅白兩條人影，已知來者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他劍眉倏揚　暴怒異常！

一聲悲壯激昂的厲嘯響起——

岳雲龍騰空的軀體，在雙脚連踹　與左掌連揚連震之下，直往那個玉盒升飛上去，超過了那紅白兩條人影。

左手疾伸，那個玉盒已入岳雲龍掌中

，一紅一白兩條人影，目見岳雲龍已抓着玉盒，他們雙手齊揚，脫手飛出數十點寒星，挾着勁厲銳嘯之聲，漫天飛雨，由下向上射去，手法歹毒絕倫。

岳雲龍武功蓋世，手中青霜劍，倏忽搖震起一片光牆，那些暗器，立刻被絞成粉碎。

青霜短劍，劍芒急顫，兩縷晶瑩青色的劍氣，疾速電閃般，分射向白衣神君夏秋桐與那紅衣怪人。

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也是炙手可熱的人物，暗器一落空的當兒，懸空的身形倏轉，直往谷底飛落下去。

岳雲龍身在空中，連續施出絕招，眞氣又已盡，隨後飄落下來。

他身子剛落地，還沒換那口濁氣的當兒，一團碧綠的黝光，帶着那聲尖銳刺耳的厲嘯之聲——

盤龍星蜍的軀體，翻滾騰起，又向岳雲龍再度掃壓過來，此次更加疾快、猛烈，一陣凌厲疾風帶着血腥味，虛空罩來。

盤龍星蜍，乃是有靈性之物，岳雲龍手中舉着那柄精光暴閃的青霜劍，所以，牠已暗中認定岳雲龍，便是牠舉世的大仇人。

於是，他剛落地面，便立刻展開凌厲兇勢，撲擊向岳雲龍。

岳雲龍不敢攖其銳鋒，身軀倏忽一閃，轟的一聲巨響，血肉飛洒中，盤龍星蜍一撲落空。

這隻奇兇暴戾的盤龍星蜍，此刻已發出了原始獸性，怪吼一聲，後面那條奇長的尾巴，倏地，倒捲過來，竟似一條巨大長鞭，驟若電閃雷奔，直向岳雲龍雙脚橫掃過來，帶起陣陣銳厲的風聲。

地下蛇蟒殘軀，血肉漫天飛揚，强大的聲勢，觸目驚心。

岳雲龍早已把玉盒揣入懷中，他知道這一掃厲害，星目暴出一股湛寒煞光，身軀猝然平懸空中。

青霜劍恍似一條飛天青虹，劍氣萬千，森寒的劍氣，「絲！絲！」疾響間——

血腥飛洒之中，緊接着一聲慘厲的吼聲——

盤龍星蜍那條奇長尾巴，已被岳雲龍手中那柄銳利無比的青色劍芒，劈成三四截，腥紅色的血液，如噴泉般四處迸濺。

盤龍星蜍，尾巴被青霜劍劈斷，痛的厲吼一聲，那顆怪頭突然掉轉過來，血盆似的大口一張，猛向岳雲龍咬來。

岳雲龍左掌急速劈出一道汹湧如濤的勁風，手中青霜劍精光暴閃，震出一縷濛濛劍氣，往盤龍星蜍那顆怪頭，五角星形角的下邊要害射中。

一聲蕩人心靈吼聲響起——

盤龍星蜍龐大的軀體，突然左右打滾，悽厲怪吼聲，連續不斷，聲震四谷，那五角星形角下的創傷處，如泉般噴出一條巨大血柱，毫不中斷。

原來岳雲龍劍氣擊中之處，正是盤龍星蜍致命要害。

盤龍星蜍它的精力心脈：「毒龍火丹」，已被岳雲龍取入懷中，精氣已脫盡，此時，再被他擊中要害，奇痛無比，遍地翻滾着，作最後的掙扎。

散佈地下的毒蛇毒蟲殘軀，被盤龍星蜍偌大的軀體壓過，立刻便成肉泥，已死的屍體，再度被榨出血腥，凌空飛舞，血雨飛洒。

四周圍嶙峋的怪石，被其一撞，滿天碎石，有若驚濤駭浪般，聲勢怵目驚心，令人咋舌不已。

盤龍星蜍，翻滾至一邊崖壁，整個山壁被撞破六丈長四尺深的一大塊，轟轟！一連串震天暴響——

四周響應，直震得整個山谷微微晃動，滿天飛石，勁疾銳嘯。

亙古以來，最慘酷的一幕互相殘殺，於此平靜了。

一輪皓月，銀光如雪，斜照在這死寂的死谷底，漫地月華，使這谷中的一草一石，清晰可見。

成千成萬的各種毒蟲，蛇蟒，野獸的殘軀斷肢，血肉模糊，腥臭之氣，隨風飄逐，聞之欲嘔。

崖壁的破口邊，僵硬的躺着這大屠殺，奇兇慘酷的兇手——盤龍星蜍。

它張開着那嚇人的大口，空瞪着那已失去了的兇光，慘綠綠的怪眼，此時它已死了，永遠的躺在這谷底。

這幕萬獸浩刦已經過去，但繼之而起的，便是人類的互爭。

一陣銳厲的嘯聲響起——

幽谷上，暴起數十條人影，他們在空中之時，都打出自己的獨門暗器，一片烏光驟若冰雹般，挾着刺耳的風聲，直向凝立谷底的岳雲龍罩來。

岳雲龍嘴角泛起一絲不屑的冷笑，左掌揮出一道綿綿的勁氣，一掄一揮，幾百宗暗器，直被那股潛力，帶得四散紛飛落地。

「颼！颼！」死谷之中，人影晃動，已佈滿了許多武林高手。

綠林道的好漢，陰陽教徒，天龍幫衆，九大門派中人，不下二三百人。

突聞數聲陰森冷笑，破空傳來，笑聲未住，幾條人影，已奔至離岳雲龍二丈開外。

岳雲龍星目如電，急速瞥掃來人，心中大駭，知道今番着實事態嚴重了。

來者正是青城派的青竹劍翁泰峯，震山掌賴辟剛、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陰陽教中的病骨魔車培基，神眼羽士厲嘯天，天龍帮的總護法金風子曹逸天，率領了四位壇主，還有兩位沽名釣譽的俠士東門風西門奇二人。

「颼！颼！」兩聲風響，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也先後奔至岳雲龍的左右身側。

諸葛妙機細聲說道：「龍兒，如沒有能力脫出重圍　趕快把『毒龍火丹』吞下，伯伯兩人護着你，趕快！」

岳雲龍聞言，心中激動不已，他悽涼的聲音，道：「伯伯，我絕不能這樣做，凌秀風命在旦夕，我已經向他許下諾言，我絕對要遵守諾言。」

蒼髮神君呼延慶臉色凝重，也細聲的說道：「龍兒，現在事態已經十分的嚴重，你絕不能固執自己之言，他絕對會原諒你！」

岳雲龍星目歛蘊淚光，堅毅地說道：「不行！不行！我絕不能讓他失望。」

眾高手目見岳雲龍臉色之變化，眞也把他們弄得莫明其所以然。

白衣神君夏秋桐，陰惻惻的嘿嘿一聲冷笑，道：「姓岳的，你今天也該認命了吧，嘿嘿，你在這些高手重圍之下，只怕翔空之龍，也要成爲甕中之鼈了。」

岳雲龍眞是豪氣干雲，他在此眾高手包圍之下，神色仍然不變，無動於衷。

他聞言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道：「這種陣勢，岳某已司空見慣了，毫無驚人之處。」

驀地——

岳雲龍劍眉一豎，星目含煞，暴出一股震人心靈的眸焰，厲聲大喝，道：「在谷中的眾人聽着，你們若是咄咄逼迫岳某，那只是徒然找死，岳某迫着無奈 只有大肆殺戮，以懲凶頑。

「若你們和岳某無怨無仇，最好袖手旁觀，逃出是非之地。」

天龍幫總護法金風子曹逸天，發出一聲陰沉的冷嗤，道：「姓岳的，今天任你有鬼神莫測之機，通天徹地之能，也休想保全活命，你若是識相的話，就趕緊自殺身死！」

蒼髮神君呼延慶，深知岳雲龍之天性，他知道要逼他吃下「毒龍火丹」已經絕望了，現在只有順其命運的安排。

蒼髮神君此刻眸中射出一股怨恨的火焰，厲嘯道：「諸位，你們都是一代武林宗師身份，今天要以多爲勝，若是傳開武林，不知還有何顏面立足人世？」

那邊陰陽教的病骨魔車培基，森寒一笑，道：「蒼髮神君，你這些話多說了，若識相的話，就趕緊退出那小子身側，眾人大概還能饒你個不死，嘿！若是執迷不悟，你們兩副殘骨頭，也免得到碎屍的命運。」

岳雲龍臉罩寒霜，冷澀道：「毒龍火丹在岳某懷中，有胆量的人就過來取！」

白衣神君夏秋桐一聲奸詭陰譎的嘿嘿怪笑，道：「諸位豪雄，聽清楚沒有，我們現在就把這猖狂小子擺平吧！」

他口中雖然說着，但仍然毫不行動，凝立原處，嘴角掛着一絲獰笑。

青城派掌門青竹劍翁泰峯，陰惻惻一笑，道：「夏兄之言不錯，兄弟早有這個意思，你就放手幹吧！」

青竹劍翁泰峯之語意，白衣神君夏秋桐那不知其意，嘿嘿一聲冷笑，道：「翁兄，聽說青城派之絕技，青竹劍式威震天下武林，你不妨先抖露幾手，給這小子一點厲害。」

岳雲龍星目煞光陡盛，不屑的冷哼一聲，道：「既然兩位有心早些動手，那是最好不過，岳某就成全你們，兩位一起上吧！」

岳雲龍說着，向前邁進了兩步，眾高手一齊把眼神投在他身上，只見他氣定神閒，全沒把面前高手如雲之陣勢，看在眼內，俊逸文雅，但却潛蘊着一種駭人的煞氣。

站在白衣神君夏秋桐身側的紅衣怪人，突然一咧那張怪咀，嘿，嘿！一陣陰氣森森，低沉怪笑，道：「小子，你年紀不大，口氣倒是不小，現在我先問你剛才所施的劍術，是否西藏密宗門源傳的『天都魅踪七絕式』？」

岳雲龍暗中已推測了目前這些高手之中，武功最高的就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這個紅衣怪人。

尤其是這個紅衣怪人，武功詭譎絕倫，好像不是中原的武技，而且招式手法，有些像自己所施的招式，難道此人便是西藏密宗門中人。

岳雲龍腦際如電般一旋轉，冷哼一聲，道：「尊駕那副怪態，大概就是疆外奸魅之徒吧！既然要來中原送死，乾脆早些動手！何必再嚕囌什麼？」

眾中原高手，除了白衣神君夏秋桐之外，大家臉上都起驚疑之色，幾十道眼光，都投注在紅衣怪人身上。

這紅衣怪人在疆外也是甚爲自負的魔頭，生性跋扈暴戾，那裏能忍受這等藐視譏諷，但他見識過岳雲龍的武功，不敢輕擧發動攻勢，只是口中不停的陰森森怪笑着，暗中却潛運功力，準備一擧就把對方擊斃，或是來一個下馬威。

那邊白衣神君夏秋桐，已知道紅衣怪人要施辣手了。

他心中暗忖道：「搶奪毒龍火丹的時機已到，縱然是這小子武功再高，若聯合自己和他，猝然盡力一擊，定要使他遭創不可。」

白衣神君夏秋桐心中打着如意算盤，丹田眞氣，已然佈滿了周身要穴，嘴角也掛着一絲詭譎的獰笑，雙目凝視着紅衣怪人動靜。

眾高手也覺出慘厲搏鬥即將開始，各人也都暗中運聚眞氣，虎視眈眈 注視着岳雲龍一擧一動。

今天這幾撥人物，都是名震一方的魔頭高手，他們各存着欲佔有「毒龍火丹」和那「青霜劍」之心，所以，他們都不願先出手擋岳雲龍的銳鋒，而消滅自己的勢力。

這時，蒼髮神君呼延慶雙目如炬，也注視着眾人動靜，他斂聚着本身眞氣，護在岳雲龍的右側。

賽孔明諸葛妙機左手已拿出三枚威力絕倫 霸道歹毒的「霹靂彈」，目光流動，環顧全場，他站在岳雲龍左後側丈餘之處。

此種陣勢，雖然岳雲龍這面人數相差極多，但眾高手也不敢輕視，他們大部都曾是這位閻羅魔者掌下的敗將。

這陰森、悽涼、恐怖的死谷中，充滿了一片殺機。

紅衣怪人那森冷怪誕已極的笑聲，一直延續不斷，而且聲音愈來愈大，尖厲刺耳，難聽至極！

驀地——紅衣怪人雙肩微晃間，已然奇幻絕倫，欺身過來。

同時，白衣神君夏秋桐也忽然一挫腰，衣袂飄處，暴射而起，一左一右，向岳雲龍合擊過去。

岳雲龍早已蓄勢待敵，一見兩人出手，驀然一揚劍眉，星目稜光四射，雙肩一晃，已施展出「星象迷踪」身法。

他身軀驟閃間，已從兩人合襲掌勢中，疾穿而過，雙手同時反臂拍出。

白衣神君夏秋桐和紅衣怪人，相處時日極久，最擅合搏之術，聯手出擊，攻守

均嚴 對方如不硬接攻勢，必然會被迫後退。

岳雲龍以奇奧的身法 從兩人之間，閃往旁邊而過 實大出兩人意料之外 反臂拍出之掌勢 又絲毫不帶破風之聲。奇速 詭異 使人防不勝防。

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見一擊落空，心中大駭 兩人各自覺得一股彈震之力 反逼過來 忙疾速運功抗拒 一面借勢斜面暴飛出去。

岳雲龍存心擊斃眼下强悍之敵 他深知兩人武功絕高 所以 一出手 便是最詭異的秘技 不但速度奇快 而出手又極重 掌勢劈出雖無破空之聲 但掌心中却含了强勁的內家眞力。

因他知敵人眾多 爲免耗損眞氣 所以 勁氣都內斂 極柔之中 暗蘊剛猛，在掌勢擊中敵人之後 那含蘊在掌心的內勁 才驟然外吐傷人。

這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 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應變雖快 但仍被岳雲龍掌中蘊含驟發的內力震傷 在兩人躍落地面之後，同時吐出來一口鮮血。

兩人身軀各自一陣搖晃 臉色蒼白，蹬蹬蹬後退四五步 他們若不是見機得快，而又內功絕厚 早已魂歸西天了。

一側觀戰的武林眾高手 一個個看的臉色大變 他們見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撲擊之勢 已知兩人武功絕高 但不知岳雲龍用什麼身法 能從兩人合擊之勢中 閃穿而過 雙掌輕揚間 兩人已受重創。

這種鬼魅似的身法 招式 實叫人心寒胆戰。

那邊的金風子曹逸天，在他們兩人合擊岳雲龍之時，他也迅捷如電 縱身躍到旁側 暗中把功力運集右掌 待岳雲龍一招逼退兩人的刹那——

一股强猛的劈空潛力 浪翻波湧般，已斜撞過來——

同在金風子曹逸天出擊的刹那，那站離岳雲龍最近的青城派震山掌賴辟剛 雙臂疾揮間——

倏然掌心一吐 勁風急捲疾激 宛如迅雷忽發 威不可當 由一側直捲向岳雲龍。

一派霸道剛猛的氣象 眞是足以懾人心魂——

岳雲龍冷笑一聲 左掌一引金風子曹逸天擊來力道，鐵腕一翻 反向震山掌賴辟剛打去。

岳雲龍施出這手，是武學中一種最高的接力打力的絕技 應付這樣眾多高手，此種絕技是最不耗眞氣的巧妙手法。

此中竅訣 妙在移轉那直接撞來的千鈞勁道 以巧力引向攻敵。

這種借敵之力 以制敵人的手法 用起來雖然簡單 其實也是用本身眞氣 先接住對方擊來的內家眞力 引爲己用 反擊別人 若是自己武功不純 在運用時，却是危險至極 一個不好 反遭其害。

祇見金風子曹逸天 那股劃空狂飇，隨着岳雲龍掌腕翻轉一引之勢 直向震山掌賴辟剛掌勢撞去 强猛的劈空勁氣 激蕩起呼嘯之聲。

震山掌賴辟剛 掌上功夫極其精純 各種巧妙之勁，全部一目瞭然，數十年江湖歷練，會過不少高人，見聞極爲廣博，對天下各門各派武學，大都能知概略，但却從未見過岳雲龍所用的奇奧手法，能在一翻腕間 把敵人劈出的强猛力道，移擊他人，這等精奇武學 眞是見所未見 聞所未聞，不禁大吃一驚。

他也來不及撤回掌勁 未移步作勢，猛一提丹田眞氣 雙臂一抖 凌空而起，疾若離弦飛矢 筆直而上。

轟轟！一陣勁疾銳嘯，廻旋風聲四溢中——

震山掌賴辟剛最先發出之勁風，和岳雲龍引來曹逸天那股勁力相撞 殘餘的尾勁 也把賴辟剛掃得在空中連翻了三個觔斗。

而金風子曹逸天却更慘，他勁力發出之時 猛覺一股吸力，往自己掌勢一吸，斂蘊掌中的勁力 突然不能控制 盡被吸引出去 連整個身子也被吸得前傾出去，他心中大駭 猛地 奮力向後躍去。

而這時，岳雲龍右掌倏忽送出一道冰寒澈骨的氣勁 宛如驚濤拍岸 巨浪崩天般捲湧過去——

金風子曹逸天口中發出一聲悶哼 整個身軀直似一個紙團 被一陣狂風 掃得在地面上翻滾出四丈開外。

他哭喪着臉站起來的時候，已變成另一個人 滿身沾滿蛇蟲血腥，長髮俱散，臉如厲鬼 狼狽異常。

岳雲龍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連出二招奧秘絕倫的奇技 重創四位武林頂尖，一流高手 不禁使眾人看得心生驚悸，目瞪口呆。驀在此時，突蕩起一聲蒼古，慘厲，陰森的怪嘯——

一條灰色人影，以眩人眼目的絕快速度 直逼至岳雲龍眼前 突然五指箕張，一股極巨掌力，如排山倒海般 向岳雲龍疾壓了過來。

蒼髮神君呼延慶 目見來人身法奇快，他生怕岳雲龍剛才擊敗四人，功力未復，是以 縱身躍截過去，凝聚的眞氣，隨着躍來之勢，已倏忽發了出去——

一片洶湧如濤的掌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轟迎接了過去！

但蒼髮神君的掌勁，一碰到來人的風圈 却有如投入一片綿綿的勁氣中，宛如泥牛入海 消逝得無影無踪。

但見來人寬大的袍袖一拂，一股巨大潛力 反向蒼髮神君壓了過來！

蒼髮神君，立刻警覺到，這是一種無上至高的氣功，他想收回自己發出的氣勁躍退時，已來不及了，但一股反彈之力，浪翻波湧般直逼過來。

蒼髮神君心知如再勉强運功接招，內腑必被震傷，立刻暴斃 只得猛一沉丹田眞氣，功散四肢，雙臂平伸硬把向前疾衝的身軀收住，那知這股反彈擊來的力道，却有如大海中的層層波浪 蒼髮神君立刻呼吸頓塞 眼看便要血脈暴裂斃命——

岳雲龍雙掌倏圈，一股巨大的內勁，已如江河倒瀉般 滔滔而出，超越尋常猛威的勁力，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勢 漫捲而到，分自極怪異的角度 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蒼髮神君在岳雲龍出手相救之下 緩一口氣，身軀猛地躍退出去，定神看去，

不覺一皺眉頭。

只見來人臉上蒙着一條灰色面巾，長鬚隨風飄拂，只露出兩隻神光逼人的眼睛，雙手如電，向岳雲龍展開狂風暴雨般的攻勢——

招式凌厲，辛辣無比——

岳雲龍也並非是弱手，運掌出腿，如捲雲閃電，勁力四溢，如削的銳風，在空中，呼嘯激盪。

攻勢之凌厲，狠辣，宛如決堤洪水，凶惡懾人已極。

岳雲龍與灰衣蒙面人，瞬間，已交手十招，但兩人已各用了十種不相同的武功、手法。

看他們兩人，那瞬息萬變的身手，妙絕人寰的招式，雖然驚險劇烈，但是，其中的奧妙，却耐人深思的。

這邊打得慘烈至極，但此刻蒼髮神君諸葛妙機也和人鬥得難解難分。

就在蒼髮神君躍退微喘一口氣的當兒，那枯瘦的東門風，右手疾揚，十餘粒金丸，挾着劃空輕嘯，一直奔向蒼髮神君打來。

身軀魁偉的西門奇，雙手一落齒鋼輪，一招「伏地追風」人已滾轉着，疾攻向蒼髮神君下盤。

東門風彈指金丸絕學，獨步武林，出手力道不但奇大，而且一次至少在三粒以上，多時一掌可發數十粒，實使人避無可避。

西門奇功力深厚，手中雙輪一圈動，非同小可，但聞鋼輪蕩起呼嘯風聲，捲起一片沙石。

東門風西門奇這兩位沾名鈞譽的中原俠士，他們在早先，曾經吃過蒼髮神君的虧，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他們剛才震驚於岳雲龍攻勢，不敢冒然動手，現在見岳雲龍被灰衣蒙面怪人纏住，乃心存報復，兩人同時襲擊蒼髮神君，暗器兵刃一齊出手，威勢倒也驚人——

蒼髮神君最痛恨這種乘人之危的人，他眸中怒火燃燒，冷寒一笑，猛然移步轉身讓過西門奇雙輪。

大袖猛的往外一拂，罡風自袖底忽捲而出，十幾粒金丸，盡被他深厚內勁拂力震飛。

東門風暗器脫手，人已如電飄閃過來，左掌已當胸劈出，右掌亦同時前擊蒼髮神君腹部要害。

蒼髮神君敞聲一陣冷笑，忽然右掌疾下，電光一閃般，扣住了東門風擊向前胸的左腕。

東門風只覺左腕一麻，心頭大吃一驚，暗道：「這手法眞絕，罕聞罕見。」他暗運潛內力，奮臂一甩。

這時西門奇見東門風已受制，手中鋼輪劃起一片精光，已如兩顆流星也似的，挾着勁風，襲向蒼髮神君頸部丹田兩大部位。

其擊勢之快，有若電光石火。

蒼髮神君龐大的軀體，就假借東門風一甩之勢，飄空而起，右手却借勢一帶一轉，東門風不由自主的轉個身，直向西門奇鋼輪撞去。

這一着奧妙無比，東門風用出的內力，一點也沒有白費，完全被人借用。

西門奇曾見直撞過來的東門風，心中大駭，雙輪猛撤，急向旁側一閃，「嘶」！的一聲，東門風仍被鋼輪劃破了一條血縫。

蒼髮神君身形才落地，耳際響起一聲暴喝，一片宛如狂濤駭浪的勁風，在掌山腿影下，已如排山倒海般，猝然襲到，突襲者正是青城派震山掌賴辟剛。

蒼髮神君嘴角微哂，雙臂一抖，又如飛鳥似的拔起空中，身形落地時，東門風已怒吼一聲，左臂斜帶，右臂斜揮，展開凌厲的攻勢，拍出六七掌。

而震山掌賴辟剛，也如影隨形逼了過來，只見掌風腿影，勁力橫溢，一片剛烈勁風，配合着東門風疾攻而到。

蒼髮神君已知今天不拚出老命不行了，他厲叱一聲，雙掌連揮，倏劈，一招連着一招，掌腿齊出，快逾閃電，恍似多臂金剛一樣，腿影中配合着萬千勁氣。

他這一拚命而發，端的胆裂驚魂，威猛懾人，眞有萬夫莫當之勢，東門風西奇、震山掌三人，戰他一個，縱然都是武林頂尖高手，但一時也不能奈何他。

蒼髮神君被人襲擊的當兒，那邊諸葛妙機也同樣被致命突襲。

原來天龍帮四壇主突然向劇戰中的岳雲龍逼近。

諸葛妙機見狀，突然上前幾步，厲聲喝道：「你們想以卑賤手段，以多取勝嗎？那就先接我『霹靂彈』試試。」

語音甫歇，「嘶」！一聲暗器破空風聲，諸葛妙機已脫手打出一枚「霹靂彈」，一道慘綠色黝光，驟若閃電，飛擊向四壇主。

金風子曹逸天早先已見識過「霹靂彈」的歹毒霸道，這時見諸葛妙機發出這種威力奇大的暗器，生恐四壇主有失，驚聲喝道：「四位壇主速退，暗器有鬼！」

天龍帮四位壇主，本想以劈空掌掃落飛來的暗器，一聽金風子曹逸天之喝聲，心中各自一震，四條人影倏忽驟閃避開。

金風子曹逸天喝聲中，右掌微送，一股綿綿勁氣，向那枚「霹靂彈」後面推送過去。

「霹靂彈」被金風子送得直向後面那些陰陽教徒與天龍帮衆飛去，「轟」！一聲暴響。

那顆「霹靂彈」，突然爆烈，化成一片綠色火海，兩個倒霉的天龍帮徒，躲避不及，全身立刻熊熊燃燒起來。

瞬間，衣服、頭巾，全身盡沾滿」綠色火焰，他們雙手蒙面，臥地翻滾，殺豬也似的悽厲慘叫聲，緊隨着兩個大漢子翻滾，厲嗥不絕，劃破了夜空，響澈山谷，令人不忍卒聽。

旁邊的天龍帮徒，他們仍然不知「霹靂彈」奇綠火焰之特性，六七個人，七手八脚，用身邊壺水澆在兩位大漢身上。

兩個人身上肌膚，已被燒得焦爛，這一把水澆在他們身上，更使他們痛苦萬分，口裏發出尖銳的厲嘶！

那是生命盡處長嚎，直似巫峽猿啼，極盡悽切慘厲，聽入耳內裂胆驚魂。

金風子曹逸天大聲喝道：「把那兩人殺死，免受痛苦。」

語音甫歇，緊隨着二聲慘嗥，冲破雲霄，那二人已脫離塵世，不再遭受任何的痛苦了。

金風子曹逸天眸中暴出一股殘狠之光，怒逼着諸葛妙機，恨聲道：「諸葛老匹夫，你如此殘狠惡毒，天龍帮也要讓你得到慘死的報應。」

諸葛妙機深知自己暗器太歹毒，但今日形勢所迫，使他不得不忍心下此辣手，他聞言面罩寒霜，冷冷道：「雙方拚鬥，總是不擇手段的……」

這時衆高手，見諸葛妙機有那種歹毒利器，數十道怨毒寒光逼視着諸葛妙機，已緩緩由四面八方包圍了過來。

諸葛妙機見狀，心中大駭，左手揚着二顆「霹靂彈」，厲聲喝道：「大家給我站住，再踏進一步，就要讓你們嚐嚐『霹靂彈』的滋味！」

衆人剛才都親眼目覩「霹靂彈」的威力，聞聲眞不敢再逼近一步。

諸葛妙機見狀，心中暗喜，又喝聲道：「諸位聽着，老夫這『霹靂彈』一出手，從沒有人逃過噩運，能夠隨我控制爆炸時間，你們若自信能逃過連珠彈的襲擊，不妨就試一試，人數多寡，悉聽尊便，老夫身邊足夠給你們一人一顆——」

諸葛妙機語畢，又由懷中摸出三顆「霹靂彈」。

衆人心中大駭，他們現在雖無把諸葛妙機痛恨入骨，但却是敢怒不敢言，他們眞不知諸葛妙機懷中，還有多少枚「霹靂彈」，一時大家都呆在那裏。

諸葛妙機見已得到先聲奪人之勢，又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大家也休想突襲我，你們若一逼近我身側，我索性陪掉一條老命，把『霹靂彈』自動爆炸開來，嘿嘿，突襲之人也只有陪老夫喪命。」

衆人聞言，那些本想要下辣手突襲的人，都各自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冒然發動攻勢。

這羣卑賤邪惡的奸徒，誰又願漠視自己的生命，犧牲自己打破這僵局。

岳雲龍與灰衣蒙面人，打得極端慘厲，足使風雲變色，鬼哭神號。

但見掌風排空呼嘯，身形腿影翻飛，都是以眩人眼目的快速下驟出。

兩人身手之妙絕，的確是駭人聽聞。

窒人氣息的凌厲狂飇，充塞整個空間，呼嘯激盪，銳利的勁風，捲起地面上毒蛇蟒獸屍體，碎屍碎肉，漫天飛洒。

岳雲龍愈鬥愈驚，灰衣蒙面怪人之武功，却比玉面神簫萬人傑高出半籌，當今天下江湖武林，還有誰具有此等高絕的武功。

驀地一道靈光掠過腦際，岳雲龍已知道來人是誰；他不禁豪興大發，綿綿不絕的丹田眞氣，直冲上胸際，精神抖擻，一聲暴喝響起——

岳雲龍左手扣指，疾速一彈，嘶的一聲勁響，一縷銳利的指風，雷奔電閃，襲擊灰衣蒙面人的「陽綱」穴。

灰衣蒙面人，他此刻內心之驚駭，却比岳雲龍更甚，要殺他之心，更堅，他見岳雲龍一縷勁嘯的銳風，已由極難尋思的角度，疾速奔來。

他這時也不敢有所輕視岳雲龍之武功，身子驟閃，袍袖微然一拂，一道剛猛無儔的勁風，略帶着一絲尖銳的勁嘯聲，把岳雲龍發出無比勁銳指風，消去得無影無踪。

灰衣蒙面人右手長袖，倏然一盤一捲，若似一道靈蛇般，直向岳雲龍的左腕脈門掩來。

招式之更換，奇快異常，每招每式都是攻人所不備的地方，所必救之部位，端的奧妙絕倫，毒辣無比。

他的勁勢威力都暗斂，一觸就發，是以，每着俱是潛藏生死幻滅之道。

岳雲龍劍眉微豎，身形有如狂濤般，呼聲旋轉，一團團强烈氣流，有如宇宙罡風，已由他身側四周捲起，迴旋激盪中，形成一股超乎尋常的氣勁，自極怪異的角度下，如迅雷奔電般捲向灰衣蒙面人。

此一手，的是羅盡了武術之奧妙，巧勁——

他在身子旋轉之時，不但躲過脈門的襲擊，而且，也把灰衣蒙面人帶起的勁風，消去大半，又奇奧已極地形成一股洶湧氣勁，反襲過來。

一招連串做到，避，消，擊三個精奧字訣。

灰衣蒙面人那雙如炬的電眸，射出一股極難言喻之光，雙掌舞起漫天掌影，在狹窄的空間，已若蛛網般交織而出。

「波……波……波……」

一連串的珠爆響起，岳雲龍那股氣勁，已完全被消失。

灰衣蒙面人，此刻施出了他幾十年來，從沒有施展過的勁力，祇見他身形有若鬼魅幽靈，一陣飄忽疾旋——

掌山腿影，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連出二十四腿，五十六掌。

他就像是一位多臂金剛一樣，掌山腿影中，配合着他絕高功力的萬千勁氣，周遭尋不出任何一寸沒有勁力充斥的空間。

岳雲龍面色驟寒，劍眉倏豎，施出蓋世絕技「龍捲風」，整個軀體，突然離地三尺，令人目不暇給的旋轉起來。

緊隨着他有如風車般旋迴的軀體，十指箕張，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已化做絲絲勁風，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一片陰森的冰飇，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浪排嘯湧之勢，捲向灰衣蒙面人如山的層層招式。

灰衣蒙面人見岳雲龍一旋出「龍捲風」絕技，猛感到層層的勁力，越來越强，冰寒的罡氣，使人呼吸困難，彷彿周遭的空氣已然排盡。

灰衣蒙面人已發出一聲奪人心魂的厲嘯！

整個軀體也倏然離地三尺，同樣施出「龍捲風」蓋代絕技，詭異絕倫地旋轉起來，一般酷熱的氣流，由身側綿綿泛透而出。

兩人施出同樣的絕技，逼出相反的寒、熱兩種氣流。

他們身形愈旋愈快，那令人不可思議的氣流，愈來愈强，窒人的冰寒氣流，酷熱如焚的氣流，無窮無盡，由他們旋轉的軀體，隱隱透散出來，周遭壓力，寸寸增强，十丈方圓之內，使人無法抵制這種迴旋的勁風。

蒼髮神君與震山掌、東門風西門奇的慘鬥，也都停止了，衆高手都被二人迴旋逼出的氣流壓力，連連退出十丈開外。

衆武林高手心中無比的驚駭，此刻他們看到兩人這種鬼魅尋思，精妙深奧，傾絕古今的武技，心內不禁各自一聲輕嘆，暗忖道：「若以自己的功力和人家比起來，有若滄海一粟，太微不足道了。」

迴旋勁疾的銳嘯聲中，地面上的毒蛇蟲蟒的屍體，紛紛被掃飛出六七丈開外，形成一道圍牆。

這兩位當今武林第一高手，便在這圓圈內，做着千古罕得一見的慘厲兇搏，隨着時間，他們已都要到生死邊緣的分別。

驀地——一聲蒼古、慘厲，略帶一些悲愴、悽涼的暴喝響起！

灰衣蒙面人疾速迴旋的軀體，倏然停住，左手五指箕張，向前輕送，右手握拳，拇指、食指上翹，疾速指了過去！

倏地——一陣撼山震嶽的「劈劈！拍拍！」暴響聲驟起！

岳雲龍旋轉的身軀頓斂，蹬……蹬……他面容慘白，肌肉微見痛苦的抽搐着，嘴角掛着一絲血絲，一步步往後退。

灰衣蒙面人束髮俱散，胸部一陣急促的起伏着，眸中暴出一股無比殘毒的寒芒，若不是他以灰色面巾蒙着臉，我們此刻也可以看到他嘴角淌流着血，臉上肌肉也抽成條條的痛苦曲綫。

岳雲龍血紅的星目，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焰！

那是充滿着憤恨，悲愴！

兩股如炬的精芒，互相交射者，搏鬥暫時停頓下來。

灰衣蒙面人突然雙掌微提起來，緩緩向前平伸着，雙目精光如電，一眨不瞬的凝視着岳雲龍。

岳雲龍已知他要發動致命的攻擊，立刻也凝神靜氣，抱元守一，靜若岳峙，蓄勢待敵。

周遭一片沉寂、恐怖、緊張的氣氛，立刻伸向四周。

此刻，天空中月沉星隱，是清晨前，大地最黑暗的一段時候，百十道充滿緊張的寒電，一瞬不眨的注視着兩人，每一個人耳裏，都可隱隱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雖然他們二人，無論那方生死，都與自己毫不相關，但是他們見到這不平凡的氣氛，也免不了極度的緊張。

人羣之中，可說是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二人的心情最沉重——不，不，是岳雲龍和灰衣蒙面人。

倏地——

岳雲龍突然覺得一股巨大的酷熱氣流，緩緩的壓迫過來，「劈拍！」一聲爆炸般的爆響聲，無形的酷熱氣流，猛地爆散開來。

那股震動四溢的勁風，像似一面巨大的漁網，四面八方，直向岳雲龍罩來。

岳雲龍覺得酷熱如焚的氣流逼來之時，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已由萬千毛孔，綿綿泛散出去，把周身一方丈圓的空間，佈下一道冰寒的氣牆，接着，他右掌也倏然一彈一震。

就在這彈震之時，岳雲龍右手五個指尖也透出五股尖銳的濛濛勁氣，疾如閃氣，猛然穿過冰寒，酷熱的氣牆，直襲灰衣蒙面人身上五處要穴。

灰衣蒙面人見岳雲龍，這五股銳利指風，居然能夠輕易穿過自己佈下的氣牆，心中大駭，那平伸的雙掌，突然十指箕張，一冲一縮之間……。

那本已四散的眞氣，突然合攏過來，「波！波！波！」一連串密如珠爆的響聲，岳雲龍那五股銳利指風，立被消散。

緊隨着——灰衣蒙面人，平伸的雙掌，倏然往回一縮，猛地，又向前震——

「呼！呼！」二股洶湧銳嘯的罡風，已如江河倒瀉，山崩地裂般，滔滔而出！

這時，岳雲龍也發動了最後一着攻勢，右掌斜推，左掌橫劈，也擊出二股駭人的剛猛狂濤，硬接對方那道深沉似海的氣勁。

生死存亡，在此刹那時間已可分判！

「劈拍！」響起一聲如雷霆九霄，撼山震嶽的暴響！

迴旋勁氣，激蕩的啞鳴聲中！

一聲搖曳蒼穹的厲嘯聲響起！

灰衣蒙面人身軀猝然暴起，如天馬行空，以絕快的速度，直向那幽谷上飛射而去。

由他那聲嘯聲中，可以聽出，已充滿着……

無顏！悲愴！慘厲！

岳雲龍一接對方掌勁，「哇！」的一聲，口中噴出一口鮮血，但他强忍胸中激盪翻騰的心血，厲聲喝道：「掌轉乾坤震西天，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再決生死！」

語音甫歇，灰衣蒙面人的身影，已經鴻飛冥冥！

衆高手一聽岳雲龍喊出灰衣蒙面人的名號，都不禁驚聲叫道：「掌轉乾坤震西天！」

岳雲龍仰首長吁了一口氣，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煞光，又厲聲喝道：「場中衆人聽着，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閻羅魔者岳雲龍等着你們。」

語音剛落，岳雲龍仰首一聲厲嘯！祇聽得風雲變色，猿鳥噤聲，毒龍潭水激起波濤，迴響嗡嗡，震耳欲聾！

緊隨着嘯聲中！

岳雲龍身形猝然飛起，彷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由衆高手頭頂飛過，直向幽谷飛去！

衆高手見岳雲龍身形飛起，吶喊，暴喝聲，響澈雲霄，暗器劃空的銳嘯聲大作，驟若雷奔電閃，疾射向岳雲龍騰空的身子。

數十條人影也如電掣般，直向幽谷中射去，生想圍截岳雲龍。

那知在此刻，岳雲龍雙脚疾蹬，掌勢片片，有若暮秋花飄，旋舞飛翔，層層叠叠，如雷的勁氣迴旋響聲中，岳雲龍的身軀臨空盤旋，如平空直走般，以絕快速度飛去！

一輪初昇旭日，放射出萬道霞光，映射在岳雲龍的身上，他就像朝日之神般；懸空飛行，身軀曼妙至極！

周遭響起一陣驚叫，道：「銀河天梯！銀河天梯！」

叫聲中，衆高手仍然捨不得那顆「毒

龍火丹」，「青霜劍」，各自展開蓋世的輕功，在地面上隨追逐着岳雲龍。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見岳雲龍負有天下最絕的輕功——「銀河天梯」，一顆心已放下不少。

他們在人羣中，互相一打招呼，也施出絕高的輕功，由捷徑疾速奔回秘洞，接應岳雲龍。

岳雲龍在空中，騰雲駕霧般飛馳了一百多丈，眞氣一瀉，方才落地，急快換了一口眞氣，直似一縷輕烟，滾滾而去！

他當今之功力，已臻日乾月坤，大懷若虛，玄中至玄，至高無上境界，體內的眞氣，能夠川流不息的循環，那强厚的精力，直似大海中層層波浪，洶湧澎湃，互相交替，陰陽相輔，無窮無盡！

祇見他的身形，越來越快，最後竟像似沒有縱落一般，脚不沾地，御風行空，以眩人眼目的快速，一掠即逝。

輕功之造詣，眞是蓋古凌今，無人能夠與其頡頏。

後面的衆高手，却被他拉得遠遠的，片刻間，便消逝了踪影。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岳雲龍已奔上秘洞的高崖，才停下身形，星目四周瞥掃，沒有發現人跡，他才緩步鑽入那進口岩縫裏。

驀地——

岳雲龍心中突然忐忑不安的跳動起來，好像一絲不祥之兆，襲上心頭，他心中大駭，加快身形，在那道三尺寬闊進壁邊緣飛走着。

三十丈長的窄道，這時，在他走來有如三百丈長，其實，不過眨眼間，他身子已停在秘洞口，那塊五六丈方圓的突岩之上。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恐怖的光芒，他這時不敢拉開洞門進入，他生怕映入眼簾的凌秀風，是一具死了很久的屍體。

此刻，洞中死寂的可怕，毫無一絲響聲，山風如削，肆勁銳嘯着，如泣如訴，這時，聽入岳雲龍耳內，恍似厲鬼哀號。

他愈想愈怕，愈不敢去拉開那道石門，呆呆凝立洞前，左手托着那盛放着「毒龍火丹」的玉盒。

他就這樣呆立約有一盞熱茶的工夫，才放着胆子，伸出左手拉那道石門。

「咿……呀！」一聲，刺耳的響聲中！

洞中突傳出一聲，如同鬼哭，狼嗥般嘿嘿的陰森怪笑！

笑聲是如此陰冷！

是多麼充滿着殘狠，酷毒！

又是如此的狡猾，奸詭！

而又是如此的得意！

岳雲龍一聲怪笑，恍似晴空中一聲霹雷迎頭擊了下來，他憤恨，悲愴，已知道幾日夜的辛苦，完全白費了，斷送了！

颼！颼！一陣風聲颼然！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也來至洞口，一晃身便要進去。

洞裏面突傳來冷入骨髓的聲音，道：「給我止步！」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他此刻臉色，慘白如灰，充滿着痛苦，悲愴！

洞中又傳來一聲陰森至極的嘿嘿冷笑，笑聲有如地窟中吹出來一陣陰風，使人不禁毛骨盡慄。

倏地，笑聲一歛！

仍然是冷入骨髓的語音，說道：「岳雲龍，你萬沒想到，兄弟會在洞中吧？嘿嘿！那顆『毒龍火丹』，那就趕快奉送過來！」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眸煞，恨聲道：「楊元秀，你這萬惡的奸徒，這顆『毒龍火丹』，絕不能落入你手，有種就出來！」

驀地——

洞中突然一亮，三隻松油火把，熊熊燒着，裏邊景物看得清清楚楚，離洞四丈遠的洞壁邊，那張床緣坐着一位身背長劍的藍衫少年，他正是金環劍楊元秀。

楊元秀面朝着洞口，此刻嘴角掛着得意的獰笑，左手橫抱着那已奄奄一息的凌秀風，右掌緊靠在凌秀風天靈蓋上，又是一聲嘿嘿冷笑。

他道：「岳雲龍，你難道不顧凌秀風嗎？嘿嘿，我想還是把那顆『毒龍火丹』，和『青霜短劍』奉上，大概他還可苟延一些時日。」

岳雲龍一眼看到凌秀風那慘狀，不禁悲從中來，星目歛蘊淚光，不言不語，沉默起來。

金環劍楊元秀，左手猛提凌秀風胸前衣服，把他帶離地面，道：「岳雲龍，我限你數到十的時候，趕快回答我，不然就一掌震碎他五臟六腑。」

可憐的凌秀風，他的命運就是如此的悲慘，他現在强忍着百般痛苦，虎目圓睜，凌視着岳雲龍最後一面，他要以言語告別這位平生恩人，但又無能爲力，此種痛苦，可說是塵世間最慘酷，悲痛的。

岳雲龍星目一望到凌秀風，那雙充滿血絲的虎目，厲聲喝道：「楊元秀，你快些給我放手，他已經是傷重垂死之人，豈能再受得住你的折磨，哼，你這喪盡天良的奸徒、禽獸，下手慘害他，現在又對付一個毫無抵拒之力的垂死的人，這是有人性的人所爲的嗎？……」

他形色言詞之間，雖然流露出憤怒之意，但也像是哀求楊元秀快痛改前非。

金環劍楊元秀知道自己這挾制的辦法生效，心中暗暗高興，一揚劍眉笑道：「岳雲龍，眼睛放亮一點，楊某所做之事，完全是不擇手段的，只求自身利益，嘿嘿，江湖之上，豈能只以武功高低，判分强弱……」

語音未落，楊元秀端然舉起右手，放在凌秀風的「天靈穴」上。

原來岳雲龍、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在楊元秀談話失神之間，身形已若似鬼魅幽靈般，閃入洞中。

金環劍楊元秀冷笑一聲，道：「你們敢再擅入一步，我就要他碎腦橫屍。」

岳雲龍眞怕他暗下毒手，不禁雙手一橫，阻止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

其實，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他們暗地裏想要展開凌厲的攻勢，襲擊楊元秀，以激起楊元秀慘殺了凌秀風。



}

當今道風日衰，世態炎涼，人心不古，凌秀風那裏知道這面前四人之中，有三人是要慘害他的。

那蒼髮神君呼延慶，斂聲一陣冷笑，道：「楊元秀，今的如意算盤不要打錯了，你這套卑鄙無恥的手法，今天黨能保全你的性命嗎？哈哈……」

金環劍楊元秀目見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臉上的神色，心中不禁一震，難道他們也各存私心嗎？如是這樣，我的性命是難保了。」

蒼髮神君笑聲未斂，楊元秀已厲聲喝道：「岳雲龍，你若不約束他們兩人，後悔可來不及。」

岳雲龍此刻也察覺二人的心意，心中傷痛異常，顫抖的語音，道：「呼延伯伯・諸葛伯伯！龍兒請你們不要這樣做。」

金環劍楊元秀知道自己危機四伏，他知道現在只要凌秀風一死，那麼自己也就要陪葬此地。

他又厲聲喝道：「岳雲龍，你是肯把兩件東西奉上不肯？」

岳雲龍悽涼的長嘆一聲，說道：「楊元秀，我們之間的仇恨，已是不共戴天，今天讓你活着回去，改天我也會去找你算帳，但是，我現在向你要求一件事，只要你答應，岳某和你的恩怨，可以一筆勾消。除非你要逼我殺你，但我也會饒你三次不死！」

金環劍楊元秀聽得心中不禁一震，暗自忖道：「他是個極重恩仇之人，到底他要求什麼事，值得捨去自己與他之間的仇恨。」

金環劍楊元秀沉吟一陣，嘴角掛着一絲冷笑，道：「什麼，你先說出來，讓我想想才能決定。」

岳雲龍是個嫉惡如仇，快意恩仇之人，他面對着這咬牙切齒，無比痛恨的人，為着要保護凌秀風的性命，而使他要對楊元秀之間的仇恨，一筆勾消，這種決定，在心內來說，總是無比痛苦的。

所以，他現在語到口邊，仍難說出來話來。

金環劍楊元秀此刻內心忐忑不安，若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知道岳雲龍只要下辣手襲擊，不顧凌秀風生死，自己的性命便告完了。

岳雲龍在這片刻的瞬間，臉上神色，起了千百種的變化。

他幾度企圖陡然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援救凌秀風，但不知怎地，卻始終提不起這勇氣，只怕一擊落空，抱恨終身。

一時間，猶豫難決，半晌答不出話來，而其內心，是多麼想使面前仇人，濺血當場……

仇恨，友誼，兩者之間，他實在無法決定怎樣做。

這樣相持了有一盞熱茶工夫，在這段時光之中，岳雲龍、楊元秀都似行駛狂風波濤中的小舟一般，心潮起伏不定，念頭瞬息萬變……

岳雲龍心中迂迴百轉，終於下了決定，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楊元秀，現在凌秀風命在旦夕，急需要那顆『毒龍火丹』，只要你答應不取這顆火丹，岳某不但不取你性命，也把青霜劍奉送給你。」

金環劍楊元秀狡獪詭譎的冷寒笑了幾聲，說道：「如我答應了，你推翻諾言，不認舊帳，我現在人單勢孤，非你們的敵手……」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稜光，怒道：「我既然已經答應，那有反悔之理？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忽聞洞口傳來一個冷冷聲音，說道：「小兄弟，人心難測，你不要上了人家的當！」

岳雲龍轉動星目，疾速瞥掃過去，只見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不知何時已凝立洞門外。

就在岳雲龍轉頭回顧的當兒，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　身形已疾若閃電般，雙雙向楊元秀撲擊過去——

金環劍楊元秀臉色驟變，暴喝道：「站住……」

他右掌極迅速詭異的擊出二掌，如浪濤排湧的勁氣，呼轟勢疾，迴旋四溢，如悶雷般，盤捲向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兩人內心各有一番打算，那顧楊元秀喝聲，目見掌勁捲來，他們不退反進，雙掌一翻，兩人各拍出二股冷寒刺骨的氣勁。

二股氣勁若似江河倒瀉，漫捲洶湧過去。

楊元秀是功力多麼深厚，但怎能抵得住兩位絕頂高手功力滙聚的掌力。

「劈拍！」一聲暴響，迴旋勁風激盪中——

楊元秀整個身子，直被掌勁震得一青搖晃，最慘的還是那位面臨殘喘的凌秀風，他直被三人的四溢的眞氣，震得「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岳雲龍一轉過頭來，星目見到凌秀風那副慘厲的臉容，悲慟欲絕，顫聲喝道：「你們停住…停住！」

岳雲龍說着，身軀若鬼魅般，驟閃着，已至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的中間，雙手倏分，各擒住了兩人手腕脈門。

這招擒拿，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其實迅快至極，和出手的部份，奇詭絕倫，使人避讓困難。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本想再展開凌厲辣招，聯擊楊元秀，縱是震死命危的凌秀風也在所不惜。

但當他們聞到岳雲龍喝聲，掌勁欲再出之際，手腕脈門一緊，全身功力頓失。

倏地——

岳雲龍身後突響起一聲陰氣森森的嘿嘿詭笑，聲音尖銳刺耳，有如冰窟之中吹出來的一陣陰風。

接着——

兩股陰寒的勁風，挾着輕微的嘯聲，襲向岳雲龍背心，腦門兩處要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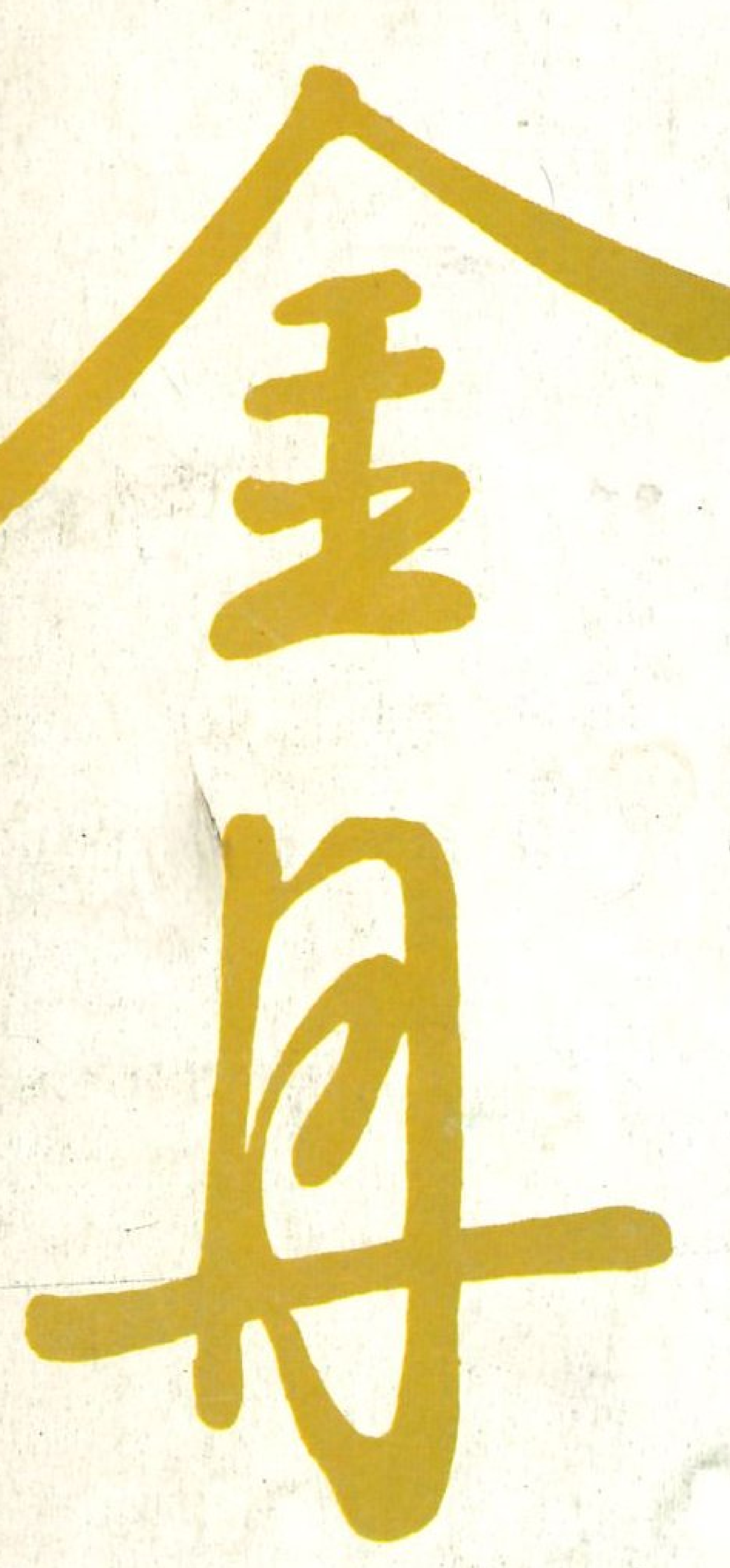
岳雲龍星目憤火如焰，暴喝一聲，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已由萬千毛孔泛透而出，佈下一道無形氣牆，以雷霆萬鈞之勢，逼向背後二股陰風。

「波！波！」一串珠爆响起——

傳來兩聲悶響，偷襲岳雲龍的紅衣怪人和白衣神君夏秋桐，直被那霸道無比的「玄天冰魂」眞氣的反彈震之力，震得重又退飛洞外。

（未完・十七）

常服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